

新會梁啟超任公著

專集第十二冊

飲冰室合集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飲冰室專集之四十三

太古及三代載記

中國史宜託始於何時耶。宋司馬光作資治通鑑起周烈王二十三年。孔子作春秋起魯隱公元年。而左丘明爲之傳。所記事往往追遡前數十年。尙書獨載堯以來。史記及竹書紀年皆始黃帝。世本則上及伏羲。獨譙周古史考。晉皇甫謐帝王世紀。皆言三皇。宋羅泌路史更說盤古。夫史也者。人類發展之記錄也。以嚴格繩之。必有其正確之年代。粲然箸之竹帛。乃得謂之史。則我國有史。最古不過遡及虞夏之交。前乎此者。實無史時代。無史時代。非作史者所當擬議也。雖然。欲察進化軌蹟。必探其原。若於初民羣聚之情狀。不加攷求。則後此世運變遷之由來。未從考見。故吾作載記。雖託始三代。而太古亦未敢盡從蓋闕。考證推稽。期弗近誣而已。

編史最以史材闕逸爲病。古代尤甚。孔子於夏商二代。已歎文獻無徵。況立乎今日。以指唐虞以上者哉。近世西方。有所謂歷史哲學之一派。推求進化之源。往往遡及各國神話。謂其言雖什九荒誕。然各民族最初之心理。恒於此表徵焉。其宗教思想文學思想。多自茲導發。故不可廢也。我國爲文化最古之國。故神話傳說。必極豐富。其中若言華胥。言崑崙等。殊不能謂其於史蹟絕無繫屬。若楚辭之離騷。天問等篇。其半史的事實尤多。然神話與史實。界限不明。此各國言古史者所同病。匪獨我國也。一切舍旃。既自湮文明之跡。稍涉博采。又動貽蕪穢之譏。此一難也。有史

以還取材宜富。然聿稽先典，奇厄實多。考商周之間，史官持重，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左史、右史、瞽史、諸職，粲見經記。上自王朝，下徧侯國，咸設專司。其所紀載，諒堪徵信。然東遷以降，諸侯去籍，典章所寄，強半散遺。及秦燔禍起，凡非秦記，悉付摧燒。夫史籍與諸書，百家語不同，祕府孤藏，別無口授及傳鈔副本。一經蕩盡，無復孑遺。此二難也。考古之業，載籍法物，兩皆可珍。我國古代器銘壁刻，不乏鴻製。其著見於經記者，若夏之九鼎，周之天球、河圖，鄭之刑書，晉之刑鼎。二者皆刻法律條文，若羅馬之十二銅表矣。皆金鑄也。楚廟則有古事畫壁。見楚辭天問。秦宮則具六國之形。見史記秦本紀。皆石華也。倘其獲存，資證甯少。近出上之鐘鼎款識小品及山東嘉祥漢畫像六朝諸造象存於今日者多足為考史及研究美術之助。若先秦鉅製古刻，猶存所裨更當何若。乃秦項虔劉，累代摧壞。項羽焚咸陽，火三月不絕。為古代宮室一大厄。自後每經喪亂，古建築無一能存焉。秦始皇盡取天下之兵及器鑄為金人。此銅器一厄。董卓悉取洛陽長安內府所藏古器鑄小錢。此銅器二厄。隋開皇九年十一月兩度毀平陳所得三代秦漢古器。此銅器三厄。周顯德二年勅除朝廷法物外，凡各地官私所藏銅器限五十日內毀廢。送官。此銅器四厄。金海陵正隆三年詔廢平遼宋所得古器，此銅器五厄。宋紹興六年斂民間銅器二十八萬。出御府銅器千五百斤付泉司。大索民間銅器得二百餘萬斤。此銅器六厄。靖康北徙，器亦并遷。金汴季年鐘鼎為崇宮殿之玩毀棄無遺。此銅器七厄。故今茲所遺存皆小品，其裨益史料甚微也。先民手澤，千不一存。欲求如埃及巴比倫籍古刻以考遺制，且不可得。此三難也。戰國之際，學術勃興，而皆好依附古聖以為重。故老莊言黃帝，許行稱神農，墨翟宗大禹，醫家說岐伯，兵家道太公，方士侈述九皇，儒生聚訟五帝，或寓言之迹，顯而易明，或託事之文，殺而難辨。後史雜采，遂以亂真。此四難也。太史公稱載籍極博，考信六藝，壹宗經紀，宜若謹嚴。不知經訓本與史籍殊科。經以明義，非以記事。近儒或倡六經皆史之說，實偏見也。故史實足藉以明義者采之，否則置之。此孔子刪定詩書筆削春秋所以為大業也。若以記事為職志也，則書千篇何以僅存百篇。或有以今文尚書二十八篇即孔子刪詩定原本別無所謂逸篇者，其言亦近真。三千何以僅存三百。春秋曷為不紀周而紀魯，曷為必始元而終麟，湮滅史蹟，孔子不且為萬世罪人耶。惟

其本非記事之書。故去取可別具權衡。殊弗以武斷為病。不甯惟是義之所寄。雖附益文辭可也。倘有蠻夷

劉漢以後稱漢人。李唐以後稱唐人。後世稱我民族為諸夏。猶改變事實可也。倘書記堯益伊尹等事。有與他

諱為賢諱者。不下數十事。此自經義應爾。若作史讀。豈不成曲筆耶。故羣經中記載涉及史事者。誠不失為

較確之史材。然必欲混經史以同其範圍。則其道反為兩失。此五難也。

求先秦史料。周柱下史及列國史記。若晉乘楚檣杙之類。既不可見。其純以記事為職志。完書傳於今者。惟

左傳與國語。次則戰國策。已為縱。次近古者。則史遷之史記。今述古代史。則尚書春秋以外。惟當信據此三

書。夫人而知之矣。願尤有數書最當商榷者。其一逸周書。俗或稱汲冢周書。蓋據隋唐藝文志。言然晉代汲

志有周書七十一篇。與今本篇數正合。兩漢人所引周書。亦多見。今本故知。今所傳者。即漢志舊本也。後

人為戰國後託。其二竹書紀年。晉書束皙傳。晉太康二年。汲冢魏襄王冢。得古書七十五篇。中有竹書紀年

則特詳。晉事入戰國。則特詳。魏事於魏安釐王二十年。蓋魏史官所記也。晉衛恆東晉王所接。荀勗續成。皆

有校釋。見各本傳。宋沈約有註。見隋書經籍志。清乾隆間。編四庫書。日提要。舉六朝。唐。宋。人。所。引。與。今。本。不

同。者。二。殺。益。文。丁。斷。定。今。本。為。元。明。人。所。偽。託。其。最。為。世。所。病。者。則。亦。多。有。異。同。其。三。穆。天。子。傳。與。竹。書。紀。年

九篇。此殆其一。而後人合之也。晉郭璞有注。並傳於今。其中言穆王西巡。事皆。有。日。月。並。詳。紀。所。行。里。數。舊

史以列。起。居。注。四。庫。書。目。以。其。四。山。海。經。見。漢。書。藝。文。志。有。怪。物。余。不。敢。言。是。此。書。確。為。先。秦。舊。籍。無。疑。傳。亦

多。王。稱。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劉。秀。謂。伯。益。所。紀。殆。本。於。是。其。書。所。紀。也。前。代。著。錄。者。多

以。為。地。理。書。之。冠。四。庫。其。五。世。本。所。記。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王。侯。諸。國。世。卿。大。夫。諸。有。謚。法。篇。有。近。人。有。蒐。輯。成。書

著。錄。十。五。篇。隋。書。經。籍。志。新。舊。唐。書。藝。文。志。皆。著。錄。四。卷。唐。繫。後。有。王。侯。大。夫。諸。有。謚。法。篇。有。近。人。有。蒐。輯。成。書

007174

略還舊
觀者

正經正史以外。此五書者其最古之記錄矣。世本史家共推無異辭。顧既殘佚。餘四書具存。而稽古者不甚樂道之。憚其與正經正史相迕也。夫吾豈敢謂諸書所紀悉爲實錄。雖然。以後世人記並世事。其失實者且多矣。矧於古代。至若經記所述古代聖君賢相成一理想的神聖人格。更無疵類。其社會則邇治之極。全率由最高道德之軌範。此自聖賢垂世立教。懸一至善之鵠以示方來。揆以進化軌階。恐反有非其真者耳。若因其與經記間有出入。遽指爲僞托。則彼僞托者生漢晉以後。全國思想界久爲經說所支配。何敢故作畔經之言以撓衆怒。故吾以爲正以其有駭人之記載。不足以明其僞。反足以明其真也。故吾於逸周書竹書紀年。不敢采其異說以入史文。然終謂其書之不容廢也。穆天子傳山海經。其最滋疑議者。謂所載地名於今無徵也。然最近績學之士。以今圖證穆傳地名。其可指者蓋得八九。仁丁謙著穆天子傳地理考證以以水經注證山海經域內地名。亦什得其六。鎮洋畢沅山海經校注考證最翔實力言山經實古地理書其非鑿空志怪之作。較然甚明。其間涉夸誕。則古代神話之常。殆無足怪。而既認此諸書有幾分歷史上之價值。則古代與西方交通之跡。遂漸成一大公案。此似治史者所宜毋忽也。吾故於載筆之先。略發其凡如右。

古代傳疑章第一

中國者。華夏民族所創建也。中國史者。華夏民族發展之記錄也。然此民族非一旦所成。歷萬數千年搏掙磨鍊。乃漸凝爲顛撲不破之一體。此民族又非孤根特達。實苞羅無數種姓。次第同化混合。始龐然確立其中堅。此民

族是否即爲此國最初之士著。抑徒自他方。雖不可確考。第自既宅此國以來。與異族之鬥爭。未始或息。恆賴民
族之公共業力與夫大哲奇英箇性之發揮。故不惟能抵抗敵患。不失舊物。且常能吸納外來之力以自光大。此
數千年國史所由成立也。遂古邈矣。百家所述古皇名號雜多。不可殫紀。其稍足徵信者。則上古穴居野處。既乃
有教民結巢而居者。號曰大巢氏。亦稱有巢氏上古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既乃有教民以
火食者。號曰燧人氏。祝融氏亦古代所尊祀爲司火之神。皇其與燧人是一是二不可考。上古不知蓄聚。飢則求食。飽則棄餘。既乃有教民以馴畜
禽獸而蕃息之者。號曰庖犧氏。亦作包犧氏。伏羲慮犧等。上古不解粒食。既乃有嘗百草而辨其性。教民以樹藝五穀者。號
曰神農氏。上古未有工藝。既乃有教民範金合土。剝木弦木者。號曰共工氏。此諸氏者。皆起於黃帝之先。其種族
蓋非同一。其世次相距久暫。不可深考。不稱帝皇而以氏名。本未成爲國家。以是識別其種姓云爾。故古代之氏。
見於百家者。名稱至夥。固非必盡信。亦必非盡誕。其人蓋散處各方。山居谷汲。爲一團焦帳落之小會。未可以後
世之帝王儕擬也。

三皇五帝之稱。始見於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列子楊朱篇亦言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

若夢。然帝與皇之名未列舉也。呂覽十二紀以黃帝炎帝太皞少昊顓頊爲五帝。蓋本之左傳。而月令因之。左

昭十七年。郊子也。紀官列次。黃帝炎帝共工太皞少昊顓頊。大戴記。五帝德。帝以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爲

覽。刪共工而以餘五帝分配五行禮記月令則采呂覽之文也。五帝蓋本之國語。而史記因之。國語魯語。賦文仲論祀典。以黃顓頊嚳堯舜五帝相連。並舉與大戴記合。史記

烈山共工二氏於舜後尙舉。鯀禹契。世本及竹書紀年於黃帝之後。顓頊之前。皆有少昊。而史記無之。劉歆

其稷諸人亦並非謂帝必限以五也。三統曆則以包羲神農黃帝堯舜爲五帝。宋以後述古史者多從之。此五帝異說之大概也。史記秦本紀有

天皇地皇泰皇之名。鄭康成據春秋緯以女媧配羲農爲三皇。皇甫謐探之作帝王世紀。司馬貞探之作補三皇本紀。而譙周古史考易女媧以燧人。宋均世本注又易以祝融。徐整三五曆則本秦本紀爲說。而易泰皇爲人皇。晚出之僞三墳又糅合之。而以伏羲卽天皇。黃帝卽地皇。神農卽人皇。此三皇異說之大概也。左傳

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杜預注云古書名而晚出古文尙書僞孔序附會之云。伏義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故其後遂有僞造三墳書者。而文子稱

九皇之制。管子亦稱九皇六十四民。漢舊儀稱聖王祭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氏蓋本于管子民字或氏字之訛也。又言古封泰山者七十二家。春

秋緯命曆序則謂自開闢至獲麟凡三百二十七萬六千歲。分爲十紀。一頭紀二五龍紀三攝提紀四合

八回提紀九禪通紀十流訖羅泌路史復於十紀之前冠以盤古氏焉。其古皇氏名見於周秦諸子各種緯紀而流訖實當黃帝時云。

書及世本山海經者不下百數。孔子所不道。太史公所不採。而魏晉以後作史者。乃纍纍羅列以爲博。而不

知其自陷於蕪穢也。降及近世。歐洲學者盛倡中國人種西來之論。好奇之士。詫爲新異。從而和之。乃徧索

百家所記名號。刺取其與巴比倫迦勒底古史所述彼中王名譯音相近者數四。輒附會爲彼我同祖之徵。

斯益鑿矣。然必以孔子所未道。史公所未採之故。而逕指爲臆造虛構。則亦失之武斷。蓋有史以前。先以神

話。實各國之所同。我國古代種族夥繁。十口相傳。各侈其祖。春秋戰國以還。好事者最而錄之。其名稱複雜。

固宜然也。然必欲強排次其年代。且以後世帝王盛德大業擬議之。則大不可。蓋其人僅一團瓢之主。稍進

亦一游牧族之酋耳。曰皇曰帝。則皆史以後崇報之名。非固有也。若夫三五之數。則全由春秋戰國以下哲

學家喜言三才五行。凡百事物。動相比附。實則古代非有帝皇之名。後人皇之帝之數。雖百十可也。謂皇必

三而帝必五。夫旣拘墟。更聚訟於其名氏世繫。益無謂也。

前列諸氏固皆為華夏民族之祖。然其時民族之體系猶未成也。其成之則自黃帝以後。夫無論若何文明之民族必由野蠻階級進化而來。此公例也。然非謂舉凡一切民族皆可由野蠻而進於文明。今全世界見存民族不下數百。其有文明史可紀者十數而已。或自始未有。或昔有之而今已中斷也。我國自肇闢以來。各民族之士著於是間。及自外侵入者不知凡幾。而惟華夏民族能始終為之宗主。其在古代。種族部落星羅棋布。殆以千計。參觀

本卷附錄古或淘汰。或混化。至今惟有華夏民族者存。不見其他也。亦有其族雖存。而遂不能以文明自見。歷四五千年。仍為無史民族者。若苗族是也。是故進化雖為恆規。能進化實在自力。大抵凡無史民族。恆為其所遭值之境遇所宰制。對於外界而為被動者。凡有史民族。恆以自我宰制所遭值之境遇。對於外界為能動者。此其機鍵也。今弗汎論。請舉黃帝迄堯舜史蹟見於故書雅記略可徵信者。分別論次之。其伏羲神農事。以類追述焉。

一世系及年代。伏羲或謂即太皞。因風而生。風姓。蛇身人首。興於燧人氏之季。據皇甫謚帝王世紀以龍紀官。據左繼其後者或有女媧氏。亦風姓。蛇身人首。據世時有洪水。女媧氏止之。據淮南子伏羲女媧後。傳數十世。乃至神農云。宋均世本言女媧至神農七十二姓。神農或謂即炎帝。姜姓。母曰任姒。有螭氏女。感神龍生帝。人面。譙周古史考言女媧後五十姓。至神農。龍顏。喙及命。歷序或云傳八世五百二十歲。據春秋命歷序或云傳七十世。據尸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名曰軒轅。興於神農氏世衰之時。代炎帝為天子。據史在位百年。據竹書紀年有子二十五人。其得姓者十四。據國語及史記或云帝崩後其孫立。是為帝顓頊。據史或云嗣黃帝者為少昊。據竹書紀年或曰黃帝傳十世千五百二十歲。據春秋命歷序其裔有帝鴻。帝魁等名。據山海經及鄭玄所引尚書緯少昊氏名摯。據左或云黃帝之臣。據逸周書或云黃帝之孫。據漢書律歷志或不以列諸帝皇。據史記或云繼少昊者即帝顓頊。據竹書紀年或云少昊傳八世五百歲。據春秋命歷序帝顓頊高陽氏。或云黃帝之孫

而昌意之子也。據史記母蜀山氏之女。海經感瑤光之星而生帝。符瑞志有子曰窮蟬。或云即虞舜所自出。據史記

或云伯鯀實顓頊子。為夏禹所自出。據山海經或云顓頊有子曰老童。為春秋世楚國所自出。據世本帝嚳高辛

氏黃帝之曾孫也。據大戴記生摯及堯。摯立九年而廢。或云其元妃有郃氏之女曰姜嫄。感大人足跡而生稷。

實周所自出。其次妃有娥氏之女曰簡狄。吞鳥卵而生契。實商所自出。據詩經大戴記帝堯陶唐氏。帝嚳之子。

史記黃帝之玄孫。據世本母嫫訾氏之女。據世本曰慶都。感赤龍而生帝。據漢堯廟碑在位七十年。舉舜攝政。百年而崩。

據竹書孟子竹書紀年及史記帝舜有虞氏。黃帝八世孫。據大戴記世本及史記母曰握登。感大虹而生帝。據宋符瑞志受堯禪。即天子位。攝

政二十八年。在位五十年。禪於禹。崩。據竹書紀年此百家言古帝王世系年代諸說之大概也。其當疏證者數事。第一諸帝年代相距之久近。異說實繁。惟伏羲

神農。與唐虞之世相距極遠。蓋可推見。伏羲事見於正經者。惟畫卦及以龍紀官二事。緯書稱其人首蛇身。亦

與龍有連。易卦亦首取龍象。易乾為龍。其象皆取諸龍。說文易蜥易也。象形是易之本義。為蜥蜴。我國人以龍

為神聖。其思想蓋傳自伏羲以來。然據地質學家言。則龍之為物。絕跡於新石器時代。約距今五六萬年前。伏

羲時龍族尙繁。則其邃遠可想。又女媧洪水傳說。必有所承。考各國古史。皆有洪水神話。當為古代一大事實。

詳下而其年代之極遠。亦可比推也。第二近世學者考社會進化之跡。皆言父系之前。先有母系。蓋古代婚姻

之禮不備。男女之別未嚴。人皆知有母不知有父也。故諸帝系姓。皆詳紀母氏。而於父反多傳疑。又好說聖人

無父。感天而生。許慎五經異義引詩齊魯此雖為宗教家言。各國宗教家皆以此立義。耶教其最著明也。孔教

人之神聖而已。亦母系先於父系之一左證也。故姓字從女生。言女所生也。最古之姓。姚姁子姬姜。媯媯嬴。字率

從女以女辨糸也。第三據大戴記及史記則黃帝顓頊帝嚳堯舜一脈相承而後世帝王之家悉黃帝所自出。然即證羣籍牴牾實多。少昊確爲一名王安容削其位號。據昭十七年左傳則炎帝太皞皆在黃帝之後。其與羲農宜非一人而黃帝與少昊顓頊之間相去數代各有制作不相沿襲。則謂顓頊爲黃帝孫帝嚳爲黃帝曾孫實可滋疑。左傳又稱高陽高辛才子世濟其美以至於堯則顓嚳之與堯世次亦似非銜接。又謂堯爲黃帝玄孫舜爲黃帝八世孫則釐降二女舜乃以姪曾孫而娶曾祖姑母乃可駭。鯀爲顓頊子據竹書紀其生年則逮堯憂洪水時鯀壽應及二百而自顓至禹祖孫相距垂四百年寧有是理。舜於堯爲四世從孫禹於舜爲四世從祖懸隔相嗣事太不經。周詩但頌姜嫄詩大雅厥初生民時維姜嫄但言姜嫄生后稷不言姜嫄爲帝嚳元妃商詩惟歌玄鳥詩商頌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並未言簡狄更未言簡狄爲帝嚳次妃。稷契爲帝嚳子於經無徵若其然也。則堯有聖兄而不之知待舜乃舉已爲異聞且稷契既堯諸昆則舜受禪時當逾百歲耄期登仕情理實乖。又由契至成湯四百餘年而十四傳由稷至文王九百餘年而十五傳譜系相印何其懸絕。凡此諸端二千年來學者紛紜聚訟書可汗牛遷就附緣終無是處。原其受蔽皆由以後世之大一統政象推諸古而強求其合故帝皇號次之爭辯興焉。實則古代羣落並立地醜德齊率土一王絕無其事。太皞少昊高陽高辛之輩與彼祝融共工蚩尤烈山之儔文言之可俱稱諸后質言之可俱稱諸會。正統閔位之辨在後世猶爲詞費況乃遠古誠能熟察部落政治之狀態則觀載籍中所傳古會種姓之繁多推見初民萬芽齊茁之象觀其遞興迭仆可想見諸落交通競爭之蹟。因其異說之紛挐益知其年代之懸遠如是則古史之印象既已略具矣。欲更進於此而有所考證則愈考證而愈失其實也。至於唐虞三代同祖黃帝之說或出於人種一元之理想或由後代帝王喜自託於華胄如漢高祖自稱出於豳龍氏因遠祖唐堯王莽自稱出於黃帝

漢昭烈自稱中山靖王後劉淵自稱漢甥而其譜系之齟齬不可通既已若是則宜儕諸神話不能視同史實其理甚明竊意有熊高陽高辛陶唐有虞有夏有商有部皆古來固有種姓之名黃顛饕堯舜禹契稷皆其種中大長之俊英威德獨盛後世從而宗之此數大種姓者有無血統之聯屬尚不可深考必取千數百年之聖哲強指為父子兄弟祖孫非惟鑿抑隘矣

二宅都及經歷地 伏羲或云生於成紀據帝王世紀○今甘肅秦州或云生於雷澤據詩緯○今山東定陶都於陳據世紀○今河南陳州曾封

泰山據管子冢在山陽據世紀○今山東金鄉其後嗣在春秋時有任宿須句顓臾等國據史記○今山東神農生於華陽今陝西

長於姜水據國語都於陳徙於魯並據世紀曾封泰山據管子夙沙氏之民自攻其君來歸據逸周書呂氏春秋及說文○夙沙蓋海濱之國冢在

長沙據世紀黃帝生於壽丘據世紀○地失考長於姬水據國語○地失考初居有熊據紀年○今河南新鄭與炎帝戰於阪泉據史記○今直隸懷來

與蚩尤戰於涿鹿據史記○直隸今縣遂邑於涿鹿之阿遷徙往來無常處東至於海登丸山及岱宗即泰山西至於空同登

雞頭或云甘肅平涼西北南至於江登熊湘當在今湖南北逐葷粥合符釜山當在今直隸京兆濟積石今青海之噶涉

流沙今大戈壁登於崑崙今和闐南之喀喇崑崙崑崙之丘有帝宮焉據陸賈新語及竹書紀年或曰曾與西王母會於王屋據抱朴子

引內 曾使伶倫至大夏西崑崙之陰取嶰谷之竹據漢書律歷志○大夏古國名在今喀什噶爾地其子女嫫降居江水或云即今嘉陵江昌意

降居若水今四川犍為宜賓間陵在橋山今山西北境少昊國於窮桑杜預云在魯北遷於曲阜山東今縣顓頊生於若水見前○

紀都於帝丘據左傳○今直隸滑縣徙於高陽據史記○或云今河南杞縣或云今河南柘城北至於幽陵當指今口南至於交陟今安

西至於流沙今戈壁北至於蟠木當指今吉林省內之陵在頓丘據世紀○今直隸清豐帝嚳初封於辛據竹書紀年○都於

亳據紀年○今河南商丘堯生于丹陵完縣初封陶今山東定陶改封唐並據竹書紀年都冀之平陽今山西臨汾涉流沙

今戈封獨山。或云即穆天子傳所謂羣玉山在葉爾羌西。西見王母訓及大夏渠搜。並見賈誼新書。崩於陶。據紀年。陵在濟

陰。據帝王世紀。舜之先出于虞。今山西陸生於諸馮。或云生於姚虛。今山東濰縣。耕於歷山。漁於

雷澤。陶於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據史記。○注家言諸堯妻以二女。釐降於媯汭。據尚書。○水經注謂

出焉。則地受禪都蒲坂。今山西永濟。崩於鳴條。據孟子。○今或云崩於蒼梧。據史記。○今

吾今將據此諸地以考我華夏民族發育光大之跡。惟有二事宜注意者。其一古代本未脫游牧之習。黃帝以

前特甚。往史記稱黃帝遷徙所謂宅都某處者。不過如後世諸胡部落之幕庭。非必確有定居。尤不能與後世之

帝京同視。其二所記諸地未必可信。有時出於誇張。如顓頊之幽陵。交趾。流沙。蟠木。當是夸大頌禱之詞。有時

雜以神話。其三所釋今地。不過據前賢考證。求其近是。良不敢盡謂正確。今以此三義為範圍。詳慎攷索。則第

一知中國文明發軔。實在黃河下游。今河南之開封。河北兩道。山東之東臨。濟南兩道。直隸之大名。保定兩道。

實為文物誕育之區。伏羲神農少昊顓頊帝嚳之都。不出沿河上下數百里間。蓋我國之有黃河。猶埃及之有

尼羅。中亞古國之有幼發拉底也。而三省之中。又似山東發育最早。伏羲雖無都山東之傳說。然其裔之傳於

後者。任宿須句。顓臾。皆依泰山而居。金鄉魚臺。傳有伏羲陵。當有所自。神農少昊。則皆都魯焉。魯公伯禽受封

左傳最。夙沙氏之歸。聲教益東。漸於海矣。夙沙氏來歸。當為古代一大事故。古書言之者極多。說文稱夙沙始

吾華夏民族並雄者。近人務申民族西來說。乃至附會夙沙為迦。惟黃帝邑於涿鹿。距河殊遠。或為控制獯鬻

計不得不爾耶。要之自太行山脈以東。桐柏山脈以北。泰山以西。長城以南。實吾國最大之平原。大河貫注。滋

沃乎其間。於文化之孕育最適焉。民族發育斯域。固其宜矣。第二炎黃以來。既宅此平原。唐虞之際。忽踰太行

趨西北作都於山西之高原。在歷史上實爲一奇象。蓋去難就易。初民恆情。舍沃趨瘠。於性殊拂。河岸平原地。力未盡。曷爲舍旃。以崎嶇於山谷。或疑堯舜所屬之部落。本在其地。如春秋之晉。發祥攸自。斯亦不然。堯之封國。曰陶。曰唐。實在燕齊。舜東夷之人。見於孟子。早年歷跡。咸在山東。謂二帝興於北陲。左證乃適得其反。然則西邁之由。不得不歸諸洪水。蓋洪水之禍。殆地球與他界之關係使然。說詳全地之水。吸而上浮。時非高原。莫可棲止。山西高原。海拔海自千邁。當至二千邁。當黃河下游平原。海拔海皆在二百五十邁。當以下堯舜禹所爲遷宅冀域。殆必由是。而前此文明之破壞於茲役者。亦可推見矣。第三則湖南一地。在古代似與中原極有系屬。黃帝南渡江。登熊湘。見於遷史。神農葬長沙。舜崩蒼梧。雖涉荒唐。然傳說諒非無自。夫以春秋之盛。沅湘猶未內屬。顧棟高春秋大事表。有楚地不及湖湘論而謂數千年前。反爲哲王聖蹟之所被。宜若近誣。惟考當時吾族勅敵。厥惟三苗。而湖湘之間。實苗窟宅。說詳諸帝徂征。當爲事實。苗既遠竄。遂成荒徼。此如兩漢西域之道。通塞不常。正不必以後之莽梗。疑古之溝通也。第四則古代西北諸地。與中原交涉之跡。詳慎鈎稽。興趣良富。彼持極端華族西來之論者。吾雖不敢附和。而西域通道。由來甚古。事略足徵。崑崙縣圃。楚辭盛稱。其他故記。雜見非一。昔人以爲文家冥想。事等寓言。然汲冢穆傳。地名里數。一一具詳。按今圖記。脗合什九。穆天子傳卷四。有里西土之數。一其非虛造。已可斷言。則崑崙流沙王母之往來。豈得指爲悠謬。非西王母國名。非人名。尤又古代以玉爲寶。祀典瘞埋。朝聘贄執。燕居垂佩。用之極繁。種類名稱。博見載籍。古玉之富。略堪懸想。然產玉之域。必推于闐。今新疆之喀什噶爾。道和闐于闐一帶雍州之貢璆琳。崑岡之出玉石。實皆其地。假非交通夙密。曷由輸運滋繁。又伏羲之生成紀。黃帝之登雞頭。渠搜大夏。受訓來賓。玄囂青陽。降居二水。稽其地望。皆在西荒。然則鑿空非始。張騫定羌甯。俟充國。今萬有餘里之新疆。實五千年前之舊屬。

參稽故實似非誕辭第五我族既發跡於黃河下游沿岸炎黃之際締造方始曷為能遂勤遠略西涉萬里以外之荒積則我族文化其母乃非由東西漸而實由西東徂此人種西來論所由起也輒近西士盛倡此說其尤著者二家拉克伯里謂巴比倫為我宗邦里德和芬謂和闐為我舊壤拉氏之說傳會音譯謂黃帝即奈亨臺謂百姓之名本於巴克牽強媒合殊類滑稽古比倫古有名王庫達奈亨臺 Kuth-Nakuntbe 其年代與我 Na-i 黃帝之音為 Huan-shi 因將熊黃帝三字連讀之造一名曰 Na-i Huan-shi 謂即巴比倫王奈亨臺其音讀奈熊國名末筆四點字自音雄與繇化黃熊之熊字末筆三點讀如奈之平聲者形音俱別安得合而為一旦去有留熊以熊黃帝三字連屬成名古來安有此稱帝為爵號豈容名譯凡此矯誣不值一笑拉氏又將百姓之百字以粵音讀之譯為巴克 Pak 謂姓為種族百姓者巴克種族也因今小亞細亞有地名巴克遂指為古代中國與古巴比倫種族之公稱實則百姓二字不能作如此解五尺之童皆知之矣拉氏既立此為論據乃益刺取兩國古史所紀文物有相類似者悉為牽合如謂八卦出於稷形文字謂太陰曆傳自迦勒底諸如此類不一而足若如其說則吾國古代無一文明一切皆從幼發拉底河畔移殖而來寧有是理拉氏歐洲人習見歐洲之民族及文明皆自他土移植因謂中國亦常爾爾不知歐洲自為文明傳播化合之地中國巴比倫埃及印度自為文明發源胎育之地地勢使然安可強附也此說本無深辨之價值惟拉氏學博而言辯亦著中國古代文明西來考 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彪然巨帙風靡歐美日本學界我國學者亦得翕然信從甚至盤古即巴克夙沙即蘇薩等說推波助瀾不可究詰吾故略辨之如右

里氏之說根據中國史傳不如拉氏之武斷然後起孤證依憑亦薄里氏據書于闐傳云自高昌以西諸國深目高鼻惟此一國貌不甚類胡頗類華夏以此為中國與于闐同種之證其他若玉出于闐而中國古代多玉亦其一證實則魏收魏書成於隋唐之交安可據以論數千年前古事魏類華夏一語亦豈足為同種之確證然于闐與內地古代實早交通游牧時代吾族或有遷宅斯竊以為欲論此事則人種一元多元之辯是所宜先謂一元耶則凡今含生之儔宜皆同祖甯獨中國與巴比倫果爾則葱嶺西帕米爾高原實為大地脊或為全界人類共同之祖國其裔姓隨環嶺河流所嚮或東宅我華或南開印度或西關西亞或西南趨埃及果爾亦不過同源分布斷無中國文明為巴比倫再傳之理況一元之說自達爾文種源論既昌以後蓋不復能自完若宗信多元則以我國山河兩戒之

奧區自能有多數民族兩奄卵育於其間。豈其必由外鑠。是故華族西來之說。求諸中外史乘。既無確證。揆諸羣象蕃變情形。亦非脗合。宜從蓋闕。無取鑿陳也。然則古代西通頻繁。其故安在。竊疑炎黃以前。今新疆中央之大戈壁白龍堆。白龍堆或本一湖泊亦未可知實爲多數文明都邑之所宅。今地志統稱爲塔木里河溢地其地不過拔海五百邁當至一千邁當與山西四川之高原略齊塔木里河兩岸不減中原陳衛宋鄭之郊。自玉門西抵崑崙井邑相屬。其開化或更先於中原。我華夏民族或曾宅此間。以次轉徙而東。或本在東方。而與西土常相接觸。故西域故實。至今猶往往見古籍中也。至此道後來中梗之由。則因洪水以還。繡壤奧區。淪爲沙漠。洪水與沙漠之關係說詳下前劫文物。湮蕩無餘。此非惟中國史家之遺恨。抑亦全世界文明史一大厄運也。吾之此說。於載籍絕無稽驗。惟從地文學上試爲懸斷。然今沙漠中有已淪之古國。則中西學者皆有先我言之者矣。漢西域圖考云漢時鄯善精絕等國今已淪入瀚海歐人黑丹於沙漠嘗試發掘得有西歷紀元前三百年間由印度輸入文物之跡云此皆沙漠已成之後廢績淪沒者則未有沙漠前更可想耳他日若科學益昌明。能撥沙漠中古蹟而出之。則中國古史其或盡改舊觀也。

三、與苗族之競爭。華夏民族非一族所成。太古以來。諸族錯居。接觸交通。各去小異而大同。漸化合以成一族之形。後世所謂諸夏是也。就中有二族焉。不能與諸夏化合者。則從而攘逐之。勦絕之。一曰獯鬻。二曰三苗。獯鬻蓋歐人所謂芬種。口後世獯狃匈奴皆其異名。此族當炎黃之世。曾肆擾東北。黃帝攘之。其燄遂衰。史稱帝北逐獯鬻合符釜山是也。自此以後唐虞夏商千餘年間史籍無獯鬻侵暴之跡其後戰國秦漢間。頗極猖獗。其遺種今有立國於歐洲者。茲不具論。別詳兩漢載記卷三苗亦稱九黎。其族蓋起於湖湘之間。寢以盛大。與諸夏爭雄。其酋之最強武者曰蚩尤。或曰共工氏亦其族也。蚩尤與黃帝爭爲帝。戰於涿鹿之野。帝禽蚩尤。斬之於中冀。苗族之不競於我。蓋自茲始。然餘

衆猶倔強。少昊顓頊之時。屢煩征討。堯舜禹三聖。益膺懲之。分竄之於三邊。於是其族之馴良者。漸同化於我。其凶頑者。則遠竄南服。歷數千年至今。尚有存者。其一部分且滋殖於安南緬甸諸地。及南洋羣島云。要之華苗二族之消長。爲古代史第一大事。而我族自黃帝以降數百年間。恆汲汲以對苗之舉重勞焦慮。則苗族在古代之勢力。亦可推見矣。

附三苗九黎蚩尤考

三苗與九黎同族。其會之最著者曰蚩尤。在古代與華夏民族勍敵。故古籍多言其事。惟年代湮遠。異說叢雜。非參稽會通之。莫能得其真也。今先羅列經傳之說。次乃分別疏證之。

尙書 竄三苗於三危。馬融注三苗國名也。縉雲氏之後。爲諸侯。蓋饗也。

尙書 分北三苗。鄭玄注三苗爲西裔諸侯。猶爲惡。乃復分背流之。

尙書 皋何遷乎有苗。又苗頑弗卽功。帝其念哉。

尙書 三危既宅。三苗丕敍。鄭玄注三危在鳥鼠西南。

尙書 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馬融注蚩尤少昊之末。九黎君名。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

殺戮無辜。鄭玄注苗民謂九黎之君也。九黎之君於少昊氏衰而棄善道上。效蚩尤重刑。必變九黎言苗民者。有苗九黎之後。顓頊代少昊。誅九黎分。流其子孫。居於西裔者。爲三苗。至高辛之衰。又復九黎之德。

堯興又誅之。堯末又在朝舜。臣堯又竄之禹攝位。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誅之。穆王惡此族。三生凶惡。故著其氏。而謂之民。民者冥也。言未見仁道。爰始淫爲劓刵椽黥。夏侯說苗民之

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

辭於苗。惟時苗民匪察於獄之麗。上帝不蠲。降咎於苗。苗民無辭於罰。乃絕厥世。

國語少隳之衰。九黎亂德。韋昭注九黎黎氏。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韋昭注夫人人家為巫史。烝享無

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為。顛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

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韋昭注三苗九黎之後。又書疏引韋

重黎之後。使復興之。

左傳文。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賄。天下之人謂之饕餮。書疏引鄭玄云

逸周書。蚩尤乃逐帝。爭於涿鹿之阿。九隅無遺。赤帝大懼。乃說於黃帝。執蚩尤。殺之於中冀。

史記五。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而蚩尤最為暴。應劭曰蚩尤古天子。鑽曰孔子。蚩尤作亂。黃帝乃徵師諸侯。

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正義引龍魚河圖云黃帝時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

山海經。蚩尤作兵伐黃帝。黃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帝王世紀應龍殺

戰國策。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高誘注蚩尤。舜伐三苗。禹伐共工。高誘注共工。霸

戰國策。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案文為汝字之省古衡山在其北。恃此險也。而

禹放逐之。

史記五。三苗在江淮荊州數為亂。於是舜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正義今江州鄂州

韓詩。當舜之時。有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岐山在北。左洞庭之陂。右彭澤之水。禹請伐之。而舜不許。曰。吾

喻教猶未竭也。久喻教而苗民請服。韓非子淮南子說苑鹽鐵論略同

呂覽召 舜却有苗更易其俗

淮南子 舜南征三苗道死蒼梧禮記檀弓舜葬於蒼梧之野鄭注舜征有苗而死因葬焉

墨子兼 禹誓曰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既率爾羣對諸羣以征有苗禹之征有苗也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下之害

墨子尙 昔者先王制爲五刑以治天下逮至有苗之制五刑以亂天下

管子乘 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劍鎧矛戟是歲諸侯相兼者九

拾遺 軒轅去蚩尤之凶遷其民善者於鄒屠之地遷惡者於有北之鄉

綜諸書所記則其史實略可徵信者得十事其一三苗九黎一族兩名其部落最初之大酋爲縉雲氏吾族因

其貪殘謂之饕餮因其冥昧亦謂之民民之本義爲奴虜吾別有考其二彼族根據地在江以南最初起於湖湘之間漸侵

及江淮之間既乃渡河而北致與吾族接觸衝突其三彼族蓋爲多神教迷信甚深而所信仰者早下狎讀與

吾族之一神教不相容參觀上引國語其四彼族已有刑法可見其國家經制亦既粗具參觀上引呂刑墨子其五冶金鑄兵之

術蓋爲彼族所先發明其所以驟強者以此參觀上所引管子山海經及史記正義○近人夏曾佑其六彼族

當全盛時其傑出之酋曰蚩尤者幾征服吾族吾族有襲用彼族之傳說者故或謂之古天子以其當炎黃時

自君一國故或謂之古諸侯以其爲諸侯也故或謂之黃帝之臣以其強也故或謂之霸天下以其爲賤族也

故或謂之庶人之貪者其七黃帝既禽殺蚩尤我族以興彼族以替然彼族非遂一蹶不振蓋賡續數百年與

我對抗故顓頊伐之堯伐之舜伐之禹又伐之而舜或且疑死於苗難焉其八吾族對待彼族之方略凡數變

初極嚴峻。意雖勤絕其種。呂刑所云遏絕苗民無世在下又云乃絕厥世其法則俘其一部分以為奴民。鄭玄注苗民弗用靈云著其惡而謂之民古民字與奴字

通其餘則離隔而分竄之。堯典所此黃帝顓頊以來所用法也。然此法未能竟全功。故又欲懷柔之使之同化。

韓詩外傳所謂不斂此堯舜所用法也。然奏効亦有限。卒更窮討而膺懲之。此禹所用法也。言謂苗頑弗即功帝

其念哉禹蓋疑舜之懷柔策將招敗也。舜旋以征苗野死。故禹嗣位即宣誓大舉致討也。其九經此諸帝數百年勦撫兼用。至舜禹時苗勢已大衰。大約其

時苗族略分三部。其一部在山東河北者。略已同化。所謂其善者遷之鄒屠之鄉其一部在陝西四川甘肅之間。即竄於三

危者也。鄭康成引地記云三危之山在鳥鼠之西南當岷山山海經云三危在敦煌南與岷山相接則其地當在長江發源處其裔與後代三氏羌及今川藏間之士司

或有關係。其一部即苗之本部在湖湘間者。即舜所欲喻教而禹卒親征之者也。三苗之名所由興。蓋原於是。

其十自禹大舉討伐之後。苗之受創必甚深。故三代以還。不復以苗為患。然其人性極頑蔽。以我華夏同化力

之強。終不能使之混化於我。而彼又無自發展之力。故雖數千年保延殘喘。遂不能進為有史民族。今行將淘

汰以盡矣。交趾日南之間及南洋羣島。皆有彼族孳育之跡。近人數學專家考巫來由人種之頭骨蓋與黔桂

常見之巫來由族亦有之其體製花紋皆相近亦足為同族之一證歐儒或名之為銅鼓民族也然其不能自振。亦與內地之苗同。徒附蚩尤神話之末。供考

古者之憑弔而已。

四、洪水。上古有一大事曰洪水。古籍所記。與洪水有繫屬者凡三。其一在伏羲神農間。所謂女媧氏積蘆灰以

止淫水是也。淮南子覽冥訓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火熾炎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猛獸

止淫水淫水涸冀州其二在少昊顓頊間。所謂共工氏觸不周之山是也。列子湯問篇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

本經訓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楚辭天問康回馮怒地何故以東南傾王逸注康其三在堯舜時。即尙書史記

所載而鯀禹所治也。尚書堯典云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兪

範曰我聞在昔鯀堙洪水汨陳其五行。山海經云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國語曰崇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於羽山。孟子云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汎濫於中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生。禽獸逼人。獸蹄鳥迹之道交於中國。淮南子本經訓云舜之時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江淮通流。四海溟滓。民皆上邱陵。赴樹木。舜乃使禹平通溝。陸流注東海。鴻水漏九州。乾萬民皆甯其居。

籍所記似洪水曾有三度。相距各數百年。每度禍皆甚烈。實則只有堯舜時之一度。前乎此者。不過神話傳說之歧出。此次水禍。其歷年或甚長久。逮舜禹登庸。其禍始息。禹之前治水者有鯀。鯀之前有共工。皆務堙塞之。而効卒不覩。至禹則以疏通之而獲成功焉。洪水經過之情狀。大略如是。茲事雖出天變。而影響於古代人民思想及社會組織者。蓋至大。實史家所最宜注意也。

附洪水考

古代洪水。非我國之偏災。而世界之公患也。其最著者為猶太人之洪水神話。見基督教所傳舊約全書之創世記中。其大指謂人類罪惡貫盈。上帝震怒。降水以溺滅之。惟挪亞夫婦。為帝所眷。予筏使浮。歷百五十日。水退得活。是為開闢後第二次人類之初祖。此神話為歐美宗教家所信仰。迄今未替。而印度古典亦言洪水。謂劫餘孑遺者。惟摩奴一人。希臘古史。則言有兩度洪水。其前度為阿齊基亞洪水。起原甚古。且其歷時甚久云。其次度曰託迦里安洪水。則時短而禍烈。其原因亦由人類罪惡所致。得免者惟一男子託迦里安。一女子比爾拉。實由電神婆羅米特教之造船。乘船九日。得栖泊於巴諾梭山。後此二人遂為夫婦。為希臘人之祖云。北歐日耳曼神話。亦言洪水。謂有巨人伊彌爾。得罪於大神布耳。布耳殺之。所流血為洪水。盡淹覆其族姓。獨卑

爾克彌爾夫婦獲免云。其他中亞美利加及南太平洋羣島。其口碑咸有洪水。而太平洋島夷。則言水患歷四

十日云。惟埃及波斯巴比倫古傳記不見有洪水之跡此諸地者。散在五洲。血統不同。交通無路。而異喙同聲。戰栗斯禍。其為全地球

共罹之災劫。殆無可疑。歐人猶有以為傳說同出創世記各地互相襲者。果爾則所傳發水之原因。歷時之久。暫劫後之人名等。皆當同一。而今不爾。可見其神話實各自發生。而水禍確有其事。非

宗教家虛構也其發水原因。則西方所稱述。皆教宗寓言。與我國所傳康回觸山崇伯竊壤。同一荒誕。不必深辯。以科

學推論之。大抵當為地球與他行星或彗星躔道偶爾錯。忽相接近。致全球之水見吸而漲也。初民蒙昧。不

能明斯理。則以其原因歸諸神祕。固所當然。惟就其神話剖析比較之。亦可見彼我民族思想之淵源。從古即

有差別。彼中類皆言末俗墮落。嬰帝之怒。降罰以勦絕人類。我先民亦知畏天。然謂天威自有分際。一怒而盡

殲含生之族。我國古來教宗。無此理想也。故不言于天怒而水發。乃言得天祐而水平。尚書洪範言帝震怒不

天乃錫之蓋以禹治水為得天助也彼中純視此等巨劫為出於一種不可抗力。絕非人事所能挽救。獲全者惟歸諸天幸。我則

反是。其在邃古。所謂鍊石補天。積灰止水。言誠夸誕。然隱然示人類萬能之理想焉。唐虞之朝。君臣孳孳。以治

水為業。共工鯀禹相繼從事。前蹶後起。務底厥成。蓋不甘屈服於自然。而常欲以人力抗制自然。我先民之特

性。蓋如是也。比較神話學可以察各民族思想之源泉。此類是也。凡讀先秦古書。今所見為荒唐悠謬之言者。皆不可忽視。舉其例於此。洪水發生年代及歷時久暫。求諸

外紀。無足以資參考。蓋猶太希臘諸族。其文化萌芽。遠在洪水以後。視洪水時代。等於開闢。所言百五十日四

十日九日等。純屬懸擬。無復價值。我國則水消之時。可以略推。而其水起之時。未由確指。據最可徵信之經傳

者。則綜計鯀禹兩代。至少已應歷十七年。書堯典言鯀九年績用不據汲冢竹書。共工銜命治水。又在鯀前四

十餘年。則堯時水工。前後歷歲。殆逾六十。竹書紀年於堯十九年記黜崇伯鯀於七十五年。記命司空禹治河於八十

河於六十九年。記黜崇伯鯀於七十五年。記命司空禹治河於八十

六年記司空入觀費用玄要之斯役必稽時甚久故種種誕說緣會而生試參稽以求其近是大抵水禍初興
圭前後相距凡六十六年負責救治者厥惟共工而數十年不惟無效災情反增於是人民咸怨以當時冥昧之心理或反疑水禍實治
水者所招致此頭觸不周之說所由起也既已代遠年湮重以喪荒才遺之後傳說益復龐雜故羣情集矢之
共工事實愈傳而愈誕考共工兩見堯典其爲堯臣甚明而百家多載與顓頊爭帝之說甚則女媧所止之水
其禍源亦蔽罪共工爲之說者謂共工乃古大族之名會建號始於羲農顓堯之時襲號者乃其苗裔然夷考
凡言共工史蹟者雖互有出入而大致相同無一不與洪水有繫屬管子言共工氏之王水處什之七陸處什之三亦與水有關係則爲同一
傳說而譌歧年代甚明故知女媧時顓頊時原非有水實則皆堯時之水也共工既不能舉績次乃鯀鯀被四
岳公薦則爲當時人望所集可知而復以無功致罹罪殛故後人往往冤之而彼身之神話亦多楚辭離騷云
身兮終然天乎羽之野又天間云鳴龜曳銜鯀何聽焉順欲成功當時共工及鯀之政策在修隄防故周語謂
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天河三年不化伯禹腹鯀夫何以變化百川墮高堦庠又謂鯀遂共工之過禹則反之務濬河道後人以爲成敗所攸判斯固然矣實則地球與他星
山海經謂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之關係豈人所能爲力鯀禹父子易時則成敗亦當相若耳禹之功績別詳下章茲弗具論尤有數事可推尋
者其一爲洪水與前此文明之關係吾竊疑炎黃時代之文物已頗可觀百家所紀非盡鋪張特經茲劫蕩然
無遺致虞夏以還重勞締造其二以避水故四方諸族咸集高原其於華夏民族之完成社會組織之變化不
無影響此二事亦於次節續論之其三則洪水與沙漠之關係及與後此河患之關係也今東半球有三大沙
漠其一在蒙古其一在新疆其一在阿非利加洲之薩哈刺此等沙漠宜非與地球有生以俱來蓋沙漠爲積
水沈澱所成此既地文學之公言然積水何由而來吾以爲必自唐虞時之洪水蓋洪水初興舉全球之水驟

吸以上騰。歷百數十年間。衝刷巖石。中含泥沙之量日多。及其消也。則以漸愈。近末期。其流愈緩。流愈緩而其
 沈澱之量愈增。其在河流通海之地。則淤積下游河岸。歲歲與新流相蕩。馴成沃原。其不通海之地。末濁所潑。
 遂成沙漠。我國西北部形勢。自天山山系以南。崑崙山系。陰山山系。以北。西界葱嶺。東障興安。略如橢形。仰孟
 而數千里之沙漠。蜿蜒東馳。若隨山勢。於全國地相。為一大缺憾焉。而實自洪水以後始然。蓋當游慧出躔。溢
 水歸壑之際。而天山一帶南流之河。崑崙陰山一帶北流之河。葱嶺東流。興安西流之河。無海可洩。其濁屑潑
 此仰孟。孟底之廣原。則沙漠所由起也。其在蒙古者。且勿論。其在新疆者。今戈壁與白龍堆兩大漠。古代蓋為
 多數之大湖泊。而湖泊四周。蓋有多數國土。地湖近世學已育最適之今載籍雖闕。然稽諸山經。穆傳等。其故
 墟尙可想像一二也。山海經第六篇之西次山邱時之水澁水杠水匠韓之水敦。今新疆省內地地理其中言湖澤
水注焉曰蕃澤則濁浴之水注焉曰湯谷則英水注焉曰芑湖則彭水注焉曰櫟澤則邊水注焉曰稷澤則丹水桃
言所受水其中尤有稱勃海者海內西經謂河水入勃海又出海外西北入禹所導積石山也今新疆境內稍
大之湖泊惟三皆在東偏與白龍堆相當曰巴格喇赤湖在堆之北曰喀喇布道元注水經謂洶澤即勃海亦
泊即史記之鹽澤亦即漢書之蒲昌海而郭璞注山海經謂勃海即蒲昌海鄯道元注水經謂洶澤即勃海亦
即蒲昌海姑從其說則洶澤之所在略可指矣然羅布泊在作山海經之時必甚廣闊故能受多數之河而洪水
百里今之維布泊猶未能及其什之二然則羅布泊在作山海經之時必甚廣闊故能受多數之河而洪水
前更不必論或今之白龍堆全部皆洶澤未可知也經言丹澤水出崑崙山注於稷澤其下又云自崑崙山至於鍾山四
以當之者惟稷澤實為巨浸且地在西偏西次可知也經言丹澤水出崑崙山注於稷澤其下又云自崑崙山至於鍾山四
百六十里其間盡澤也則稷澤之更大於洶澤可知也武斷竊欲謂今穆天子傳之珠澤亦即今之伊斯庫里泊其
地望固相近然大懸絕恐不足當之也若我武斷竊欲謂今穆天子傳之珠澤亦即今之伊斯庫里泊其
白龍堆即洶澤之遺大戈壁即稷澤之舊雖求諸載籍遠四山之證然以理度之則今之天山南麓所謂塔木里
河溢地者廣袤萬里為崑崙山下一大曠原而距海極遠四山之證然以理度之則今之天山南麓所謂塔木里
洪水消息時非遂若今湖之乾燥蓋水相與沙木並存猶常溼性回環流注故古籍謂之流沙也禹貢云導弱
也初成漠之時非遂若今湖之乾燥蓋水相與沙木並存猶常溼性回環流注故古籍謂之流沙也禹貢云導弱
水至於合黎餘波之入於流沙者又沙漠水不可以成舟楫故雖沙而仍字之乘舟楫及其為今日之戈壁龍堆又數
於沙故雖弱而名之為水流沙者又沙漠水不可以成舟楫故雖沙而仍字之乘舟楫及其為今日之戈壁龍堆又數

千歲變遷使吾所擬議不大刺謬則古代此地形勢儼為東方之小地中海穆澤為小地中海則或遂為我國

文化最初發榮之地此古籍所以恆樂道西方若有餘慕也水經注言洳澤旁有龍城故姜賴之虛大國也城

道日堙塞矣我國當海通以前與西方國交久梗此亦其一原因也又沙漠之與河患亦有關係古籍皆言河

出崑崙又言河有伏流苟不明沙漠之由來則此二事幾疑為夸誕蓋河自崑崙至積石間本有故道沙漠既

生遂成湮沒沙質疏鬆故故道雖沒猶得伏行於下然坐是之故河水含沙量益富故其色深黃其質重濁出

伏流後其勢湍急此數千年來河患所由不絕也河源之說自漢迄今久成聚訟禹貢導河始於積石為今之

經爾雅穆天子傳史記禹本紀皆言河出崑崙巴顏喀喇山非崇峻不足為此大川之發也積石為今之

海外入禹所導積石山故有逕以今之塔木里河為黃河塞外之上游者雖亦足備一解然塔木里河所受者

河有二源其一源從葱嶺出蒲昌海此則塔木里河足以及當之其一源出于闐國南山北流與葱嶺所出河

合又東流蒲昌海此當指子闐河然據今地圖則于闐河並未嘗與葱嶺河合也法顯西域記云阿耨達山

北有大水北流注牢蘭海阿耨達海即崑崙其大水即于闐河也法顯西域記云阿耨達山

吾對於洪水所感想雖嫌詞費然於古代史實之蛻變所關頗大故著之如右州內者證以今地名其在禹貢九

然地望什得八九惟西北地理則荒誕不可究詰故後人疑焉若吾說稍

有可采則因洪水沙漠之故陵谷變遷不知凡幾不能執今以疑古也

五制作及發明 古代文化濬發至若何程度載籍所紀頗相懸殊或謂炎黃時代文物既已爛然夫以經傳所

紀夏殷猶多僿野之風謂遠古反極絢華殊與進化原則相戾然凡一事物之發明皆或為之先或為之後古今

相續通力合作以竟厥功。苟無所創，安得有因。崇德報功，遠遡其朔，殆非為過。考世本有作篇，一作篇居篇名皆以專

記事物之起原。原書雖亡，羣籍徵引，尙見崖略。世本作篇佚文見於各書者，臚舉如下：伏羲制儷皮嫁娶之禮，

記通志引神農作琴，風俗通文選注太平御覽引宋衷注隨女媧氏之臣，顓頊命飛龍氏鑄洪鐘，聲振而遠，

平御覽引祝融作市，初學記玉篇引伏義臣句芒作羅，玉海引大撓作甲子，春秋序正義，黃帝使羲和作

占日常儀，作占月，史區占星氣，伶倫造律呂，史記索隱玉海引，黃帝左右史沮誦倉頡作書，

隸首作算數，文選注史記索隱引，容成作調歷，太平御覽黃帝作游，爾雅釋文引，黃帝誦倉頡作書，

唐六典，太平御覽廣韻引，史皇作圖，文選注藝文類聚引，黃帝作游，爾雅釋文引，黃帝誦倉頡作書，

禮疏引，黃帝臣伯余作衣裳，黃帝臣尹壽作鏡，夷物原始，通典藝文類聚引，伶倫作磬，廣韻引，蚩尤以金作

百物始穿井，初學記御覽引，巫咸作筮，周禮疏引，巫彭作醫，山海經注初學記御覽引，玉篇引，銅鼓，通典疏

兵器，初學記御覽引，巫咸作筮，周禮疏引，巫彭作醫，山海經注初學記御覽引，玉篇引，銅鼓，通典疏

共鼓，貨狄作舟，御覽初學記廣韻引，垂作鐘，風俗通廣韻引，黃帝臣牟夷作矢，山海經

引，文類聚引，雍父作杵，白廣韻御覽引，黃帝臣揮作弓，初學記御覽引，相土作乘馬，周禮注荀子注

引，奚仲妨作車，山海經注後從出，籥，通典引，敫首作畫，御覽北堂出鈔引，

自餘傳記言器物創作之主名者尙多，不可悉舉。然兌之舞衣，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列在周廷，見尙書垂之

和鍾，叔之離磬，女媧之笙簧，陳於魯廟，見禮記此皆唐虞前法物，流傳有緒，而寶藏逮西周春秋之世者，則起原

甚古，殆不誣也。大抵古代發明之最有價值者，一曰文字，蓋起於伏羲之畫八卦，而黃帝時倉頡沮誦實創立義

例。後此代有增益，遂成爲中國特有之一種象形指事會意諧聲之文字。華夏民族所以能團結光大，而其文明

所以能廣續傳播者，實賴乎是。二曰圖畫，世本稱史皇作圖，卽倉頡也。蓋書畫共貫，實吾國美術之特徵。倉史作

書，畫理隨闢，至虞舜垂誥，遂有作繪施采之文。尙書皋陶謨吾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繪畫之重，由來舊矣。三曰

曆算，史記五帝本紀於黃帝顓頊皆首紀其推莢之功。堯之初政，命羲和歷象授時，舜之攝位，先正璿璣玉衡以

齊七政。並見尙書堯典蓋以此爲帝者第一大事焉。而歲差置閏之理。堯時已明。則其已能應歸納法。發明原理以御對

象。可推見矣。四曰音樂。律呂肇興。其旨微妙。伶倫作始。信否難徵。要之逮唐虞之世。樂學蓋已臻全盛。垂制其器。

夔調其律。舜闡其理。典謨所紀。粲然竟備。而簫韶之奏。孔子猶及聞之。知其教之神。而其傳之遠也。五曰醫藥。今

所傳本草。謂出神農。素問靈樞。謂出黃帝。斯誠依託。匪云足徵。而斯學之興。必由上古。岐伯俞拊。蓋有其人。故口

碑相傳。引以爲重也。六曰蠶織。舊史謂黃帝娶於西陵。厥號嫫祖。實教蠶事。信否雖無確徵。然軒轅垂裳。實見易

繫。至堯舜時。黼黻絺繡。絢爛明備。必利用頗久。而奏技乃精也。又古代西方之民。號我曰絲國。古代波斯人稱我

人因之譯言絲國。蓋彼中之有絲。實傳自我。因以絲名吾國。猶今歐人號我爲 China。彼中之有陶瓷。實傳自我。因以陶瓷名吾國也。相傳甚古。斯亦旁證。七曰冶鑄。冶金之術。蓋

起蚩尤。蚩尤雖戮。其藝轉昌。初則兵器所資。繼則祭器斯重。虞之宗彝。禹之九鼎。經傳所紀。鴻寶共聞。商周彝器。

傳今尤夥。精紋良質。焜耀古今。而推原作始。宜在軒轅。得寶鼎以推筴。見史記五帝本紀鑄銅鼎於荆山。見史記封禪書雖涉傳

疑。甯盡虛構。蓋絕藝雖出天才。進化要須歷紀也。以上數端。實古代發明之菁英。而智力之偉。可見其概。我族所

以能獨秀於神州。蓋以此也。其詳別見先秦文物制度志略篇至於自餘庶物之制作。則與社會狀態之蛻變相緣。由漁獵以入

游牧。由游牧以入耕稼。由耕稼以入工商。而制器前民。自能與之相應。此世界所大同。我國固亦宜爾。炎黃至唐

虞。蓋在游牧耕稼兩期之間者也。我國文字最能表示社會之狀態及理想。試取說文之會意字一一加以繫索。可以察古代文明進化之跡也。

古籍記事物之創作。歸諸黃帝時者什而七八。雖或多出比附。要非絕無根據。考史記五帝本紀。稱黃帝時播

百穀草木。淳化鳥獸蟲蛾。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勤勞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史記此語本大戴記五帝德篇黃帝

之大功德。蓋實在是。其道則發揮人類最高之良能。宰制自然界事物。使爲我利用。所謂能盡其性。則能盡人

之性盡物之性也。黃帝之人格及事業必有大過人者。故能為我民族數千年崇仰之所集。其無正確之遺蹟傳於後世者。恐亦罹洪水之蕩埽耳。

六、國家組織之進化。我國政治上最高之理想。治國之上。更有平天下。以今語言之。則我國所尊者。非國家主義而世界主義也。此理想蓋發自遠古。歷數千年進行不怠。而華夏民族所以大成而永存。則亦以此。黃帝以前。

羣族並立。地醜德齊。部落戰爭。蓋甚慘烈。史記本紀云軒轅之時諸侯咸來賓從而蚩尤最為暴莫能伐黃帝以其威望與實力能聯合諸部落以戰勝蚩尤遂為諸部落之盟主野遂禽殺蚩尤而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當時從黃

帝之諸部落。即後世所謂諸夏也。華夏民族之相互團結。實始於是。其有不加入此團結者。則以兵力強制之。雖山谷僻遠之部落。務開闢之使從同於我。此黃帝畢生致力之大業也。本紀云諸侯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然當時無所謂中央政府之組織也。乃至首都亦無定所。常處以師兵為營衛。其純屬羣落之法。則由盟主選羣落中之雄強者。指定二人使為己副。以分領其附近之諸落。此後世方伯制度之濫觴也。本紀云置左右大監。經黃帝

時代提挈搏掄之後。至堯舜時。華夏民族體系漸具。而階級制度宗法制度聯邦制度。乃至中央政府制度。皆相隨而起。於是平民貴族之別。平民曰民。貴族曰百姓。詳本條末所附古其統屬諸部落之法。則天子曰元后。諸

侯曰羣后。堯典班瑞于羣后。又肆觀東后。羣后即諸部雖各君其國。各子其民。而名分權限別焉。殆頗類德意志之聯邦也。其介於元后羣后之間者。則有四岳。四岳者。四方羣后之代表也。東岳代表東。南岳代表南。西岳代表西。北岳代表北。權力至重。元后之用人

行政恆咨焉。乃至帝位繼承。亦參謨議。故堯將禪位。先讓四岳。岳咸舉舜。舜乃登庸。俱見堯典舜攝政時。岳猶在位。舜受終於文祖。乃及其末年。則無聞焉。堯典記舜即位命官後有咨汝二十有而更分天下為十二州。州置一牧。

日觀四岳羣牧

二人之語。往家算其數。謂無匹岳也。

而更分天下為十二州。州置一牧。

而更分天下為十二州。州置一牧。

而更分天下為十二州。州置一牧。

而更分天下為十二州。州置一牧。

而更分天下為十二州。州置一牧。

而更分天下為十二州。州置一牧。

所謂十有二牧也。岳牧對於羣后，其權力若何？古籍無考。以理推之，當爲所在地部落中最強者之會長。本爲一方一州之盟主。元后因而承仞焉。質言之，可謂兩重之聯邦政治也。中央與地方之聯絡，則天子五年一巡守，羣后四朝，其中中央政府則舜時有九官，禹爲司空，平水土，棄爲后稷，播百穀，契爲司徒，敷五教，皋陶作士，明五刑，益爲虞，掌山林，草木鳥獸，垂作共工，掌百工，伯夷作秩宗，典三禮，夔典樂，教胄子，龍作納言，出納王命，後世分部設官，自茲始。每三年考百官之成績，經三考則彙校而進退之。後世官吏考成，自茲始。此皆禹治水功成後之制也。雖規模草創，未足與後此王朝法制同其完備。然視堯以前則既大進矣。要之，華夏民族政治統一機關之建設，實濫觴於舜禹，而舜禹所以能肇建此大業者，固由進化自然之運，而洪水與三苗，實亦促而助其成。三苗自黃帝顓頊以來，雖屢受膺懲，其燄迄未戢。吾族爲自衛計，不得不力謀團結以捍其敵。若洪水尤人類全體之公患也。其災害既巨且久，絕非各部落專恃自力所能抗圉。人人皆深有感於共同防禦之萬不容已。故部落戰爭漸以衰息，而統一之基樹焉。夫羣治由分爭而趨統一，誠大勢所不得不然。然其致之也，厥有二途。一曰征服，二曰聯合。征服者，以一強兼并衆弱。其在西方，有若羅馬。其在我國，若秦始皇。聯合者，衆弱相結而爲一強。其在西方，有若今世德美之聯邦。求諸我國，則古舜禹時代，殆略近之。凡以聯合成國者，必利害之共通者深切，而聯合之程度乃固。洪水與三苗，皆以外界侵壓之力，使華夏民族益同其利害者也。因洪水之故，瀕河下游平原，不可居。諸部落共徙集冀州高原，此亦促遷。

華夏民族統一之動機也。四岳本爲四方羣酋之長，而當時咸集堯廷，蓋亦因避水故。部落悉散，而今聚愈接近，則共同利害愈發生，故統一之運驟開也。

附古代民百姓釋義

後世民與百姓通訓。古代不然。書堯典。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明有親疏先

後之別。國語屢以百姓與兆民對舉。周語晉語楚語皆有百姓貴族也。民則異族或賤者也。楚語。昭王問觀射父曰。百姓

者何也。對曰。王公之子弟之所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而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爲百姓。鄭玄注堯典平章百姓。

謂百姓者羣臣之父子兄弟也。又禮記郊特牲。戒百姓也。鄭注。王之親也。又曲禮納女于天子曰備百姓。此皆

百姓爲貴族專稱之證。書禹貢。錫土姓。左傳桓二年。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蓋姓非天子特賜則不能有。且並

有雖出帝系而仍不能得姓者。故黃帝子二十五人。其得姓者十四而已。見國語大約當堯舜時。有姓者不過

一百內外。此百姓之名所由起也。民之爲義。說文云。民衆氓也。賈誼新書大政篇。民之爲言萌也。萌之爲言盲

也。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民者瞑也。書呂刑。苗民勿用靈。鄭注。此族三生凶惡。故著其民。而謂之民。民者冥也。

言未定仁道。論語。民可使由之。鄭注。民冥也。其見人道遠。孝經援神契。民者冥也。荀子禮論篇。楊注。民泯無所

知者。周禮。以興利勸萌。鄭注。萌猶懵懵無知貌也。此皆民字所以得聲之由。亦卽其所以取義之由。又氓字從

民從亡會意。亡亦聲。蓋謂民之流亡而來歸者。民氓轉注。詩。氓之蚩蚩。義亦與萌盲泯同。蓋賤蔑之不以齒於

貴族也。堯典於百姓言平章。於黎民言於變。其待遇之不同亦可見。堯典舉陶謨凡言民皆黎民二字連稱或謂指九黎之民卽苗族也黎民於變猶三

苗丕敘亦足備一解

其後民之界說漸寬。雖貴族亦同此稱。蓋一則無制限昏姻之禁。種族漸淆。一則貴族之人日多。其無采地無

官者。耕田鑿井。與民無異。因卽以民之名加之。於是舉社會中。惟有君主與民之兩階。此則三代後進化之結

果也。

唐虞禪讓。古今美談。據經傳所紀載。則堯在位七十年時。將遜位讓於四岳。岳共舉舜。舜登庸三年。堯老而舜攝。於是舜相堯二十八年。堯百歲乃崩。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舜不得已。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禹之於舜也亦然。禹相舜攝政十七年。舜崩。禹避。朝覲謳歌訟獄咸歸禹。一如舜時。此皆故書雅記所紀之事實也。而野史傳說。或謂舜南面而立。堯率諸侯北面而朝。甚則謂堯幽囚。舜野死。其為荒誕。前賢辨之詳矣。雖然。禪讓云者。亦只能心知其意。而其陳迹殊有不必深求者。例如舜禹受禪形式程序事事相同乃至堯舜壽皆百歲不增不減此皆不必強求其故也當知古代帝位非如後世之尊嚴。帝權非如後世之強大。元后與羣后各自長其部落。勢位並非懸絕。諸部落大長中。有一焉德望優越於儕輩者。朝覲訟獄相與歸之。遂稱為天子。其人云亡。朝覲訟獄別有所歸。帝號亦隨而他屬。所謂訟獄者蓋部落與部落相爭而請兩造共信仰之第三部落為判其曲直。詩稱周文王時。虞芮質厥成。即其例。舜未受禪。其先既世守虞疆。國語魯語云。葛能帥顓頊也。現代北美聯邦其中央政府即有裁判各邦爭讎之權。舜未受禪。其先既世守虞疆。國語魯語云。葛能帥顓頊也。現代北美聯邦其中央政府即有裁判各邦爭讎之權。八年云。自慕至於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蓋有虞氏之一部落當顓頊時有名慕者。實始創建。迄傳至瞽瞍。及舜世為其長。故孟子述舜弟象之言。亦稱舜為都君。故知舜未受禪。本為羣后之一受禪。則為元后耳。堯雖崩殂。其胤仍久君唐國。陶唐氏至夏仲康時始亡。見左傳哀六年。引夏書。故知舜禹為元后時。堯之嬪帝號。正如桓文之狎主夏盟。事勢當然。非關盛德之不可跋及也。堯舜之遞

飲冰室專集之四十四

紀夏殷王業

王天下自大禹始。皇本非有天下則先有三皇五帝後有人追稱耳。說文文訓大帝从上天孟氏易章句云帝天稱故知皇

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貫三為王據此知王實為始有天下之稱以一貫三賦其形以歸往取其聲合形聲而義着焉此古代造字最合精意者王之稱始自夏王字當亦其時

所造史記殷本紀云後世貶帝號為王華夏民族之統一開之者黃帝而成之者大禹也禹號夏后後世遂以夏

索隱謂以德不及五帝故貶號失之矣

為我族對外之名。說文夏字下云中國之人也。尚書變夷猾夏左傳裔不謀夏夷不亂華論語夷狄之有君不如

而自稱唐人亦同此例 而外國之有文物者我亦或稱之為夏焉。漢書律歷志黃帝使伶倫取大夏嶺谷之竹以

自稱唐人亦同此例 而外國之有文物者我亦或稱之為夏焉。漢書律歷志黃帝使伶倫取大夏嶺谷之竹以

山海經言白玉山在大夏東逸周書王會篇亦載其國名漢書西域傳稱大月氏擊大夏而臣之蓋古自夏以還

波斯國也說詳兩漢載記古代稱波斯為大夏猶漢世稱羅馬為大秦皆以其文明類我故錫以嘉名

政治組織之異於前代者有四。其一定九州貢獻之制。禹貢一篇言之綦詳。前此羣后之於元后則朝覲訟獄而

已。其有餽獻蓋自由致敬弗以為常。及禹則第其等差列其名物着之令甲。普使卒從九州正賦。泐為九等。冀州

惟上上錯兗州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青州厥賦中上徐州厥賦中中揚州厥賦仍因物宜各有常貢冀州無

下上上錯荊州厥賦上下豫州厥賦錯上中梁州厥賦中下

夷貢土五色豸賦夏翟繹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纁織綺揚州厥貢惟金三品琅玕璆璣徐州厥

貢惟木鳥夷卉服厥篚織貝厥篚瓘斚包匭九江納錫大龜豫州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纁纁錫貢磬錯梁州厥貢璆鐵

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瓘斚組九江納錫大龜豫州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纁纁錫貢磬錯梁州厥貢璆鐵

鑣磬琳琅玕織皮崑崙折支渠貢

近畿之地不貢庶物而田賦之制特詳密。所謂成賦中邦。孟子亦謂之夏后氏

五十而貢也。禹貢篇末稱成賦中邦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經三百里納其二。封建制度實始萌芽。

唐虞以前諸國皆太古固有之部落。傳記中間有言受封者。如竹書紀年言帝嚳時封魏於唐。孟子言舜封弟象於有庠之類。實不足深信。惟禹

治定功成，爰錫土姓。禹貢文。其時之國有樹觀樹尋有三鬲有緡等。皆夏同姓。實佐中興。見於雅記。見左傳哀元年。故知封

建濫觴實自夏時也。其三定畿甸與各州相維之制。前此元后之於羣后。權力所能及者甚微。傳記所述義農黃

之跡多厲後至禹則畫全國為甸侯綏要荒之五服。環王畿四周方五百里內為甸服環甸服外四方各五百里

荒服環要服外五百里荒服則謂中央駕御之寬嚴疏密。以其地之近遠為差。所謂弼成五服。至於五千外薄四

海咸建五長也。稟陶文。其四傳子之局。孔子稱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大道既隱。天下為家。見禮記禮運。故萬章問孟子。疑

至禹而德衰。乃不傳賢而傳子。孟子以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解之。見孟子萬章篇。此自儒家立宗明義之言。若

按諸社會進化之實情。則君位傳賢。實初民自然之勢。變而傳子。反乃國家體制始具之徵。古代部落結集初無

數輩各董率其子弟。奴僕其事。不能全族利害所關之事。或族中各派有訟鬪則聚而議焉。此貴族政制之起原也。其

後遇有與他部落戰爭之事。不能全族利害所關之事。或族中各派有訟鬪則聚而議焉。此貴族政制之起原也。其

此種酋長不過臨時建置事過輒卸。即解職其後與外族競爭日劇。戰事往往連年不息。則臨時酋長變為久任酋

長。甚則變為終身酋長。其威權亦日益擴大。儼成君主之形矣。然其人年老不堪任事者。恆自退讓。別選賢能。即

或功德甚高。衆情感戴。亦至及身而止。身後必擇賢而別立。有非常之豪傑出。捍災患。廓土宇。功莫與京。雖沒

之後。國人畏威懷德。不衰而國土日大。非有尊嚴之君主不能統治。而舉朝皆其舊臣。莫敢當大任。於是乃共戴

其子。至是則世襲君主之局成。而國家之體制亦具矣。此種進化階級。無論何族何國。之古代史。同所經歷。讀歐

洲史及我國諸史中之四夷傳。可證也。我國雖神明之胄。豈能獨外此軌。則明乎此。則知堯舜倦勤禪讓。在當時亦本為庸德。非甚琦異。而禹之傳子。堯舜時代猶未脫部落之舊。君位承繼之制未確定。恆藉四岳參預定策。舉

先舜舉禹。皆自禹崩啓嗣。傳數百年。君主制成。國基奠矣。禹以後經傳即不復見四岳之徵。凡此諸端。皆虞夏之際

社會變遷灼然可見者。故唐虞以前。僅能謂之有民族史。夏以後始可謂之有國史矣。

大禹所以能創此大業。固由社會進化自然之運。而實則大禹之人格有以鑄成之。凡社會之能進化。固其本性。而使之進化者則人也。社會進化者。全社會之人同進之謂。而導率社會多數以進者。又恆在一二人。古今中外。能進化之社會。皆其歷代聖哲豪傑人格之化成也。明此義則可與語禹業矣。洪水之平。是否全由人力所能致。禹當鯀時。是否遂能抑洪水。且勿深論。要之當彼巨浸滔天。萬民昏墊之際。此大聖出而治之。治之而效。則事實也。以此事實故。能使吾民族知自然界之威虐。可畏而終非甚可畏也。以數十年之奇災巨患。常人咸束手受其痛毒。歸諸天運之無可奈何。此大聖者毅然與抗。雖備歷艱苦。而積患卒以消除。於是共知人類精力所注。無不可制服之天然。此人定勝天之理想所由生也。吾民族固夙信人類之上。尚有最高之主宰。然經此事實以後。知主宰我者實為仁愛。常順人力之所及而助之。書洪範。鯀堙洪水。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此天從民欲之理想所由主也。禹績之偉。共稱治水。然水平之後。為事正多。禹之言曰。予乘四載。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書皋陶謨文。孔子稱禹盡力乎溝洫。又稱禹稷躬稼。俱論語文。禹貢又稱庶土交正。咸則三壤。三壤者。據鄭玄說。謂上中下三等之土壤。而每等又各分為三也。上文赤埴墳。揚州。荊州。皆厥土。惟塗泥。豫州。厥土。惟壤。下土。墳。壙。梁州。厥土。蓋神農以來。雖有穡事。然民人大食耕稼之利。實自禹平水土後而始然。所以者何。前此純任天然。可耕之地蓋甚少。埃及立國於尼羅河畔。每年春漲。至全境泛溢。水退留淤。成膏腴。農即播種及下。期漲之未至。已獲矣。我國古代農業全在黃河下游。瀕岸殆亦同一情狀。禹之治水。既以濬鑿疏通為主。不得不多開支流。縷析之精。極於澮澮。其始以洩一時之患。其後遂成萬世之規。民人於是知自然界一切物象。放任之能為巨患者。駕馭之可旋使為大利。而樂天之觀念滋長焉。前此未辨壤性。藝植之種類亦希。故棄地棄材。兩皆盈望。禹既正土。則壤益稷更

廣播艱鮮。史記引皋陶謨文云與益予衆庶稻鮮食又云令益與衆庶稻可種卑溼蓋謂鮮食爲稻詩思文篇貽

種麥至是后稷始發明焉故珍重之謂爲天所來詩又云誕降嘉種惟拒惟極亦此意也竊意我國耕稼始自神農然神農時所發明穀之種類蓋不多若稻若麥殆禹稷時始藝殖蓋由能察壤性則土之不宜於此者可宜於

彼則農業乃驟蕃變矣故禹自言烝民乃粒人民於是知自然界之利賴無窮比例於人類心思材力之精進而孟子稱后稷樹藝五穀五穀熟而人民育也

利用之範圍可以愈擴而愈大此向上心所由激發也前此各人各部落儼然自營而已水患既興始漸覺自然

界之暴威非獨力所能抵禦共工與鯀專事隄障枝節圖功終歸敗衄禹反其道通盤規畫合全國人通力趨事乃克有功益稷記禹言曰惟荒度土功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故知當時工事實不甯惟是

映澮溝洫之利諸部落各自爲政則不能理也不甯惟是各地物產異宜闕焉則資生之具不周必自爲而後用

之非惟勞而少功且勢有所必不能致及禹通貢道而商運之業興焉故曰懋遷有無化居也禹之任土作貢非

關係日密而已實將使各地特產不滯積一隅彼我運輸以美補不足故禹貢詳紀貢道冀州則夾石碣石入於河兗州則浮於濟漯達於河青州則浮於汶達於濟徐州則浮於淮泗達於河揚州則沿於江海達於淮泗荊州

則浮於江沱潛漢逾於洛至於南河豫州則浮於洛達於河梁州則西傾因桓是來浮於潛逾於沔入於渭亂於河雍州則浮於積石至於龍門西河會於渭汭蓋大獎水運之利懋遷化居之業驟興實由是也凡此諸

端皆以顯著之事故使人民知欲抵抗天然利用天然其道莫如合羣協力知羣體愈擴則利用厚生之資愈饒

知穀薄相爭不如交通互利由部落觀念以進於國家觀念此其動機也夫禹之事業其影響於世運人心者則

既若是矣而其事業所以克就則其性行品格實爲之原禹之言曰予何言予思日孜孜又曰予乘四載隨山刊

木史記釋四載之義謂陸行乘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櫓又曰予創若時娶於塗山辛壬癸甲史記釋義謂娶後在家啓呱呱而泣予弗

子惟荒度土功俱益稷文故孟子稱之曰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稱之曰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墨子稱之曰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

小者無數。禹親自操耒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腴無腴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莊子天又曰。禹治水。身執耒耜。以爲民先。當此之時。燒不暇攢。濡不給挖。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淮南子綜

禹行誼。其示人以至道者三焉。其一。使人知民生在勤之義。觀禹終身焦勞之迹。則知凡受生於天地間者。無一

人而可以自逸。而欲成就一事業。必須全集註其心力體力。無一日而可以怠息。禹以此爲天下倡率。孔子所謂

先之勞之也。墨子宗之以立教。則曰。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不能如此。非禹之道。莊子天雖衍之不無太過。然人

道所以能自強。斯其大本也。歐西格言云 Labour is the mother of all virtues 此禹墨之教也其二。使人知儉爲共德之義。禹之嗇於自奉。非直八年

在外時而已。治定功成。循而不改。雖御衮冕。仍惡衣菲食。孔子所以稱爲無間也。禹之爲教。殆以爲非有堅苦卓

絕之操。不足以固肌膚而養神明。故務制者欲崇淡薄。既自葆其天年。亦爲天地惜物力。廣厚生正德之用也。三

曰。使人知博施濟衆之義。凡人之自愛自利與愛他利他。兩者皆受性之良能。而文化愈深之民。則其愛他利他

之良能。發育愈增其度。度之高下。又羣力結合強弱之所由判也。禹之行誼。實舉此良能發揮至於極致。其過門

不入。啓泣弗子。示人以忠於職務。公爾忘私之絕高模範。故孟子曰。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也。是以如是其

急也。此三義者。列舉則分條。會觀則共貫。蓋非勤勞刻苦。無以愛他利他。然必先有不自私自利之心。而後勤勞

刻苦。乃能安而行之也。蓋禹也者。最能克制己身羸下之情欲。而發揮人類合羣之良能者也。禹之大業。在征服

自然。而所以能爾者。先在宰制自己之私欲。禹之神功。在利用百物。而所以能爾者。在發揮人類之本能。以此立

人格之模範。則使人自覺其所以貴於萬物者何在矣。夫堯舜之聖。萬世同仰。固已然。孔子之稱堯也。曰。蕩蕩乎

民無能名焉。其稱舜也。曰。無爲而治。恭己正南面而已。此非空言。蓋堯誠無名也。舜之所以爲聖者。卽在其能舉

禹故禹之功德即堯舜之功德也。孟子曰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又曰大舜有大焉善若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爲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諸人者若

禹者以一身拯百數十年之巨患勞其心思苦其形骸摩頂放踵以利天下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偽古文尙書曰來禹克勤於邦克儉於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此雖僞書然亦有所本襄二十九年左傳記季札觀樂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誰能修之則禹不自伐其功

德可禹既以身爲天下先其同寮若稷契皋陶益伯夷諸賢咸儀則之協力分勞定茲大業而當時全國人民除苗族外大率皆追隨禹後受其部勒各效其能夫以吾儕生數千年後尋詩書之陳迹觀禹功於萬一聞者猶且

興起而況於親炙之者乎是故禹以其崇峻無極偉大無垠神聖無垢之人格日日與全國民相接民日受其陶冶感化而不自知於以養成其深遠堅實博大之國民性以詔諸方來夫我國後世雖屢經喪亂民德淳漓升降

不恆而農工商賈所謂國之石民者其勤儉耐勞苦有恆心常爲世界各國之冠而歷世大哲自孔墨以下無不以此爲立身垂教之鵠數千年來學派雖至繁蹟其主旨大抵皆務克治重實行常以自我爲中心以求盡人合

天之道其政治上之理想則世界主義統一主義平等主義博愛主義等發達最早此皆大禹人格之化成在當時感受甚深故歷久而其風不替也故大禹之事功爲中國物質上統一之基礎大禹之德性爲中國精神上統

一之基礎也故其德合帝惟禹與舜稱大其功邁皇惟禹與農稱神有以也夫。歐人於其古代明王大哲誦其功德或於其名之上冠以大字 Great

如大腓力特列大彼得大拿破侖等或冠以神聖 Saint 之字如聖彼得保羅等我國稱大者有大舜大禹稱神者有神農神禹與彼不謀而同而兼大與神之名者惟禹焉亦可見吾民信仰崇敬之深也

禹之治績見於古尙書者尙有汨作一篇九共九篇稟飮一篇今皆亡佚所傳者惟禹貢而已。書序云帝盤下土

類作汨作九共九篇稟飮伏生尙書大傳云九共以諸侯來朝各述其土地所生美惡人民好惡爲之貢賦政教

據此則九共九篇必九州各自爲篇其鴻博當過禹貢實我國最古之地志也堯典疏引鄭康成云汨作逸九共

九篇逸稟飮亡然則汨作九共實在漢代中祕所傳逸古文尙書十六篇之內至晉永嘉時始亡耳禹貢所紀辨

惜哉九共逸文惟大傳引一予辨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教一十二字今傳於世蓋禹自述之言也

壤制賦諸大政。前文具詳。今惟就經文考九州疆理。釋以今地。因以求治水濬澮之蹟焉。

禹貢所紀疆域。純以高山大川。標明地望。實地理書中體例最精審者。但川流通淤。代有遷移。即山川之名。今亦

不能盡同於古。呂刑稱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然則山川之名。殆多為禹所命定。但古書既不能普及於衆。且代有散佚。故後之山川。各以其地俗名名之。此古今名所由異也。且三代疆域。建置

屢更。以爾雅釋地之九州。校禹貢有并幽而無徐梁。其所舉地望亦多異同。故指目今名。尙勞辨證。今采近儒所考訂較可

信據者。簡括述之。求禹跡之所淹。庶論後世版圖之式廓。得從其朔也。

禹貢發端之文曰。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呂刑曰。禹平水土。主名山川。蓋禹治水奏績。首在審全國地勢。

及其以審察所得。勒為成書。則不獨為我國地理學開山之祖。且使人知我族所棲之國土。如此其弘大而優美。

則感懷天賜。不敢自暴棄也。又知夫山脈水絡。互相聯屬。知國土之不可分。而統一觀念。油然而生也。此禹貢之書

所以可尊也。其書上半列敘九州疆域。下半則紀禹施功之迹。而復分為導山導水兩章。其導山章分四節。第一

導嶢。今甘肅隴縣山。及岐。今甘肅岐山縣山。至於荆山。今陝西富平朝邑縣一帶連山。逾於河。今陝西省與山西分界之河。壺口。今山西吉縣山。雷首。今山西濟縣山。至於

大岳。今山西霍縣山。底柱。今山西平陸縣山。析城。今山西陽城縣山。至於王屋。今河南濟源縣山。太行。今河南內修式等縣直西

之連恆山。今山西渾源縣一帶連山。至於碣石。今直隸昌黎縣東北小入於海。此導北條北列之諸山也。第二西傾。今甘肅洮

趨之朱圉。今甘肅伏羌縣山。鳥鼠。即鳥鼠同穴也。今甘肅渭源縣山。至於大華。即華山也。今陝西華陰一帶連山。熊耳。今河南盧氏縣山。外方。即嵩山。今河南

桐柏。今河南桐柏縣山。至於陪尾。今山東泗水縣山。此導北條南列之諸山也。第三導嶧冢。今陝西至於荆山。今湖北南漳縣山

內方。今湖北鍾祥縣山。至於大別。今湖北漢陽縣山。此導南條北列之諸山也。第四岷山之陽。岷山脈起四川松潘縣。微外延

歷鹿頭山。脈一帶。至於衡山。今湖南衡陽兩道之連山。過九江。今鄱陽湖。至於敷淺原。今江西廬山麓。此導南條南列之諸山也。

分兩條四列者用鄭康成說今地禹蓋以山為河流之所自出欲治水必先察山勢所舉四列中原諸山之幹脉
從胡渭禹貢維指所釋間有訂正禹蓋以山為河流之所自出欲治水必先察山勢所舉四列中原諸山之幹脉
具焉除南境五嶺山脈及北境陰山脈蓋禹所未及也山系之稱今世稍治輿地學者類能言之而禹乃發明之於四千年以前其導

一山必通東西數千里得其脉絡起伏此真有系統之科學也已

導山凡所以導水也其導水章分九節首二節導西北徼外之水五節導入海四瀆所謂江河淮濟是也四瀆名本

雅爾末二節導上游入河巨川蓋禹之施功以四瀆為重而治河尤其主力所集釋經文而可識也第一導弱水出

今甘肅至於合黎今甘肅酒泉縣餘波入於流沙今甘肅敦煌以第二導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經言黑水有三其一

在梁南今考西南徼外實無如此綿長之巨川足當此三文之黑水而皆膈合者故後儒或謂黑水有三兀各為

之說然此文云至於三危入於南海三危為今敦煌縣附近地明屬雍州南海以南名必屬梁州可知然則禹貢

黑水宜掠敦煌以西雍州西境南流至蜀滇之交折而東流以畫梁州南境乃更南流以入於海也然今世實不

確證闕疑可耳梁州黑水則應為瀘江蓋古黑水之下淤說詳下此記導徼外二水也第三導河積石今積石山即

喇山在甘肅蘭至於龍門山名在今陝西韓城縣南至於華陰今陝西縣東至於底柱前見又東至於孟津今河南東過洛汭洛水之

水經注指今至於大伾今河南滎縣北過洛水即漳水至於大陸即大陸澤跨今直隸又北播為九河漢書溝洫志引許

商說謂古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兩界中成平為今直隸交河縣東光為直隸今同為逆

河入於海漢志謂河至章武縣入海章武為今直隸滄縣鹽山及山東之無棣霑化等縣之間此記導河也第

四蟠冢前見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即夏水在今湖北均縣過三澱今湖北宜城縣至於大別前見南入於江東匯澤為彭蠡

即鄱東為北江入於海第五岷山前見導江東別為沱沱水由今四川郫縣彭縣之交與又東至於澧此非今醴陵

指今湖北近城與過九江前見至於東陵在今江西東東迤北會於匯即前文所謂東為中江入於海此記導江漢也

第六導沈水沈水出今山西垣曲東流爲濟據水經注沈水東至温縣入於河漢志濟水東南至武德縣也溢爲滎

今河南東出於陶邱北今山東定陶縣又東至於荷澤名在定陶縣北又北會於汶據水經汶水自壽張縣東北來又北東入於

海據漢志濟水東至琅槐縣入海琅槐今山東東安縣也此記導濟也第七導淮自桐柏見前東會於泗沂東入於海今泗沂皆入運河此記

導淮也第八導渭自鳥鼠同穴見前東會於澧源出陝西鄠縣又東會於涇源出今甘肅平涼縣東又東過漆沮今陝西入

於河第九導洛自熊耳見前東北會於澗灋今河南洛陽縣西北又東會於伊今洛陽縣西南又東北入於河此記導入河二巨川也

梁啓超曰吾紀禹績而具列禹貢導山導水之文蓋以明地理爲史家第一義禹貢爲地志之祖非先疏通之則

後此言地理沿革將無所麗而禹貢以山川標地望非知山川脈絡所在則釋地之功蓋無由施故不避繁重略

爲今釋如右而古今變遷之迹及禹功之勤亦可得而言也古稱江河淮濟爲四瀆瀆也者獨流入海也故禹貢

以之界九州之域焉今濟瀆久湮矣小清河實其故道與上游不相屬不復成爲巨川也則四瀆僅餘其三自金

章宗明昌五年至清文宗咸豐五年凡六百九十六年間河淮合流而四瀆僅餘其二自成豐五年河決北岸涇

淮始分流入海今復得三瀆矣此實數千年來川瀆變遷之大事而於政治上蓋有甚深之因果關係焉考禹治水之功其什九

在治河洪水爲地球與他星之相互關係或非禹所能治也河患爲禹域一隅之關係此則禹所能治者也禹治

河之大業其一在斲龍門其二在疏九河其三在淪濟漯當河之歷河套而趨陰山之麓也其勢宜循長城蜿蜒

東下以入海然而不能者則太行山脉遮斷之我國山勢皆東西趨獨太行則南北走此黃河所由不能不折而

南也今山西陝西河南三省交界河曲之處正當太行山脈之極南端指太行支脈之霍山其南則華山山脈橫焉河自此

折而東亦勢所不得不然也而今山西吉縣與陝西韓城之間有龍門山焉梗其中流西岸爲龍門在韓城東岸爲壺口在吉縣河不

得南下。盪決四溢。則山陝兩省無平土矣。尸子曰古者龍門未開。呂梁未鑿。河出於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有

開呂梁未發。江淮通流四海。淇津良皆上丘陵。赴樹木。禹首鑿而通之。河乃得安流。此其為功。頗有類於近世歐美之間。鑿蘇彝士巴拿馬

兩地峽。此禹施功最先而亦最艱者也。循是東下。則底柱伊闕亦其疏鑿所有事焉。底柱當河南陝縣與山西平陸縣之東。伊闕在河南鞏縣

地。墨子云禹鑿龍門。酒底柱。淮南子云禹鑿龍門。闕伊闕。水經注云禹治洪水。山陵當水者鑿之。故破山以通河。三穿既決。水流疏分。蓋龍門以外。底柱伊闕皆經禹鑿矣。此黃河上游之禹績也。自

茲以往。雍冀之郊。數千年迄今。無復河患。下游河患。則自漢以來。實為全國一最艱鉅之業。而河之北流與南徙。

蓋古今得失之林矣。禹河與今河之異道。歧於陽武。今河南河今河由陽武直趨而東。禹河由陽武斜趨而北。此

雖因故道地勢之自然。而禹又未嘗不大施以人力。蓋禹導河之幹流北。而洩其支派於南。一以免南部汎濫之

虞。一以增北部灌溉之利。史記河渠書云導河至於大伾。於是禹以為河所從東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

海所謂斷二渠。北載之高。為敗乃斷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洧水。至於大陸。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於勃

地。禹之勞苦功高。蓋在此。是故禹河幹線之下游。自陽武與今河歧趨後。東逕延津縣北。又東逕胙城縣北。其北

新鄉又東北至濬縣西南。其南岸則滑縣所謂至於大伾也。更折而北。與漳河合。歷內黃。直隸大湯陰安陽臨漳。並河南

成安肥鄉。曲周平鄉。廣宗。以至鉅鹿。並直隸大名道所謂北過洧水。至於大陸也。自是疏為九派。分溉今交河以南。德縣

以北諸地。而同為逆河。於天津滄縣之間。入海焉。其必導之使北者。蓋以淮濟之間。水量太多。再注以湍悍之河

流。則無所容。而必至泛溢。史記言載之高地。恐是後人揣度之辭。實則禹故引之與漳水合。所謂斷二渠者。非本

北渠。即更播為九。以殺其勢。至將入海時。必復合為一。逆河者。厚其衝水。刷沙之力。使河口毋致以澱淤為憂也。

此河北幹流之禹蹟也。禹以此為未足。復開南支流通濟瀆。以入海。謂之漯水。即今黃河所行道是也。漯水即

亦即今河也。濟瀆即小清河。禹當時蓋引河之支流為漯。以通於濟。史記斷二渠。下正義云二渠其一。出貝丘西南。其一則漯川。禹之治黃河下游。其工程大略如是。而要旨全

在疏濬。略如近世美國人之治密士瑟必河也。吾儕生今日。習見今河所行之道。則謂爲固然。則於禹之必導使北。或且疑其拂水之性。莫賈讓治河策引難者之說謂禹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然孟子不云乎。禹之治水。水之道也。又曰。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則河之北瀆。必非禹所創鑿。禹不過因其經流而益濬之。爲事甚明。而自禹錫圭告成後。直至周定王五年河徙之時。河循斯道以行。凡一千六百六十餘歲不變。益可證禹之能善導水性。而其功不虛矣。故劉定公臨洛汭而歎曰。禹之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見左傳昭元年蓋目覩形勢。竭誠感誦之言也。然非通全國之利害。以爲利害。則其業之所就。亦烏克臻此。故禹之治河。實中國最初之國家事業也。而其所以能成功者。尤必賴甚深之科學。以爲之用。蓋非幾何測算法。甚精密。無以審地勢之高下。而順水性之所趨。故周髀言算。推本於禹焉。周髀算經云。故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數之所由生也。漢趙君卿注云。禹治洪水。望山川之形。定高下之勢。乃句股之所由生也。此又科學致用之實效也。

附 論後代河流遷徙

有史以來河患不絕於書。蓋河水湍悍淤濁。漢書溝洫志載張戎言河水出伊闕後而東方數千里之平原皆重濁號爲一石水而六斗泥出伊闕後而東方數千里之平原皆

可流注。故歷代皆以河工爲非常艱鉅之業。歐人某嘗謂黃河與北狄爲中國文明兩大魔障。非過言也。禹前

無可徵矣。禹以後河之安流殆千六百餘年。中間殷都屢遷。史家多謂爲困於河患。然當非甚劇。觀於河道之

未改足以證也。巨患之興始於周定王五年河之東徙。當春秋魯宣公七年也春秋不記此所據者漢書溝洫志述王橫引周譜之言也推原河徙之

故其一由天災之驟發。漢志載王橫言又云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也此在何年王橫未明言他書海所漸矣顏注云漸寢也言九河故道爲海水湮沒也此在何年王橫未明言他書

亦無考竊意當是一度大海嘯海水雖退而河道遂無所受而四泛矣。其二由工事之失修。今歐洲之蘇彝士河美洲之

密士瑟必河皆歲有常費國有常工不爾者亦數歲而壅數十歲而湮矣。禹之功本在濬。其三由列國之曲防。

孟子記齊桓公葵丘五命曰無曲防。孫奭疏云言不得曲防其水以而曲防之弊爲最甚。蓋列國分立各欲專

水利於己國而嫁水害於其鄰。不復顧川瀆自然之形勢而相率堙鄣勢亂之。此水患所由日滋也。漢志載賈讓奏云隄

防之作近起戰國。壅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境。趙魏以鄰國爲壑。正謂是也。秦滅魏時王賁引河

亦作隄以防之。此言當時曲防之弊可謂深切著明。孟子責白圭以鄰國爲壑。正謂是也。秦滅魏時王賁引河

具大梁城假河道爲用兵之定王時河所徙之地。今不可確指。處而蔡沈尙書傳謂徙碇礫不知何據。胡謂爲

蔡氏誤讀。然要之河自季周以後日徙而南。此共見也。而其最有力之近因則鴻溝之開鑿是已。鴻溝蓋起於

戰國以前。鴻溝之著名自劉項畫界始然蘇秦說魏襄王以人力鑿南北通運之渠。此後世運河之原起也。史記

河渠書云自是以後。蔡陽下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東方。中國河流皆東西嚮。

南北交通滋弗便。鴻溝運河等之濬置，誠非不得已。然緣此而川澤之變化乃迭起。其第一步則滎澤之涸竭是

已。禹貢屢言滎澤，察其形勢當爲巨浸，不讓彭蠡。今則滎澤兩縣附近一帶久以干涸矣。司馬氏涸考證滎澤實自東漢但前此已漸涸，漸小特至東漢而全堙耳。其原因則自開滎潰始。曰河渠書所謂自滎陽下引

之道，滎竭而濟隨以枯。濟水溢爲滎，會汶入海，滎竭後水無所滯，洩黃河，固蓋前此河濟淮江四瀆並流以入也。

海自九河既涸後，河在北地無所宜洩，適滎澤既引爲渠以趨東南，河遂以全量入澤，挾之以緣渠而下，河之

淤澱能使澤涸，澤涸而河愈悍決，馴至以禹所廝支流之漯水受全河水量，莫能兩大，而濟遂枯焉。此東漢以

後之形勢也。當西漢武帝元光中，河決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實爲河流奪淮之漸。當時竭全國之力，經

二十餘年之久，僅乃塞之，稍復禹跡。以上俱據河渠書原文云：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甯。然無水災，然此所復者恐未必遂爲禹跡，當多是周定王五年所徙者也。

宣成哀平以還，河復屢決，數集羣臣議所以救治。漢書溝洫志所載許商平當、賈讓關並、張戎、王橫諸人奏議，

言各成理，而王莽僭政，但尙空言，無復實施。莽始建國三年，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莽廢不治，河隨勢南

汎，而北瀆遂空。上距周定王五年，蓋六百七十二歲。然當西漢之末，河尙由章武入海。在今天津縣南境，河身

所經雖有變遷，然入海之道去禹河固未遠也。莽復廢河不治，垂六十年。明帝永平十二年，王景治之，築河隄

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今河汴分流，而濟隧亦通。此實禹後一大業。蓋其河卽清成豐五年以後迄今

之河道也。夫河既以種種原因迫而南徙，欲全復其故，在勢既不可能。景因當時形勢以導之，厥功亦云茂美。

但梁齊之野，水害固稍紓，而燕趙之郊，水利亦日穀耳。然自此歷六朝隋唐五代，河行此道不爲大患者，蓋九

百七十七年。自漢明帝永平十三年迄宋仁宗慶曆八年。至宋眞仁神三代，河決歲告，河流四溢無定者，且百餘年。至金章宗明昌

五年，河決陽武，南北分流，一合北清河入海，一合南清河入淮，河之奪淮實始於是。然北流猶未絕也。是時南

北分立。金地處河上流，受害加劇。恆欲嫁之於宋，日障河使南。及元之統一，定都燕京，漕運悉仰諸南。元世祖

至元二十六年，開會通河成。自是以一淮受全河之水，四瀆亡其二。而東南淮海之間，無寧歲矣。明清兩代，承

元之敝，治河治運，併爲一談。河屢決欲北，徒以保運故，不得不鄣之使南。前明以防河空帑藏，實爲招致亡亂

之一因。前清乾嘉之間，河工歲費二千餘萬兩，而河迄不治。蓋以一運河全匯北幹，諸山西來之水，而以一淮

納之。其量云胡能容，而河之入運南趨，乃須踰越秦嶺山脈，拂逆水性，莫斯爲甚。清代學者，觀其極敝，咸謂但

能復王景故道，導河復入渤海，患庶稍蘇。孫嘉淦、稽璜、曾抗、疏言之。胡渭、錢大昕、孫星衍、魏源等，著書極言之。然終以妨運故，莫之敢行。至咸豐

五年，河決銅瓦箱北流，泛溢數十州縣。時值洪楊之亂，海內鼎沸，未之能塞。河自覓道，從大清河入海，兩岸居

民私築堤埝，以約水勢。而今河之道成焉。同治十二三年間，天下復定，會有鄭州之決，河南山東撫臣盛倡復

咸豐前故道之議。蓋猶是以鄰爲壑之意焉。幸翁同龢和潘祖蔭持之於內，李鴻章曾國荃持之於外，決口卒塞。

而河之安流於今道者，蓋六十年矣。雖小決偏災，時所不免。然視前此數百年間，傾全國之力以從事一河，而

滔天之禍且歲告者，蓋不可同年而語矣。何也？今之河，蓋禹河故道之一。禹釀二渠，此其一焉。元明以來，二渠

矣。其所趨者自然之勢也。雖然，河安矣而運則燕矣。非今日海舶汽車之利大開，則河與運亦交敝以終古耳。

同治十三年，李鴻章駁淮黃合一議之摺，力言海運已通，南漕可折，運河雖淤不爲害，無庸改河以保運。通觀數千年大勢，大抵河患皆醞釀於分裂之時，與衰亂

之世。蓋全國利害關係之事業，而以地方畛域之念應之，賢者不免枝節圖功，不肖者且壑鄰樂禍。此分裂之

爲病也。戰國與宋金之際是也。國家事業，端賴賡續。叔季之世，百度廢弛，則隳前績而貽後憂。此衰亂之爲病

也。商周漢唐宋之末葉皆是也。又事物有條理，利害有輕重，顧一時之小利，常釀數世之大害。元明清之以漕

運病河流是也。非夫以國家全局永久之利害為職志者，其孰能與於斯。故曰禹之明德遠矣。河工為數千年來大政，因述禹績，敘其變遷梗概如此。以後即不復分代紀述也。

地方區域之分割，莫古於禹貢九州。舜時十二州之名不見於經。今鈎稽經文，釋以今地如下。

冀州。禹貢九州皆舉山川為地望，獨冀州不爾。者以帝都所在，特異其文。且以雍、兗、豫之界可互見也。州包今山西直隸兩省。京兆在內。東西南南皆以河為界。東河界

兗，西河界雍，南河界豫。明禹時河道所經，則冀之疆域可得而指也。西河數千年無變遷，故今日山陝之界，即

禹時冀雍之界。南河變遷不劇，故今河南之河北道宜為冀屬。惟禹河自陽武以東，即折而趨北，經濬縣、汲縣

以入直隸境。故濬、汲之東南為兗，其西北乃冀也。禹河又經今直隸之鉅鹿，趨天津、滄縣之間入海。故此一帶

沿線之南為兗，其北乃冀也。故冀雖全有今山西，不能全有今直隸。而今河南之隸冀者，反幾及一道焉。東北

盡碣石，為今昌黎縣附近。故知未及奉天界也。冀所屬有島夷，當為渤海中羣島之族。或言已及朝鮮，恐未然

也。其北境舊說謂抵塞外陰山下，其西北境舊說謂抵東受降城。今綏遠之歸化城。殆可信。

濟河惟兗州。州跨今山東直隸河南三省。西北距河南界濟水，黃河故道既明，則知自陽武東經汲縣鉅鹿以

抵滄縣，其南皆兗界矣。濟水久枯，所可考者，濟源縣。河南河為其發源，上游入河合流，東南歷滎澤。河南開封道定

陶。山東濟甯道會汶河，由今小清河口出海。故知兗州所屬，其在今山東者，為東臨道全境、濟南、濟寧兩道之西境。

其在今河南者，為河北道東南一小分，及開封道東北一小分。其在今直隸者，為大名道南部之半、津海道南

部一小分也。

海岱惟青州。州在今山東西南倚泰山山脈，東盡登萊半島，北臨渤海，其所屬者，今膠東道全境、濟南道之半。

歷城章邱鄒平長山桓臺淄川長青等縣又至肥城萊蕪之北境與徐爲界而嶗夷亦爲所轄舊說謂在遼之東西蓋奄有今遼陽半島矣後漢書曰王制東方曰夷夷有九種堯命義仲宅嶗夷今至遼海間矣說文云嶗山在遼西一曰嶗夷嶗谷也案嶗與嶗通嶗與嶗通嶗與嶗通

海岱及淮惟徐州州跨今山東安徽江蘇三省東臨黃海北倚泰山南界長淮其在山東者有濟寧道之大半

除曹縣荷澤定陶鄆城諸縣屬兗外且錯入膠東濟南兩道之境膠東之諸城南境濟南之新泰萊蕪南境其在安徽者有淮泗道之小分懷遠靈璧泗縣五河

等其在江蘇者有徐海道全境而淮揚道亦錯入焉淮陽之泗陽連水兩縣

淮海惟揚州州北據淮東南襟海稽其地望則今江西浙江福建廣東四省全境屬焉廣西除田南鎮南兩道

外皆屬焉江蘇則金陵滬海蘇常三道全境屬焉淮揚道之大半屬焉江都儀徵東臺興化泰縣高郵寶應淮安鹽城等縣安徽之安慶

蕪湖兩道全境屬焉淮泗道之小半屬焉鳳陽定遠壽縣盱眙河南汝陽道之小分屬焉光山固始二縣或謂禹貢物產

貢賦職方山藪川浸皆不及五嶺外則兩廣疑非禹域然古代交趾且有已通上國之跡似不必以紀載之詳

略致疑也州所屬有烏夷近當爲舟山遠當爲瓊崖也

荆及衡陽惟荊州州北據荆山南及衡山之陽其所有者則今湖南全省也湖北之荆南江漢兩道全境也襄

陽道之小分也南漳四川川東道之小分也夔萬東

荆河惟豫州州在今河南而兼跨湖北安徽直隸山東四省北距河西南至荆山其在河南者有開封河洛汝

陽三道全境汝開封之滎澤與兗其在湖北者有襄陽道之大半襄陽宜城棗陽光化穀城均縣鄖

界爲有江漢道之小分隨縣其在安徽者有淮泗道之小分亳縣太和蒙城其在山東者有濟寧道之小分定陶城

單縣其在直隸者有大名道之小分東明長垣二縣

華陽黑水惟梁州 州東據華山之南西南距黑水惟黑水所在頗難確指故梁州西南所極亦多異辭今稽梁

州黑水之地望宜為金沙江禹貢三言黑水難併為金沙綠川邊東南趨入蜀境亦名瀘江即此黑水也盧黑

加水為瀘金沙亦稱麗江番名木魯烏蘇麗同驪亦黑也番語烏蘇譯義亦黑也由此以推則梁州所有者今四川全省也除夔萬以東陝西漢中道

全境也甘肅渭川道全境也蘭山道一小分也隴西漳縣湖北襄陽道一小分也房縣竹山谿縣等自鄖雲南

騰越道一小分也中甸永北

黑水西河惟雍州 州東據河與冀為界西距黑水黑水今已湮變故西界靡得而指雍州黑水與梁州黑水決

脈不容有此南北流之巨川也禹貢一篇中荆山有二衡山有二不必以同名並舉為疑矣經既以黑水定界其為雍西巨川甚明但此地密邇沙漠河流湮變最劇今遺蹟全無可考後儒紛紜聚訟都無確據今皆不徵

引就經文錯綜參稽則其所有者今陝西關中榆林兩道全境甘肅蘭山涇原寧夏西寧甘涼互道全境也除

山道之隴西漳岷而析支渠搜崑崙之名附見州末則越新疆沙漠通葱嶺矣

三縣屬梁州外

附 禹貢九州考

據上所釋。除雲南貴州二省外。今之各行省。殆皆爲禹跡所淹。兩廣福建當在存疑之列夫以吳楚在春秋猶稱夷狄。巴蜀至

戰國尙屬蠻荒。而謂當禹時。版圖式廓。乃反如彼。爲事似不可信。不知禹貢九州。可稱爲地方區域。不可稱爲行

政區域。非必虞夏政令所及。始入記載也。且當時中央政令所得施於地方者。其程度本自有限。朝覲訟獄以外。

羣后自治其部落。元后殊不加以干涉。直至清代其待藩屬所謂貢獻亦不過與互市相類。漢唐元明清各時代

嚮賞品必遠過所貢之值故來者絡繹不絕清道光前歐洲各國之來尙多用此形式來者多非則當時海東之

島夷萊夷。嶠夷海西之崑崙析支。渠搜。其早通上國。亦非足深異。若必以後世之隔絕。疑古代之溝通。則西域之

道。先通而後梗。交趾之郡。昔有而今無。漢唐以來。斯例非一。讀古籍者。觀其會通可耳。

大禹制作。流傳最久者。一曰九鼎。二曰夏時。鼎之起原及形狀。略見於左傳。蓋禹平水土後。類聚方物。鑄鼎凡九。

殆如後世之置博物館焉。左傳宣三年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今所傳山海經。備載異物。

或謂卽九鼎所鑄也。其器歷傳商周。垂二千年。以爲國寶。秦滅周。移鼎而亡其一。及漢則無復存。蓋燬於項羽。焚

咸陽時矣。讀古籍所紀。則其時美術工藝之發達。猶可懸想矣。夏時。殆古代最精密適用之曆譜。孔子曰。行夏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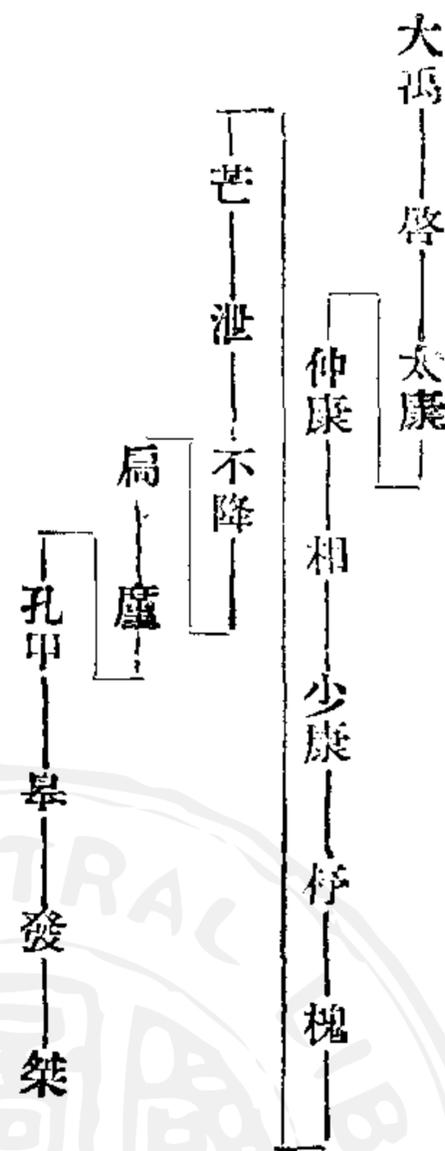
時。論語文又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禮記禮運篇其曆以建寅之月爲歲首。卽今日民間通

行之舊太陰曆是也。其書存者曰夏小正。在大戴禮記中。禹貢爲最古之方志。夏小正則最古之曆譜也。

神禹功德。治水而外。厥惟征苗。舜崩蒼梧。疑死苗難。禹張撻伐。雪恥上酬。自是南人不復反焉。其後禹遂會諸侯

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防風氏後至。戮之以徇。統一之局大進。史家頌之曰。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也。尋東巡。崩於會稽。其地今傳有禹穴云。

夏世系表



夏代大事。莫如有窮后羿之禍。此事不載史記夏本紀。然參稽羣籍。其略可得而言也。禹再傳而至太康。太康娛

以自縱。據楚辭離騷 敗於洛表。據竹書紀年 有窮氏之后羿者。以善射聞。據論語 至是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據左傳襄

四年稱帝夷羿。據左傳引虞箴 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於洛汭。作五子之歌焉。據史記夏本紀 遂遷都於斟鄩。據紀年漢書薛瓚注

志云故鄆啓超以為禹啓兩代皆都河北之安邑太康初即位無 四年崩。弟仲康立。仍居斟鄩。七年崩。世子相立。

遷於商邱。據紀年 羿既篡位。亦淫於原獸。其臣寒浞殺之。因羿室生澆及豷。據襄四年左傳 實帝相之八年也。據紀年 二十六

年。泥子澆滅斟灌。明年遂伐斟鄩。大戰於緄。覆其舟滅之。據襄四年左傳及竹書紀年 我國舟師見於史者。自是役始。論語

所謂暴盪舟也。何晏集解引孔安國曰寒浞因羿室生稟。稟多力能陸地行舟是稟即澆以音近故別稱耳漢時

緣是役。明年帝相遂見弑。據紀年 其后方娠。逃出自竇。歸於有仍。生少康焉。澆使人求少康於有仍。少康奔有虞。虞

思妻之以二姚。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據襄四年左傳先是帝相之滅也。其遺臣伯靡奔有鬲氏。至是伯靡收二斟之燼。以滅澁而立少康。少康滅澁於過。后杼滅豷於戈。有窮遂亡。據襄四年左傳帝相之弑二十年矣。自太康失國。至少康光復。都凡五十五年。據竹書紀年中國篡弑僭竊之禍。始見於史者。自羿泥也。

其他大事可考者。則帝啓時。伐有扈滅之。尙書有仲康時。使胤侯征羲和。見夏本紀。錫昆吾命作伯。見紀帝相

時征吠夷。見後漢書東夷傳征淮夷。風夷黃夷。于夷來賓。少康時遷都于原。方夷來賓。帝芬時遷都於老邱。九夷來御。洛

伯。與河伯馮夷鬥。河洛名用與。帝泄時。殷侯微以河伯之帥伐有易。殺其君。帝廩時。遷都西河。帝孔甲時。廢

豕韋氏。帝泉時復之。帝桀時復遷斟鄩。吠夷入於岐。以叛滅有緡。伐岷山。楚辭天問。復遷河南。竹書紀年。卒爲商

湯所滅云。自大禹受命迄桀之亡。凡四百七十一年。或謂不止此數。疑莫能明也。此據今本竹書紀年也。皆書東

此則殷年仍多於夏。知今本有改竄與東哲所見本異矣。

代夏有天下者。惟商。亦稱殷。其先出於契。實爲舜司徒。舊史謂帝嚳次妃簡狄感玄鳥卵所生也。契爲帝嚳子。不

章論帝皇契封於商。十四傳而及成湯。自契至湯。八遷其都。八遷之地尙書正義僅舉其三。近人王國維曰。世本

世系條居砥石二遷也。荀子成相篇稱昭明山砥石遷商三遷也。左傳定九年稱相土之東都。其地在泰山下。襄九年

稱相土居商邱。疑相土曾由商丘遷東都。旋復歸商丘。四遷五遷也。竹書紀年記帝芬時商侯遷於殷。六遷也。又

記孔甲時殷侯復歸於商。七湯始居亳。僅有地七十里。今山東濟寧道曹縣境也。古書載地名亳者不下十處。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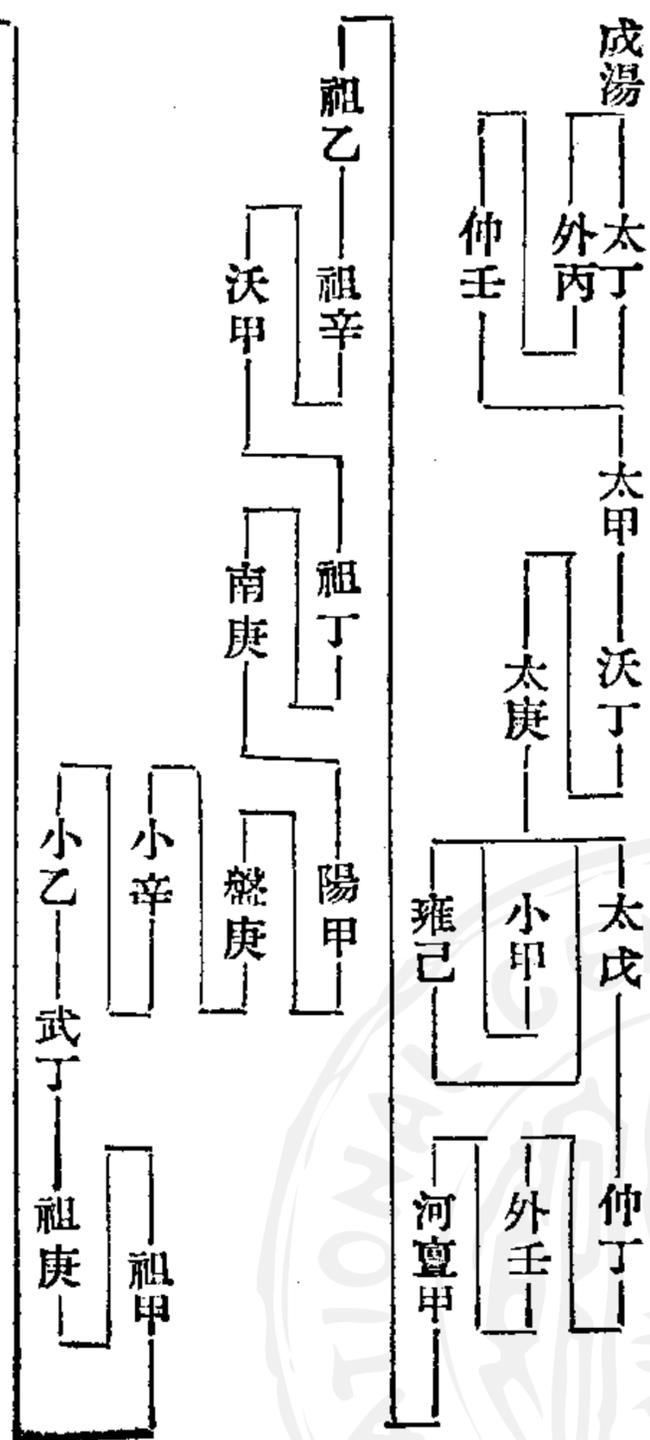
遷也。至湯始居亳。八遷也。聞伊尹賢。三聘而師事之。任以國政。商寢強。爲方伯。征諸侯。初征葛。據孟次征有洛。據逸周書及次征荊。據詩周

書紀次征溫。據竹書紀年次征豕韋。征顧。征昆吾。據詩商頌及時夏桀虐益甚。民不堪命。湯遂誓師伐桀。戰于鳴條。夏

師敗績，桀出奔三臚。據竹書紀年湯遂伐三臚，俘厥寶玉。據序獲桀于焦門。據淮南子放之於南巢。據竹書紀年或云放之於大沙。據墨子湯於是朝諸侯稱天子焉。論者謂前此得天下者以禪讓，征誅之局實自湯始。臣弑其君，於義非可。公孫

孟子又謂湯有慙德，恐來世以為口實。仲為古文尙書為之解者，則謂聞誅一夫，未聞弑君。孟子語謂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象孔子易傳文實則君位傳賢，本初民社會通習，且堯舜之世，迫於天災人患，則選賢與能，更為事勢所不得不然。迨境宇日恢，民偽日繁，力征經營，自隨而起。易曰：武人為於大君。大君即元后有固然矣。古者天子諸侯，俱南面而治，有不純臣之義。公羊傳文議為弑君，蓋義乖論世矣。然遂以順天應人為頌，亦不過後聖垂警立教之微旨。學者當心知其意也。

商世系表



商傳世三十。賢聖之君六七作。自成湯而外。太甲太戊祖乙盤庚武丁祖甲皆賢。而太甲稱太宗。太戊稱中宗。武

丁稱高宗焉。其名臣則有伊尹。成湯太甲時仲虺。成湯太戊時伊陟。巫咸。臣扈。太戊時巫賢。祖乙時甘盤。傅說。武丁時微子。比干。箕子。

膠鬲。紂時故中間雖頻更衰亂。而故家遺俗。流風善政。往往多存。用能屢替屢興。享祀久長。及其既亡。而遺民之

服其先德者。尙數世焉。此殷商一代史乘之特色。夏與周皆莫能逮也。

商代創業垂統。伊尹之功最高。前此聖君賢相。皆產自貴族。起平民而總國政。實自伊尹始。故後世記其遇合。傳

說異辭。或言其以割烹要湯。史記殷本紀云伊尹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或言其五就湯五就桀。書序云伊尹去

夏復歸於亳。據孟子所稱述。則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

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其志行之卓絕。而狷介如此也。又曰。思天

下之民。有匹夫匹婦。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納諸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而其自信力與自覺心之

相應。又如此也。又述伊尹之言曰。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

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此語孟子兩引之。其必爲伊尹之言。著之竹帛者也。漢書藝文志道家有伊尹

覽說苑尸子韓詩外傳諸書尙多引伊尹對湯問之。是其所自任者。不徒在一時一國政治之得失。而在天下

萬世人心世道之隆污也。故孟子曰。伊尹聖之任也。伊尹聖之任也。伊尹聖之任也。伊尹聖之任也。伊尹聖之任也。

而其不輕身以試也。又如此。及其志既決。則百折而不回。故孟子又述其言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

進也。伊既相湯。定天下。湯崩。太子太丁早世。未立。外丙仲壬遞立。皆享年不永。王位次傳。至湯孫太甲。於是伊尹

相四君矣。太甲既立。不遵湯德。伊尹放之於桐宮。自攝政當國者三年。太甲怨艾悔過。伊尹迎歸。復授以政。太甲

尊之以保衡。敬禮始終焉。詩商頌所謂實惟阿衡。實左右商王也。今本竹書紀年於太甲元年記云王潛出自桐殺伊尹於桐。乃自立於七年。宋王應麟謂劉知幾史通引汲冢書記舜放堯於平陽。益為啓所誅。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皆瑣語。中事非紀年。本文其說是也。杜預左傳集解後序記汲冢事。謂發冢者不以爲意。往往散亂。推尋不能盡通。然則始放幽嗣君。爲非常之舉。伊尹坦然當時校釋者。以瑣語文誤入紀年中。也其事雖不可信。然不容以此廢紀年也。

行之無所嫌疑。太甲亦順受之無所怨。此可見伊尹自信力之強。而信於人者自深也。

商人屢遷其都。自契至湯既八遷矣。仲丁則自亳遷於囂。史記作傲。今河南滎澤縣。河南滎澤縣。今河南滎澤縣。河亶甲遷相。今河南黃縣。祖乙遷邢。書序及竹

歌今河南溫縣舊說復遷庇。今直隸南庚遷奄。今山東曲阜縣。自湯至是。又五遷矣。盤庚所謂於今五邦也。見竹書紀年。謂在河南東皮氏誤也。

他書至盤庚復欲遷於殷。民安土重遷。嘖有浮言。盤庚嚴懇告諭之。卒定都焉。今尙書中盤庚三篇是也。自是商

亦以殷名。舊說皆以今河南偃師爲殷。又謂殷即湯所居之亳。此兩誤也。亳在曹縣。不在偃師。而殷尤非亳。盤庚

陽縣西五里。淇水之南。一小屯。有極多之龜甲。獸骨出土。皆契有文字。上虞羅振玉據以考定其地。即殷墟。證以史記項羽本紀集解。殷本紀集解。竹書紀年水經注。皆合。詳所著殷虛出契考釋第一篇。故知盤庚所遷。即

其地矣。地今在河北當彼時。則河南也。殷亦稱亳者。其所以屢徙之故。昔人多以爲避河患。是或然。抑亦無乃未

盡脫游牧之習耶。而不然者。若後世城郭宮室既備。且各國各有疆域。遷豈易言。即遷亦安所得地者。湯以前既

竹書紀年則夏都亦屢遷。又據史記周自不窋至盤庚奠都後。七世不遷。武乙三年。自殷遷河北。不詳十五年自

河北遷沫。即朝歌。今紂於此亡焉。自契初封以迄紂亡。蓋十五遷也。

商代王位繼承。兄弟相及。此其制度之獨異者也。周時宋國仍沿此制。微子復斷以微仲宣公。故其嗣君多嘗降

居民間。知稼穡之艱難。與民之情僞。其多中興令辟。蓋亦由此。武丁之舊勞於外。祖甲之舊爲小人。是也。尙書無

在商宗時。舊勞於外。爰暨小人。其在祖甲。不自商以後。此罕聞矣。

商代王靈所及。無可考信。據伊尹四方獻令所記。見逸周書王會解四方遠夷奉朔納貢者蓋不少。要之仍是舊部落錯

居。天子以元后而為羣后之長。以朝諸侯為有天下之徽幟焉。孟子稱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諸掌也然則武丁以前諸侯不朝即殷為不有天下也古代所謂

有天下者其武功見於經記者則易稱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此北伐也。鬼方考證詳下詩殷武為祀高宗之樂曰。捷彼

殷武。奮伐荆楚。架入其阻。哀荆之旅。此南征也。自湯以降。蓋武丁尤武矣。最近出土之殷虛書契。其記征伐者數

十事。惜其用兵之地不能確釋焉矣。上虞羅氏殷虛書契考釋釋卜辭中卜征伐者三十有五其所征伐之地得六但地名末由識別

夏商兩代。以方伯著聞者。在夏有昆吾。在商有大彭豕韋。後人以合諸周之齊桓晉文。稱五霸焉。方伯職制。頗類

唐虞四岳。蓋羣后中之強有力而為其鄰近諸落之所宗者。故湯滅昆吾。遂革夏命。而周末代殷。先為西伯也。然

此與春秋之霸政。故自異耳。

殷誥誓之文。見於尙書序者凡三十七篇。一帝告二盤沃三湯征四汝鳩五汝方六夏社七疑至八臣扈九湯誓

十六肆命十七徂后十八十九二十太甲三篇二十一沃丁二十二咸又二十三伊陟二十四原命二十五仲丁

二十六河亶甲二十七祖乙二十八二十九三十盤庚三篇三十一三十三說命三篇三十四高宗彤日

三十五高宗之訓三十六西伯戲黎三十七微子之誥今所存者七篇而已。一湯誓二三四盤庚三篇五高宗彤日六西伯戲黎七微子今

皆偽古文也詩有商頌五篇。皆周時宋人祀祖樂章。蓋非商文。禮記大學則引湯之盤銘三語焉。其他鼎彝之文於近

數百年出土者。亦得百數十器。最近得殷虛貞卜文。鏤於骨甲者逾萬。然皆單詞片語。其裨於史實者蓋寡。尙書

中七篇。穆然見敬天畏鬼之誠。孔子所謂率民以事神歟。此可以略察商代之政教也。

商之末主曰紂。據羣籍所記。則人主昏暴之惡德。幾盡集於一身。紂誠無道。而傳說亦不免鋪張。故孔子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尤可異者。所傳桀紂二王之惡德。皆兩兩相當。若合符契。

如桀作酒池紂作肉林桀作瑤臺紂作玉牀桀寵妹喜紂寵妲己桀殺龍逢剖其心紂殺比干亦剖其心桀囚湯於夏臺紂囚文王於羑里諸類此者尙多此可見皆出後聖垂戒之言非盡實錄也。紂之將亡，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歎之曰：殷有三仁焉。其後周封微子於宋，續殷祀而箕子應周武王之訪，陳洪範九疇，其義具在尙書，爲後世言陰陽五行者之祖。成周末，秦漢哲學之一派焉。箕子卒，遜於朝鮮。武王因而封之，華夏文明之東漸，自茲始也。自成湯受命迄紂之亡，都凡六百二十九年。此據三統紀年作四百九十六年，然宣三年左傳記王孫滿之言，稱商祀六百，似可信。要之遠古年代，記終難求精確也。



附 又禹貢九州考

此又一稿收入乙丑編文集卷五十二茲附本篇後

夏代九州境域以今地確指之頗非易。古今學者聚訟不一。今以武陵楊氏丕復道光間人輿地沿革表所考訂爲藍本。略正其誤。

冀州 帝都所在禹貢不言其境域。蓋起自塞外東受降城。至山西大同府廢東勝州界折而南。經平魯縣。及太原府之河曲保德興縣。汾州府之臨縣。永寧寧鄉石樓。平陽府之永和大寧吉州鄉寧。蒲州府之滎河臨晉永濟。過雷首山折而東。經解州之芮城平陸。絳州之垣曲。及河南懷慶府之濟源孟縣溫縣武陟。衛輝府之獲嘉新鄉汲縣。彰德府之湯陰安陽臨漳。直隸廣平府之成安肥鄉曲周。順德府之平鄉廣宗。鎮鹿。冀州之南宮新河衡水。深州之武邑武強。河間府之阜城獻縣。交河。天津府之青縣靜海滄州天津。北歷順天府之寶坻。東至遵化州之豐潤。永平府之灤州樂亭盧龍昌黎撫寧。又東歷山海關。南及錦州府之寧遠廣寧。此西南東三面之界也。北界則不可考矣。

兗州 蓋起自河南衛輝府故胙城縣。東歷濬縣及彰德府之內黃。直隸大名府之大名元城。山東東昌府之冠縣館陶臨清邱縣武城。濟南府之德州。直隸河間府之吳橋東光。天津府之南皮。折而南。歷山東武定府之濱州。惠民商河。濟南府之濟陽臨邑齊河。東昌府之茌平。泰安府之東阿。兗州府之陽穀壽張。曹州府之鄆城荷澤。直隸大名府之清豐開州。此其四周之界也。

青州 北界則山東泰安府之平陰濟南府之長清歷城齊東武定府之青城蒲台利津青州府之高苑南界則泰安府之肥城泰安萊蕪之北境青州府之諸城由是入海盡登萊二府境更越海至朝鮮訖遼東之地皆青州也或謂朝鮮不在青域者誤蓋嶠夷卽朝鮮也

徐州 起山東泰安府之東平新泰沂州府之蒙陰沂水莒州日照江南海州之贛榆並海而南至淮安府之安東清河及泗州五河鳳陽府之懷遠宿州徐州府之碭山山東兗州府之金鄉汶上曹州府之鉅野卽其四周之界也

揚州 蓋自河南之光山光州固始歷江南潁州府之阜陽霍邱潁上鳳陽府之壽州泗州之盱眙淮安府之山陽鹽城揚州府之興化及如臬通州太倉松江府之上海浙江寧波府之鎮海象山台州府之寧海黃巖太平溫州府之樂清瑞安平陽福建福寧府之霞浦福州府之羅源連江長樂福清興化府之莆田泉州府之惠安同安漳州府之海澄漳浦詔安廣東潮州府之潮陽惠來揭陽普寧大埔嘉應州之鎮平平遠江西贛州府之定南龍南南安府之大庾崇義吉安府之龍泉永寧永新袁州府之萍鄉萬載瑞州府之新昌南昌府之寧州武寧九江府之德安瑞昌湖北武昌府之興國黃州府之蘄水廣濟蘄州羅田卽其四周之界也

荊州 蓋自湖北宜昌府之興山鄖陽府之房縣竹山襄陽府之南漳歷荆門州及安陸府之鍾祥京山德安府之隨州應山黃州府之黃安麻城黃岡武昌府之武昌通山咸寧崇陽通城湖南長沙府之瀏陽醴陵攸縣茶陵郴州之興寧桂東桂陽宜章由是踰嶺而南包廣東之南韶連廣惠肇羅高廉雷諸府州又包廣西全省及貴州之黎平都勻鎮遠銅仁石阡思州思南諸府遂及四川之酉陽彭水湖北施南府之宣恩利川建始宜昌府之巴

東是荊州之界也。或謂嶺南之地。其時未闢。不當屬於荊域。然禹貢五服原有要荒。五服之外。薄及四海。咸建五長。嶺南豈不在要荒五長之內。又如今之浙江江西福建。其時亦尙未闢。而得列於揚州之域。何兩廣不可入荊州之域乎。至欲連兩廣交趾皆爲揚域。此又史家之謬也。

豫州 蓋自華山而東。歷河南陝州之閩鄉靈寶。河南府之澠池新安洛陽孟津鞏縣。開封府之汜水河陰滎陽滎澤陽武。衛輝府之延津封邱考城。直隸大名府之長垣東明。山東曹州府之定陶曹縣武城單縣。河南歸德府之夏邑永城。江南潁州府之亳州阜陽蒙城。河南光州之商城息縣。汝寧府之真陽羅山信陽。湖北德安府隨州之北境。襄陽府之棗陽宜城光化。鄖陽府之鄖西東境。及陝西商州之商南山陽雒南。是其四周之界也。

梁州 蓋自西傾山歷甘肅階州之成縣。秦州之徽縣兩當。陝西漢中府之鳳縣褒城城固洋縣。及商州鎮南湖北鄖陽府之鄖西保康鄖縣竹谿。四川夔州府之巫山。此其北東之界也。其西南界以黑水不可考。故其界未可指實。但經所言黑水有三。皆同一黑水。其言導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是黑水自雍州之西北起直抵於南海而止。故雍梁二州。其西皆以黑水爲界。至於三危以下。中間有黃河隔斷。似不能越之而過。然西北之水多伏流。卽黃河是宿海之源。亦鹽澤伏流所發。安知黑水不伏而仍出乎。考入南海之水。惟瀾滄江源遠而大。直界雲南西境。先儒指此爲黑水下流。其說蓋亦可信。梁州既以此爲界。則今雲南全省及貴州興義安順貴陽平越遵義大定諸府境皆爲梁域。而四川不待言矣。乃禹貢雖指必謂梁雍之界不同。一黑水而以瀘若繩等水合爲梁州西南界之黑水。是誠杜撰不經之說。其於黑水入於南海之文將何解乎。

雍州 蓋自甘肅蘭州府之河州靖遠寧夏府之靈州繞出塞外。循河套而東。至榆林府之府谷神木葭州。綏德

州之吳堡清澗。延安府之延川延長宜川。同州府之韓城郃陽澄城華陰華州。西安府之渭南藍田鄠縣盩厔鳳翔府之郿縣寶雞。秦州之清水禮縣鞏昌府之西和岷州。此其北東南之界也。其西之黑水湟汭。故其界亦難指實。



飲冰室專集之四十五

春秋載記

梁啓超曰。世運尊大同。治法貴統一。此言夫其究竟也。大同統一之治。則未有不以宗法封建爲之階者。人類有通性有特性。人人發揮其特性之所長。而以會歸於通性。則通性之量。自日加博厚。而其質。自日加高明。世運所爲蒸蒸向上。恆必由是也。人之積而爲羣也。則亦有然。合全世界人類。可命爲最大羣。有其通性焉。所以示別於不羣之禽獸者也。其間則有多數之次大羣。字之曰國。各有其特性。彼最大羣之通性。卽此諸次大羣特性和合而成也。然此諸次大羣之特性。非突如其獲成。其下恆有無數小羣。各各有其特性。各發揮之。而和合之。則高級之新特性。於以強立也。夫今世所稱國家主義者。自達道之君子視之。則其陳義至粗而褊也。然而不能廢者。各國民之聰明才力。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各據國力。以胥謀發育。繼長增高。而皆有所靖獻於世界。國家主義。在人類進化史上。有莫大之價值。由此而已。雖緣此主義。而有爭奪相殺之事。生民一時蒙其患苦。然綜數十年數百年。各自所耗傷。與其所增進。乘除以求其總和。則其對全世界人類。猶功逾於罪。此國家主義之公讞也。明乎此者。則可以與言春秋之國故矣。古昔大地未溝通。國人稱禹域曰天下。我累代先民。蓋常懷抱一至高之理想焉。曰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其粗迹之表。見於政論者。則曰大一統。繫古以來。明王哲士經世之業。皆嚮此鵠而邁進者也。直至秦漢。而此理想乃現於實。秦漢以降。政權發施之所自出。雖常有遷移分裂。而所謂中國人者。

則已成爲永不可分之一體。他族入焉，非久必與之俱化。我國所以能巋然獨立而與天地長久，蓋恃此也。而其
醇釀之而字育之者，實在春秋之世。春秋分立百數十國，其盛強者尚十數，日尋干戈，二百餘年，宜若與大一統
之義絕相反也。殊不知非經此階段，則後此一統之象，決無自而成。夫我國在今日，雖僅爲世界百數十國中
一國，然其地尚數倍於全歐洲也。其在古代，則非國而天下也。各種姓之孳育，錯處其間者，其類別不知凡幾。言
語文字、宗教習俗，至龐雜不可究詰也。周初封建，以本族文化爲根幹，而條布之於四方。然周所建國，校諸固有
之部落，曾不能什之一也。觀前卷附表所列國名，百餘其周所封者，不過三之一。經數百年，以逮春秋，則舊部落
然所遺有限矣。周初千餘國，則舊部落之甚多，可推見。陵夷略盡，惟餘十數。文化較盛之國，相與競雄長，遂爲霸政之局。夫周初封建，雖大國不過百里，取精寡而用物
嗇，勢不能大有所發舒。及兼并稍行，其大國皆廓境至數百里，尤大者逾千里，以千數百里之國，而建政府，設法
制，備官守，其經緯擘畫，易以纖悉周備。其治理之資，亦不甚殷薄。其政大抵自世族出，執政之德、慧、術、智，本優越
於齊民，民服其教而弗疑畔。於是各因其土宜，民俗潛發，其物力而淬厲，其人文緝熙向上，而各國之特性以成。
故吳季札聽樂而能辨政俗之殊異，蓋特性成熟發越之表徵也。此進化之第一步也。霸政既起，朝聘會盟征伐，
無虛歲，其勞費誠爲各國所共患苦。然而交通之利，坐是大開。其君其卿相得頻相酬酢，其士大夫交錯結納，相
與上下其議論而互濡染，其術學其軍旅習於共同之行動，增長其節制而磨淬其材力。其道路銜接修治，奔走
其商旅而通輸其物材，而其國與國之交際也，無論在平時，在戰時，皆有共循之軌則，或出自相沿之禮制，或
根於新定之盟約，各信守之，罔敢越也。故爭鬪雖頻數，而生民之被禍不甚烈。霸政全盛之代，尤以仗義執言，摧
暴扶微爲職志。各國不敢恣相侵伐，民愈得休養生息，以孳殖其文物，而以並立競存之故。各國恆爭自濯磨不

敢暇豫懼一衰落而無以自全也。於是前此已成熟之特性益發揚充實，而以交際頻繁之故，彼此之特性日相互有所感受，徐徐蒸變化合而不自知。於是在各種特性基礎之上，別構成一種通性，此即所謂中國之國民性。傳二千年顛撲不破者也。而其大成實在春秋之季，此進化之第二段也。由此觀之，春秋時代國史之價值，豈有比哉。讀泰西史觀希臘時代文化所以極盛及十字軍後文治所以復興與今特詳爲紀載先分述數大國國勢夫現代各國並立交際競進之跡則可以識春秋史價值之崇貴矣梗概次總述霸業消長，與各國交互錯綜之關係，次述文物制度之迹象，各分節目而時綴以論列，藉以攬知大勢云爾。其宜專紀者，則歸諸列傳也。

紀晉楚齊秦國勢章第一

晉楚齊秦分峙朔南東西四徼，實春秋之骨幹，而晉楚尤其脊柱也。此四國者，惟齊自始封卽爲大侯，餘皆微弱不足齒數。晉幾中絕而乃別興，秦始建僅食采爲附庸耳。楚曾受封與否且不可深考，而其後乃皆溘焉以興，迭爲霸長。雖曰人謀之臧，毋亦以越在邊遠，環其周遭者多未開化之蠻族，非刻意振拔不能自存，及其旣已強立，次第蠶食羣落以自廣，剪滅雖衆而天下不以爲貪，蓄力旣厚，乘時內嚮以爭中原，則弱小者固莫與抗矣。此四國所以獨爲重於彼之世，讀史者首當察所憑藉也。

晉之始封國曰唐，成王封幼弟叔虞邑於河汾東之太原。今山西太原府蓋堯故都云。其時北地未闢，羣狄錯居。周宣王之詩曰：薄伐玁狁，至於太原是也。其後晉大夫籍談有言：晉處深山之中，戎狄之與居，而遠於王室，王靈弗及，拜戎不暇。見昭公十初晉形勢殆實如是。蓋晉受封較晚，畿甸附近，錫王已盡，不得不胙諸遠方，亦庶以鎮撫西北。

焉。而晉人自是養成勤樸武健之風。卒以霸天下。以周初諸國分地論。晉所沐天然之賜最穀薄。民非勤嗇。不能自給。國非戒懼。不能自完。故吳季札聞歌唐風。歎其憂深思遠。有陶唐氏之遺。梁啓超曰。嘻。何其與百年前歐洲之普魯士酷相似也。其後晉謀遷都。諸大夫多欲徙郇瑕。今河東解縣以其沃饒而近鹽。韓厥謂國饒則民驕佚。乃徙新田。見成六年左傳觀此則晉立國之元氣可概見。其特以雄強著稱。則亦由此。當周穆王時。晉爲狄所逼。南徙平陽。宣王時。晉有穆侯者。生二子。曰太子仇。曰少子成師。封成師於曲沃。號曲沃桓叔。時晉都在翼。即平陽而曲沃之大與翼埒。晉殆分爲二。迭相攻。而曲沃日強。翼侯見弑者二。見逐者一。入春秋之初。翼之君則鄂侯。而曲沃則莊伯。周平王使虢公芮伯梁伯荀侯賈伯討曲沃。兩興師無功。自桓叔分封後六十七歲。而曲沃武公滅翼。天子受賂。策命武公爲晉侯。始復合一。實魯莊公之十六年。齊桓始霸盟諸侯於幽之年也。自曲沃桓叔莊伯武公及子獻公四世皆梟雄。寢蠶食諸國。沈妣葶黃皆河汾間古部落。春秋前已入於晉。自是虢芮荀賈次第見滅。修怨也。復滅焦滅楊滅霍滅耿滅魏滅虞。又伐東山臯落氏。伐驪戎。伐耿蒲與屈。皆狄地。取而城之。以爲大邑。逮獻公之末。而晉極強。西有河西與秦接境。北邊狄。東至河內。蓋奄有今山西全境。且兼跨直隸河南陝西之三省矣。獻公有太子曰申生。有庶長之子曰重耳。曰夷吾。後有所愛驪姬生奚齊。其姊生卓子。獻公嬖驪姬。以讒殺太子申生。而重耳夷吾皆出亡。獻公卒。以奚齊卓子託大夫荀息。荀息迭立之。而里克迭殺之。荀息死焉。里克欲迎重耳。而夷吾賂秦。秦先納之。是爲惠公。惠公背秦盟。斬其賂。與秦戰於韓原。敗績。見獲。既而歸之。語在秦晉交兵章。惠公卒。子懷公立。惠懷失政。內外惡之。是重耳出亡在外已十九年。歷狄衛齊曹宋鄭秦楚諸國。秦穆卒納之。是爲文公。年六十二矣。實齊桓公卒後之七年也。文公既入。修德政。飭軍旅。任賢才。教民三年。然後用之。屬王室有子帶之難。

乃勤王以求諸侯，納襄王於成周。王賜以河內陽樊之地。晉於是乎始啓南陽。蓋自滅虢後，據崤函之固，自啓南陽，扼孟門太行之險，天下之重盡在晉矣。其明年楚伐宋，文公伐曹衛以救宋，遂與楚戰於城濮，大敗之。天下諸侯翕然歸晉，乃會盟於踐土。周王莅焉，復盟溫，盟翟泉，城濮一役，春秋第一大戰，亦後此百餘年大勢所攸判也。語在晉文霸業章。自文公拔用賢才，其臣卻縠先軫狐偃趙衰胥臣欒枝等皆崇禮讓，其後晉卿十一族，趙魏韓狐胥原欒卻范知中行更迭執政，代有賢良。若趙盾士會士燮荀息韓厥魏絳輩皆一時名卿，忠於謀國，故歷襄靈成景厲悼六公垂百年，雖有汰虐之主，而晉霸不衰，諸卿之力也。然自晉獻公盡殺莊桓之族，曲沃桓叔莊惠伯子孫也公又詛無畜羣公子，雖以文公之明德，有子三人，一繼立，襄公而三在外，公子雍公子樂及成公故襄公之卒，議立長君，迎公子雍於秦，既而拒之，坐是與秦構怨益深。及靈公見弑，成公嗣統，其後厲公見弑，悼公嗣統，皆迎之於周者也。晉以不畜羣公子故，故當時周魯衛齊楚宋鄭皆頻以兄弟爭國，召亂，晉獨無有，其臣亦無攀援公族以分朋黨者，故較能輯和。晉之久霸，頗亦賴此。然公族益微，卿族益侈，卒乃成六卿瓜分之局。斯又利害得失之相倚伏也。語並在晉諸臣傳。自襄靈之世，累歲與秦構兵，殺函彭衙，令狐河曲四役，其最著也。秦是以不能得志於東方。景公之世，楚莊王賢明，楚益強，北向與晉爭霸。於是有邲之役，晉師燿焉，景公三年晉君臣恐懼，修政，晉以不衰，未幾滅赤狄，七年戰齊於鞏，八年至厲公六年，遂敗楚於鄢陵，鄢陵之役，諸卿皆主戰，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獨范文子士不欲戰，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強，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強服矣，敵楚而已。惟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懼乎？蓋憂晉之將亂而爲是言。然晉百年來外競之大勢，亦具於是矣。厲公勝楚而驕，遂殺卻至卻錡卻犇，滅卻氏，且欲盡去羣大夫，欒書中行偃遂弑之，迎立悼公。悼公立年僅十

四能修舊功。施德惠。振紀綱。逐不臣者七人。任韓厥。知罃。魏絳。和諸戎。合諸侯。號稱復霸。及悼公之卒。羣卿之賢者亦先後彫謝。卿族侈汰益甚。自盟宋弭兵之後。晉霸遂衰。不復振。歷平昭頃。定出哀幽烈孝靜十公。擁虛號而已。諸卿族迭相鬪噬。至頃公時。餘趙韓魏知范中行六氏。共分晉地。而知氏最強。出公時。知伯瑤滅范氏中行氏。晉餘四卿。哀公時。趙韓魏共滅知氏。烈公時。周王策命韓趙魏爲諸侯。及靜公。遂遷爲家人。晉絕不祀焉。語在晉諸臣傳及戰國載記。晉當武獻之世。滅國極多。拓境最廣。文公以後。世爲盟主。以仗義禁暴自命。義不能復。侵奪羣小。然北狄部落。若潞氏。若甲氏。若留吁。若鐸辰。若肥。若鼓。以次囊括之。闢地亦千數百里。惠公遷陸渾之戎於伊洛。越百年。至頃公時。遂滅陸渾。有伊洛地。襄靈間。屢與秦戰。亦頗略其城邑。而中原諸國要害之地。若鄭。一虎牢。衛之朝歌。河內邯鄲。皆自春秋中葉折入於晉。其取之於何年。得之於何道。不可考也。故晉盡得中原地勢。形便。至戰國時。而三晉猶雄於天下。

楚自稱出自帝顓頊。而唐虞時之祝融氏。夏時之昆吾氏。殷時之彭祖氏。皆其所祖。第弗可深考。要之與中原族

姓派系別也。入周之初。祖曰熊繹。史稱其先有鬻熊者。曾爲文王師。故成王封繹以子男之田。居丹陽云。今湖北宜昌府

當周夷王時。有熊渠者。興兵伐庸揚粵。自稱王。且立其子康爲句亶王。紅爲鄂王。執疵爲越章王。周厲王時。熊渠

畏周來伐。去其王號。入春秋之初。有若敖。蚡冒二君。筮路藍縷。以啓山林。蚡冒弟熊通。復僭王號。是爲武王。其子

稱文王。文王時。齊桓公始霸。楚亦始大。自春秋以前。中國文物。沿河展發。極淮漢而止。不及江潞。禹貢揚州。實淮

域也。周文王時。肇闢漢陽。諸姬受封。其間者十數國。而下游淮以南。江以北。古部落蓋無算。春秋時。可考其存滅

者亦尙十數國。而楚之始建國。在今荆宜間。襟帶江漢。雄據上游。旣南。役羣蠻百濮。乃北向。以規中原。武文兩代。

剪滅漢陽諸姬略盡。乃至侵及周疆。滅申呂。扼南陽門戶。中原諸國始懼楚矣。當齊桓之世。楚地已千里。陳蔡皆役屬之。齊桓以諸侯之師伐楚。不能克。盟於召陵而還。顧楚威亦自此暫戢。語在齊桓霸業章。齊桓卒。宋襄欲圖霸。與楚戰。敗於泓。溯茲以前。諸侯蓋未有能勝楚者。及晉文公勤王。創霸。而楚圍宋甚急。其時曹衛陳蔡皆楚與國。晉以齊秦之師救宋。遂與楚戰。城濮。楚師敗績。晉霸始定。而楚遂久不得志於中原。語在晉文霸業章。召陵泓城濮諸役。皆楚成王時事也。成王享國最久。蓋四十六年。乃爲子商臣所弑。商臣稱穆王。繼之者曰莊王。曰共王。曰康王。曰靈王。曰平王。曰昭王。曰惠王。皆雄鷲能善用其國。而莊王最賢。晉國代有名卿。而楚國代有名王。世卿專政。爲中原諸國通患。楚獨無之。此其所以久雄強而最後亡也。而父子兄弟篡弑之禍。亦烈於他國。穆莊承城濮撓敗之後。北嚮之勢稍殺。而全力以恢廓南服。東滅江黃。蓼六英。舒奄有淮潁之野。西滅庸夔。控扼巴蜀。楚前國數十。此不具列。其詳在霸政詳紀章。晉之攘楚。亦楚之所以滋大也。莊王立三年而滅庸。自爾以後。無日不申。倣國人曰。吁。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則申。倣曰。吁。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筆路藍縷。以啓山林。告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楚內政之修明。民業之昌阜。於茲稱最焉。其後遂伐宋。獲五百乘。六伐陸渾戎。過闕郊。問鼎。八伐陳。縣之。十六卒。乃伐鄭。而與晉戰於郟。大敗晉師。十七史家以莊王列諸五霸。自茲役也。共王時。與晉戰鄢陵。敗績。楚稍衰。語在晉楚交兵章。未幾。與晉弭兵。爲宋之盟。共王旋卒。靈平兩代。皆擁兵居外。以陰謀篡弑得國。康王時。靈王爲令尹。主兵事。康王疾。自鄭馳歸。弑之。及其子。雖皆驍雄。益爲楚廓境。然侈汰荒淫。民不見德。楚自此衰矣。初。共王之世。申公巫臣得罪奔晉。爲晉謀通吳。以病楚。是時。吳始強。康靈之間。吳屢侵楚邊。楚於是乎一歲七奔命。靈王既滅陳蔡。承宋盟之後。晉楚之從交相見。乃大會諸侯於申。驕盈無度。

大陳於乾谿。將圍徐以懼吳。平王乘其在外。入國而奪其位。而平王亦以讒言殺太子傅伍奢。奢子子胥奔吳。至昭王時。遂以吳師大伐楚。入郢。撻平王之墓。楚國幾覆。幸獲秦救。且吳有內亂。引兵退。昭王僅得復國焉。語在楚吳交兵章及子胥傳。昭惠之世。吳正強。楚不能與爭。惠王時。楚復有白公之難。既而越滅吳。而不能正江淮以北。楚因東侵。廣地至泗上。至是春秋終焉。入戰國而楚猶常雄於諸侯。梁啓超曰。讀春秋傳者。鮮不疾楚。謂其以夷猾夏。滅國最多也。然當時江淮間古部落棋布。其俗蓋在半文半野之間。文化遠在楚下。江以南則羣蠻百濮所窟宅。狃獠如鹿豕。使其孳孳寢大。則爲害於諸夏者。豈有量。夫此非中原諸國之力所能及也。楚自武文成莊以來。以銳意北嚮。爭中原故。力革蠻俗。求自儕於上國。春秋中葉。既甚彬彬矣。然後出其所新獲之文明。被諸所滅之國。廣納而治化之。緣地運民情之異宜。卒乃孕育一新文明統系。與北方舊系相對峙。相淬厲。而益駢進於高明。微楚之力。何以及此。楚子囊頌共王之言曰。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見宣十三年左傳 言舉蠻夷以屬諸夏也。楚於是乎有大功於中國矣。

齊太公佐周克殷。武王封建功臣而齊爲首。國於營丘。

今山東青州臨淄縣

甫就封而萊夷與之爭國。

萊夷在今登州萊州

蓋齊亦在

邊徼。非憂勤自樹立。不能與蠻族爭存。與晉楚同也。然其地東至海。饒魚鹽之利。西至河。憑襟帶之固。南至穆陵。扼大峴之險。北至無棣。拊廣漠之野。其勢易以強。故春秋之世。最先興焉。太公傳十二世至僖公。入春秋。僖公之子曰襄公。曰子糾。而桓公小白最幼。襄公繼世立。荒淫不道。羣臣羣弟懼禍及。故管仲召忽奉子糾奔魯。鮑叔牙奉小白奔莒。既而襄公爲母弟夷仲年之子無知所弑。無知旋見弑於微者。齊大亂。魯伐齊。將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遂相管仲爲五霸首。語在齊桓霸業章及管仲傳。桓公卒。其五子曰無詭。曰孝公。曰昭公。曰懿公。曰惠公。爭

立次第相屠殺。惠以少傳統。其嗣曰頃。曰靈。曰莊。莊公為崔杼所弑。弟景公立。景公三傳至簡公。為陳恆所弑。更

歷平宣康三公而滅於陳氏。齊自桓公以後。不復能筦大局之中樞。常為晉與國。入春秋二百二十餘年。除鞍之

戰外。齊晉未嘗交兵。鞍之役。魯成公二年齊頃公晉景公也雖曰起於婦人之笑辱。然實由齊之憑陵魯衛。晉宣戰之辭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

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諸大國時晉新喪師於邲。楚會十三國盟於蜀。齊魯衛皆與焉。倘微此役。晉將遂失諸侯也。

及春秋末葉。晉霸益衰。齊景公新立。晏嬰輔之。頗思修桓管之業。其與晉侯投壺也。舉矢祝曰。寡人中此。與君代

興。見昭十二隱然有爭長之志。屬當平邱會後。晉已不復能宗諸侯。見晉楚爭霸章楚新挫於吳。無復北向之志。而吳亦

未遽爭衡於中國。齊乘此收召列辟。得鄭得衛得魯得宋。十餘年間。盟會六七。而與晉交兵者再焉。然其伐晉也。

助臣以叛君。助范氏中行氏其伐衛也。助子以拒父。助出公輒拒蒯聩不以義動。而輕棄盟主。齊之所以與晉俱敵也。初桓公時。

有陳敬仲完者奔齊。桓公命為大夫。更姓田。以羈旅之臣。保世滋大。卒移齊國。及陳恆弑簡公。而姜氏之齊。遂為

田氏矣。語在霸政餘紀。及齊諸臣傳。齊霸祚短。既不競於晉楚。而惟思弱魯。終春秋之世。齊魯交兵。凡三十一見

焉。(二)桓十一年十二月齊衛鄭來戰於郎(三)桓十三年二月公會紀鄭與齊宋衛戰(三)桓十七年五月及齊師戰於奚(四)莊九年夏公伐齊納糾(五)莊九年八月及齊師戰於乾時我師敗績(六)莊十年正月公敗齊於長勺(七)

莊十九年齊師伐我西鄙(八)僖二十六年春齊侵我西鄙(十二)其年冬十二月齊侵我西鄙(九)其年夏齊伐我北鄙(十)其年冬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十一)文十五年秋齊侵我西鄙(十二)其年冬十二月齊侵我西鄙(九)其年夏齊伐我北鄙(十)其年

四月齊伐我西鄙(十四)成二年春齊伐我北鄙(十五)其年六月魯會晉衛曹敗齊師於鞍(十六)襄十五年夏齊伐我北鄙(十七)襄十六年三月齊伐我北鄙(十八)其年秋齊伐我北鄙(十九)襄十七年秋齊伐我北鄙(二十)襄十八年秋齊伐我北鄙(二十一)其年冬十月魯會晉侯及諸侯圍齊(二十二)襄二十四年春魯

二月公侵齊(二十七)其年夏五月公會吳伐齊敗齊師於艾陵(三十一)哀二十四年會晉師伐齊取廩邱大抵晉霸盛

則齊虐稍戢。晉偶有間。或新君初立。則齊必思逞於魯。而紀莒曹衛亦數被齊無名之師。甚矣齊之不務德。而桓

公之志久荒也。然以地勢形便，故田氏竊國後，雄於戰國者猶數百年。

秦興於周故地，歷數百年，卒移周祚，甚矣形勝之不可以假人也。然秦以厄於晉故，終春秋之世，不能得志於中

原。秦自稱顓頊苗裔，而祖伯益，入周有非子者，以善畜馬事周孝王。孝王分土爲附庸，邑之秦。周宣王時，命秦仲

爲西陲大夫，使伐西戎。自秦仲、莊公、世父、襄公、文公五世，歲歲與戎戰而死，戎難者三君焉。秦仲世父文公蓋秦戎之爭，

自始建國迄春秋中葉。穆公時歷四百餘年而始略定，而秦人強武不撓之德，實經此磨練以得之。誦秦風小戎、駟

驥諸篇，雖婦人猶以武健相矜尚。梁啓超曰：求諸外史，則古代希臘之斯巴達似之矣。周避戎東徙，襄公以兵送

平王，王封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與誓曰：能攻逐戎，卽有其地。秦自是始與諸侯通。後文公屢伐戎，戎敗走，周

日積弱，不克西歸，而鄆鄙故京，遂永爲秦有。秦入春秋，初爲寧公，中更爭亂，歷六君而至穆公。穆公始見於春秋

經傳，自穆公前已滅蕩、滅亳、滅邽、滅冀、滅小虢。穆公初年復滅梁、滅芮。秦始大。秦在戰國時，議取三川與伐蜀，孰

先，卒先伐蜀，謂利盡西海而天下不以爲貪。秦所以能遂并天下者，以此。春秋之初，秦之寢大，事勢亦相類。蓋剪

滅諸戎以自廣，非中原諸國所能與爭也。而秦之所以有裨益於進化之運者，則亦在是。與晉滅羣狄、楚滅羣蠻

羣濮、羣舒、齊滅萊夷、山戎同功也。秦穆與晉爲婚媾，值晉之亂，兩次納置其君。惠公文公將乘是東向以規中原，而晉

常厄之，故終春秋之世，兩國交驩時甚暫，而交爭時甚長。晉不衰，秦終不能以得志。語在晉霸消長章。春秋諸異

姓大國，多尊用客卿，拔擢微賤以得其力，而秦特甚。秦穆三名臣，曰百里奚、虞之逋臣也，曰蹇叔，齊之寒門，而百

里所薦也，曰由余，晉人而仕於戎者也。穆公皆羅致而寵任之。秦用以昌，蓋諸姬之國，其公族皆受特別教育，多

賢才，其民亦宗而歸之，非是莫蒞也。如秦者，僻在羣戎間，僿野無士大夫，有雄主起，舍借材異地，無以善治，故求

之獨勤而任之獨重。穆公以此詒謀，世世子孫襲之，以區區之秦，興於附庸以并天下，皆客卿之力也。秦既不得志於中原，益西收諸戎，穆公享國久，三十九年能恢其業，益國十二，開地千里焉。春秋中葉以後，秦楚之交親於秦晉，然秦終蹉蹉自立，不甚依附東諸侯，故論春秋史者，秦之重不逮齊，益不逮晉，楚也。及晉裂爲三，春秋終焉，天下之大勢始在秦矣。

紀魯衛宋鄭陳蔡吳越國勢章第二

春秋之局，晉楚對峙，宋鄭爲之楔，宋稍畸於晉而鄭稍偏於楚，亦若齊與秦之異趨也。而魯衛則常宗晉，陳蔡則常役楚，此八國者，左縈右拂，相對相當，以緯成春秋事蹟。吳越其興也溘，其亡亦忽，蒼頭特起，而全局幾爲之一變，其猶躔象之有彗星也。今次述諸國位置形勢，不復能詳，其尙有他小國宜附紀者，則益略也。

論春秋大勢，魯衛之重，不逮宋鄭，論中國文明，則魯衛其最淵浩之源泉也。魯受周公之澤，篤生孔子，爲百世師。孔子遊居，多在魯衛，而作春秋亦因魯史，故魯尤重焉。魯衛始封之君，周公康叔皆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於周室最爲

懿親，魯邑於太昊之墟，曲阜而衛邑於殷墟，朝歌並先王故都，夙爲中原文物之府，經數百年涵養滋長，益以盛大，故

稱君子國焉。然亦以晏處中原之故，疆場稀警，其俗右文而不武，逮兼并盛行，大國崛起而環逼，動見陵轡，殆無

寧歲，霸政旣興，恭事盟主，僅乃自保，然甚哉憊矣。魯在春秋，歷隱桓莊閔僖文宣成襄昭定哀十二公，孔子作春秋，託始於隱公元年，絕筆於哀公十四年，凡二百四十二年，而其君公及其嗣子，不得良死者七焉。(一)隱公爲弟桓公所弑，(二)

桓公以夫人姜氏通於齊侯，適齊遇害，(三)莊公子般爲公子慶父所弑，(四)閔公爲慶父所弑，(五)魯稱守禮之國，猶文公子惡及祗爲襄仲所弑，(六)襄公子野爲季孫宿所弑，(七)昭公爲季孫意如所逐，死於乾侯，魯稱守禮之國，猶

且若是。則其時篡亂之禍烈可推見。春秋書弑君三十六其實絕不止此數(一)大惡諱不書故魯之弑君經無明文(二)未成君者不書故晉奚齊齊之無詭等不在三十六數之內(三)不赴

告者不書故楚邲敖子比等皆不見當時與魯通赴告之國不過十數耳以此故孔子作春秋以筆誅亂賊蓋深

比例則當時篡弑何止百計其他因外患奔走不保社稷者亦稱是嗚呼慘哉

痛之也。魯代有賢大夫臧文仲公子友季文子之徒。故雖亂而不亡。然中葉以還。政在三桓。馴至陽虎以陪臣執

國命。周公其衰矣。初魯公伯禽與齊太公同受封就國。太公五月報政。伯禽三年焉。周公問之。伯禽曰。變其俗。革

其禮。故遲。太公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故速。周公歎曰。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政簡易近民。民乃歸之。見史記魯世家

魯之縟其文禮。或亦其致弱之一因耶。然亦由其地平衍四達。無高山大川為之限。無魚鹽之利為之饒。以守則

不足以固。以攻則不足以克。故終春秋之世。常畏齊偪。而托庇於晉。晉稍衰則齊患遂亟。晉霸未興。魯至聯楚伐

齊。僖公二十六年晉霸既替。魯至聯吳伐齊。哀公十年吁。可傷也。然魯究以周公明德為世所宗。在諸姬中稱後亡焉。

衛始封全有殷武庚故地。在周初最稱大國。然西界晉。東界齊。東北與齊晉宋魯錯。南與曹宋錯。兼并雖行。絕無

廓境餘地。入春秋未久。重罹狄難。渡河而南。遷於楚邱。今河南衛輝府滑縣旋遷帝丘。今直隸大名府開州河北故墟。委於狄手。及晉

滅狄。而朝歌河南諸地。皆折入晉。衛益削弱矣。晉文城濮之役。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蓋欲遠交近攻。結衛以折

晉左臂。晉欲服鄭。則不得不先服衛。蓋衛據大河南北。當齊晉鄭楚孔道。衛服斯東諸侯從風而靡矣。茲役以後

衛幾同晉之鄙邑。然亦賴以自全。直至秦二世時始廢君絕祀。其亡又在魯後也。孔子居衛久。稱其多君子。而孔

門弟子亦衛人最多。故與魯同為春秋文化中堅云。

宋鄭同為四戰之區。自古迄今。凡用兵必爭焉。故必熟知茲二國形勢。然後春秋賭棋爭劫之局。可批卻而導窾也。宋微子始封商邱。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其後兼并宿杞曹戴偃陽五國及古大彭國之彭城。今江蘇徐州府治實奄有今河南

歸德府及開封府衛輝府陳州府之一部又跨有江蘇徐州潁州山東兗州泰安曹州之各一部。周公之改封殷後於宋也。蓋懲前此武庚國於紂都有孟門太行之險。其民易煽。其地易震。而商邱四望平坦。又近東都。雖子孫或作不靖。無能據險爲患。匪特制馭亦善。全先代之裔宜爾也。入春秋時。宋乃有彭城。彭城俗勁悍。又當南北之衝。故終春秋之世。宋最喜事。齊興則首附齊。晉興則首附晉。悼公之再霸也。用吳以掎楚。先用宋以通吳。實於彭城。取道楚之拔彭城以封魚石也。見成十八年左傳非以助亂。實欲塞夷庚。使吳晉梗不得通也。晉之滅偃陽以畀宋也。見襄十年左傳非以德宋也。欲宋爲地主。通吳宋往來之道也。蓋彭城雖爲宋有。而祖爲楚地。偃陽爲楚與國。皆在今沛縣境。如物在喉。宋有偃陽。而吳晉相援如左右手矣。故當日楚最仇宋。常合鄭以圖之。迨晉悼已服鄭。不復恃吳。吳闔閭之世。力足制楚。不復恃晉。而宋乃晏然無事。從可知彭城係於南北之故者至大。而宋之常爲天下重。蓋以此也。今雖有海道及鐵路之變遷。而徐州猶極爲要害。地則古代益可知耳。其後吳欲伐宋。太宰嚭曰。可勝也。而弗能居。見哀十三年左傳蓋宋宜於爲通衢。不宜於爲安宅。此宋形勢之大凡也。宋之重以彭城。而鄭之重以虎牢。今河南開封府汜水縣西。漢高祖與項羽相持於滎陽成皋之間。卽其地也。鄭初封虢檜之地。北有延津。西有虎牢。南據汝潁。自謂扼此天險。可以左右天下。誠哉然也。故春秋之初。鄭莊獨倔強於東諸侯間。語在霸業前紀章然既處可以左右天下之地。自爲經營天下者所必爭。故齊晉迭霸。與楚爭鄭者。二百餘年。南北有事。鄭首被兵。迄無寧歲。及晉得虎牢。且城之以偃鄭。見襄二年左傳自是晉三駕而楚不能與爭。其後三家分晉。韓得成皋。卒以滅鄭。秦亦滅韓。而帝業乃成。劉項相持滎陽成皋間。亦一晉楚爭鄭之局。其爲重於天下。若是其要且久也。此鄭形勢之大凡也。

宋人喜事而狂。鄭人諳世故而黠。殆其血統所遺傳與地勢所薰冶。相合使然。抑亦史蹟之異觀也。三代之民。惟

殷商為浮動過於夏周。殷人毗剛而周人毗柔。盤庚遷殷。胥動浮言。致勞三誥。殷頑入周。倔強不改。周公病之。誥

誓頻繁。宋人受此遺性。加以彭城所居。地四衝而俗慄急。故其人常如中酒。躁叫狂擲。春秋之初。殤公立十年而

十一戰。見桓二年左傳。狂態既不可嚮邇。齊桓創霸。首與於北杏之會者宋也。莊十年。明年遂背之。見伐乃行成焉。四年。齊

桓始卒。宋襄即汲汲欲與代興。乘喪兩伐齊。僖十八年正月五月。旋執滕子嬰齊。僖十九年三月。用鄆子於次睢之社。僖十九年六月。遂不

量力。橫挑強楚。以齊桓養威積慮二十年。召陵之役。猶不敢輕敵。而宋襄乃視若無物。卒乃執於孟。僖二十一年

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於孟執宋公以伐宋。傷於泓。僖二十一年十一月。宋公及楚人戰。身殞國削。為天下笑。歷古可詫之戰事。莫

過茲役也。及晉文之興。其首推戴以致楚師者。則亦宋也。自爾忠服於晉。曾無躁擾者垂百年。在宋實為異數。然

華元以楚不假道之故。殺其使者。以激楚怒。致柝骸易子之慘。見宣十四年左傳。其舉措之鹵莽。亦可驚絕。及晉霸既衰。

宋向戌忽首倡弭兵之論。遂為宋之盟。會晉楚之從。交相見。而春秋之局一大變。宋果何求。亦好事而已。其後晉

楚兩皆不競。宋景遂又囂然思動。會洮叛晉。定十四年。伐鄭。哀七年。執小邾子。哀四年。連歲伐曹。哀三年。六。執曹伯。哀八年。狂

燄四出。似乃祖襄公故態也。直至戰國時。宋之末主曰康王。偃者。猶以發狂圖霸。得桀宋之名。以取滅。王偃圖霸

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與齊魏為敵國。其虛僞躁妄。蓋成爲國性矣。雖然宋當春秋之世。左右世變之力。抑不可謂不鉅

矣。鄭之左右世變。其力不讓宋。而操術乃相反。宋勇於趨利。而鄭巧於避害。宋浮剛而鄭陰沈。楚人稱鄭昭宋聾。

見宣十四年左傳。可云善譬。鄭之得國。本以術取。陰險相尙。蓋自桓武已然。史記鄭世家周幽王時鄭桓公問太史伯曰

濟之南可居其地近魏鄭魏之君食而好利百姓不附桓公於是言。入春秋初。鄭莊有操縱一世之概。然其狙

詐亦世所少見。突忽儀臺。莊公。兄弟爭立。亦各以術相軋。及晉楚爭霸。鄭當其衝。其君臣皆明事勢。識利害。常首

鼠兩大之間。視其強弱以爲嚮背。貪利若鶩。棄信如土。故當天下無伯則先叛。天下有伯則後服。其先叛也。懼楚也。齊桓以僖十七年十二月卒。鄭文明年正月卽朝楚。邲之戰。鄭首叛晉。堅事楚者十二年。中間以與許訟不勝。改而從晉。至成九年。貪楚重賂。復從楚。未三年復從晉。至成十六年。貪汝陰之田。復從楚。投骨於地。就而食之。搖尾乞憐者。鄭之謂也。其後服也。欲以諸侯之力斃楚。使楚不敢與爭也。莊十六年。與齊桓同盟於幽。明年卽不朝。歷十三年。始復同盟於幽。至僖五年。首止之盟。復逃而從楚。晉文之興。踐土甫盟。而明年翟泉復不至。燭之武復間晉事秦。旋召杞子之謀。不得不從晉。未五六年。復與陳蔡偕會楚於厥貉矣。每間伯主之有事。則侵伐小國以自益。晝伏夜行。竊食益盜。常懼人覺者。鄭之謂也。其卿士大夫。顧以此爲最良之政策。昌言之曾不少諱。子良之言曰。晉楚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子駟之言曰。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以待強者而庇民焉。子展之言曰。吾伐宋。晉師必至。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晉。其揣量兩國情勢至審。而於其間求所以自處之道。因此得保其社稷。常倔強於諸侯間。雖處四戰之衝。而國威不挫。民力不疲。其國性則風斯下矣。梁啓超曰。嗚呼。凡民久生息虐政之下。與夫久顛頓於兵燹之中者。非養成頑鈍狡黠之性。不能自存。有如鄭矣。可不痛念哉。可不痛念哉。春秋之季。晉楚弭兵。鄭鮮侵伐之虞。惟有征賦之擾。子產執政。因應兩大。善其辭令。不剛不柔。有君子之道焉。抑亦襲累代遺策而善用之云爾。春秋大事。什九皆與鄭有連。使鄭易其形。改其度。則春秋作何局勢。非所敢言也。宋鄭同爲春秋機軸。而兩國之自相爭鬪。亦較他國爲尤劇烈。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宋鄭交兵。見於經傳者。蓋四十九役云。其爲楚晉偃者半。其自逐利互報怨者亦半。具在年表。此弗論次也。

陳蔡始終役屬於楚。而蔡尤爲楚重。楚北向以爭中原。首滅申。滅呂。滅息。其未滅而爲楚用者。惟此二國爲最有。

力。陳今之河南陳州。蔡則今汝寧府之上蔡縣也。中葉以後。陳於楚尙間有服叛。惟蔡則無役不從而欲攘楚者。必先有事於蔡。僖四年。齊桓爲召陵之師。春秋書之曰。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蓋齊不伐蔡。則不能長驅以壓楚境也。蔡在淮汝間。爲楚北屏蔽。其俗自古稱强悍。服楚最早。從楚最堅。受楚禍最深。其卒也。爲楚禍亦最烈。蓋陳蔡皆自始以楚爲可恃。甘服屬焉。其後供億已不堪命。及楚靈狂汰。竟滅陳蔡而縣之。後雖復續。而怨毒已深。陳弱則飲恨。蔡悍則思報。定四年。吳楚柏舉之役。春秋書之曰。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於柏舉。楚師敗績。庚辰。吳入郢。以主兵予蔡。蔡導吳故也。是役也。楚幾已。然則蔡之去就。繫楚之利害者。豈有細哉。自哀三年。吳遷蔡於州來。汝寧之地。全爲楚有。蔡與陳亦再滅於楚。而春秋之局已將終矣。

讀春秋者。語及晉楚。輒聯想南北。在當時誠然。實則楚地東南至昭關。在今安徽和州含山縣北。仍江北也。蓋當

時。楚地西南不逾湖。顧棟高有春秋楚地不到湖南論東南不逾江。其筆路藍縷以開闢東南者。則吳越也。吳自周太王時。泰伯

虞仲讓國南逃。斷髮文身以從其俗。遂爲之會長。號曰句吳。今江蘇常州府後始遷蘇。今蘇州府傳十九世至壽夢。吳始大

稱王。實魯成公四年。晉霸中衰之際也。越自稱大禹之後。夏少康世初封國於會稽。今浙江紹興縣其俗亦斷髮文身。開

國已千餘歲云。不必深考。至王句踐始聞於中國。實魯昭公時。霸政全墮後也。春秋初葉。晉楚齊秦各征略四裔

蠻落。以恢廓土宇。旋內嚮以爭中原。吳越乃於其間大關衆所不爭之地。以自廣。然於大局若風馬牛不相及也。

及晉通吳以痛楚。成八年吳始漸爲重於天下。繼是與楚大小十餘戰。楚大創。及黃池之會。哀十三年吳乃執諸夏牛耳

焉。未幾見滅於越。越亦遂倔強於齊魯間。蓋中原諸國。自霸政衰熄後。其大國各鶩於國內政權之爭奪。其小國

或自相噬嚙。而吳越以方新之氣乘之。故所向披靡。此春秋之尾聲。亦變調也。然植基不厚。故興驟而亡亦速焉。

語並在霸政除紀章。吳滅於越。越滅於楚。文化以次被於江左。而東越閩越揚越皆句踐子孫。廣殖海疆。傳祀至漢。爲今甌閩粵開化之祖焉。則禹之明德遠矣。以上十二國。爲春秋幹枝。故先述其形勢如右。司馬遷表十二諸侯有燕曹而無越。燕雖名國。至戰國始顯。故於次卷敘論之。曹未足爲輕重。不復論也。

霸政前紀章第二

梁啓超曰。霸政爲中國春秋時特產。求諸他國史蹟無有也。希臘頗有相類者。然精神不同。卽中國前乎此後乎此亦無有也。然

春秋二百四十年中。霸政全盛。亦不過百年耳。觀於前乎此與後乎此者。然後知當時之中國。不可以一日而無霸也。今自周室東遷迄齊桓定霸。命之曰霸政前紀。就史傳可考見之事實而排比之。得數大端焉。

其一。列國篡弑攻伐之禍也。當時存者尙百數十國。史蹟皆不可考。其最稱名國者。若魯若衛若宋若鄭若齊若晉。皆疊有篡弑之禍。魯隱公賢者也。以長庶子攝位。將傳之其弟。弟桓公急不能待。且中讒搆。遂弑隱也。隱十一年無天子之誅。無方伯之討也。宋宣公穆公皆賢者也。宣公舍其子而立弟穆公。穆公亦舍其子而立兄之子殤公。隱三年。

越十年而其太宰華督卒弑殤公而迎立穆公子莊公也。桓二年。而莊公子閔公亦爲南宮萬所弑。莊十年。於是宋

三世兩弑君矣。天子不能誅。方伯不能討也。衛州吁弑其兄桓公而自立。隱四年。天子不能誅。方伯不能討也。夫豈

惟不能誅討而已。諸弑君之主且互相比周。而羣侯亦從而黨之。故魯齊陳鄭皆受宋賂。會於稷以成宋亂。桓二年。

宋陳蔡與州吁相結以伐鄭。隱四年。當時非無會盟戰伐。什九則獎篡修怨之資也。於是此數國者。幾無歲無戰事。

時則鄭莊公最稱雄鷲。內為周卿士，外號召東諸侯，縱橫捭闔，以求逞志。兩伐衛。隱二年兩伐宋。隱五年侵陳。隱六年

年取戴。隱十年入鄆。隱十年入許。隱十年戰魯於郎。桓十年其出師動聯合數國，且會盟亦頻數。儼然有霸者之規焉。但鄭

地本非圖霸之資，鄭莊所操，又非霸術。霸術須奉正大之名義，且能為公衆捍患，說見次章。徒見其滋亂也。卒乃黷武以陵天子，射中王肩

年。桓五年天子惡之矣。及其既死，而諸子忽突，豐儀爭立，迭相殘弑，二十餘年。自桓十一年至莊十四年禍更烈於魯宋衛也。時魯

則以文姜之難，桓公為齊所戕。桓八年魯不能報，諸侯亦未聞仗義執言者。衛則以宣姜之難，惠公朔陰賊，兩公自

立。桓二年王命討之，而魯齊宋陳蔡乃聯軍以納之也。莊六年齊亦以篡弑致亂，僖公為近臣所弑，立公孫無知，無知

旋被殺。莊八年及桓公立，乃定晉時僻處西北，不與於東諸侯之役，而曲沃爭國，禍更慘酷。桓叔弑，昭侯，莊伯弑

孝侯，鄂侯，武公，弑哀侯，緡侯，小子侯。自春秋前魯惠公三十五年至春秋莊八年五十年間，六弑其君焉。天子雖嘗致討。莊九年然旋且受

賂，獎而立之也。莊六年其間魯邾莒齊杞宋衛邢鄭許諸國，歲尋干戈，民不堪命。此則春秋初中原諸國之情狀也。

其二，戎狄之猖獗也。春秋書法，吳楚在初期皆書同夷狄，漸近乃與中國齊視。嘉其能同化也。後儒以齊晉之遏

楚，頌為攘夷，非能深知聖人之意也。春秋之真可稱為夷狄者，在東曰戎州，己氏之戎，亦單稱戎。曰萊夷，曰淮夷。

在東北曰山戎，亦稱北戎。曰無終。在北曰狄，其種有赤狄，白狄，長狄，赤狄最強。其部落曰東山，臬落氏，曰廬咎如。

曰潞氏，曰甲氏，曰留吁，曰鐸辰，白狄部落曰鮮虞，曰肥，曰鼓。在西北曰犬戎，曰驪戎，曰茅戎，曰允姓之戎，亦稱陸

渾之戎，亦稱小戎，亦稱姜戎，亦稱陰戎，亦稱九州之戎。在腹地曰揚拒泉皋之戎，曰伊雒之戎，在西曰西戎，在西

南曰巴，在南曰百濮，曰羣蠻，曰盧戎。在東南曰羣舒，西戎病秦，巴濮蠻舒病楚，萊夷病齊，淮夷病杞，其禍皆不中

於中原，且較弱，非久已馴服。自餘諸戎狄，則皆兇悍，影忽蹂躪大河以北數千里，為諸夏巨患者百餘年。而春秋

之初其燄最熾宗周之滅實由犬戎此前事矣入春秋後其禍見於經傳者戎州己氏之戎凡八(一)隱二年春公

八月公及戎盟于唐(三)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兵以歸(四)桓二年公及戎盟于唐(五)莊十八年

戎于濟西(六)莊二十年冬齊人伐戎(七)莊二十四年戎侵曹曹世子緇出奔(八)莊二十六年春公伐戎夏公

至自北戎凡四(二)隱九年北戎侵鄭(二)桓六年北戎伐齊(三)莊三十年揚拒泉泉伊維之戎凡四(二)僖十一年王

伐戎(二)僖十三年為戎難故諸侯會于鹹以謀王室(三)僖十六年王以戎難告茅戎凡二(二)文十七年周甘斲敗戎

師(二)僖十三年為戎難故諸侯會于鹹以謀王室(三)僖十六年王以戎難告茅戎凡二(二)文十七年周甘斲敗戎

于齊齊徵諸侯成周(四)文八年魯公子遂從晉趙盾會伊維之戎盟于暴茅戎凡二(二)文十七年周甘斲敗戎

績於犬戎凡二(二)閔二年虢公敗戎於桑田羣狄凡三十三(二)莊三十二年冬狄入衛(三)僖元年夏邢避狄遷於夷儀

茅戎(二)僖二年虢公敗戎於桑田羣狄凡三十三(二)莊三十二年冬狄入衛(三)僖元年夏邢避狄遷於夷儀

四(僖)二年狄滅衛諸侯城楚邱以封衛(五)僖八年夏狄伐晉(六)僖十年春秋滅溫(七)僖十二年春衛有

狄難諸侯城衛楚邱之郭(八)僖十三年春秋狄侵衛(九)僖十四年秋狄侵鄭(十)僖十六年秋狄侵晉(十一)僖十八年

五月宋伐齊納孝公狄救齊(十二)其年冬邢人狄人伐衛(十三)僖二十年秋齊人狄人盟於邢(十四)僖二十一年

春狄侵衛(十五)僖二十四年夏狄伐鄭(十六)其年冬狄入成周天王出居于鄭(十七)僖三十年夏狄侵齊(十八)僖

三十一其年冬狄圍衛衛遷于帝丘(十九)僖三十二年夏衛人侵狄(二十)僖三十三年夏狄侵齊(二十一)僖

狄侵齊(二十五)文十年冬狄侵宋(二十六)文十一年秋狄侵齊(二十七)其年冬狄侵魯魯敗之于鹹(二十八)文十

三年冬狄侵衛(二十九)宣三年秋赤狄侵齊(三十)宣四年夏赤狄侵齊(三十一)宣六年秋赤狄伐晉(三十二)成九

年冬秦人白狄伐晉(三十三)成其被諸戎狄之難者周凡七度王至出奔焉魯凡四度而以會盟紓難者亦三見

十二年秋晉人敗狄于交剛(三十三)成其被諸戎狄之難者周凡七度王至出奔焉魯凡四度而以會盟紓難者亦三見

鄭凡三度宋曹各一度虢凡二度邢溫各一度溫遂亡邢則亡而他遷也衛凡九度而數瀕於亡兩遷其都以避

齊凡八度晉凡七度而皆屢勝之晉卒滅羣狄別見次章諸戎最勝於隱桓之際羣狄最勝於閔僖文之際此其大較也孔

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此言悅望霸者之出猶解倒懸也齊晉蠶食四鄰以自廣而因以役屬羣小侯雖

不可謂能遵王度然亦思當時王室微弱如彼京師為戎馬蹂躪者一再焉溫邢衛等不能當其一蹴其餘亦惴

惴不自保苟非有一二大國當其衝而挫其燄則五胡之禍寧更俟千年以後恐羲軒以來之文明當孔子前既

埽地盡矣則中國之為中國更何若者嘻此霸政之所以繫人懷思也

其三兼併之盛行也。霸政以後，非無兼併也。然遠不如前此之烈。蓋霸者以禁兼併為職志也。然非兼併則何以為霸資。故禁兼併者，其始皆自兼併來也。兼併最盛者，齊、晉、秦、楚。尤盛者，實晉、楚。齊在春秋兼十國，其滅於霸政以前及創霸之際者，曰紀、曰郟、曰譚、曰遂、曰鄆、曰陽、曰牟。其滅于霸政以後者，曰萊、曰介、曰介根。秦所滅國，大率在霸政後。西戎十二國，史不能舉其名。史記有冀、邽、邠、或彭、戲氏，殆在十二國內耶。其所滅諸夏之國，曰小虢、曰芮、曰梁、曰滑、曰郟。然滑旋入晉，郟旋入楚。秦不能終有也。晉自創霸以後，不復兼併諸夏。其所滅潞氏、甲氏、留吁、鐸辰、廐咎如、肥、鼓、陸渾諸部落，不能以兼併目之。其霸政前滅國，年代可考者，則閔元年之滅耿，今山西平陽府河津縣滅霍，今山西平陽府霍州滅魏，今山西平陽府滅虞也。今陸州東北然舊國確為晉所滅，而史傳失其年代者，尚極多。曰沈，曰妘，曰蓐，曰黃，皆顓頊時古國。邑於汾河兩岸。左傳昭元年晉得之，是以能控制羣狄。曰韓，今陝西同州府韓城縣本武邑，萬食曰賈，今同州府蒲城縣本姬姓。曰畢，今陝西西安府咸陽縣北本武邑，國春秋為晉大夫狐氏邑。皆河西國也。與秦所滅梁、芮二國錯壤。晉得之，是以能制秦。曰荀，曰冀，皆在今山西絳州界荀為晉大夫原氏食邑，冀為郤氏食邑。與耿、魏俱濱河東而處晉制秦之第二門戶也。曰楊，今平陽府洪洞縣東姬姓國，與霍同處北部。曰蒲，今山西蒲州府蒲城縣晉獻公時為公子蒲，則蒲亦晉制狄之第二門戶也。曰焦，今河南南府陝州與虢比疆。晉經略中原之要地也。凡此諸國，皆在成周之西。晉武獻兩代所兼併也。者或有更在前者，亦未可知。而其關係最大者，莫如滅虢。晉自是扼殺函之險，周所以不能西歸者，以此。秦所以不能東略者，亦以此。其為他國所滅，轉入於晉者，曰滑，今河南南府偃師縣南僖取之於秦。曰邢，今直隸邢台縣後為曰黎，今山西潞安府黎城縣詩序稱黎侯失國而寓于衛，蓋早為取之於狄。其舊國封地，為周所特賜者，曰溫，今河南懷慶府濟原縣曰原，今河南懷慶府濟原縣曰樊，亦在今河南懷慶府濟原縣西蓋春秋之晉兼二十三國之地，而戎狄不

與焉其霸政前所吞滅者則十七國也。然晉之大啓土宇，實由剪滅羣狄。春秋之初，狄所蹂躪數千里，其吞噬之國及古部落史失其名者，當不知凡幾。後乃盡入於晉，故晉極盛時，其地跨及今直隸之大名、廣平、順德四府，山東之東昌、曹州二府，大抵皆取之於狄也。晉人之言曰：狄之廣莫，於晉爲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左傳莊二八年信矣。春秋爲楚所滅之國，見於經傳者凡四十二，實則猶不止此數。城濮戰時晉欒枝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今考楚姓，隨至春秋末，尙存毛、至昭二十六年尙存頓，至定十四年乃滅蔡，則當時方在戰役，惟蔣不知亡于何時，然其國非在漢陽，惟聘或可強指爲姬國，亦僅一國耳，不應云諸姬實盡。且觀下文：臆楚所滅國，在今襄陽府屬境者，七在德安府屬境者，六在汝寧府屬境者，九由此可知。推知現今一府總包含當時六七國以上，而下文所列諸滅國，荊州、黃州屬境各一，漢陽屬絕無安有是理。殆春秋前已滅，後人亦無徵引及之者，遂永不可考耳。苟非欒枝一語，誰亦復知漢陽有若干姬姓國耶？他可齊晉霸後，洊食未已，然其虐諸夏也。以武文成三主爲最悍，皆在霸政前也。春秋於桓二年書：蔡侯、鄭伯會於鄧，傳曰：始懼楚也。時實楚武王之三十一年，越六年楚合諸侯於沈鹿，隨黃不，會遂伐隨。楚會盟攻伐，見於傳者始此。當時楚氛既甚惡矣。考楚北規中原之路有二：其西路由荆襄平原，出新野趨南陽，當其衝之國。在今湖北境者曰聃、曰權。聃爲文王子聃季封國，權古國，兩國皆最早。宣城縣西桓十年楚伐羅，曰盧戎，今襄陽府南漳縣東。桓十曰鄧、曰鄧，皆今襄陽府治襄陽縣東。鄧曰穀，今襄陽府穀城。其滅年失考。羅曰盧戎，年嘗攻楚，其滅年失考。曰鄧、曰鄧，皆今襄陽府治襄陽縣東。鄧曰穀，今襄陽府穀城。唐最早故定五年始見滅。在今河南南境者曰蓼，此與下文所舉文五年滅之，蓼同名異。曰呂、曰申，並在今南陽爲穆王時作呂邢之呂侯故國，申過鄧兩國滅年皆失考。其東路循漢水東下，至漢陽經德安北，渡淮經汝寧趨故國莊六年傳紀楚文王伐申過鄧兩國滅年皆失考。其東路循漢水東下，至漢陽經德安北，渡淮經汝寧趨

郎陽之郎縣殊不知春秋之郎本有兩地彼考乃曰弦今黃州府蘄水在今河南境者曰賴亦稱厲今汝寧府光州

哀十二年會于郎與此不相涉也絞滅年失考曰息今汝寧府光州曰黃今汝寧府光州曰江今汝寧府真陽曰道今汝寧府確山曰柏今汝寧府西平曰房

今汝寧府遂平曰沈今汝寧府沈陽曰蔣今開封府尉氏曰頓今陳州府商水曰蔡今汝寧府上蔡曰陳

三年陳州府復興旋再滅以上所舉西東兩路諸國皆從與楚接境之國敍起次第北趨當霸政未興以前楚兼并

之力所及西路至於申東路至於息自申息以南其滅年失考者大抵皆霸政前滅也故城濮之敗楚子曰其若

申息之父老何見傳二十八年滅庸之役史稱申息之北門不啓見文十六年蓋至是而申息為楚北門也久矣申本王

畿南陽稱天下之脊自申滅而天下大勢幾盡折而入於楚霸政以後西路不復能進取更進則東路則晉政稍

衰楚勢輒張馴至滅陳蔡而止焉此楚人經略中原併吞諸國之大勢也自餘所滅不甚關大局者在西曰麇今

西興安州曰郟今湖北襄陽府宜城縣南曰庸今湖北鄖陽府南庸常為楚患自滅之無復西顧之憂焉在東曰

六曰蓼曰英氏曰舒蓼曰舒庸曰舒鳩皆在今安徽六安則與吳爭衡之要害地也其滅皆在霸政後楚所滅國

可考見者具于是矣荀子仲尼篇云齊桓公并國三十七服國三十八呂氏春秋貴直篇云晉獻公兼國十九真諫篇

云楚文王兼國三十九文選李斯上秦始皇書云秦梁啓超曰吾為霸政前紀而論列兼并之迹及於霸政之後

從行文之便云爾然兼併之禍實以霸政前為最烈過此以往一小結束矣夫無兼并則無霸政兼并盛而霸政

不得不起兼并者封建之極敵而霸政者大一統之前驅也

紀齊桓晉文霸業章第四

春秋霸政實一種畸形之政體。中外古今無倫比焉。古希臘雅典斯巴達德巴之迭主希盟似近之矣。然彼甲乙丙代興。此則常有兩勢力抗衡。其不同一也。彼各同盟國之上。別無共主。此則有之而常奉以爲名義。其不同二也。彼絕不干涉各國內政。此則時或有之。其不同三也。至若歐州中世之神聖羅馬帝國。頗有捍鬪爭盟之事。德意志數十國。戴一盟主以成聯邦。其迹蓋間有相類者。而差異之點則益多矣。凡各國家各時代各有其歷史之醞釀與時勢之摩盪。然後一種之政制應運而生。未有能從同者。春秋霸政。吾知其爲我國彼時應運之政制。而影響於全國進化者。至鉅云爾。正不必與異代異國之史實求相比附也。

天下大勢。恆趨統一。其猶萬流之不舍。晝夜以朝宗於海耶。然其間往往瀦匯而爲湖。湖之爲狀。若渟滯以遏逝水之勢。雖然。苟無湖焉。則水或相搏而失其性。豈惟爲民禍害。甚或倒流以益遠於所宗者有焉矣。有湖爲之一頓。瀦而更宜洩之。則水之澤愈溥。而其流愈引而彌長。春秋霸政。譬則湖歟。倘無霸政。則秦漢統一之局。或遂早見數百年。何也。以當時兼併之勢之銳。苟無以遏之。則弱小之國必悉不能自存。非爲一二國所囊括焉不止也。霸政者。務維持現狀以逆制此大勢。毋令猛進也。夫統一者。進化之象徵也。而霸政逆之。毋乃爲進化之梗。是又不然。霸政以前。我統一之國民性未熟。強揉而一之。則未一之前。疾痛憊怛。將不可狀。既一之後。支離滅裂。旋不能免。欲求如兩漢數百年之治。而猶不可得也。霸政驟起。兼并之鋒。爲之一頓。小國既稍得蘇息。大國亦有所嚴憚於外。而惕厲以修治於內。在此均勢小康機局之下。各國人民。各本其良能。順應所遇。徐徐爲內部之發育。而復有會盟聘享徵發征伐諸役。使各國互生繁複之係屬。頻數之交際。以擴其聰智而融其情感。其間且常有公約之規律。公守之禮俗。以整齊其國紀而畫一其民志。夫是以行之數百年。而文化之銳進。乃爲前此數千年後。

此數千年所莫能擬也。故曰霸政猶湖焉。夫湖也者。上承下注而潤千里者也。

霸政中堅曰齊晉。齊晉霸功莫大攘楚。攘楚曷爲而可稱也。曰爲中國正統之文明爭也。楚非不有功於中國。春秋以降。其文化亦殊不劣弱。然當齊晉攘之之時。則一切固遠在中原諸國下也。使楚竟以其時宰制諸夏。則中國之爲中國。果將何若。未可知也。而楚兼併之銳烈。實足使諸國民無復喘息之餘地。如是則匪特固有之文明不能增進。卽新系之文明亦曷由誕育也。楚見攘乃益退而潛發其內部之文明。以求與諸夏競。則攘楚豈惟有功於諸夏。抑又有功於楚也。吾今所語。則多齊晉與楚之事矣。

五霸之名。始於春秋。章於戰國。舊說所指不一。或以夏之昆吾殷之大彭豕韋合齊桓晉文爲五。或以齊桓晉文宋襄秦穆楚莊爲五。然齊國佐稱五霸之伯也。勤而撫之以役王。

命語見宣十八年左傳。不應指並。然以吾所言霸政之界說。惟齊晉足以當之耳。齊桓公以魯莊九年反國。實春秋紀元後之三十七年。周平王東遷後之八十五年也。在位凡四十三年。在春秋名諸侯中。稱老壽焉。故功名亦最盛。卽位之初。用鮑叔教。委政管仲。崇禮義廉恥以固國難。尊憲明法。信賞必罰。爲後世法治之祖。立鄉國都鄙之制。導民以自治。官山府海。利用天產。通魚鹽材木之饒。勸女紅。獎制器。務盡人巧。使齊衣帶冠履天下。作內政。

寄軍令。故兵強而民弗病焉。鄰弗猜焉。齊之所以霸。實基於內治。皆管仲功也。語在管仲傳。當桓公卽位之前三年。而楚文王伐申。卽位之後一年。而楚入蔡。俘蔡侯以歸。又四年滅息。又二年滅鄧。至是而申息爲楚北門。諸夏惴惴。殆不相保。桓公卽位之五年。內政既修。始勤諸侯。欲障公敵。而先合與國。莊十三年。齊桓五年也。本篇以孔子所作春秋紀元故用。

魯歷而注齊歷。於下下仿此。合宋陳蔡邾會於北杏。衣裳之會一。實霸業之發軔。先是齊魯交惡久。齊桓之入也。魯人納子糾不克。尋更有長勺之戰。至是桓公欲釋怨于魯。其年冬。與魯盟于柯。返其侵地。魯始服而齊霸以固。北杏會後。宋旋背

盟莊十四年年六春合陳曹伐宋宋請成其年冬合宋公衛侯鄭伯會于鄆周之單伯亦與會焉衣裳之會二宋卒服而鄭衛亦至霸略定矣然楚怒蔡之從齊也以其年秋七月入蔡齊力未盛弗能救也自是蔡一折而入于楚終齊桓之世不能得蔡焉莊十五年年七春合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於鄆衣裳之會三然其年鄭私伐宋故翌莊十六年年八夏齊以諸侯伐鄭鄭請成楚又怒鄭之從齊也其年秋伐鄭鄭爲霸戰交爭之鵠自茲始也然鄭遂不敢貳於齊其年冬十二月會魯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於幽衣裳之會四於是東諸侯盡即齊除蔡外齊霸以成前此諸侯恆有特相盟者自茲以往惟從盟主霸政軌範立矣楚既憚齊重以有巴之難文王殂殞莊十八年楚十九年春楚子禦之大敗于津還及湫有疾六月卒故十年間無北擾之師諸夏小康齊亦不復數爲會盟至莊二十七年年十九始合魯宋陳鄭同尋盟於幽衣裳之會五其時戎狄方猖獗於北方山戎病燕而狄殘邢衛莊三十一年年二十桓公伐山戎大捷因告燕修召公之政焉明年冬狄伐邢桓公二十四年桓公救之桓公二十五年邢遷於夷儀桓公會宋曹之師爲之城守桓二十七年狄滅衛桓二十五年桓公率諸侯城楚丘而封衛桓二十八年魯有慶父之難弑子般桓公爲落姑之盟納季友以寧魯國僖元年所謂存三亡國以屬諸侯也於是諸侯益宗齊而楚成王卽位已十餘年北闕之志漸亟比年四加兵於鄭莊二十八年秋僖二年冬僖三年齊苟無以遏楚鄭且折入於楚而中原不復可問齊將圖楚先結江黃僖元年八月七年合魯宋鄭曹邾會于榿衣裳之會六僖二年九月八年合宋人江人黃人盟于貫衣裳之會七僖三年九年秋復合宋江黃會于陽穀衣裳之會八江黃爲楚與國江黃服而齊無左顧之憂矣僖四年十三年春正月乃合魯宋陳衛鄭許曹八國之師侵蔡蔡久暱楚爲楚屏蔽非先有事於蔡則師不能壓楚境也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

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於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征。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未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南征而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何如。對曰。君惠徼福于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于是屈完與諸侯成盟。師乃退焉。梁啓超曰。桓公管仲處心蓄銳。以謀楚者。垂三十年。今一伐之。不戰而退。論者或猶有憾焉。夫楚之不可滅。甚章章也。非惟不可滅。豈遂必可克。若其不克。禍焉可測。霸政職志。在保均勢。威楚使無敢悍然破均勢。斯亦足矣。召陵之役。所謂不戰而屈人。善審勢而善養勇也。然逾年而楚人滅弦。僖五年又六年而楚人滅黃。僖十年齊皆不能救。君子亦以知齊霸之將衰也。僖五年。三十一年即夏。合魯宋陳衛鄭許曹會王世子於首止。衣裳之會九其年秋八月。盟於首止。鄭伯逃歸。不盟。鄭始貳矣。於是連年兩伐鄭。僖六年夏。僖七年。三十年秋七月。始會魯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於寧母。衣裳之會十。僖八年。三十四年正月。復會王人魯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會於洮。鄭伯乞盟。兵車之會一。是役也。是爲兵車之會。自是終齊桓之世。九年楚不敢復加兵於鄭。僖九年。三十五年會周公魯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於葵丘。秋九月。諸侯盟於葵丘。衣裳之會十一齊霸至是而極盛。是盟也。束牲載書。而不歃血。示大信也。以五事命於諸侯。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章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蓋屬於各國內治者四事。而屬於同盟國公益者一。

事焉。僖十三年。九年合魯齊宋陳衛鄭許曹會于鹹。兵車之會二爲淮夷病杞謀拯之。且周方有戎難。謀王室也。僖十

五年。四年春。楚人伐徐。三月。合魯宋陳衛鄭許曹盟於牡丘。兵車之會三遂以諸侯之師救徐。僖十六年。四年合魯宋

陳衛鄭許邢曹會于淮。兵車之會四爲淮夷病鄆欲城鄆也。不果。城而還。東徼益騷然多事。桓公亦耄荒。齊霸衰矣。其

年。管仲卒。明年。桓公卒。齊國亂。齊霸終焉。齊霸四十年中。北膺狄。南懲楚。東懾淮夷。中撫寧諸夏。字小興滅。布信

義。明約束。衣裳之會十一。而不事歆誓。兵車之會四。而未嘗有大戰。東諸侯庇以安焉。文治驟隆。而齊亦富庶甲

天下。後世遵其政。盛強數百年。故孔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又曰。如其仁。如其仁。

蓋深美之也。桓公卒後。宋襄公不量力。欲繼其業。強合諸侯。戰楚于泓。敗績身殞。是時楚成悍鷙。令尹子文爲之

相。楚益強。桓公卒後七年。而晉文公歸有晉國。晉霸代興。

晉文公遭驪姬之難。出亡十九年。以僖二十四年歸於晉。年既六十有四矣。其年冬。而王室有叔帶之難。帶襄王

母弟也。召狄入周。王出居鄭地汜。使告難於晉魯秦諸國。明年春。秦穆公次於河上。將納王。晉大夫狐偃言於文

公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文公遂辭秦師而下。三月。次於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四月。王入

于王城。文公朝王。王賜以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是役也。殆天將啓晉。故文公甫入。而值王室之

難。既得此名義。以號召諸侯。復得賞邑。控南陽。爲制楚之具焉。其辭秦師而自專其功。亦所以遏秦之東漸也。然

是時值齊亂宋燿之餘。楚氛甚惡。東諸侯與於齊桓之盟會者。蔡無論矣。若魯若陳若鄭若曹若衛若許皆黨於

楚。惟齊宋不附。魯至導楚師以伐之。僖二十六年楚遂以四國之師圍宋。復合七國之諸侯盟于宋。僖二十七年七國

也。天下大勢。幾盡在楚矣。文公始入而教其民。三年而後用之。賦職任功。棄責薄斂。施舍分寡。救乏振滯。匡困資

無輕關易道。通商寬農。茂穡勸分。省用足財。利器明德。以厚民性。昭舊族。愛親戚。明賢良。尊貴寵。賞功勞。事耆老。禮賓旅。諸姬之良。掌其中官。異姓之能。掌其遠官。於是蒐於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舉郤穀。從亡諸助。臣咸讓長讓賢。而自爲之佐。少長有禮。上下大和。楚則令尹子文既老。傳政於子玉。楚之識者。謂子玉帥師。過三百乘。將不能以入也。夫以久亂新奠之晉。當積威方張之楚。其險艱。蓋可想見。然觀其臣下之一驕一懼。則勝負之數。既可知耳。文公卽位之五年。而有城濮之役。僖二十七年冬。楚合陳蔡鄭之師圍宋。其明年春。晉侵曹。伐魏。以救宋。楚人救衛。三月。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文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中軍將先軫曰。使鄭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梁啓超曰。當時楚之與國。偏於中原。晉僅得一宋。而救亡不給。晉非得齊秦。不能戰楚。慎之至也。楚成王入居於申。使申叔去穀。兩年前魯以楚師伐齊取穀。楚申公叔侯駐師成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固請戰。成王怒。少與之師。子玉乃使告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晉大夫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也。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楚使者。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文公說。乃拘楚使者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梁啓超曰。今世文明國之戰爭。必欲以先開釁之罪。責歸諸其敵。蓋非是無以作我士氣。而收天下之望也。當時晉楚處不能不戰之勢。其始晉未敢戰。得齊秦則晉戰志決矣。而楚子則不欲

戰。晉懼楚之逸而不欲戰也。而又必欲以罪責嫁諸楚也。故其君臣密勿謀議。如此其周詳而審慎也。先是文公出亡歷各國。楚待之有加禮。成王問返國何以爲報。文公曰。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避君三舍。至是楚師進。晉師退。軍吏曰。以君避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避之。所以報也。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師宋師齊師秦師次於城濮。文公猶有疑懼。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又曰。若楚惠何。欒枝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子玉使鬥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憑軾而觀之。得臣亦與。寓目焉。得臣子玉名文公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爲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相見。文公登有莘之墟。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己巳。晉師陳於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楚子玉以若敖之六卒當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僞遁。楚師馳之。原軫卻縳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梁啓超曰。城濮一役。爲霸政最大關鍵。吾故全錄春秋左氏傳之文如右。其最足令我輩生異感者。則以如此有名之大戰。不過一日而畢。則古代戰術之簡單。與所蒙損失之微眇。可以想見。春秋所謂五大戰皆不過爾爾以較戰國諸戰役。既若天淵矣。然決戰之時。雖甚短。備戰之日。則甚長。晉之君臣。蓋以五年之力。爲可戰之預備。以三月之力。爲臨戰之預備。史實斑斑可考也。其勝敗之機。一言蔽之曰。晉懼而楚驕。軍志曰。兩軍相對。哀者勝矣。晉之謂也。召陵之役。齊楚皆懼。城濮之役。晉懼而楚驕。邲之役。晉驕而楚懼。此得失之林矣。孔

子謂齊桓正而晉文譎。以召陵城濮兩役較之。斯蓋然也。然非可以定霸功之優劣。齊桓經營三十年。會盟以十數。僅能合魯衛宋陳鄭許。最後乃得江黃。而召陵陳師。楚威不能挫也。城濮之役。在晉文即位之第五年。春。實則四年耳。其時中原諸侯盡即楚。晉蓋孤立於北方。苦心結齊秦以奏此膚功。而天下靡然從風。魯衛鄭陳蔡皆震于一戰之威。去楚即晉。故春秋大之。書曰。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於踐土。陳侯如會。又書曰。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其明年僖二十九年又書曰。夏六月。公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於翟泉。楚于是忽反成孤立。而霸局始定。中原食其賜者垂百年。則晉文之功。視齊桓為烈也。

紀晉霸消長章第五

晉文返國。年已垂暮。定霸三年而卒。然遺烈不泯。傳襄公靈公成公景公厲公悼公六世七十年。雖有興替。然常不失為齊盟長。逮盟宋弭兵。而霸運漸告終矣。今以此七十年間大勢著之。此章。

此七十年實可稱晉楚爭盟時代。其晉秦晉齊晉吳之關係。亦多所變化。而晉楚勢力之消長。恆隨之。請先言晉秦。晉之與楚。顯敵也。然終春秋之世。三戰而已。晉之與秦。世婚也。然六十九年間十五戰。晉伐秦者七。秦伐晉者

八。而韓原之役。尚不與焉。秦穆之世。與晉襄交兵者五。(一)僖三十三年夏。殺函之役。秦潛師襲鄭。晉逆擊敗之。(二)文二年。彭衙之役。秦伐晉。報殺之。怨晉敗之。(三)其年冬。晉

會宋陳鄭伐秦。報彭衙之怨。取汪及彭衙。(四)文三年夏。秦伐晉。取王官之怨。秦康之世。與晉靈交兵者四。(二)文七年夏。令官及郊。晉人不出。(五)文四年秋。晉伐秦。圍殽及新城。報王官之怨。秦康之世。與晉靈交兵者四。(二)文七年夏。令公卒。晉遣人往秦。迎立公子雍。秦以重師送之。既而晉改立靈公。拒秦收其師。(二)文十年春。晉伐秦。取少梁。(三)其年夏。秦伐晉。取北徵。(四)文十二年冬。河曲之役。秦修令狐之怨。伐晉。取羈。馬晉禦之于河曲。秦師夜遁。復侵晉。入

環秦共之世與晉靈交兵者一宣二年春秦師伐晉蓋由去年晉人侵秦桓之世與晉成交兵者一師自狄伐秦
 與晉景交兵者二也晉敗之于輔氏(二)成九年冬秦人自狄伐晉與晉厲交兵者一成十三年夏晉率八國之師
 旋背秦景之世與晉悼交兵者三(一)襄十一年冬秦伐晉戰于櫟晉師敗績(二)襄十二年冬秦人伐宋以報晉
 謂之遷秦所亟欲得者殺函也賈生過秦論謂秦孝公據殺函之固以窺周而又晉之所必爭也秦晉之所以兵
 延之役連禍結者以此夫秦穆公當世之雄主也與為婚媾秦穆夫人為晉獻女其女十四年中三置晉君豈真有所愛
 於晉欲因以為利也秦穆既納晉惠與公孫語謂晉惠忌而多晉惠之入也賂秦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
 華山蓋自華陰以及河南府之嵩縣南至鄧州凡六百里皆古虢略地嶠函桃林之塞在焉賂秦則晉之地險盡
 而晉遂永為秦役矣晉之賂亦誑秦已耳故惠既入而遽背之燭之武所謂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也見左傳
年秦不堪其侮是以有韓之役晉師燭惠公俘焉於是秦始征河東置官司當時秦晉以河為界然河西然不能
 久有也越二年而歸之蓋晉民不服使然秦知晉之未易與乃更納文公以徼好城濮以後三年之中秦之於晉
 無役不從晉之霸秦與有力焉然其間有兩事已伏釁瑕文公初入之年周有戎難秦穆次於河上將納王晉文
 辭之而獨專其功秦以納王為東嚮爭霸之一良機晉亦知之而突起抑之秦之隱恨可知也僖三十年晉秦同
 圍鄭鄭使燭之武說穆公穆公私與鄭盟使杞子等三人戍鄭潛退師焉是役也秦實負晉晉雖念舊好未忍擊
 之然其隱恨又可知也未幾遂有殺之役秦穆鬱雄心屢不得志及是則既耄矣日暮途遠冒險逆施乘晉文新
 喪謂晉不足畏信杞子等之言潛師越周晉境千里以襲鄭鄭人有備滅滑而還晉中軍將先軫曰秦不哀吾喪
 而伐吾同姓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遂率姜戎逆擊之於殺函秦師匹馬隻輪無返者秦晉之交自此絕而秦亦

終春秋之世不能得志於東方。雖然秦穆固一一時之傑也。善用人。善補過。卒霸西戎。爲數百年後帝業之資焉。殺以後之數十役。大率修怨負氣相報復。其曲直不必深問。兩軍互渡河東西。奪取城邑。不甚爲大局輕重。顧秦雖絀而晉亦疲。楚之日張。亦未始不坐是。秦桓景以降。折而暱楚。晉益病矣。

晉楚爭霸。春秋史之骨幹也。其間可略分數期。城濮戰後。爲晉極盛時代。越十六年有厥貉之會。楚漸復興。更二十年有邲之戰。爲楚極盛時代。邲戰後二十三年。有鄢陵之戰。晉復興。更十四年有蕭魚之會。爲晉再盛時代。蕭魚後十六年。盟宋弭兵。則晉楚不復爭。而晉楚亦皆自此衰矣。城濮戰後五年。而晉文公卒。子襄公立。襄公立之明年。而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自立。是爲穆王。兩國同時易新君。外競之勢。自然停頓。楚穆本以凶狠之姿。豈不思憑陵以逞。然晉襄才器。能負荷先業。文公佐命諸賢。原胥狐趙欒郤之徒。威在。敗秦敗狄。國威方張。楚不敢撓其鋒也。然已稍稍蠶食附近諸小國。文四年楚穆三年滅江。明年滅蓼。晉方歲歲與秦構難。弗能救也。又明年文六年晉襄公卒。靈公立。諸元老彫落已盡。而趙盾執政。靈公既不君。盾亦無遠圖。晉始替矣。梁啓超曰。國之興衰。天運與有焉。文襄皆享祚不長。晉之不幸也。文九年。楚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三月。楚伐鄭。晉以諸侯之師救鄭。不及。其夏。楚侵陳。陳請平。明年楚穆九年陳侯鄭伯會楚子於息。遂及蔡侯。次於厥貉。將以伐宋。宋公逆楚子勞焉。且聽命。二十年來。從晉之宋鄭陳蔡。至是皆貳於楚。楚連年伐麇圍巢。中州騷然矣。然鄭陳猶以其明年同朝于晉。未遽叛也。凶穆旋殞。莊實繼世。文十年夫莊王楚之賢王。世所稱五霸之一也。其在位二十二年中。楚稱全盛。莊王卽位三年。不出號令。有諷諫者。王曰。三年不蜚。蜚則冲天。三年不鳴。鳴則驚人。其年文十年秋。遂聯秦人巴人之師。滅庸。此亦春秋一大事也。城濮之役。秦附晉攘楚。至是秦楚合而晉益孤矣。巴庸

世為楚病。巴服而庸滅。楚自茲更無內顧憂。得以全力爭中原。先是文十四年即楚莊即位之年。晉趙盾合魯宋陳衛許

曹同盟于新城。於是諸侯之從楚者皆至。惟蔡未服。明年夏伐蔡。冬復盟於扈。蔡亦與。蓋楚新喪而晉有憂危之

心。故晉霸稍振。然陳蔡實已暱楚。而鄭亦首鼠于其間。既而晉討宋弒。為魯討齊。皆取賂而還。宋弒昭公會諸侯討之齊屢侵魯

魯訴于晉。晉擬合諸侯于扈。將討鄭。穆公會于扈而歸。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於楚。實楚莊王之六年也。自茲遂

成晉楚爭鄭之局。向後十二年間。鄭無歲不被兵。見伐於晉者五。宣元年秋鄭從楚侵陳遂侵宋晉救陳遂會

還。其二其年冬晉宋伐鄭。宣三年春晉伐鄭鄭請成。五。宣十年六月晉宋衛陳會師侵鄭。楚鬬見伐於楚者八。宣三年夏

宣四年冬楚子伐鄭。宣三年春晉伐鄭鄭請成。五。宣十年六月晉宋衛陳會師侵鄭。楚鬬見伐於楚者八。宣三年夏

九年冬楚子伐鄭。晉卻缺救鄭。伯敗楚師于柳。楚人皆喜。惟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宣十年六月鄭及楚

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冬鄭又徵事于晉。宣八年。宣十二年春楚子圍鄭。鄭降。遂有郟之戰。鄭蓋三即晉。宣三年

年春。宣三年。而四即楚。宣六年冬。宣十年夏。宣三年。其間不被兵者兩年而已。宣七年。晉復有內難。宣二年趙

益不競。至宣十二年而有郟之役。實城濮戰後之三十六年也。楚莊十七年。其年春楚子圍鄭。涉數月而晉弗能

救。鄭伯肉袒牽羊以降。楚人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楚潘尪入盟。鄭子良出質。楚鄭之交既固矣。夏六月晉師始救

鄭。荀林父主軍。六卿皆行。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林父欲還。曰：無及于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諸卿士會

欒書韓厥等皆同。林父惟中軍佐先穀不用命。率所部先濟。全從之。楚莊王及其令尹孫叔敖猶不欲戰。使求成

於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而兩軍軍士之樂戰者迭互相挑致。前伍頻有小鬪。晉恃盟成不嚴備。楚突起薄晉軍。林父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晉師大潰。是役也。晉卿不和。先穀驕而羣帥惰。是以敗。梁啓超曰：晉楚

之戰。與晉秦異。晉秦屢戰。一勝一敗。疆場之事耳。晉楚不輕戰。戰則為大局所關。故城濮一戰而天下靡然從晉。

邲一戰而天下靡然從楚。楚至是既得陳蔡鄆許。而更有事于宋。宣十三年。邲戰之明年夏伐宋。十四年秋復圍宋。十

五年夏宋遂及楚平。成二年。邲戰後九年楚爲蜀之盟。齊秦魯宋陳衛鄭曹鄆鄆十國會焉。晉文踐土之會。不是過也。

霸權殆移於楚。先是齊自晉文卒後。卽不復與於晉之會盟。及晉霸中衰。齊輒肆虐於魯衛。晉卻克執政。欲樹威

以復霸業。而首務服齊。於是乎有鞍之役。卽楚盟蜀之歲也。亦春秋一大戰也。齊既敗於鞍。堅從晉者二十餘年。

於時楚莊既殂。楚共嗣立。楚鋒稍戢。而晉亦於邲戰後專力北方。剪滅赤狄。盡收潞氏甲氏留吁鐸辰之地。拓境

千里。史或稱晉景爲再霸焉。成五年。晉景十年晉合諸侯同盟於蟲牢。魯齊宋衛鄭曹邾杞會焉。成七年同盟於馬

陵。尋蟲牢之盟。八國之外復加以莒。成九年同盟於蒲。謀通吳也。吳人未至。蓋終晉景之世。五合諸侯同盟云。先

是楚申公巫臣與子重子反有怨。奔晉。晉以爲邢大夫。事在楚盟蜀之年楚誅其族人。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余必使爾

疲於奔命以死。巫臣乃爲晉通好於吳。教以車戰騎射。使叛楚。吳乃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

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楚者。吳盡取之。自是大爲楚病。晉獨力不能制楚。而資

援于吳。殆事勢不得不然。然自吳通上國後。春秋之局又一變矣。成十一年。晉景公卒。厲公立。時則弭兵息爭之

論驟起。然與時勢相反。事同滑稽。是年。秦晉爲成。將盟於令狐。晉侯先至。秦伯不肯涉河。使史黶盟晉侯于河東。

晉卻驪盟秦伯於河西。秦伯歸而背晉。成越二年。而晉使呂相絕秦。當秦晉之將盟也。宋華元又謀合晉楚之成。

明年。成十年夏五月。晉楚之大夫盟於宋西門之外。晉卻至聘於楚。楚公子罷聘于晉。乃越三年。而楚復伐鄭。子囊

謂新與晉盟不可背。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於是晉齊宋魯衛鄭鄆七國之大夫會吳于鍾離。謀共敵楚。明

年。成十年遂有晉楚鄆陵之役。實邲戰後二十三年也。晉厲六年楚共十六年其機仍起於爭鄭。自邲戰後。鄭服楚者十二年。

晉兩伐之。宣三十四年至蟲牢之盟。成五年而鄭更服晉者四年。楚亦兩伐之。成六年盟蒲以後。成九年鄭復即楚。晉又

兩伐之。成九年越四年而晉楚為成。又三年。楚背盟伐鄭。鄭復服楚。故鄢陵之役。楚鄭實合師焉。晉中軍將欒書

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遂興師。厲公及諸卿皆主戰。惟范燮不欲。曰。惟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

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燮之不欲戰。非謂楚之不可克也。知其且必克而克之。適以速晉內亂也。是

時楚既外疲於吳。而子重子反復偷以汰。故未交綏而潰遁。晉師大捷。然晉猶終未能得志於鄭。而厲公歸自鄢

陵。益驕侈。一朝而殺三卿。卒為欒書中行偃所弑。范燮外寧內憂之言驗焉。及悼公立而晉霸復大昌。晉悼霸業。

不類晉文而類齊桓。終悼之世。未嘗與楚一戰。而楚遂不敢逞。諸夏庇而安焉。故史稱其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

吁盛矣。悼在位十五年。韓厥知罃繼為正卿。魏絳荀偃士匄趙武佐之。皆晉之彥也。史稱美其政曰。舉不失職。官

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蓋內政之修明。文襄以降。未嘗有也。其對外之政略有四。曰和

戎。曰用吳。曰伐鄭。曰棄陳。戎狄之在河北者。赤狄最悍。晉已滅之。其餘諸戎。種落尙繁。魏絳乃陳和戎有五利。悼

公采之。乃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左傳紀和戎之效而特詳四事。考魏絳和戎五利。其第一利曰。戎狄荐居。貴貨

諸戎之地而墾闢之。又既無戎擾邊境。穡事大安。其影響于晉之農業必甚大也。其後公賜絳以金石之樂。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

九合諸侯。又曰。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則和戎所關之重。可以推見。用吳制楚之策。肇於景而成於悼。終

悼之世。會吳凡五。其一。襄三年。即晉悼三年夏雞澤之盟。逆吳於淮上。而吳子不至。吳未易役也。其二。襄五年。夏善

道之會。吳謝不會雞澤之咎。且請聽命。故使魯衛先會之。其三。是年秋。戚之會。合十三國。而吳在末次。備附庸之且命戍陳焉。晉令遂行于吳。其四。襄十年春。祖之會。祖實楚地。會於此。示得吳以威楚也。其五。襄十四年春。向之

會吳伐楚喪而告敗。晉數吳之不德而退之。然仍為吳謀楚。以霸者之威德。臨吳而懷之也。晉悼蓋善用吳而不

為用也。晉得吳則楚之右臂斷而不敢擾鄭。懼吳之議其後也。而諸夏則坐是小康矣。晉楚爭鄭之局。至晉悼之

世而止。而其爭亦最烈。晉雖勝楚於鄆陵。而不能有鄭也。故夏告捷而秋伐鄭。厲公末葉。蓋三伐而不有功。十六

年秋即鄆陵後一月也悼公即位之始。楚聞晉難。而崛起爭宋。納宋叛臣魚石於彭城。鄭實導之。晉於是率諸

侯城虎牢。以偪鄭。東爭彭城。西爭虎牢。據兩天險。鄭南面以待楚之敵。此晉君臣之長計也。終悼之世。鄭亦再服

晉而再叛。再叛之後。卒乃堅服。襄二年冬。城虎牢。三年六月。鄭乃與於雞澤之盟。此初服也。於是鄭從楚已七年

矣。及襄八年之冬。楚公子貞伐鄭。鄭及楚平。此初叛也。距初服蓋五年。襄九年冬。晉以諸侯伐鄭。十一月。同盟于

戲。此再服也。晉師還而楚復來伐。復與楚平。此再叛也。相去旬日間耳。當是時也。晉知非敵楚。不能服鄭。襄九年

冬諸侯圍鄭。鄭人恐乃行成。荀偃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罃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敵

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于戰。乃許鄭成。此晉對楚之大方針也。不戰

敵楚也。所以鄭亦知非怒晉。不能拒楚。襄十一年左傳云。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

也。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晉鄭之間。若有默契焉。

鄭以叛服不常故。終悼之世。四從楚伐宋。二成十八年夏。二襄二年春。五見伐於晉。二襄元年夏。二襄九年冬。三

襄十一年而三見伐於楚。二襄五年冬。二襄七年。至襄十一年。鄭與於蕭魚之會。鄭自是從晉不貳者二十四年。晉楚

爭鄭之局。亦告終焉。其後楚雖三伐鄭。二襄十六年冬。二襄二十年冬。三襄二十六年冬。三不能得志。亦不關於大局也。都凡晉楚爭鄭六

十年。鄭被兵三十有四度。而晉楚恰各半。及虎牢城戍之功就。楚遂不復能為鄭患。故雖至戰國。鄭猶滅於韓。而

不滅於楚也。先是雞澤之會。襄三年陳侯使其大夫袁僑來乞盟。陳之不賓。既三十四年矣。宣五年冬陳及楚。至是

忽棄楚即晉。越二年，楚子囊爲令尹，晉人知其必爭陳也，捐力與之。然後專力與爭宋鄭。襄五年左傳云：楚子囊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子囊必疾討陳，陳近楚，民朝夕急能無從乎？有陳非晉事也，無之而後可。故雖嘗以諸侯之師戍陳，後乃更以之戍鄭。夫霸政之指歸，在均勢，在維持現狀，殘民逞欲，在名義上實所不許。晉之攘楚，非欲剷除楚固有之勢力，使楚之勢力毋更橫溢以擾中原已耳。故與楚密邇之陳，不復強以所不堪，以還其均勢之舊。有力而用之不盡，亦晉之所以善自全也。悼公之卒，年僅三十，倘其永年，晉之興且未艾，而春秋之局亦不至遽蛻變爲戰國。惜哉！自悼之卒，平昭繼位，席其餘烈，猶能爲諸夏宗主者二十餘年。平公之世，合諸侯十三。(一)襄十六年三月，濮梁之盟；(二)襄十九年正月，祝柯之盟；(三)襄二十二年冬，沙隨之會；(六)襄二十四年八月，夷儀之會；(七)襄二十五年第二次夷儀之會；(八)其年八月，重丘之盟；(九)襄二十六年第二次澶淵之會；(十)襄二十七年夏，宋之盟；(十一)襄二十九年五月，城杞之會；(十二)襄三十年第三次澶淵之會；(十三)昭元年，虢之盟。盟公之世二焉。(一)昭十一年秋，厥貉之會；(二)昭十三年秋，平丘之會。然宋盟以後，晉日以不競，霸政行熄矣。語在霸政餘紀章。晉霸起踐土之盟，迄平丘之會，都凡一百有四年。

霸政餘紀章第六

自宋盟以後，迄於獲麟爲霸政餘紀。其間大事，則晉楚之中衰一也，吳越之忽興忽亡二也，各國大夫之專政三也，小國之亂亡四也。餘紀云者，謂無霸也。盟宋之時，晉霸形未墜也。其後尙數合諸侯，曷爲謂之無霸？霸具不存焉爾。楚亦嘗合諸侯，吳齊亦爭盟，曷爲謂之無霸？彼之所持非霸者之職志也。故盟宋以後，無霸之天下也。初，晉厲初立，宋華元合晉楚之成，未幾楚背盟，伐鄭，以有鄆陵之役。越三十年而宋向戌復以合晉楚弭兵倡於天下。襄之二十五年，晉范匄老，傳政於趙武，而楚屈建即子木亦新爲令尹，向戌與二人者皆相善也。欲弭諸侯之

兵以爲名。如晉告趙武。趙武謀於諸大夫。韓起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齊秦無異辭。向戌乃徧告小國。以襄二十七年七月會盟於宋。與會者晉楚齊秦魯衛陳蔡鄭許曹郟滕。並宋爲十四國。屈建請晉楚之從交相見。趙武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乃釋齊秦。旣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以爲私屬。皆不與盟。盟者十國焉。將盟。楚人衷甲。楚伯州犂以爲不信。固請釋甲。屈建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信。及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昔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晉人不欲復與競。卒先楚人。盟成。向戌求邑於宋公。以爲賞。司城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梁啓超曰。子罕之言諒哉。豈惟小國。卽彼大國者。惟常有敵國外患。臨乎其前。其君臣日相戒懼。內之懼失其民。外之懼失與國。而因以整綱飭紀。禮賢讓能。興事趨功。招攜懷遠。其人民亦常覺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相輯和以事其長上。壹其心志。齊其步伐。以爭俄頃之生死於其敵。夫如是。然後其國能有朝氣。有朝氣。然後國有所以與立於天地。而日進於高明。國國皆如是焉。則含生之類。所由進善而多福也。無敵國則驕。無外患則逸。驕且逸。則汰。汰則媮。執政者汰媮於上。民汰媮於下。則充國中皆暮氣也。此而不衰亡。未之聞也。嗚呼。自盟宋以後。諸侯之氣皆暮矣。故晉臣爭權。黷貨以失諸侯。卒自分裂。楚主驕盈。恣戾迭相篡弑。以召入郢之禍。自餘諸小國。外則時相覬覦。逐尺寸之利。內則自相擠軋。世卿移國者。項背相望也。遂以成春秋之季。嗚呼。以匹夫口舌之

力而狎弄列強。遷轉世運。未有如宋向戌者也。不有所廢。其何以興。天其或將開戰國之局。而假手於戌焉。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致也。宋盟後五年。昭元年十一國之大夫復盟於虢。以尋宋盟。弭兵之論益熾。自是魯衛宋鄭之君相。歲僕僕朝聘於楚廷。更三年。昭四年而楚靈王合十二國諸侯盟於申。既而十年之中。楚三伐吳。昭十二年五年。執徐子。昭四年伐徐。昭十年滅賴。昭四年遷許。昭九年滅陳。昭八年滅蔡。虐用蔡世子如。刳羊豕。昭十年晉惟卑辭以請蔡於楚。曾不敢以一矢相加遺。懼以背宋盟。滋口實也。晉霸於是掃地矣。同時齊景亦侈欲爭霸。伐徐。昭十年伐莒。昭十年不戢其武。魯叔孫昭子傷之。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肄。其是之謂乎。梁啓超曰。無伯之害。豈惟一端。吾讀昭定哀間春秋傳。觸目皆是矣。

請言魯與邾莒。初魯桓公之子莊公之弟三人。曰慶父。曰叔牙。曰季友。慶父叔牙為亂。季友忠而才。克靖公室。受封邑為季孫氏。而慶父叔牙雖伏罪不絕。其後號孟孫叔孫氏。是為三桓。與臧氏郈氏展氏等同為魯卿族。而三桓代有賢良。遞秉國政。國權亦漸以下移。至昭五年。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取二。孟氏叔氏各取一。魯君殆同寄食。實宋盟後之九年也。其後昭公不堪三家之逼。自起伐季氏。而孟叔助季。公徒敗績。公出奔齊。昭二十年齊欲納之。而齊臣梁丘據之徒尼之。愬於晉。晉范鞅執政。受季孫賂。弗之恤也。越七年而昭公卒。客死於乾侯。又其後哀公欲以越兵伐魯。逐三桓。不勝。出奔。客死於越。於是魯逐兩君而莫之討也。無伯也夫。初邾莒在魯肘腋。夙虐於魯。昭襄之際。即宋盟前後二十餘年魯四納邾叛臣。而取其邑。(一)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闕丘奔來。(二)襄二十三年邾畀濫來。(三)昭二十七年邾快來奔。(四)昭三十一年邾黑跋以奔。五伐邾而卒滅之。哀七年又屢伐莒。取郟。昭四年受其叛邑。昭五年莒牟婁及防茲來奔。莒瀕於亡。於是魯轡兩

國而莫之救也。無伯也夫。

請言衛。衛當魯襄之世。而孫林父逐其君獻公。入于戚。孫氏封邑以叛。衛獻雖不君。而林父固亂臣也。晉爲盟主。匪爲

不討。乃反爲澶淵之會。以疆戚田。取衛邑六十。以予孫氏。而執衛侯。實盟宋之前一年也。襄二十六年衛侯旋因寧喜

以歸。復殺寧喜。衛卒不靖。其後衛靈以女寵故。逐太子蒯聩。而立其孫輒。蒯聩以父而與子爭國。輒以子而拒父。

爲天下笑。而晉趙鞅納衛叛人。以獎其亂。其失霸者之誼益遠。衛俶擾數十年。而莫能正之。無伯也夫。

請言宋與曹。宋華元向戌。先後以合晉楚。自喜。然皆無後于宋。若有天道。爲好事亂政者戒焉。自宋盟後。以迄春

秋之終。宋凡四叛亂。一曰華向之亂。自昭二十二年至二十二年二曰樂大心及公弟辰公子地之亂。自定九年至十一年三曰桓魋之亂。

自定十一年至十四年四曰大尹之亂。襄二十六年宋自弭兵之後。謂無復外患。而內爭乃迭起。國以削弱。無伯也夫。宋景之世。

曹滅於宋。而晉不救。哀七年曹固自取。然文王之胤。經春秋二百餘年。併吞之烈。巋然幸存者。今斬焉。而莫之能救。無伯也夫。

請言鄭與許。諸國中最受宋盟之賜者。厥惟鄭。蓋鄭本以首鼠於晉楚之間。而獲自存。晉楚息爭。鄭可以昌言服

事二伯。而無復罪責。鄭實利焉。而適有命世之英子。產其人者。爲之執政。且先之以子皮。而繼之以子太叔。故鄭

在春秋以昭定之世。爲最康榮。雖然。有一事焉。鄭與宋當隱桓莊之際。日相侵伐。無甯歲。自霸政既興。惟當從霸

主之後。相討而已。自閱則未之聞。及定哀之季。乃一返隱桓之舊。二十年間。宋鄭攻伐。見於經傳者九焉。各修小

怨。逐小利。以糜爛其民。而兩敗以爲人驅除。無伯也夫。鄭之謀許。始自莊公。二百年中。憚霸威而不敢取。盟宋後

四十二年。而許滅矣。太岳之胤。不祀忽諸。無伯也夫。

請言陳蔡。陳蔡役屬於楚者百餘年。楚不之滅也。曷為不之滅。知滅之而晉必奪而復之。楚亦不能守也。故不如留為與國。以當晉之衝。及弭兵局成。楚知晉之倦於兵。而不我競也。故十年之中。陳蔡相繼為縣。蔡世子乃至宰。刳以為犧。諸夏之辱。人道之慘。至是而極。雖後皆復封。亦等於鄙邑耳。而當前之荼毒。已不可復忍。誰謂為之無伯也夫。

請言齊。齊當晉霸全盛之時。本已稍倔強。不甚用命。齊莊值晉悼卽世之後。矚晉之將衰。思逞其欲。而晉之內競。亦有以導之。初晉欒范不睦。范甸執政。逐欒氏。欒盈奔楚。旋奔齊。襄二十三年。齊納欒盈於曲沃。遂以師隨之。伐晉。取朝歌。入孟門。登太行。封少水而還。入春秋以來。未有諸侯伐盟主。至於此極者。齊雖不道。而晉之衰抑可知。已實盟宋前之三年也。然齊旋有慶封之難。莊公弑焉。景公嗣世。忽萌爭霸之志。結鄭結衛。結魯結宋。相與為特

盟。特盟者無主盟之國。而二國或三國各自特相盟也。春秋初年盛行。齊桓霸後卽無之。其復見則自定七年秋。齊侯鄭伯盟于鹹。始也。同時齊侯衛侯盟于沙。定八年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沃。定十年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定十二年冬。公會齊侯盟于黃。定十四年五月。公會齊侯鄭伯于牽。其年秋。齊侯宋公會于洮。蓋齊景爭霸之際。特盟凡七見焉。吾謂定哀之際。多返於隱桓之舊。此亦一徵也。而皆以叛晉為職志。晉固不復振。而齊亦安能有成。徒賈怨於民。以為陳氏資耳。初齊之諸卿。曰國氏。齊同姓也。不知所自出。曰高氏。出於文公之子子高。曰崔氏。出於丁公。曰慶氏。出於桓公。曰鮑氏。非公族。桓公勛臣鮑叔牙之後也。曰欒氏。高氏。出於惠公之子公子欒。公子高。是稱二惠。欒高之高與國高之高異族。而陳氏則陳公子敬仲當桓公世奔齊。受封邑。傳世焉。

高國世為命卿。自靈公時殺國佐。成十年。莊公時殺高厚。襄十年。景公時逐高止。襄二十二年。族遂替。而崔慶特彊。至有莊公之弑。襄二十五年。其時陳氏最能持正。民望歸焉。既而慶氏滅崔氏。襄二十七年。欒高滅慶氏。而陳氏與有功焉。陳乞始得政。齊惟餘欒高陳鮑四族。而鮑氏黨於陳。昭十年。陳鮑逐欒高。於是齊公族盡矣。景公蘊利而侈汰。齊民苦

之。晏子諫景公曰：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又曰：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徵歛無度，宮室日更，景公當時貪淫可見。而陳氏則厚施以市恩於民，晏子曰：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鐘之數，其歸之齊，政遂歸陳氏。景公卒，羣公子爭立，而孺子荼、悼公、簡公、十四皆見弒於陳氏。齊於是九年而弒三君矣。陳恆之弒簡公也，孔子齋戒沐浴朝魯哀公而請討之，然而非惟魯不能討，舉天下竟莫能討也。無伯也夫。

曷為無霸？晉失霸也。晉曷為失霸？晉自失之。欲知晉失霸之由，則於其卿族廢興之跡，不可不深察。蓋春秋中葉

以還，晉之政治，卿族政治也。晉卿著者十一族：曰狐氏、唐叔之裔也；曰韓氏、曰欒氏、曰郤氏、皆公族也；曰趙氏、曰

魏氏、曰胥氏、曰先氏、亦稱原氏、曰范氏、亦稱士氏、曰知氏、曰中行氏、二家皆荀氏、皆異姓也。其他尚有祁氏、羊舌、續氏、慶氏。晉制

三軍，軍各有將，有佐。中軍之將，戰時則為主帥，平時則為執政。其餘五卿，即中軍之佐及參贊之以決國事。諸族

皆昌於文襄以後，而常以齒德資望遞相代為執政。當其盛時，彬彬交讓，同寅協恭，實貴族政制之楷式也。文公初作

三軍謀元帥，趙衰薦郤穀，乃使穀將中軍。郤溱佐之，趙衰狐偃胥臣皆從亡。最有功勞者也。趙胥皆不在六卿之列。狐偃僅班在四讓德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趙衰狐偃胥臣皆從亡。最有功勞者也。趙胥皆不在六卿之列。狐偃僅班在四讓德

至美矣。未幾，郤穀卒，使原軫、即先軫將中軍，辭曰：伯游、即荀偃、長昔、臣習於知伯、即知營、是以佐之，非能賢悼公時，中軍將知營卒，使原軫、即先軫將中軍，辭曰：伯游、即荀偃、長昔、臣習於知伯、即知營、是以佐之，非能賢

也。請將伯游，於是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左傳美之曰：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晉國以平數世賴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左傳美之曰：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晉國以平數世賴

之。此中世諸卿迭及其敵也。遞相剪滅，餘三數彊宗，晉以分焉。先氏當文公城濮之戰，先軫以中軍將為功首，旋相嬗代之形勢也。

自致死於狄難，襄公以其子先且居代之。且居以晚輩而狐趙胥欒諸助臣其後先穀復不用命，債師於邲，復召

狄病國，景公殺之。先氏以亡，狐氏自狐突為太子申生傅，二子毛偃俱事文公。至襄公將使偃子射姑將中軍，陽

處父易之以趙盾。射姑殺處父，奔狄。狐氏以亡。胥氏自胥臣從文公，與其子甲世佐下軍，其後胥甲以疾廢。胥童導厲公爲虐，見殺。胥氏以亡。郤氏自惠公時，郤芮實見信任，文公入以罪廢，旋錄其子缺。成公時，郤缺執政。景公時，郤克執政。厲公時，郤錡、郤犇、郤至並居卿位。欒書譖而殺之。郤氏以亡。欒氏自欒枝從文公，有大功。至景公時，欒書執政。厲公時，鄆陵勝楚，反而弑君，再傳至盈。范匄逐之，盈入爲亂。欒氏以亡。范氏實獻公時大夫士蔣之後。景公時，士會執政。平公時，士匄執政。定公時，士鞅執政。其子吉射與中行氏作亂，范氏以亡。荀氏自林父將中行，其時晉嘗改軍稱行因以爲氏。至悼公時，荀偃執政，傳荀吳、荀寅與范氏同作亂，中行氏以亡。荀首食采於知，亦作智因別氏焉。其子罃輔悼公執政。晉以復霸，再傳至躒，與韓、魏、趙共逐范中行氏。躒子瑤貪而復，三卿滅之。知氏以亡。至春秋末，晉卿惟餘韓、魏、趙三族，稱三晉。寢爲戰國之世矣。三族皆起於獻公時，而趙氏自趙襄從文公，功最高。賢而能讓，其子盾歷襄、靈、成三世爲執政。至景公時，欒卻構滅趙氏，賴韓、厥爲請，復立趙武，續衰盾之祀。至平公時，趙武執政。定公時，趙鞅執政。魏氏自魏犇從文公，其後世有爲軍佐者。至悼公時，魏絳最賢，顧未爲執政。頃公時，而魏舒執政也。韓氏自韓厥戰鞏有功，至悼公時，厥執政。平公時，厥子起執政。此三家傳世之大凡也。案其興替之跡，諸族實遞爲驅除。偃狐者趙，而趙幾滅於欒。郤者郤，而郤復殺於欒。欒復逐於范。錡、犇者范，而范卒傾於趙。助趙以分范，中行者知，而知卒入於三家。如是展轉以成三晉之局。當悼公時，七族並盛。鄆子展謂晉八卿和睦，八卿知罃、范匄、荀偃、韓起、欒黶、范魴、魏絳、趙武也。知罃以外，魏絳最賢，絳以位卑壽促而不及執政。晉之不幸也。平公之初，范匄當國，凡百不務，而專與欒氏爲仇。商任一會合八國，襄二十一年沙隨一會合十二國，襄二十二年假盟主之力，動天下之衆，其究也不過錡、欒氏以報私怨。晉失諸侯，實自此始。明年，襄二十三年遂召齊兵，納齊。

樂盈於曲又明年襄二十四年會於夷儀將以伐齊而不成行也諸侯有以量晉之無能晉之所以失諸侯者二矣又

明年襄二十五年再會於夷儀將討齊齊莊方見弒受賂而許齊成與弒君之齊同盟於重丘霸政大義墜焉晉之所

以失諸侯者三矣又明年襄二十六年會于澶淵奪衛邑以畀其叛臣孫林父晉之所以失諸侯者四矣又明年襄二十

年而遂盟宋以弭兵史家共知盟宋為晉之失計謂受向戌誣蔽也殊不知當時之晉已成日中將昃之象其君

臣實乃欲假此以自全趙武有賢名實下材也其偷已甚襄三十一年左傳云穆叔至自會語孟孝伯曰趙孟將

十者弗能久矣昭元年左傳云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劉子曰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趙孟所謂老將至而耄之也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

儕於隸人朝不謀夕向戌謀議適與其暮氣相應故欣然即之以為安宋盟既成晉君臣謂自今以往天下無復棄神人矣何以能久

事益侈汰而不恤諸侯趙武既卒韓起繼執國政二十餘年昭起昭九年起昭二十六年徒雍容養望而不知大體且輕信讒慝

諸卿荀吳范鞅知躒輩黷貨無厭傾軋報復弗能正也故晉政日荒襄二十九年宋盟後平公以杞為外家故合

十國之大夫以城杞強魯使歸杞田姬宗怨咨弗之恤也鄭游吉曰甚哉其城杞也晉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肆是

曰杞夏餘也而即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晉之所以失諸侯者五矣寵姬之喪而勞諸侯以弔昭三年左傳鄭游

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何必瘠魯以肥杞晉之所以失諸侯者五矣寵姬之喪而勞諸侯以弔昭三年左傳鄭游

葬梁丙曰甚矣子之為此來也吉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今嬖寵之喪宮室之成而勞諸侯

以賀昭八年左傳叔弓如晉賀虢祁之宮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虢祁也晉之所以失諸侯者六矣於時楚處

靈王張甚四年之間滅陳昭八年滅蔡昭十年弭兵之效可睹矣於是乎有厥愆之會時則平公卒昭公新立諸侯將

以觀晉德焉乃謀救蔡而竟不果也昭十一年左傳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起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已為盟

遠不能救蔡也晉人使晉之所以失諸侯者七矣晉亦知諸侯之將貳也乃不務樹德招攜而示威示眾以臨之

於是乎有昭十三年平邱之會晉成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遂合諸侯於平邱然吳首辭會告于吳以齊繼辭

盟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曰諸侯討或則有尋盟若皆以黷貨而見輕於衛諸侯事晉未敢攬貳況衛在君字下

乎聽邾莒之愬而賈怨於魯邾莒人愬於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晉侯不見魯侯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

必可畏也後亦惟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爭貢獻而卒屈於鄭承曰天子班

祇取辱焉晉之所以失諸侯者八矣平丘以後晉遂不復能宗諸侯未幾鄆陵之參盟起昭二十六年齊魯莒邾

書參盟晉雖亦有會盟而盟主之資格墜矣當晉政之始衰也齊晏嬰嘗與晉叔向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

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

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殫相望而女富溢尤民間公命如逃寇讎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

日不悛以樂愒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昭三年左傳嗚呼晉之衰徵具見矣昭定哀之世晉業稍有可紀者其惟伐

鮮虞白昭元年滅肥昭十年滅鼓昭十年滅陸渾昭十年諸役蓋至是而戎狄殆絕跡於中原晉之力也若其諸卿之迭

相軋鬪剪滅則晉之事非天下之故也

梁啓超曰孔子作春秋於譏世卿之義三致意焉世卿云者質言之則貴族政制云爾春秋諸夏之國蓋純為貴

族政制楚則參半秦吳越皆無之其得失之數可得而論也凡一羣之進化也必其少數優秀者實先進遂以造

成一羣之中堅以鞏樹其羣焉指導其羣焉言夫國政則近於以智治愚以賢治不肖於理勢甚順立乎其土者

有君后常能以名分軌率其下而庶政又非一人所得而專制非諮決於羣貴事不克舉也羣貴既累世練習政

事才智必間出不乏。又與國同休戚，而威信夙行於其民，故雖有昏僻之主，常得節制匡救，無使稔惡以覆國命。其有一人或一族之跋扈不軌，則自餘諸族能協而戢之，故不敢妄發，發亦禍不烈也。春秋中葉，晉魯諸國之所以屢傾而不顛，皆坐是也。言夫羣治，則諸貴族常受特別之教育，其學問品格皆自成風氣，其性類畸於保守，能持續固有之文明，勿使墜。其儕族既日相摩習，而又常得與他邦之賢士大夫游，取精用宏，故能樹一國文化之體系，爲民庶所矜式，以寢成國俗。夫春秋之文物，豈不彬彬乎懿鑠古今也哉！孰莊嚴之，孰濬發之，皆中原諸國世族大夫之賜也。此其所長也。及其敝也，則驕侈淫泆，專橫恣肆，上之傀儡其主，而下之芻狗其民，中之則自相殘夷，若雞之鬪而蟀之搏也。大抵當國基新造，與夫敵國外患殷憂相乘之際，則戒懼而輯和，勤勉而精進，四郊無虞，安富尊榮，則惰氣中焉，而百病叢茁，無論何種政制之國皆有然，而貴族其尤甚也。貴族政制之敝，至春秋之季極矣。晉在昔本以最善用此制而致盛強，逮其末流而受禍亦最烈。晉爲盟主，而猶爾爾自無以表正諸夏，豈惟不能表正而已，益以轉相比周而重其敝。故強宗移國之事，成爲當時各國之所同病。各國雖各有其積漸之勢，抑亦相互助長之矣。春秋記溴梁之盟曰：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於溴梁。戊寅，大夫盟。明自茲以往，諸國皆政在大夫也。梁啓超曰：貴族政制爲羣治進化必歷之級，功過各不相掩，通數千年史蹟而觀其成果，則功尙較多也。觀西方希臘羅馬以及近世英法諸國興替之跡而益信也。

以上述宋盟後晉及中原諸國形勢既竟，其當次論者，則楚與吳越也。楚當宋盟後二年，而王子圍爲令尹，虢之盟，圍實與晉爭長焉。越五年，昭元年圍弑其君，邾敖自立，是爲靈王。靈王立三年，遂合十二國諸侯會於申，以伐吳。既而伐徐滅賴滅陳滅蔡，並見前威日張而心日侈，築章華之臺，召諸侯以落其成，立十二年而使五帥大舉伐徐。

以懼吳。自次於乾谿，以爲之援。初，靈王既滅陳蔡，城之，使其弟公子棄疾居焉。至是，棄疾以蔡作亂，召公子比弑王于乾谿。既而又弑公子比自立，是爲平王。復討陳蔡，以徼名焉。平王在位十二年，頗矯靈王侈汰之習。楚以小康然，以讒殺太子建，展轉召吳禍。又用囊瓦爲令尹，瓦貪而不仁，楚自是益衰。傳至昭王，而有吳入郢之變。夫吳自始，本役屬于楚也。宣八年楚伐舒蓼滅之，盟吳越而還。蓋楚莊圖霸之始，先撫吳越以固其東南圍也。及申公巫臣爲晉通吳，以病楚。吳伐郟，入州來，七年圍巢，伐駕。俱成十年。吳楚疆場之爭起矣。至襄三年，而吳楚之兵始交。楚伐吳，克鳩茲。實晉悼會雞澤之年也。自是以還，楚康之世與吳諸樊六交兵。(一)襄十三年，吳乘楚喪，侵楚楚逆戰於庸浦，大敗之。(二)襄十四年，楚伐吳，報以伐吳，無功而還。(四)襄二十五年，秋，吳爲舟師，之役，召舒鳩人叛楚楚，伐舒鳩，吳救之，敗績。楚遂滅舒鳩。(五)其年冬十月，吳子伐楚，報舟師之役，門于巢。楚人射殺吳子。(六)襄二十六年，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蓋吳勝楚僅一，楚無功者二，而楚勝吳者三。吳主死焉，楚靈之世與吳餘昧五交兵。(一)昭四年七月，楚子以諸侯人伐楚，取棘，以報朱方之役。(三)其年冬，楚子以諸侯伐吳，吳人敗諸鵠岸。(四)昭六年，楚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吳人敗之于房鍾。(五)昭十二年冬，楚子大舉伐徐，以懼吳。次于乾谿，明年四月，楚子被弑。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楚一勝而四敗，楚靈威虐肆于諸夏，而吳患亦日深矣。楚平之世與吳僚三交兵。(一)昭十七年，吳伐楚，楚人敗之于長岸。(二)昭二十三年，吳伐州來，楚合頓、胡、沈、蔡、陳、許之師救州來，吳公子光帥師敗之于雞父。(三)昭二十四年，楚爲舟師以略吳疆，吳禦之，楚師遁。吳滅巢，鍾離滅，沈、楚一勝而再敗，楚益不競于吳。楚昭之世與吳闔廬七交兵，其在入郢前者三。(一)昭二十七年，吳伐楚，圍潛，吳公子光弑其君楚師救潛，聞吳亂而楚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三)定二年，秋，楚人伐吳師，在入郢後者亦三。詳下文。而入郢之役，楚不亡，蓋如縷焉。初平王殺太子建及其傅伍奢，奢子員奔吳，誓報公仇。員知吳公子光有異志，進刺客鱉諸，爲光弑王僚。光自立，是爲王闔廬。伍員見親任用事，教吳以病楚之策，亟肆以罷之。上文註昭三十一年，多方以誤之。上文註定二年，而後以三軍繼之，闔廬用其謀，既屢挫楚，至定四年而有柏舉之役，實郢陵以後春秋一大戰也。時楚令尹囊瓦欲蔡

昭侯之佩裘弗與。三年止之。卒獻佩。乃釋歸。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以其子爲質於晉。請伐楚。晉人爲之合十八國之諸侯於召陵。既而晉荀吳求貨不得，乃辭蔡侯。蔡侯更質子於吳，而導之以伐楚。春秋書之曰：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於柏舉。楚師敗績，以主兵予蔡者。蔡虐于楚，既百年，大其能雪恥且哀晉之不復勤諸侯也。吳之伐楚也，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楚師濟漢而陣，自小別至于大別，蓋吳與楚共長江之險，而楚在上游，水戰吳必不能以得志，是役也。吳師蓋在今安徽之壽州登陸。淮汭卽州來，今壽州地。歷光黃逕義陽三關之險，至漢江北岸。在今漢陽。與楚夾水而陣，蓋懸軍深入楚境千一百餘里。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今湖北麻城縣境。吳王弟夫槩先擊楚，令尹囊瓦之卒，囊瓦潰。楚師大敗，吳追擊之。五戰及楚都郢，庚辰，吳入郢，自始戰迄終戰，凡十日，戰線之長，戰役之久，春秋以來，未嘗有也。韓城濮殺盜邲鄆陵諸役，皆戰於一地終日而畢。楚昭王奔隨，伍員發平王墓，鞭其尸三百焉。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國。包胥曰：子能覆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包胥如秦乞師，立秦庭七日，哭。秦師乃出。明年，定五包胥以秦師兩敗吳師，吳師乃還。楚子復歸于郢。又明年，定六吳復敗楚于繁陽。楚自郢遷于都，自是吳楚無兵爭者二十年。至哀六年，吳伐陳，楚救之，昭王死焉。此柏舉後吳楚之三戰也。楚自宋盟以來，有輕晉之心，故靈王侈而平王惰，致吳坐大江東，不可復制。楚幾覆焉，故曰盟宋後而晉楚俱敝也。然楚自遷都後，君臣傲懼，故漸以復興。終春秋以至戰國，蓋盛強焉。

晉患楚，故通吳以制楚。楚患吳，亦通越以制吳。然吳雖得志于楚，而終不能爲晉病。越雖得志于吳，而終不能爲楚病。則晉楚之設謀滅而植基厚，與後此趙宋之用金制遼，用元制金者異矣。昭五年冬，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於瑣，是爲吳越交兵之始。越從楚之後而已。昭二十四年，楚舟師之役，越又從焉。

昭三十二年夏。吳伐越。吳漸感越之足爲患矣。定四年冬。吳方入郢。五年夏。越遂入吳。秦倚吳于前。而越議其後。吳人狼狽歸焉。更十年。定十年吳王闔廬伐越。越王句踐禦之于檣李。大敗之。闔廬傷將指死焉。子夫差立。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不敢忘。三年乃報越。敗之於夫椒。遂入越。實哀元年也。越王以甲楯五千保會稽。請成於吳。吳王許之。伍員諫不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外。吳其爲沼乎。越王句踐既反國。乃苦身焦思。臥薪而嘗膽。身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振貧弔死。與百姓同其勞。欲用范蠡文種。委以國政。未嘗一日亡報吳也。而吳狃屢勝之威。方侈然思爭雄於上國。兩會魯。哀六年兩伐齊。大敗齊師。哀十年遂與晉爭盟於黃池。哀十年吳之伐齊也。越王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伍員懼曰。是豢吳也。夫入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得志于齊。猶獲石田。無所用之。越不爲沼。吳其泯矣。王弗聽。賜之死。越二年。越乘吳王之在黃池。伐而大敗之。請行成。許焉。又四年。哀十年越復伐吳。吳禦之笠澤。敗績。又三年。哀十二年越圍吳。又二年。哀二十三年遂滅吳。實伍員死後十年。越敗於夫椒後之二十二年。而吳入郢後之三十三年也。句踐既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周元王使賜句踐命爲伯。句踐以淮上地與楚。歸吳所侵宋地與宋。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時。越兵橫行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梁啓超曰。越句踐幾可以語於霸矣。夫霸者興滅繼絕。翦暴字小。自晉霸之墜。中原不聞此也久矣。句踐率天下宗周。返諸國侵地。以視楚靈齊景吳夫差。何其遠也。其有後于中國。迄漢不斬。宜哉。

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孔子作春秋。於是絕筆焉。實周敬王之三十九年也。其年。齊田常卽陳恆弑簡公。政由田氏。越九十二年。周安王二年齊康公遷死於海上。姜齊亡。獲麟後二十八年。周貞定王十六年韓魏趙三分晉地。七十八

年威烈王二十三年三家始立爲諸侯。九十五年晉靖公夷爲庶人。晉亡。獲麟後二年而楚再滅陳。後八年而越滅吳。後三十四年而楚再滅蔡。後三十六年而楚滅杞。後九十六年而韓滅鄭。春秋諸國皆略盡。惟秦楚益強。北燕亦寢大。與三晉及田齊稱戰國七雄。而魯衛宋亦至戰國尙存。獲麟後八九十年間。史闕有間。故靡得而紀焉。



附春秋年表

孔子因魯史作春秋年自茲始可得而紀。故年表託始焉。春秋變遷略分三期。隱桓莊閔王迹喘延。霸政初起。鄭齊為中樞。魯衛宋縈拂之。晉楚始大。蓋自魯隱即位迄齊桓之卒。可畫為第一期。僖文宣成襄霸政全盛。晉楚中分天下。而晉勢常優。齊秦聽命。楚亦精進不已。諸國各有所宗。而鄭常為爭的。蓋自晉文返國以迄晉悼之卒。可畫為第二期。昭定哀之世。盟宋弭兵。晉霸日衰。中原諸國皆政在大夫。吳越驟興驟衰。秦寢大。蓋自溴梁之會訖於獲麟。可畫為第三期。今以編次詳略之便。區為三表。樞要之國加詳。次則簡載。又次則括以列國焉。

第一表

第一 年	周	魯	齊	鄭	晉	楚	宋	衛	列國
平王四十九年	隱公元年魯自伯禽始封十一傳至隱公入春秋	齊自太公始封十三傳至公入春秋	鄭自桓公始封三傳至莊公入春秋時兼為平王卿士	晉自唐叔虞始封至鄂侯入春秋其時儀入春秋	楚自熊繹始封至若敖熊入春秋	宋自微子始封至穆公和封至桓公入春秋	衛自康叔始封至桓公入春秋	伐鄭	吳子壽夢 蔡宣侯 曹桓公 陳桓公 燕平王東遷後始命秦列為諸侯取岐豐之地在春秋前四十餘年
				鄭伯克其弟段於鄆 以王師虢師伐衛 曲沃之胤	春秋前二十餘年晉始封成師於曲沃後此之晉實				越為夏故封其時未通上國

第 二 年		第 三 年	平王崩 與鄭父質	第 四 年	桓王元年	第 五 年	春助曲沃伐 翼 秋伐曲沃立 翼哀侯
二 年	會戎於潛及戎 盟於唐 滅極極附庸小 國也	二 年	與鄭盟於石 陶	四 年	公子翬會宋公 陳侯蔡人衛人 伐鄭	五 年	
		與鄭盟於石 與周交質又 帥師取周麥 禾 與齊盟	伐 衛		魯宋陳蔡衛 來伐		助曲沃伐翼 春曲沃莊伯 以鄭人邢人 侵衛 衛人以燕師 伐翼王使尹 氏助之翼侯 來伐 以王師伐宋 奔隨
		穆公和卒遺 命立兄子與 夷		伐 鄭	三月州吁弑 其君完弑君 始見 誘魯宋陳蔡 陳蔡始見 同伐鄭九月 衛人殺州吁 十二月立公 子晉		取邾田邾 宣公元年 鄭來侵以燕 師伐鄭 邾人來侵 入鄭
			我始見 極亡		燕始見 邾始見		

第一〇年	第九年	第八年	第七年	第六年	
		以虢公忌父 爲卿士 鄭伯來朝	使凡伯聘魯 戎伐凡伯以 歸	鄭來朝王王 不禮	
十年	九年	八年	七年	六年	
會齊鄭伐宋取 郟取防		齊侯平宋衛與宋衛平 於鄭 齊霸先聲		始與魯平 鄭來修盟 始與齊平	
以齊魯伐宋 取郟取防歸 于魯 秋取戴入蔡 入宋 冬入郟	北戎來侵大 敗之	齊侯平宋衛與宋衛平		與魯修盟 侵陳大獲 如周朝王王 侯 不禮	秋曲沃叛王 王命虢公伐 曲沃立哀侯 于翼
魯齊鄭來伐入鄭 七月入鄭 九月鄭來入		與鄭平		取鄭長葛	
		與鄭平			
戴始見 戴亡 鄭亡	北戎始見	虢始見			

第一七年	六年	北戎來侵乞救齊師於鄭	楚始見 侵隨	隨始見
第一八年	七年			
第一九年	八年		曲沃滅翼 王命虢仲立 哀侯之弟於 晉 伐隨敗之	
第二〇年	九年		虢仲芮伯梁 伯荀侯賈伯 敗之 以王命伐曲 沃 伐鄭遂伐鄆	芮梁荀賈鄆始 見
第二一年	十年			
第二二年	十一年		莊公寤生卒 諸子爭立 鄭始衰 太子忽出奔 衛公子突立 是爲厲公 鄆人將以蒲 絞州蓼伐楚 楚人敗之	陳厲公卒 鄆蒲絞州蓼始 見
第二三年	十二年	與鄭伐宋	厲公元年代 宋	伐絞大敗之魯鄭來伐 宣公晉卒
第二四年	十三年		以魯齊紀與	惠公元年 燕紀始見

		從鄭伐宋衛燕		宋衛燕戰敗		盧戎所敗			羅盧戎始見
第二五年		十四年	從宋伐鄭 齊僖公卒	宋以諸侯來 伐			以齊人蔡人 衛人陳人伐 鄭		邾人牟人葛人 朝魯 邾牟葛始見
第二六年桓王崩		十五年	襄公元年	厲公出奔蔡 太子忽入是 為昭公 魯宋衛陳來 伐謀納厲公 弗克				惠公出奔齊	
第二七年莊王元年		十六年		魯宋衛陳蔡 來伐					
第二八年		十七年		高渠彌弒昭 公立公子躒					
第二九年	周公黑肩欲 弒王而立王 子克王與辛 伯殺周公王 子克奔燕	十八年	陳師首止討 鄭殺子臚而 轅高渠彌	子臚為齊人 討殺祭仲迎 子儀于陳立 之					陳莊公卒
第三〇年		莊公元年	欲滅紀徙紀 之邾鄆郚三						

附 春秋年表

第三九年	第三八年	第三十七年	第三十六年	第三十五年	第三十四年	第三三年	第三二年	第三一年	
				衛 王人子突救					
十年	九年	八年	七年	六年	五年	四年	三年	二年	
敗齊師於長勺功	伐齊納公子糾 戰于乾時敗績 管仲自魯歸齊 公管仲相焉	及齊師圍郕郕 降於齊	連稱管至父 弒襄公立公 子無知	伐衛納惠公		滅紀	紀季以鄫人 于齊紀始分		邑民
				鄆 伐申滅之始 規中原遂伐	文王元年	伐隨武王卒 於軍	莊公馮卒		
敗蔡師於莘 與齊侵魯敗 以蔡侯獻舞績									
				魯齊宋陳蔡 申始見 來伐納惠公 申亡					
譚始見 譚亡						紀亡			

		<p>第四〇年</p> <p>侵宋 齊宋來侵宋師 敗</p>	<p>滅譚譚子奔</p>		歸			
<p>第四一年</p>		<p>十一年</p> <p>敗宋師於鄆</p>				<p>侵魯敗績</p>		
<p>第四二年</p> <p>僖王元年</p>		<p>十二年</p> <p>始與齊平盟于 柯齊反我侵地</p>	<p>會宋人陳人 蔡人邾人于 北杏以平宋 亂齊始霸與 魯盟于柯滅 遂</p>			<p>從齊會于北 杏</p>		<p>陳蔡邾與齊會 於北杏 遂始見 遂亡</p>
<p>第四三年</p> <p>單伯會伐宋</p>		<p>十四年</p>	<p>宋背北杏之 厲公復入 會春以陳人 曹人伐宋王 師會焉取成 于宋而還 冬單伯會齊 侯宋公衛侯 鄭伯於鄆</p>		<p>滅息 遂伐蔡入之 來伐</p>	<p>春齊以諸侯 從齊會于鄆 息亡</p>		

第四四年									
十五年	春復會諸侯 于鄆 秋爲宋伐鄆 鄆宋附庸也	從齊會於鄆 旋間齊侵宋							
第四五年	王使虢公立 曲沃伯爲晉 侯	十六年 春會宋衛伐 鄭 冬會魯人及 宋公陳侯衛 侯鄭伯許男始 滑伯滕子同冬 盟於幽鄭服幽 也	曲沃武公始伐鄭 并晉國王 命以一軍爲 伐	齊率諸侯爲 我伐鄆鄭間 之而來侵	以齊衛伐鄭 從齊盟于幽 從齊盟于幽 從齊盟于幽	滑始見			
第四六年		十七年							
第四七年	惠王元年虢 晉來朝	十八年 追戎於濟西	晉侯朝王						
第四八年	秋王子頹伐 王不克奔衛 衛師燕師來 伐立子頹	十九年		巴人來伐楚 子禦之爲所 敗遂伐黃敗 之					
第四九年	王出居于鄭	二十年	鄭伯和王室 不克以王歸 處王子櫟	伐周 燕會衛師伐周 巴黃始見					

第六五年	第六四年	第六三年	第六二年	第六一年	第六〇年	
二年	僖公元年	二一年 共仲弑公 季友立僖公	閔公元年 季友去年奔陳 今來歸	三十二年 公薨 子般立國人榮 弑之立閔公	三十一年	
衛	會宋曹救邢 邢遷于夷儀 會魯宋曹邾 于櫜謀救鄭	遷陽	救邢	會諸侯謀爲 鄭報楚	病燕也	
	城楚丘以封楚來伐					
陽	與虞師滅下伐鄭	使太子申生 伐東山皋落 氏	作二軍滅耿 滅霍滅魏		令尹	
	伐鄭以其卽 齊也					
		狄來伐殺懿 陽始見 公宋人立戴 陽亡 公以保遺民 虢公收犬戎於 渭汭 犬戎始見				
			耿霍始見 耿霍亡 魏亡	狄伐邢 狄邢始見		
江黃始見						

第七一年	第七〇年	第六九年	第六八年	第六七年	第六六年
襄王元年	惠王崩				
八年	七年	六年	五年	四年	三年
會于洮以謀王室	復伐鄭鄭服請盟于齊盟于寧母	會諸侯伐鄭齊來伐遂救許	會諸侯盟于逃首止之盟歸首止鄭伯逃歸	會魯宋陳衛曹許侵蔡遂伐楚楚來盟于召陵會諸侯伐陳	復會陽穀以楚來伐季友如齊蒞盟謀伐楚
			殺其世子申滅弦		
狄來伐		圍許救鄭	滅虢滅虞		伐鄭
			弦始見 弦亡 虢亡 虞亡		徐人取舒 舒始見 舒亡

第七二年

九年

會幸周公及諸侯盟于葵丘
以師會秦師
納惠公夷吾于晉

獻公詭諸卒
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荀息立卓子

宋桓公卒公子目夷讓國於襄公

秦始見

第七三年

十年

里克弑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惠公立殺里克

第七四年

十一年

王子帶召戎伐京師秦晉救周

與秦伐戎救周

第七五年

十二年

王討子帶子帶奔齊

使管仲平戎於王隰朋平戎于晉

滅黃

諸侯城楚丘黃亡

第七六年

十三年

會諸侯於鹹以淮夷病杞也

第七七年

十四年

鄆來朝

城緣陵以遷杞

鄆始見

第八六年	第八五年	第八四年	第八三年	第八二年	第八一年	第八〇年	第七九年	第七八年
二十三年	二十二年 伐邾取須句	二十一年	二十年 邾來朝	十九年	十八年 宋以諸侯來始朝于楚 伐納孝公	十七年 滅項 與徐人伐英 十月桓公小 白卒齊內 亂	十六年 季友卒 會諸侯於淮 謀鄆	十五年 會諸侯救徐 伐厲
伐宋	宋來伐							
惠公夷吾卒	秦晉遷陸渾 伐宋敗之 之戎於伊川							與秦戰於韓 伐徐 秦獲晉侯
		宋 執宋公以伐 會諸侯于鹿 上	伐隨		鄭來朝			
襄公茲父卒	與楚戰于泓 敗績	又會于孟楚 執公來伐		執滕子與曹 邾盟圖曹	襄公以諸侯 邢人狄人來 伐齊圖霸 伐			
			入滑					
		邾滅須句		梁亡	始見 秦取梁新里梁	項始見 項亡 英始見		厲始見

第二表

	周	魯	晉	楚	齊	秦	鄭	列國
第八七年	子帶作亂王出 居于鄭	僖公 二十四年	晉人殺懷公秦 與宋平 納公子重耳於 晉是爲文公	晉人殺懷公秦 與宋平		納晉公	王來處于汜 宋與楚平	
第八八年	晉侯納王朝王	二十五年	圍溫納王王賜 以陽樊溫原攢 茅之田晉始啓 南陽	圍陳納頓子		將納王晉辭之 與晉伐都		衛滅邢 邢亡
第八九年		二十六年	齊來伐	魯來乞師滅夔 伐宋以其卽 晉也				夔始見 夔亡
第九〇年		二十七年	杞用夷禮來朝	率陳蔡鄭許圍 宋				
第九一年	天王狩于河陽 諸侯朝王于王 所 王策命晉侯爲 侯伯	二十八年	始去楚卽晉	春侵曹伐衛四 月遂率齊師宋 師秦師與楚人 戰于城濮楚敗 衛侯來奔旋爲 五月會齊宋陳 蔡鄭衛莒盟于	率陳蔡與晉戰 于城濮敗績殺 其大夫得臣 從晉戰楚	從晉戰楚	五月從晉盟 於衡雍去楚楚 卽晉也	曹衛陳蔡皆去

第九四年	第九三年	第九二年	
三十一一年 分曹濟西地	三十年 襄仲聘晉初聘也	二十九年 東夷介葛盧來朝	
作五軍以禦狄	與秦師圍鄭秦私與鄭盟鄭旋求成許之晉秦始交惡	會諸侯盟于翟泉謀伐鄭鄭未服也	踐土陳蔡鄭始服 冬會魯齊宋蔡鄭陳莒邾秦于溫魯始服 天王狩于河陽晉召也 執衛侯歸之於京師 率諸侯圍許曹會焉曹始服 王策命文公為伯始作三行以禦狄
	狄來侵		
	與晉伐鄭先退		
	晉秦來伐秦衛殺元咺及公先退立公子子瑕衛侯歸于蘭求成于晉衛		
狄圍衛衛遷于帝丘		介始見	

第九五年	三十二年	春始與楚平 冬文公重耳卒 子襄公立 請平于晉晉報 晉楚始通	衛來侵 衛人侵狄侵鄭
第九六年	三十三年	四月率姜戎敗 秦帥于殺 八月收狄于箕 先軫卒 冬率陳鄭伐許 侵陳蔡陳蔡請 狄來侵 魯來朝 弔狄難	從晉伐許楚滑亡 旋來伐 是歲陳蔡復去 晉即楚
第九七年	文公元年	伐衛取戚以其 商臣弑其父戚 魯來聘 王自立	衛侵鄭晉伐之
第九八年	二年	晉來伐公遂朝 之於彭衙 使陽處父盟魯 以恥之 會諸侯于垂隴 討衛衛請成 五月秦復來伐	五月伐晉晉不 出
第九九年	三年	春率諸侯伐沈 以其服楚也沈 救江 潰 秋伐楚救江 秦來伐取二邑	伐晉晉不出遂 霸西戎

第一〇九年	第一〇八年	第一〇七年	第一〇六年	第一〇五年	第一〇四年	第一〇三年	第一〇二年	第一〇一年	第一〇〇年
				頃王元年	襄王崩				
十三年	十二年	十一年	十年	九年	八年	七年	六年	五年	四年
	與秦戰河曲	鄭瞞來侵	春伐秦 夏秦	楚來聘	秦來伐	伐邾	趙盾始執政	伐秦	衛侯來朝
	圍巢	伐麋敗之	會陳蔡鄭于厥	楚伐鄭救之不	秦來伐	趙盾立靈公敗	八月襄公驩卒	滅六滅蓼	滅江
			貉謀伐宋宋服	及		秦師於令狐先			
	與晉戰河曲		春晉伐我	陳皆去晉即楚	伐晉	蔑士會奔秦返	穆公任好卒	入都	
			夏伐晉	楚來伐晉救		衛侵地			
				不及遂與楚		宋成公王臣卒			
	巢始見	麋始見	是歲宋鄭陳蔡	平		昭公將去率公		六蓼始見	江亡
			皆即楚			子		蓼亡	
						宋亂			
						徐伐莒			

第一一〇年	頃王崩	十四年	會魯宋陳衛鄭許曹盟於新城 陳鄭宋再即晉	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與晉盟新城
第一一一年	匡王元年	十五年	六月伐蔡 十一月會諸侯盟于扈蔡服也	侵魯晉謀討之不果	是歲宋鄭陳蔡皆即晉
第一一二年		十六年	大饑戎蠻庸麇濮叛楚楚遂以秦人巴人伐庸滅之	從楚滅庸秦楚睦始此	庸亡 宋人弑其君杵臼
第一一三年		十七年	齊伐我 會諸侯于扈平宋	伐魯	晉行成
第一一四年		十八年	公薨襄仲弑公子立宣公	弑其君商人	
第一一五年	匡王崩	宣公元年	伐宋討弑君宋受盟又會于扈以救之 將為魯伐齊皆取賂而還晉始不競 鄭即楚伐之無功	侵陳宋晉伐鄭	晉求成不報 受盟于楚

第一一六年	定王元年	二年	率宋衛陳侵鄭 以其伐宋也秦 伐我 趙盾弑其君		伐晉	受命于楚伐 宋	
第一一七年		三年	春伐鄭鄭來平 伐陸渾之戎觀 兵於周疆 秋伐鄭			春晉伐我去 楚即晉 秋楚伐我	
第一一八年		四年	滅若敖氏冬伐 鄭			公子歸生弑 其君 冬楚伐我	
第一一九年		五年	楚伐鄭陳及楚 平晉救鄭伐陳	陳來平		楚伐我	陳及楚平
第一二〇年		六年	侵陳				
第一二一年		七年					
第一二二年		八年	率白狄伐秦	滅舒滅蓼			舒蓼亡
第一二三年		九年	救鄭	伐鄭			
第一二四年		十年	以諸侯之師戍 鄭	伐鄭			陳弑其君
第一二五年		十一年	會狄於攢函	伐鄭鄭受盟遂 侵宋		又即楚仍貳 于晉	

第一二六年	十二年	與楚戰于邲敗 績	討陳弒君 圍鄭克之遂及 晉戰于邲晉師 敗績	服于楚 自是陳鄭許皆 服于楚 蕭亡
第一二七年	十三年	赤狄伐我	伐宋	
第一二八年	十四年	伐鄭無功 來聘	楚圍宋	
第一二九年	十五年	始即楚 秦伐我 敗赤 狄 滅潞	宋人來平	伐晉 自是魯宋皆服 于楚
第一三〇年	十六年	滅赤狄甲氏及 留吁鐸辰		
第一三一年	十七年			
第一三二年	十八年	公薨 郤克執政	莊王旅卒	
第一三三年	成公元年	魯來盟		
第一三四年	二年	齊伐我 復與晉盟	郤克會魯衛曹 會魯宋秦陳蔡 侵衛	與晉戰於鞏敗 績歸魯汶陽之

第一三五年		齊	六月會晉衛伐師敗績	衛齊許曹邾薛	田				
第一三六年		三年	以諸侯伐鄭 伐厲咎如 作六軍		朝晉				
第一三七年定王崩		四年	欒書執政						
第一三八年簡王元年		五年	會魯宋衛鄭曹 邾杞盟於蟲牢 鄭服也						水成於晉
第一三九年		六年	遷都於新田 救鄭遂侵蔡	伐鄭 以申息之師救 蔡					
第一四〇年		七年	率魯齊宋衛曹 伐鄭 莒邾杞救鄭						吳伐鄭 吳始 見 吳入州來
第一四一年		八年	侵蔡遂侵楚使 晉侵我 申公巫臣如吳 晉吳始通以病 楚		晉使魯歸汶陽 之田				
第一四二年		九年	會魯齊宋衛鄭 伐莒入鄆 曹邾杞盟于蒲 將會吳吳不至						圍許 會楚於鄧

第一四八年	第一四七年	第一四六年	第一四五年	第一四四年	第一四三年	第一四二年	
十六年	十五年	十四年	十三年	十二年	十一年	十年	
鄭叛伐之與楚 救鄭敗于鄆陵	會吳于鍾離 以諸侯之大夫 侵鄭遂侵衛許 遷于楚	之 曹邾滕伐秦敗 率魯齊宋衛鄭 使呂相絕秦遂	于交剛 晉楚交聘敗狄 楚會于宋	宋華元合晉楚 與晉會於宋 之成 五月晉	就盟秦歸而背 肯涉河各遣臣 欲與秦成秦不	景公孺卒	秦白狄伐我 鄭伯來朝以其 貳于楚執之
			晉伐我		與晉盟旋背之		
叛晉晉人來	楚 楚侵我亦侵 吳會於鍾離始 通上國	伐許					
					宋華元謀合晉 楚之成		

附 春秋年表

第一六四年	第一六三年	第一六二年	第一六一年	第一六〇年	第一五九年	第一五八年	第一五七年
十四年	十三年	十二年	十一年	十年	九年	八年	七年
會諸侯伐秦 向謀楚	會諸侯會吳于伐吳	伐宋	會諸侯伐鄭鄭請成於晉會 作三軍分公室請成同盟于亳秦伐之 鄭旋伐宋諸侯 復伐鄭鄭請成 秦伐我	會諸侯伐鄭成救鄭 伐宋 滅偃陽以予宋 虎牢 侵魯 圍蕭	會魯齊宋衛曹伐鄭鄭人請成 莒邾滕薛杞小 邾伐鄭鄭受盟	伐鄭鄭人請成	始列盟會 知罃執政
	吳始病楚		會楚伐鄭 伐晉	侵衛宋魯 晉伐我	侵晉 晉伐我請成 楚伐我	侵蔡 冬楚伐我	
	吳季札辭國衛 人出其君		四月晉伐我 請成楚伐我 亦請成七月 晉伐我又請 成				

第一六五年

十五年

悼周卒

會諸侯盟于成



第三表

第一六六年	周	魯	晉	楚	齊	秦	宋鄭	吳越	列國
襄公十六年		齊伐我	會諸侯於俱晉伐我 梁大夫盟執 莒子邾子 會諸侯伐許 遂伐楚	伐魯	伐魯				
第一六七年		十七年			伐魯		宋伐陳		衛伐曹
第一六八年		十八年	會諸侯伐齊伐鄭		伐魯 晉會諸侯伐 我				
第一六九年		十九年	士匄執政						
第一七〇年		二十年	會諸侯盟于 澶淵齊成也						
第一七一年		二十一年	逐欒氏						
第一七二年		二十二年							
第一七三年		二十三年	欒盈以曲沃 季孫孟孫皆廢 叛范氏討滅		伐衛遂伐晉 還伐莒				

公薨

第一八二年

昭公元年

與楚及諸侯公子圍弑其
之大夫盟于君自立
虢修宋之盟
趙武卒韓起
執政歷聘各
國

第一八三年

二年

第一八四年

三年

第一八五年

四年

取鄆

會陳蔡鄭許
宋徐滕頓胡
沈小邾淮夷
于申執徐子
以諸侯伐吳
遂滅頓

第一八六年

五年

舍中軍四分公
室

以諸侯及東
夷伐吳越率
師來會越始
見

第一八七年

六年

伐徐吳救之
伐北燕
遂伐吳

秋楚伐吳冬
吳伐楚

越會楚伐吳

第一九八年	第一九七年	第一九六年	第一九五年	第一九四年	第一九三年	第一九二年	第一九一年	第一九〇年	第一八九年	第一八八年
十七年	十六年	十五年	十四年	十三年	十二年	十一年	十年	九年	八年	七年
滅陸渾之戎與吳戰于長	取蠻氏	伐鮮虞		會諸侯盟于平丘執魯季孫平丘執魯季孫殺比自立	伐鮮虞	會諸侯於厥滅蔡	平公彪卒	率陰戎伐周邑	滅陳	魯來朝
	伐徐				圍徐以懼吳王次於乾谿		陳氏鮑氏滅欒氏高氏			與燕平
					納北燕伯					

第二一八年	五年	楊虎執季桓子	秦來救昭王 復國	救楚	吳師去楚越 入吳	燕簡公元年
第二一九年	六年	子朝餘黨作 亂王來奔	徙都鄆	鄭滅許		
第二二〇年	七年	納王	侵衛			
第二二一年	八年	齊伐我 陽虎 叛	侵鄭衛	伐晉		
第二二二年	九年	陽虎奔齊	齊衛伐我			
第二二三年	十年	會齊於夾谷孔 子相	圍衛	會夾谷返魯 侵地		
第二二四年	十一年	魯始叛				
第二二五年	十二年	墮三都		魯來會		
第二二六年	十三年	孔子去魯	趙鞅以晉陽 叛遂執政 齊衛伐我	伐晉	越王句踐立	
第二二七年	十四年	趙鞅伐范氏 滅頓			越敗吳於檇 衛太子蒯聩奔	

第二一九年	第二三八年	第二三七年	第二三六年	第二三五年	第二三四年	第二三三年	第二三二年	第二三一年	第二三〇年	第二二九年	第二二八年	
十一年	十年	九年	八年	七年	六年	五年	四年	三年	二年	元年	十五年	
	伐齊					逐范氏中行			與齊鄭戰於 鐵敗鄭	趙氏圍范中 圍蔡 行氏於朝歌		中行氏
	伐陳	伐陳			救陳						滅胡	
										伐晉		
		宋伐鄭	宋滅曹									
吳伐齊	吳伐齊		吳伐魯	魯會吳于鄆	吳伐陳					吳入越越行 成	吳王夫差立	李 吳子光卒
			曹亡						衛靈公卒孫輒 立			宋

飲冰室專集之四十六

戰國載記

紀列國疆域形勢章第一

春秋史域。惟在山西河南山東湖北四省。及江蘇北部陝西東部之一小分。逮其晚年。則安徽江西浙江。漸見史蹟。戰國之世。除兩廣福建雲貴外。今各行省。悉編版籍矣。其陝西省則曾分隸秦魏楚趙四國。山西則曾分隸魏趙韓三國。直隸則曾分隸燕趙齊衛中山五國。山東則曾分隸齊宋衛三國。其間尤有泗上諸小侯國。河南則曾分隸周韓魏楚宋衛六國。甘肅曾分隸秦趙三國。四川曾分隸秦楚二國。江蘇曾分隸宋楚越三國。安徽曾分隸楚魏宋三國。兩湖江西曾全隸楚國。浙江曾全隸越國。後乃次第展轉入於秦。此其大較也。其先後離合既不常。故難以確指。僅就周及七雄。示其初期領域之梗概。其諸要地之攻取。則分見於次章。

周 周疆域在各國中爲最狹。而三百年間。變遷較少。蓋其地既不足貪。亦憚於犯共主也。漢志省稱下同 稱

河南、洛陽、穀城、平陰、偃師、鞏、緱氏。皆周故地。蓋在今河南河洛道之東北偏。有洛陽、偃師、鞏、孟津四縣。沿隴海

鐵路東盡鞏縣。西盡洛陽。北距河南帶伊闕即龍門。轅轅今偃師縣治南七十里。至宜陽登封兩縣界而止。然且分爲二周。

西周治洛。東周治鞏。時復侵闖。愈用局促。至季年蓋少分先入韓。一六六年即秦莊襄元年韓獻成。見秦本紀是鞏先已入韓也。 既乃盡入

於秦云。

魏 戰國之初。魏最強。蓋分地得晉中權。形勢雄要。故亦襲晉名。魏惠王語孟子所謂晉國天下莫強也。史記戰國策凡

稱晉者其都凡四遷。春秋晉獻公時。封畢萬於魏。即晉所滅之故魏國也。今山西河東悼子徙霍。故霍國也。今

皆指魏東道昭子徙安邑。故夏都也。今河東惠王徙大梁。即汴梁。後此五代宋金之建都也。今河南其地分四部。曰河

東、河西、河內、河外。河西地在今陝西境。西距河。東據洛。今陝西關中道內舊同華商等州所屬諸縣。榆林道舊

延安府綏德州所屬諸縣。及鄜州所屬北東境諸縣是也。其在今榆林道內者亦稱上郡。河西上郡之西邊。與

秦為界。有長城。南自今華縣鄭縣西北。過渭水濱洛水南岸向北。經鄜縣極北。達榆林。蜿蜒千餘里。而上郡東

鄙則界趙焉。河東地在今山西境。西距河。東據汾。今河東道境內舊蒲絳絳解吉隰等州所屬諸縣。舊平陽府所

屬之汾城縣。及冀寧道內舊澤州所屬之晉城陽城等縣是也。其故都安邑在焉。自汾城以北。與趙為界。河東

河內皆在大河之北。地勢本相屬。而有韓之上黨。縱斷其間。故析為二部。上黨西稱河東。上黨東稱河內。河內

跨今河南直隸兩省。其在河南者。即故殷墟。有今河北道境內舊衛輝懷慶二府所屬諸縣。及舊彰德府所屬

南境諸縣。其在直隸者。有今大名道境內舊大名府所屬諸縣。北與趙為界。東與齊為界。而衛實蝨於其間。衛

雖褊小。然終戰國之世不亡。其地惟東界齊。北西南皆界魏。衛實在魏之封域中也。衛地跨今直隸河外在今

河南境西。錯入安徽山東之邊。亦分兩部。不相聯屬。西部有今河洛道境內陝靈寶閿鄉盧氏諸縣。汝陽境內

之舞陽縣。西界秦。南界楚。東部有今開封道境內舊開封府及許州所屬諸縣。中與宋衛今汝陽道境內舊汝

南府所屬諸縣。中與楚其極東乃至今山東濟寧道之荷澤曹縣。其極南乃至今安徽淮泗道之阜陽縣。蘇秦

惠王云王之地南有新鄭新蓋東界齊宋。南界楚。新都大梁在焉。東西兩部之間。有韓周橫梗。以隴海鐵路所

經明之。商丘驛爲宋地。自是而西。歷甯陵。睢縣。杞縣。陳留。開封。中牟。鄭縣。以東皆魏地。由鄭縣歷滎陽至鞏縣。皆韓地。自鞏縣歷偃師至洛陽。皆周地。西則新安。黽池。又爲韓地。更西則陝縣。靈寶。閿鄉。又爲魏地。此魏形勢之大凡也。范雎曰。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頓子曰。魏天下之胸腹。司馬遷亦曰。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三河之樞。魏實縮之。魏之爲重於天下宜矣。然亦以處天下之中。環周皆強國。末由斥境以自廣。終戰國之世。魏地有蹙而無闢。文侯嘗一克中山。前七三年。謂戰國前紀之第七十三年也。不能有也。而卒歸於趙。不寧惟是。其國川原平曠。乏險可守。故張儀說惠王曰。魏地四平。諸侯四通。輻湊無名山大川之限。梁之地勢固戰場也。齊攻其東。趙攻其北。韓攻其西。楚攻其南。四分五裂之道也。言雖恫喝。於勢實審。當其盛時。守在河西。足以自強。及與秦遇而不克支。失少梁。五十年。謂戰國本紀之第五十年也。後仿此。失雕陰。七十年。盡納河西地。七十年。並及上郡。七十年。大河之勢全失。蓋自去安邑徙大梁以後。六十年。魏之命運定矣。地名今釋。詳下文。

韓

韓都五遷。晉封韓武子於韓原。今陝西關中道韓城縣。宣子徙居州。今河南河北道泗陽縣。貞子徙平陽。故堯都也。今山西河東道臨汾縣。

景侯徙陽翟。今河南開封道禹縣。哀侯徙鄭。故鄭都也。今開封道鄭縣。其地分二部。本部在今河南境。別部曰上黨。在今山西境。

其本部當初分晉時。西境極今河洛道之西。徼逼近潼關。與秦魏爲界。黽池殺函。皆在境內。黽池即今灑池縣。二嶂在縣境。史稱

秦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鄭即韓也。其時黽池猶爲韓地。買誼稱秦孝公據殺函之固。蓋指潼關一隅耳。說詳下。東亦極今河洛道之東。徼登封。臨汝。縣境與鄭爲界。

北則與周魏爲界。南有舊河南府之南部。舊河南府除前條周四縣外皆韓地。沿汝水與楚爲界。西南至今汝陽。蕩之內鄉縣北

境。商城縣東境。各與楚秦爲界。其別部上黨。則在大河以北。有今山西河東道境內舊平陽府之一部及冀寧

道境內舊潞安府澤州之全部斗入魏境數百里而縱斷之此戰國初之韓疆也初三家分智伯地段規謂韓康子曰必取成皋康子曰石溜之地安所用之規曰不然一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用臣言則鄭為韓有矣及入戰國而韓卒滅鄭九年兼有春秋鄭許二國地跨今開封道之半而東與魏為界自是韓亦稱鄭焉史記戰國策凡稱鄭者皆指韓西扼桃林之塞東據虎牢之險虢略十邑其八在韓故頓子曰韓天下之咽喉也然其周遭見脅列強不克展拓乃甚於魏加以地處四衝自春秋來久為爭的故其人儇巧善趨避而不武戰國之世七雄無歲不戰各有武功可紀惟韓獨無而常首鼠於縱橫兩派之間韓襲鄭名信哉其肖鄭也自宜陽武遂入秦九十七年一所謂天險者已資敵為制我之資蘇秦說趙王曰秦攻韓魏無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傅國都而止又說楚王曰韓魏所以重畏秦者為與秦接境兵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張儀說韓王曰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韓之上地指上黨塞成皋則王之國分矣其後秦之滅韓果先取南陽此春秋之南陽非今之南陽詳說下絕太行道一百一十五年上黨遂不能守轉以予越一百一十五年卒乃獻滎陽成皋一百一十五年秦亦拔上黨一百一十七年而韓遂為秦藩矣

趙 終戰國之世能倔強與秦亢者莫如趙雖曰國有人焉亦形勢然矣趙始封於耿今山西河東道河津縣成子居原故

原國也今河南河北道濟源縣簡子居晉陽今山西省治獻侯治中牟今河南河北道湯陰縣後復居晉陽肅侯徙都邯鄲今直隸大名道邯鄲縣

其地跨今山西直隸兩省錯入河南山東後拓境越陝西之西北其在山西者自今冀寧道之遼縣泗縣趙城

石樓以北北抵長城而南與魏為界西阻河界魏之上郡其在直隸者有今保定道之全境保定道內定曲陽深澤三縣本中山

地武靈王滅中大名道除舊大名府屬與山東河南大名道之大半錯壤之數縣屬魏外其餘皆屬趙津海道西偏舊河間府屬之諸縣而東與

燕齊爲界。其在河南者，有今河北道北偏諸縣。臨漳內黃武安涉等縣南與魏爲界。以京漢鐵路所經明之，則涿縣定興

間。燕趙界也。湯陰淇縣間。趙魏界也。此戰國初趙疆域之大凡也。及武靈王廓境。九十八年置雁門代郡。則

北盡山西之北境。今雁門道全境入察哈爾綏遠邊界。東北有直隸口北道。四偏諸縣。懷安陽原蔚縣等西北至雲中九原。則

有陝西榆林道以北。包河套抵甘肅境矣。蘇秦說趙肅侯曰。當今山東之國。莫如趙強。地方三千餘里。其時之

趙固已若是。事在七十一年。距武靈王廓境前三十年武靈所廓。又不下千餘里。其强大可想。蘇秦又曰。秦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

然而不敢舉兵伐趙者。畏韓魏之議其後也。故韓之南蔽也。雖韓魏翦滅後。秦猶無如趙何。先後間廉頗李牧

去之。然後始能以得志。趙亦一世之雄哉。

燕 燕自周初建國。歷數百年。未嘗爲重於天下。入戰國乃爲七雄之一。始都易。今直隸津海道易縣後并薊地遷焉。卽今

京師也。全境在今直隸。並跨奉天熱河。戰國初。有今京兆及津海道境內舊天津府及遵化州所屬各縣。昭王

時。百十四年其將秦開破東胡樓煩。拓地千餘里。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遼西諸郡。於是東北有津海道舊

永平府所屬諸縣。更奄包遼東半島。逼距朝鮮。環今京奉鐵路安東鐵路以內。率皆燕地也。西北更有今口北

道之秦半。今口北道全境皆燕之上谷郡。初全屬燕。其後趙伐燕。取三十六城。故有數縣屬趙。如前條所述熱河屬之舊承德府各縣亦在焉。此燕境最恢之

時矣。蘇秦說趙王曰。燕固弱國。不足畏也。其說燕王曰。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踵道數千里。

雖得燕城。不能守。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故終戰國之世。燕常與齊趙相攻取。齊嘗墟燕。九十燕亦嘗墟齊。百

十與趙從親。則安。否則恆有趙患。而齊趙亦恆視燕嚮背爲安危。故蘇代曰。天下戰國七。而燕處弱焉。獨戰不

能有所附。則無不重也。然二百餘年間。秦兵未始一加於燕。及趙亡。則秦師不再舉。而燕下矣。蘇秦又曰。秦之

攻燕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戰於百里之內。夫始皇滅燕時，則固戰於百里之內也。

齊 齊表東海。在春秋即稱雄國。自獻公周厲王時居臨淄。膠東道臨淄縣歷春秋戰國六百餘年不徙。諸國宅都之久。未

若齊臨淄者也。戰國齊全盛時。奄有今山東省什之九。濟南東臨膠東三道皆隸焉。東三面襟海。北則跨直隸

津海道內。舊天津府滄州景州所屬各縣。北界燕。西界趙。今津浦鐵路北段所經。則滄縣以北為燕。其南為齊

也。今山東濟寧道境。其舊沂州府全屬及舊兗州府屬之寧陽、汶上、鄒、滕、四縣皆齊境。餘則宋及泗上十二小

諸侯地。十二小侯不能悉舉其名。魯、鄒、滕、薛、郕等。其可考者也。皆在舊兗州府屬。宋於七雄外最為強大。其地

有山東濟寧道之荷澤、曹、定陶、單、武城、鉅野、金鄉、魚臺等縣。有河南開封道之商邱、虞城、夏邑、永城等縣。有江

蘇徐海道舊徐州府屬之全境。安徽淮泗道之宿亳二縣。及齊楚魏分宋。一二年山東境內宋地盡入齊。齊於是

奄有全省。其未入版圖者。舊兗州府泰安府屬一小分而已。泗上小侯次第為宋齊前此南與宋為界。至是則所滅分宋後地入齊。

與楚為界。今津浦鐵路所經滕縣與徐州之間。則齊楚界也。田肯曰。齊有琅琊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

濁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餘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此東秦也。秦之無如齊何。猶齊之無如秦

何。故終戰國之世。秦加兵於齊者僅二度。一四二九年而皆不能為齊病。齊之亡。則大勢既去。望風降服而已。

楚 楚當春秋之季。嘗一度大創於吳。然吳未能略楚寸地也。及趙滅吳而不能正江淮以北。楚取之地益廣。其

後滅越分宋。又益廣矣。自七十一年至九十一年之時。楚版圖稱全盛。七十年秦取我漢中地北有今河南汝陽

道。什之八九。與韓魏為界。京漢鐵路所經鄆城西平間。則魏楚界也。汝陽道舞陽縣以北屬魏。內鄉縣以北屬韓。其中權則全有湖

北安徽江蘇三省。時安徽江蘇尚有一部分屬宋。見前條。南則有江西之潯陽廬陵豫章三道。贛南湖南全省。東則有浙江之錢

塘金華會稽三道。甌海為百越所散居西則有陝西漢中道及四川東川道之半。其時漢中道南鄭以西屬秦其東屬楚當是時楚地蓋半

天下自懷王喪師西境陝西四川之地去矣。九十二年一〇六年然旋復滅宋分其地。八年一二從燕伐齊取淮北。〇一年三於是

盡有江蘇安徽餘境且及山東舊濟寧道之舊泰安兗州二府地此楚疆沿革之大凡也淮南子曰楚地南卷

沅湘北繞潁泗西包巴蜀東裹鄴淮潁汝以為池江漢以為垣之以鄧林。今鄧縣綿之以方城。今裕縣全楚盛時

之形勢略具是矣及漢中巴蜀既失秦控上游以臨楚楚始不競韓魏臣服於秦楚遂不可復守蘇秦說楚曰

秦之所害於天下莫如楚王不從親以孤秦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張儀說楚曰

秦下甲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臬韓必入臣於秦魏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魏攻其

北社稷豈得無危哉蘇代約燕王秦正告楚曰蜀地之中輕舟出於汶。汶山即岷山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

中之甲輕舟出於巴乘夏水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宛在宛陽道南陽縣東下隨。今湖北江智者不

及謀勇者不及怒凡此雖當時策士恫喝之言乎而後此秦之并楚實遵斯道地勢形便所繫之重如是夫

秦 六國皆并於秦然秦當戰國初境壤實視諸國最狹其國界約自西經七度至十度北緯三十三度半至三

十五度耳其地皆在今陝西惟故都跨甘肅之東偏而陝西亦與楚魏共之秦所得僅三之一也蓋東距洛水

自今關中道東境白水郃陽間蒲城朝邑間高陵華縣間藍田商縣間與魏之河西地為界北自榆林道鄜縣

甘泉間與魏之上郡為界南則有漢中道內舊興安府屬北境諸縣而西南與楚為界西則盡甘肅渭川道而

止其時秦地之廣乃僅與韓宋燕比肩獻孝惠武昭五世。自二十年至百六十四年銳意攻克東侵韓魏趙楚北滅義渠南

并巴蜀始皇初立則既有今山西河東道全境及冀寧道之秦半。舊太原汾澤潞所屬諸縣河南舊懷慶衛輝道。河北開封

開

道南陽道汝南四府所屬諸縣。湖北荆南道全境及襄陽道內舊鄖襄兩府所屬諸縣。西南奄舉全蜀。北及榆林，盡陝西北鄙。西北有甘肅之涇原道。天下形勢盡在秦矣。越二十餘年，遂并天下。荀卿曰：秦國塞險，形勢便，山林川谷美，天府之利多。此形勝也。田肯曰：秦帶河阻山，隔絕千里，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嗚呼！先乎秦者有周，後乎秦者有漢，三代之興，皆以關中。關中誠重於天下哉。

紀六國興衰梗概章第二

戰國各國各有其全盛時代，亦有中衰而復興者。前紀七十餘年中，各國率畫疆自理，無大事可紀。或史闕文而魏最先強，自前紀五十六七年至本紀三十二三年約五十餘年間，魏之全盛時代也。實文侯武侯兩代，蓋魏分晉得故都，西據長河兩岸，以全河為帶，東有南陽。此南陽為故晉之南陽，在今河北道溫縣，魏略時屬魏東部，則屬韓也。形勝為天下最，文侯一時令辟，享國久長。前紀五十六年即位，本紀二十七年卒，在位三十八年。敬禮儒賢，器使才俊，師事子夏，田子方過段干木之廬，必式。任李悝守上地。即上郡，今陝西榆林道內舊延安府及綏德兩直隸州所屬諸縣皆是。吳起守西河。即河西地，今陝西綏德兩州境。西門豹守鄴。今河南河北道臨漳縣及其附近一帶，即漢之魏郡也。李悝為燕地刀之教，盛獎農穡，其言曰：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三分去一，為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則畝益三斗，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為粟百八十八萬石，為平糶法，觀數年之通，調節穀價，使農末交利，而禦荒有備。近世生計學者所稱社會政策，斯其嚆矢也。悝言糶甚貴，傷民甚賤，傷農善平糶者，必謹觀歲歲有上中下熟，上熟收四百石，糶三而餘一中熟三百石，糶二而餘一，下熟二百石，糶一而餘一，使民食適足，而穀價適平，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斂，中饑大饑發中熟上熟之所斂，而糶之。而西門豹在鄴，亦鑿十二渠，引河漳之水以灌田。後世言水利者祖焉。悝又撰次諸國法，著法經六篇，秦漢采之，歷二千餘

年。至明清條例。雖代有增刪。然大綱則慳之舊也。慳之治蹟。存於史策者弗多。卽此數端。其規模弘遠可見。衛鞅

本魏人。習見慳法治之效。采之以相秦。晉書刑法志云商鞅受李悝之法以相秦秦用是強。吳起爲我國第一流名將。所著書與司馬

穰苴孫武書同爲兵家祖。漢書藝文志有吳起四十八篇初爲魯將。爲魯破齊。旣而適魏。文侯以爲將。伐秦屢敗之。因使守西河

以拒秦。起之爲將。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故士戰

不旋踵。咸爲死敵。起前後拔秦列城五。曰少梁。前六二年曰繁。曰龐。前七十年曰洛陰。曰郃陽。前七十三年皆大河以西要

地也。凡與秦爭之地其今東則伐中山克之。前七十三年南則敗楚於榆關。十三年當是時魏威震天下。武侯承餘

業。三十八年至三十九年值秦喪亂。秦有出公之亂盡取河西地。於是與秦距洛爲境。擴地殆過晉全盛時矣。然魏之衰實自

茲始。吳起旣久在西河。武侯中王錯之譖。召之還。起至岸門。回望西河。泣數行下。曰。君誠使我畢能。秦可必亡。君

今信讒而不知我。西河之爲秦不久矣。魏其削乎。起懼誅。卒奔楚。起奔楚之年史失載綱目列之魏武侯元年時

幸值秦獻初立。內難甫夷。未遑外略。故魏猶得席餘威以自雄。然前此與秦遇輒勝。後此與秦遇輒敗。蓋吳起去

後。不二十年。而秦盡復其河西故地。不三十年。而魏西河且入秦矣。此魏之失計一也。文侯政策。常欲結三晉同

盟以相保而自固。見次章蓋魏地本橫亘韓趙之中。魏睦二國。二國自不能越魏以相殘。武侯初立。卽改其道。納趙

公子朔之叛。而與之襲趙。十八年武侯元年自是三晉睽渙。迭尋干戈。以爲秦資。此魏之失計二也。魏相公孫痤疾革。勸

惠王舉國以聽衛鞅。否則殺之。惠王以爲老悖。旣不能用鞅。而縱之入秦。四十八年習於魏故。旣相秦則首以全

力圖魏。此魏之失計三也。夫魏四戰之國。雖襲晉名。其形勢與全晉之時則大異。全晉雄據西北。如虎負嵎。盡有

天下形勝。南嚮以臨諸國。兵法所謂能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故春秋城濮之役。其謀議曰。戰而捷必得諸

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以晉形勝如彼。而其君臣之持重於戰事也。特甚。終春秋之世。大戰三四而已。

魏西有秦。東有齊。北有趙。南有韓楚。其地華離繡錯於列強之間。四面及腹心皆受敵。腹心謂韓之上黨故戰國諸國皆

可戰。惟魏最不可戰。韓自知之。故始終未嘗以戰挑其鄰。魏則不然。惠王藉祖父之業。狃於盛強。不戢其武。致四

鄰洶洶自危。環起與之為難。此魏之失計四也。惠王者。文侯孫武侯子。在位五十二年。八十五年卒。戰事見於史

策者二十七。(一)三十四年。惠王元年。下類推。與韓趙戰濁澤。二)三十五年。敗趙於懷。三)同年。敗韓於馬陵。四)於石門。八)四十年。秦攻我少梁。九)四十二年。秦復敗我少師。十)同年。敗韓趙師於滄池。十一)四十四年。秦與趙伐我

於石門。八)四十年。秦攻我少梁。九)四十二年。秦復敗我少師。十)同年。敗韓趙師於滄池。十一)四十四年。秦與趙伐我

孫臏爲師。聲言將襲魏都。以救韓。龐涓去韓奔命。魏更起境內衆。使太子申將以禦齊。齊師入魏境。故示怯弱。以

誘魏逐利。龐涓果棄其步軍。率輕騎倍日并行逐之。齊伏兵馬陵。今山東東臨道濮縣境本衛邑也時衛服屬於魏魏師暮夜至。萬弩驟

發。魏師大亂相失。龐涓死焉。齊乘勝大破魏。虜太子申。蓋桂陵之役。戰河南。今戰河北。而皆大敗於齊。魏元氣彫

悴盡矣。孟子所謂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指圍邯鄲及桂陵之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

以殉之也。指伐韓及馬陵之敗夫魏之敝。則秦之利也。明年。六年秦遂伐魏。虜公子卬。大敗魏師。獻河西地七百里於秦。以

講。故都安邑不可復居。東徙大梁。實惠王卽位後之三十二年也。蓋戰國初元六十年間。史蹟中樞。皆集於魏。自

茲以往。魏惟日憂秦患。自救不贍。不復爲重於天下矣。其末年有公子無忌最賢。力殆足以復振魏國。然卒以譖

廢。魏遂首爲秦滅。語在秦并六國章也。

與魏代興者。惟楚與齊。楚當春秋之季。既創於吳。旋有內難。百年間不聞有事於中原。蓋魏方強於北。而越在其

東。越絕書稱句踐霸後即治琅琊至楚成王滅越殺王無疆而無疆子孫居琅琊者猶二世琅琊今山東膠東巴道諸城縣境也然則春秋末戰國初越地蓋跨浙江江蘇山東三省沿海各州縣楚尙未能獨有江蘇也巴

蜀在其西。常爲楚患。二十七年楚肅王四年蜀伐楚取茲方於是楚作扞關以拒之見史記扞關在今四川東川道秦節縣又華陽國志稱戰國初巴楚數相攻伐故置江關陽關水經注於此三

關外尙有弱關皆巴楚防守地攻爭之烈可想而楚貴族頗橫恣。政出多門。是以不能北嚮。吳起之去魏奔楚也。悼王以爲相。起明法審

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以養戰士。徙貴人往實廣虛之地。黜游說之言。縱橫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卻三晉。西伐秦。

諸侯皆患楚之強。以上據史記吳起傳及呂氏春秋其事當在十八年至廿二年之五年間既而悼王卒貴戚大然六國表楚世家及戰國策皆不著此五年間有卻晉伐秦事當是闕文

臣共攻殺起。肅王嗣位。盡誅爲亂者。夷七十餘家。二十起雖死而楚政則自茲一新矣。越四十餘年。威王滅越。實

爲楚全盛時代。威王以六十五年卽位。蓋魏徙大梁之次年。其滅越在七十年。則蘇秦約從之前一年也。先是越

三世弑君。國大亂。至是越王無疆立。先伐齊。既而伐楚。適齊魏為會以相王。威王怒。伐齊。敗之於徐州。遂移師伐越。大敗之。殺王無疆。盡取吳故地。東至於浙江。越以此敗。諸公族爭立。或稱王。或稱君。濱於海上。朝服於楚。威王又使將軍莊躄將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躄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衆。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雲南之通上國。自茲始也。蘇秦說秦

王曰。楚西有黔中。今湖南武陵辰沅兩道全境及湖北荆南巫郡。今四川東川道舊夔州府所屬各縣及湖北東

有夏州。今漢海陽道之泰縣也。此蓋泛指徐揚一帶。南有洞庭蒼梧。及今廣西境與否不敢斷。北有陘塞。今

南開封道許昌縣。郇陽。今陝西漢中地方數百里。帶甲數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蓋在當時諸國

中。幅員之廣莫如楚。故入戰國九十年間。秦不敢有所加於楚。誠憚之也。及九十一年。懷王見欺於張儀。召秦兵

以自取敗。十二年間。三喪其師。上流形勝。盡入於秦。楚幾不國矣。百三十六年。秦遂入郢都。楚東徙於陳。距懷王

初戰。秦時四十五年耳。語並在秦并六國章。楚以五百年積累之業。懷王一朝瞽惑而顛墜之。此屈原所為發憤

自沈。而司馬遷所謂王之不明。豈足福也。懷王既客死於秦。子頃襄王嗣。嘗彷徨於縱橫兩策之間。楚日以削。

齊在戰國。始終不衰。而威宣之間尤強。自二十六七年至百二十七八年。約一百年間。齊之全盛時代也。二十六

立九十年。宣王卒。百二十八年。潛王滅宋。齊自春秋以來。即為大國。席山海之利。厲工商之業。冠帶衣履。天下數百年。入戰國後。以遠

在海東。不罹兵革之苦。故齊之繁榮。莫與京焉。蘇秦之說宣王曰。臨淄七萬戶。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鬪

雞走犬。六博蹋鞠者。臨淄之途。東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揚。此雖專言齊

都之盛美。而全齊可概矣。自桂陵馬陵兩度挫魏。桂陵之役。當威王二十六年。馬陵之役。當宣王二十二年。東方諸國。無復能與齊抗顏行者。秦

既不能越三晉以病齊。楚亦不復勤遠略。越雖嘗雄據齊東。今蓋衰落。不足數矣。故此百餘年間。中原蠲唐泐羹。而山以東。乃極驩虞閑暇。儒墨方術游談之士。咸集於稷下。孟軻鄒衍。鄒奭淳于髡等。其最著也。於是齊爲學藝之淵藪焉。齊北與燕爲鄰。宣王末年。燕王噲嬖信其臣子之。既任爲相。旋讓與國而自爲之臣。燕人弗服也。宣王伐燕。五旬而舉之。殺王噲。醢子之。孟子勸王謀於燕衆。爲置新君。王弗能用也。欲遂有燕國。既而燕人畔。楚趙胥謀救燕。齊終不克有燕。而宣王亦尋卒。齊自此衰。八十九年宣王卒之前五年。八十六年六國合縱伐秦。齊亦與焉。無功而還。是爲秦齊交兵之始。然終以東西隔絕。更數十年。未被秦禍。百二十九年秦伐齊。取河東葉之業。猶雄於諸侯。先是宣王以田嬰爲相。封於薛。至是嬰子文襲封。繼爲相。號孟嘗君。能以禮下士。士多歸之。與魏之信陵君。趙之平原君。並名。齊深藉以爲重。湣王末年。秦來致帝號。稱東西帝。百二十六年旋滅宋。與楚魏分其地。百二十年於是齊威張甚。然過此則驟替矣。宋故春秋名國。入戰國則介楚魏間。其地四戰不處不競之勢。乃其末主偃忽圖稱霸。滅滕伐薛。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東敗魏軍。乃與齊魏爲敵國。八十六年。遂自立爲王。實六國合縱伐秦之歲也。稱王後益狂暴。乃至射天笞地。曰威服天下鬼神。有諫者輒殺之。諸侯號曰桀宋。如是者逾四十年。至是齊伐之。其民散亡。莫或城守。王偃奔魏死焉。齊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晉。鄒魯之君皆稱臣。諸侯恐懼。然燕人已竊竊議其後。越二年。百三十二年燕樂毅遂以五國之師來伐。齊國爲墟。而湣王亦與宋偃同命矣。然旋以田單之力。齊復振者猶數十年。

與齊楚代興者。惟燕趙。燕自王噲既死。太子平立。是爲昭王。實齊破燕後之三年也。九十年昭王有報齊之志。顧燕弱小。且新見殘。艱厄實甚。昭王乃卑身厚幣。以招賢俊。築黃金臺。尊事郭隗。以樹風聲。於是樂毅自魏往。鄒衍自

齊往。劇辛自趙往，昭王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休養十年，民忘其勞矣。東胡者，春秋之山戎，自齊桓時已病燕。

霸政之興，其燄少戢，入戰國後，復大為邊患。至是，燕將秦開大破之。自百零一年拓地千里，置上谷、直隸、口北、道

之宜化龍關懷來蔚縣延慶涿鹿六縣及京兆之漁陽漢漁陽郡今京兆之武清寶坻順義密雲平右北平漢右

昌平縣皆其地。漢郡因秦郡殆因燕也。下同。遼西漢遼西郡今直隸津海道之盧龍遷安撫寧昌黎灤縣遼東漢遼東郡今奉天

郡今京兆之薊縣直隸津海道之錦縣及熱河之土默特二旗界皆其地。遼中漢遼中郡今奉天

道之灤縣豐潤一帶皆其地。蓋等郡，朝鮮亦役屬焉。東北拓境之廣，實自燕始。昭王即位二十八年，百三日夜撫循其民，益以

富實，而齊潛王矜滅宋之功，驕淫，懷諫賢士去之，民不堪命。昭王乃與樂毅謀伐齊，毅以齊霸國之餘業，獨攻未

易決勝，毅乃自使於趙，且因趙結秦，別使使者約楚魏，咸得當。昭王悉起兵，以樂毅為上將軍，秦與三晉會之，毅

并將秦魏韓趙之兵伐齊，戰於濟西。今東臨道臨清齊師大敗，樂毅遣還秦韓之師，分魏師以略宋地，部趙師以

收河間，身率燕師，長驅逐北，遂入臨淄。潛王奔莒，為淖齒所弑。昭王封毅為昌國君，留徇齊地。六月之間，下七十

餘城，置郡縣焉。是時燕威動天下，梁啓超曰：秦之西侵也，皆稍蠶食，閱數十百年，然後舉其國。東方諸國之相攻

伐反，是恆一舉而夷之，越之滅吳也，有然；楚之滅越也，有然；齊之滅宋也，有然；而燕齊之迭相滅而旋恢復者，各

兩度，皆一戰之效也。齊地既盡，入燕。獨潛王子法章保莒，宋人田單保即墨，不下。樂毅留鎮齊五年，而昭王卒，子

惠王立。百三十初，人有譖樂毅於昭王，謂其欲頓兵自王者。昭王曰：吾求能報齊者，尚欲與之共燕國，今樂君親

為寡人破齊，塞先仇，齊國固樂君所有，非燕所得也。汝何敢言？乃斬之，而遣立毅為齊王。毅惶恐不受，以死自誓。

毅既感昭王恩，齊人亦服毅之義，而諸侯畏其信，故克有功。至是，惠王新立，齊田單廣為蜚語，間構之。惠王召樂

毅，而使騎劫代之將。毅奔趙，燕將士由是憤惋不和，單之守即墨也，身操版鍤，與士卒分勞，妻妾編行伍，飲食盡

以饗士。其人既感激於國恥而服單之教，單乃出奇兵夜襲燕軍，殺騎劫，遂北至河上。旬日之間，七十餘城皆復。為齊迎太子於莒，返臨淄，立為襄王。於是齊復興而燕日替。

當燕昭王東北拓境之日，正趙武靈王西北啓宇之年。三家分晉，趙得地最寒瘠，半春秋時之狄疆也。故其興較晚，而其運亦較長。當魏盛時，曾拔趙邯鄲，微齊趙幾亡矣。魏寢衰，趙亦寢強。蘇秦約從時，而趙肅侯為約長。七十年

趙漸見重於天下，然僅與秦魏齊為疆場之爭，未獨有所表異也。至武靈王而趙淳興，武靈王以七十九年即位。

修內治者十餘年，九十七年乃大集朝臣肥義樓緩等議變法胡服曰：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東有胡，西有樓

煩，林胡秦韓之邊，而無強兵之救，是亡社稷也。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遺俗之累。吾欲胡服騎射以教百姓，雖驅世

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時貴族諸臣雖有疑沮，以王之英斷懇諭，卒悅服奉行。趙兵驟強，既滅中山，遂攘羣

胡。中山者，春秋鮮虞白狄遺種也。春秋之季，晉用兵數十年，未能克入，戰國益大。前紀六十七年，武公自立，齒於

羣侯。其地全在今直隸保定道境內。有唐完獲鹿井陘平山靈壽無極定新樂行唐曲陽諸縣地東北界燕，西南界趙。魏文侯曾攻拔其都，不

能有也。趙敬侯時，戰敗之於房子，獻四邑請和。廿八年趙成侯時，築長城防趙。三十年其後恃齊援，侵趙，引水圍鄆，

幾於不守。鄆故城在今直隸大名道柏鄉縣此肅侯時事也。史失載今據武靈王告公子成語至是武靈年年攻略中山，乘勝致羣胡而挫之，九

十七年。武靈十年北略中山地至房子，遂之代北。代本北狄國前紀六年滅於趙至是百六十年矣其地跨今至無

窮。即無終春秋時為北狄國今直隸保定道涞源縣九十八年。二十略中山地至甯葭，西略胡地至榆中。今陝西榆林道其後三年自九

年至百連攻中山，中山獻邑請和，暫休兵。百零四年。二十復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見明年武靈

王傳位少子何，是為惠文王。使大臣傅之，自稱主父。主父使子治國，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從雲中

九原直南襲秦。乃詐自爲使者入秦。察地形。且觀秦王爲人。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度。使人逐之。則已脫關出矣。秦人大驚。百零七年。惠文王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明年遂滅中山。

遷其君於膚施。今縣屬陝西榆林道悉破林胡樓煩。置雁門。今山西雁門道自雁門關之西北大同山陰朔縣源應縣右

秦秦因代郡。今直隸口北道之陽原懷安蔚縣保定之涞源縣山西雁門道之大同陽雲中。今綏遠歸化城西

趙也。代郡高天鎮廣靈邱繁峙等縣及察哈爾之舊正黃旗鑲藍旗界皆漢代郡故地雲中。托克及鄂爾多斯

漢雲中故地。九原。漢改稱五原今綏遠沿河以北自包諸郡還歸行賞。大酺五日。梁啓超曰。吾觀古今中外諸大

小國之君主。其颯爽瑰特。未有過趙武靈王者也。然以廢長立少。故其長子作亂。攻惠文王。敗往依主父。主父庇

之。遂爲王臣。李兌所弑。實百零九年。楚懷王客死於秦之次年也。時韓魏日削弱。秦禍漸中於趙。然趙人習武靈

之教。矜氣節。右武善戰。有平原君廉頗藺相如趙奢李牧先後爲之將相。皆一時之傑也。故歷數十年與秦爲勍

敵。秦以間去此數賢。僅乃得志。語在秦并六國章。而李牧卻匈奴之功。終趙世不衰。

之五國者。各有其盛時。大抵第五十年以前。魏之盛時也。第六十五年至第九十年。楚之盛時也。第三十年至第

百三十年。齊之盛時也。第九十三年至第百三十五年。燕之盛時也。第八十年至第百五十三年。趙之盛時也。惟

韓無特盛之時。可稱述者。必強舉之。則自第五十一年至第七十年。約廿年間。昭侯爲君。申不害爲相。不害本鄭

之賤臣。其學黃老刑名。相韓十五年。國內以治。諸侯不來侵伐云。然其治蹟之見於策者。不過教韓朝魏以驕魏

弱魏而已。韓故鄭也。其外交襲鄭轍跡。良非得已。抑申不害亦誠鄭人哉。

紀秦創業次第章第三

樹久大之規畫。懸鵠校程。以圖進取。百折不撓。而卒貫其初志者。其惟秦乎。秦之創業也。蓋自穆公至始皇四百餘年間。未嘗一日息。雖緣外力抵抗之強弱。而屢有屈伸。顧未嘗或一退轉。其步驟亦未或一凌亂。嘻。謀國若是。信難能而可貴者哉。秦之圖中原也。始於穆公之索晉賂。以納惠公。晉惠公之入。賂秦以河外列城五。南至華山。東盡虢略。事在春秋第七十三年其地蓋西自今陝西關中道之華縣。華陰。踰潼關。包有今河南河洛道之閿鄉。靈寶。陝縣。東盡澗池。洛寧。蓋自新安以西。至潼關。四百八十里。皆古穀函地。亦稱桃林之塞。河流翼岸。巍岸插天。絕谷深委。險甲天下。秦圖中原。必爭之地也。晉惠急於得國。乃投秦所最欲者。以為餌。秦誠得此。則翱翔東嚮。資莫之能制也。然晉之君臣。固見及此。故旋即背約。所謂許君焦瑕。二邑皆今河南河洛道陝縣焦故城在縣治南二里即古焦國後并於晉瑕在縣治西南三十二里有曲沃城文十三年左傳稱晉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即其地也朝濟而夕設版也。鄭燭之武說秦穆公秦既見欺不得逞越二十年會晉圍鄭春秋三十年僖冀有所獲。猶前志也。鄭燭之武說之曰。越國鄙遠。君知其難。又曰。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供其困乏。蓋知秦久蓄憾於晉。又窺其東侵之念未息。故聳以利害而言遽入也。越三年。春秋九年潛師襲鄭。而晉敗之於穀。滅滑而不能有也。滑在今河南河洛道偃師縣南二十里有緱氏故城即其地蓋秦銳意經略此地者二十餘年。至是乃知其未可圖矣。故晉先軫謂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既不得志於東。乃折而圖南。晉人亦思洩於彼。以緩吾衝。故春秋八十八年。僖二十五年晉人秦人伐都。越十三年。春秋百零一年秦遂入都。今河南汝陽道內鄉縣境然亦不能有也。卒以資楚。何年入楚史失載然楚以定六年徙都於鄴。當秦入都後百十八年。楚早滅之以為邑矣夫秦通中原。阨塞有二。東則函關。南則武關也。秦得之可以控制天下。他國得之。卒以阨秦。關入項王從函關入武關在春秋為少習而始終屬楚武關在今陝西關中道商縣南百八十里哀四年即其地。秦得虢略。鄭滑。則函關舉矣。得都則武關舉矣。然既厄於晉。復厄於楚。此秦所為疾首而痛心也。自是秦轉

北趨以求東出之道其與晉疆場之爭多在河汾交流直西之境若少梁在今韓城縣境本秦地春秋百零六年晉取之若北徵在今澄

本晉地同若彭衙在今白水縣境本秦地春秋九十八年晉取之若刳首在今郃陽縣境春秋百零三年秦

伐晉至其若輔氏今朝邑縣境春秋百廿九年百皆兩國迭相攻取之區也概括言之則穆公以前秦晉爭河南

地晉敗之若穆公以後秦晉爭河西所爭為今陝西與山西接壤諸地然終不能以大得志春秋之季晉威稍替秦始能畫

河而守晉秦為成時春秋百四晉大夫盟秦伯於河西秦大夫盟晉侯於河東是為長河之險兩國共之終春秋

之世秦所得止此矣入戰國之初而秦中衰盡失其河西地孝公初立下令曰會往者厲蹀簡公出子之不寧國

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三晉奪地之事史闕有間今參錯鉤稽之百零

八年趙武靈王遷中山君於膚施今縣則知是年以前延安以北尚為趙地七十一年秦取魏彫陰地在今甘泉縣

西濱洛水則知是年以前洛東尚有魏地至春秋時秦晉歷爭諸地今屬韓城郃陽澄城白水朝邑一帶者則正

吳起所守之西河魏之重鎮也前紀六十二年魏兩次城少梁今韓城境六十九年魏圍秦繁龐出其

洛陰合陽今郃陽境孝公所謂其在河渭以南者則華縣華陰一帶為魏陰晉地七十二魏始納陰晉則知是

年以前仍魏地也商縣為魏上雒地秦策記楚魏戰於陘山魏許秦以上雒戰陘山之年失考則前此之商縣仍

魏地也然則戰國之初函關屬魏而陰晉更在函關西百里武關屬楚而上雒更在武關西北百二十里北境則

自子午嶺以北皆趙而自洛以東皆魏也秦之蹙狹可想見矣蓋秦自前紀第四年悼公之卒迄本紀第二十年

獻公之立約一百年間中經厲蹀懷靈簡惠出七公內亂頻仍秦自建國以來惟此時最為衰弱而魏文侯以一

世之賢豪適充起于其間秦之不競於魏以此然其間秦滅大荔亦春秋戰國之交一大事也大荔戎也地在今

縣并包有蒲城朝邑兩縣境。本晉地而沒於戎。及秦滅之。自秦得此。而魏之河西及陰晉地。乃中梗而爲二。秦滅

年代不可確考。大抵爲時甚長。前紀第二十年。秦伐大荔。取其王城。大荔之大。受創自此。然至本紀第六十六年。大荔猶圍秦郃陽。距取王城時百一十年矣。秦殆先後歷百餘年。始盡滅之也。獻公以後。秦漸

張矣。獻公以第二十年立。明年。卽城櫟陽。徙都之前。此秦都雍。爲今鳳翔縣治。今徙櫟陽。則臨潼縣東北五十里

也。蓋東下已四百二十餘里。孝公下令。所謂獻公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故地也。前此秦與三晉遇。屢

敗。參觀年表至第四十年。秦獻二伐魏。韓趙救魏。秦敗之於石門。斬首六萬。天子致賀。秦威始振。越三年。孝公嗣位。秦

帝業草創矣。

秦之創業。略分五期。一曰商鞅時代。當孝公之世。二曰張儀司馬錯時代。當惠王世。三曰樗里疾甘茂時代。當惠

王武王世。四曰魏冉時代。五曰范雎時代。皆當昭王世。五者各應其時。而效其策。秦用是興。今於是章敘述前三

期。其後二期。則語在第五章也。

孝公以四十三年卽位。六十六年卒。凡在位二十五年。與魏惠王齊威王同時。初立卽下令求賓客。羣臣能出奇

計。強秦者。衛公孫鞅自魏往。一見而授以政。鞅少好刑名。事魏相公叔痤。明習魏故。悅服李悝治法。痤且死。薦諸

惠王。弗能用。至是挾其術以強秦。鞅之言曰。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

衆。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於禮。故主變法。又曰。農者寡而游食者衆。則其國貧危。凡治國者。患

民散而不可搏也。民避農則輕其居。輕其居則不爲上守。聖人必令民歸心於農。則民樸而可正也。故主貴農。又

曰。戰者民之所惡也。能使民樂戰者。王。強國之民。父遣其子。兄遣其弟。妻遣其夫。皆曰。不得無返。言無所獲。則勿

也。又曰。失法離令。若死我死。言將連坐也。民固欲戰。又不得不戰。是爲重強。故主厲戰。又曰。以殺去殺。雖殺可也。以刑

去刑雖重刑可也。國之亂也，非法不用也。國皆有潛法，而無使法，必行之法也。刑用於將過，則大邪

不生。賞施於告姦，則細過不失。刑重者，民不敢犯，則無刑矣。故主峻刑，鞅之言論見於今，所傳商君書者，其要旨

皆類此。孝公既納鞅議，於是徙都咸陽。今縣集小都鄉邑聚為縣，凡四十一縣，皆置令丞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

平。平斗桶權衡丈尺，僂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收以為孥。民有二男以上，皆別

居。違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秦本有計首虜賞功之制，鞅更嚴密定其法。為私鬪者，各以輕重被刑。令民為什伍而相收

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

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

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秦以驟強，鞅又以秦土廣民稀，不能盡地力。三晉土狹民稠，今以草茅之地，徠三

晉之民，使之事本。本謂農業，對末業言。此其損敵與戰勝同實。於是下令凡諸侯之民來歸者，給以田宅，復其三世。復謂免賦稅。

三晉民歸之若水，赴壑。秦資其力以事農，而秦民悉數屬於戰，故兵莫強焉。梁啓超曰：戰國之世，人不稱士，殆為

公患。梁惠王愬於孟子，謂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然則欲徠民者，非獨秦也。而商鞅得其道矣。孝公

立之八年。五十年伐魏，取少梁。少梁本秦地，而入於晉。晉分屬魏，至是二百六十一年矣。秦始復之。越三年，五十年鞅

親伐魏，圍固陽，降之。固陽在今陝西榆林米脂縣。蓋魏築長城距秦，此其極北之塞也。至是秦與魏始復距河而

守，長河千里之險，彼我共之矣。同年城商塞。今商縣擴境及河渭以南。梁啓超曰：函關武關何時入秦，史策無考。吾

參稽之，宜在孝公之世。崤函數百里，當時固非能全有。詳下文然蓋已自大荔出朝邑，至今潼關，故賈誼亦謂孝公

據崤函之固也。秦函關即今澄城，漢函關乃東徙，今新安縣界，秦故關三百里。其南境則史文於城商塞一事外，他無紀。商塞所在，雖未明言。

然商於十五邑爲鞅封地。則今之商縣商南一帶。必在其內。而商塞卽爲武關。蓋可斷言。既有二塞。秦制天下。天下莫復能制秦。六十四年。秦孝三十二齊新敗魏於馬陵。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人之有腹心疾。非秦并魏。魏卽并秦。今魏新破。諸侯畔之。因此伐魏。魏不支。必東徙。東徙。秦據山河之固。東嚮以制諸侯。此帝王業也。孝公乃使鞅將以伐魏。鞅乃以詐虜魏將公子卬。大敗魏師於岸門。是卽四十年前魏吳起回望西河泣數行下之地也。岸門卽今永濟縣之風陵波與潼門隔岸相對魏於是去安邑。徙都大梁。獻河西地以和。楚封鞅以商於十五邑。號曰商君。鞅之初變法也。秦民囂然議其不便。於是太子犯法。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太子怨之。及其詐殺公子卬。太子益疑其行。六十六年。孝公卒。太子立。是爲惠王。鞅懼誅。亡走魏。魏不納。惠王卒。車裂之以徇。司馬遷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余讀其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有以夫。賈誼曰。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鬪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又曰。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然并心而赴時。猶曰。蹙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成怯。壯陵衰。其亂至矣。劉向曰。商君極身無二慮。盡公不顧私。故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姦息。書曰。無偏無黨。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秦所以強六世而并諸侯。皆商君之謀也。然亦詐取三軍之衆。故諸侯畏而不信。梁啓超曰。商君功罪不相掩。於秦有殊功。而於世風有深罪。當國與國競之正劇。謀國迫切者。恆以國爲主公。以人民爲械器。主公以其時所最利便於己者。制置其械器。不適今用。雖善必芟。其適。雖惡必獎。故能搏撓其民。若范型。毆而用之。無不如志。以與任運之民相遇。蔑弗勝矣。然而拂民之性。天闕其一部分之良能。況其所獎者。必功之急而

利之近者也。故每導民於惡，發揚其近於禽獸之初性，末流乃不勝其敝。豈惟商君，吾於今世之名國且見之矣。雖然，商君之於秦，則誠忠也。感激主知，厲行所信，不惜賈怨以種後禍，其視公孫衍、張儀輩險側取容者，何遠哉。鞅奚負秦，乃爲魏報怨，秦之不中蹶幸耳。

右第一期先定內治基礎，訓練國民，完成外競之實力，其對外也。則集全力以與魏爭河西，奪據函關、武關二要塞，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此秦業之始基也。第二期自第六十七年至第九十二年，約二十餘年間，秦主爲惠王，其臣最有力者曰張儀，曰司馬錯，與秦交涉最繁之國曰楚、魏，魏則惠王、襄王，楚則懷王也。其間大事有四：曰繼蹇魏，曰始謀楚，曰滅巴蜀，曰弱義渠。魏既大創於岸門，安邑不可復居，狼狽東徙，安邑卽今山西河東道附郭首縣，地處河汾之間。當時魏河西河東、河南三部皆以此爲中樞，魏之安邑則非惟河西，卽河東、河南亦失其控馭之方，勢所必然也。秦之戰略則先擾其河南、河東，以竟河西之功。既全有河西，而復致全力於河南，岸門之敗，

魏納河西數邑。

史未指何邑，然河西地其廣非一次，所盡故七十四年史復有納河西語。

越六年。

七年取魏彫陰地，在今甘泉縣，與十八年前所取之

固陽相策應，於是魏河西之上郡、南北兩端要塞皆入於秦。

七十四年圍魏焦曲沃，

卽春秋時晉惠公賂秦之焦，

之曲沃也，今陝縣西南有曲沃城。

魏盡納河西地以請成，明年降焦曲沃，渡河取汾陰。

今榮河縣。

皮氏。

今河津縣。

又明年取蒲陽，今隰縣，以

屬今山西河東道。

魏納上郡十五縣，請成乃歸魏蒲陽。

七年。

歸魏焦曲沃，此四年間秦之蹇魏也。取其河南數邑，

而脅之以求西河，取其河東數邑，而脅之以求上郡。

魏故河西地，合西河上郡兩部之通名也。

取之以示威，而歸之以市恩，魏情見勢

絀，但求能與秦畫河而守，乃並陰晉

今華縣。

而納之，蓋自七十六年以後，今陝西境內無魏寸土矣。自爾秦魏息

兵者四年，八十年張儀復伐魏取陝

今華陰縣。

九十年再拔焦

前以歸魏，易取上郡。

至是而魏河南西部之地盡，今陝縣

靈寶閭鄉盧氏等縣皆入秦矣。魏河南地分東西兩部周韓梗其間自陝以東則韓地矣梁啓超曰：自晉惠賂秦穆以焦瑕，秦不能有，至是閱

三百有七年，始乃得之。秦之樹業，吁其艱哉！然西得陰晉，東得焦陝，殺函形勝，什九在秦矣。魏既日蹙，東諸侯始

洵懼。縱橫論乃大昌，而張儀最善爲秦謀。語在紀縱橫章。縱橫論之方興也，秦之國論亦分二派。張儀之徒主東

窺中原，司馬錯之徒主西關隴蜀。八十八年秦惠王後八年，巴蜀相攻，俱告急於秦。秦欲伐蜀，慮道險隘難至，而韓又來

侵，猶豫未決。司馬錯請伐蜀，張儀請伐韓。儀之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攻新城宜陽，臨二周之郊，據九鼎，按圖

籍，挾天子以令天下，此王業也。不爭此而爭於戎翟，去王遠矣。錯之言曰：今秦地小民貧，願先從事於易。蜀僻而

亂，以秦攻之，譬狼逐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焉。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

利盡西海而天下不以爲貪，是一舉而名實附也。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不如伐蜀完。惠王卒從錯

言。蜀與巴皆殷周古國，春秋時巴嘗服屬於楚，而蜀僻遠不通於諸侯。戰國初，蜀稱王，而別封其弟葭萌於漢中。

號苴侯。蜀巴苴三國分峙川中，川東川北而苴密邇秦，封域及陝西境，故夙與秦構難。第十七年秦惠公十三年，秦伐蜀，

取南鄭，蜀實苴也。至是苴侯與巴王爲好，巴與蜀仇，故蜀王怒伐苴侯。苴侯奔巴，求救於秦。秦遂伐蜀滅之，還軍

滅苴巴。自是今四川始內屬，而秦亦益強，富厚輕諸侯。秦既得蜀，更圖踰隴。義渠者，本西戎國，數爲秦邊患。先是

七十三年，義渠內亂，秦定之。七十七年，義渠稱臣，滅蜀後二年九年，因伐義渠，取其二十五城。雖未能滅之，然秦

自是無西北憂。百四十四年秦滅義渠。秦地在甘肅境者，前此惟有今渭川道之半。至是則涇原道隸版圖矣。舊慶陽府全境皆故義渠

國。張儀本計伐韓，既得巴蜀，形勢轉便，乃先謀弱楚。儀察楚懷王之貪，復而昏，欲致其師以挫之，而合縱論方盛，

慮齊爲之援，乃佯去秦，厚幣委贄事楚，謂懷王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

史記戰國策皆作秦欲伐齊故先給楚啓超案當時韓魏未服越兩國境以懷王信之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儀

攻齊秦不如此之愚蓋得巴蜀後自發心弱楚故設此辭愚楚以致其師耳

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敗楚師於丹析丹今浙

今內鄉縣皆在河南境斬首八萬虜楚將屈丐遂取楚漢中地漢中當時本分屬秦楚今道治之南鄭縣前此

南汝陽道西南境秦戰於藍田今陝西關中道屬西距秦都咸陽僅百餘里魏聞之襲楚至鄧今縣河南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

怒不救楚楚大困楚自威王以來擴地及中國之半雄鎮南服至是幾一蹶不復振矣

既挫魏楚乃全力壓韓而時出擾趙是為秦創業之第三期韓之弱固不足畏也然其地則足貪韓之重鎮曰宜

陽二穀澠池在焉宜陽今縣屬河南河洛道然當時宜陽實不止此戰國策云宜陽城方八里材上十萬粟支數

縣東此韓之大郡伐取之三川路乃通參稽諸秦非得之則無以盡殺函之險而通三川之道故十三年會一攻

說今宜陽澠池新安三縣地當時統名宜陽也

宜陽六十九年拔宜陽而不能守蓋有魏之陰晉焦瑕為之屏蔽秦末由越境而據也當魏盛時申不害以韓事

魏秦欲弱魏策宜毋急韓使合於魏故終商君之世未嘗伐韓自張儀取陝而韓患日亟矣未幾六國合從攢秦

韓魏繼伐秦秦樗里疾敗韓於修魚追北至濁澤修魚地失考濁澤或作觀澤在今河南開封道長葛縣殆秦追北至此秦大創韓自此張儀遂欲

伐韓會有蜀之役繼以再戰楚韓亦新敗之後謹事秦以太子入質故得免秦兵者垂十年九十三年秦惠王卒

張儀免九十五年秦武王以樗里疾甘茂為左右丞相明年樗里出相韓其年甘茂圍韓宜陽踰年而遂拔之秦

之將圍宜陽也先結魏既久圍趙楚屢議救而猶豫不能決故卒拔宜陽拔而殺函天險全入秦秦且興師臨周以求九鼎矣時恰當戰國史之半亦史蹟上一大結束也戰國凡百九十五年此期間秦亦始略趙地八十八年伐趙取西都中陽九十一年伐趙取蘭陽然非其主力所萃也

紀縱橫策章第四

自秦商鞅見侈以後。范雎得政以前。約七八十年間。有所謂縱橫家者出。騁辭說以鼓扇世局。萬乘之主。立談而爲之迴慮。甕牖之夫。徒步而徑取卿相。此實戰國時代獨有之異象。非直中國前後古今之所無。卽泰西千餘年列國並立。外交迭相鉤距。然以此譁張。迄未嘗睹也。其人大抵佻薄傾側。嗜富貴。挾意氣。勇於趨私利。苟達所嚮。不擇其術。談說無定指。惟所遭值。投棲無定主。惟所參畜。天下之可厭賤。莫此輩若也。然既已衍爲一時風氣。而其力足以震撼左右天下。故論世者不得而廢之。所謂縱橫論者。合六國攢秦謂之合縱。連六國事秦謂之連衡。主其說者相呼以縱人橫人焉。夫縱橫說皆所以說六國也。由後世觀之。事秦惟爲秦利。而不爲六國利。則持橫說以入六國。宜不能容立。然事實適得其反。縱人敗而橫人勝也。合縱之鍵在三晉。當時有說趙王者曰。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而秦強。此天下之所明也。虎將卽禽。禽不知虎之卽己也。而相鬪。兩罷而歸其死於虎。今山東之主。不知秦之卽己也。而尙相鬪。兩敵而歸其國於秦。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也。見戰國策趙策不著爲誰氏說亦不紀其年代其言可謂博深切明。然而六國終以此共命而不能自拔也。其故可思也。春秋以來。秦所以垂三百年不得逞者。徒以有晉也。晉分則既無以禦秦。夫既分矣。三晉各自有其利害。強聯合之勢。固不可久明矣。昔魏文侯最知三晉利害之當相共也。韓趙相難。韓乞師於魏。伐趙。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敢從。趙來乞師。謝之亦然。二國始怒而後皆感之。魏地亘兩國之間。兩國不能越魏而相伐。故以魏和韓趙。而三晉合。終文侯之世。三晉未嘗交訐。常致以待秦楚。文侯卒。武侯立。五年而三伐趙。十八年廿一年廿二年致趙積憤而以楚伐魏。廿三年三晉之離。魏實啓之。及武侯之卒。

韓趙伐喪而謀分魏。三十四年則韓趙之過也。自是三晉互爲仇讎矣。魏惠王恃其強。數侵陵韓趙。韓趙不得不結齊。秦以自救。時各國所公患者。非秦而魏也。及魏屢敗。衄。秦拱手享其成利。東諸侯乃竊竊懼秦。縱橫論囂然作矣。縱人之健者曰蘇秦。蘇秦始欲爲橫。說秦惠王不報。乃一反而爲縱。蘇秦之爲縱也。初說燕。銜燕命以說趙。銜趙命以說韓。說魏。說齊。最後而說楚。其說燕文侯也。聳之以不親趙之害。而因以合燕於趙。其言曰。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以趙蔽其南也。秦攻燕。戰於千里之外。趙攻燕。戰於百里之內。願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燕無患矣。時燕在諸國中最小弱。西偏趙而南畏齊。故文侯深納其言。資之於趙。趙者蘇秦所欲倚以爲縱長也。故說趙肅侯用全力而多危詞。全局之規畫寓焉。其言曰。當今山東之建國。莫彊於趙。秦之所害。亦莫如趙。而秦不敢伐趙者。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秦攻韓魏。無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國都而止。韓魏不支。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隔。禍必中於趙。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危。劫韓包周則趙氏自操兵。據衛取淇則齊必入朝秦。秦欲已得乎山東。必舉兵嚮趙。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臣按天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攢秦。令天下將相會盟洹水上。約曰。秦攻一國。五國各出銳師。或撓秦。或救之。有不如約者。五國共伐之。則秦甲必不敢出函谷以害山東矣。肅侯大悅。厚賜資之。以約於諸侯。先至韓。韓孱國也。久畏秦欲事秦。蘇秦乃怵以害而激其恥。說韓宣惠王曰。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皋。今茲効之。明年復求割地。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受後禍。王地有盡。而秦求無已。以有盡之地。遂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且不戰而地已削矣。諺曰。寧爲鷄口。無爲牛後。夫以大王之賢。扶強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竊爲大王羞之。於是韓王勃然作色。攘臂瞋目。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次乃至魏。魏新喪敗。茶

怯。橫人日恟惕其側。蘇秦乃爲壯語以厲之。說魏惠王曰：越王句踐以敝卒三千禽夫差，武王以車三百乘制紂。今大王之國，武士二十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其過句踐、武王遠矣。乃聽羣臣之說而欲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効，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夫爲人臣而外挾強秦之勢，內劫其主，以求割地，破公家以成私門，願大王熟察之。惠王許之。因東說齊。蘇秦之說趙也，極言秦之可畏以聳之；其說齊也，極言秦之不足畏以侈之。謂齊宣王曰：齊四塞之國，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卽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者也。韓魏所以重畏秦者，爲與秦接壤也。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不勝危亡隨其後。秦攻齊則不然，倍韓魏，過衛陽晉，經亢父之險，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故恟疑虛喝而不敢進，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齊王聽之。最後乃南說楚。時楚方盛強，秦曲意與之交驩。蘇秦乃歆之以與秦爭霸之利，說楚成王曰：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強則秦弱，秦強則楚弱，其勢不兩立。爲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厲兵士，在大王所用之。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橫合則楚割地以事秦，兩策相去遠矣。故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楚王亦許之。於是蘇秦爲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車騎輜重，擬於王者。趙遂會五國盟洹上，投從約書於秦。秦深憚之。史記及六國表皆不記洹上之會，然蘇秦游說本以此爲明約。後張儀說魏國策言蘇秦約縱後秦兵不敢出函谷者十五年，史記蘇秦張儀傳皆有此語，考諸秦本紀六國世家六國表殊不然。今不采。時維第七十一年，魏徙大梁，後之七年，商鞅死後之五年，楚懷王卽位之前五年也。旣而秦使公孫衍欺齊，魏與共伐趙，以敗從約。趙肅侯讓蘇秦，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然盟洹後十五年，八年十六國嘗聯軍一伐秦，至函谷，無功而還，而蘇秦卒以陰構齊。

燕見殺。秦雖死而合縱論尙盛於六國中者數十年。

橫人之健者曰張儀。儀始與蘇秦同學。秦用事於趙。儀上謁。秦辱謝之。儀遂入秦爲橫。已而相秦。六國伐秦函谷

之明年。七八十年秦敗魏於濁澤。諸侯振恐。而魏已失西河上郡境土。日蹙。儀乃說魏襄王曰。梁地方不至千里。卒不

過三十萬。地四平。無名山大川之限。卒戍楚韓齊趙之境。守亭障者不過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夫諸侯之約

從盟於洹水之上。結爲兄弟以相堅也。今親兄弟同父母。尙有爭錢財相殺傷。而欲恃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

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按此河外指河南東部據卷衍酸棗。劫衛取陽晉。則趙不南。趙不南則梁不北。梁不

北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毋危不可得也。魏王乃倍從約。因儀以請成於秦。事在八十八年。卽司馬錯

滅蜀之年也。越四年。而儀給楚懷王以致楚師。楚是以有丹析藍田之敗。語在前章。戰藍田之明年。秦告楚請以

武關以外易黔中地。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儀遂入楚。因其嬖臣靳尙寵姬鄭袖以說。王復赦

張儀厚禮之。儀因說楚王曰。夫爲縱者無異驅羣羊攻猛虎。不格明矣。王不事秦。秦劫韓驅梁而攻楚。則楚危矣。

秦西有巴蜀。治船積粟。浮岷江而下。一日行五百餘里。不十日而拒扞關。扞關驚則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

非王之有。秦舉甲出武關則北地絕。秦兵攻楚。危難在三月內。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外。王誠聽臣。臣請令秦楚

長爲兄弟之國。無相攻伐。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乃許之。儀遂之韓。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國無二歲

之食。見卒不過二十萬。秦被甲百餘萬。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垂千鈞之重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大王不事秦。

秦下甲據宜陽。塞成皋。則王之國分矣。爲大王計。莫如事秦以攻楚。以轉禍而悅秦。韓王許之。張儀歸報秦。秦封

以六邑。號武信君。復使東說齊。潛王曰。齊蔽於三晉。地廣民衆。兵強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齊何。六王賢其說而

不計其實。今秦楚嫁女娶婦。爲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效河外。趙王入朝。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南地。悉趙兵度清河。指博關。臨菑卽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見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齊王許之。張儀西說趙武靈王曰。大王收率天下以擯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威行山東。敝邑恐懼。繕甲厲兵。力田積粟。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以大王之力。舉巴蜀。并漢中。包兩周。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心忿忿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敝甲凋兵。軍於澠池。欲渡河踰漳。據番吾。會邯鄲之下。願以甲子合戰。正殷紂之事。謹使使臣先聞左右。今楚與秦爲昆弟之國。而韓梁稱東藩。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右肩也。夫斷右肩而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毋危得乎。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告齊使度清河。軍邯鄲東。其一軍軍成泉。驅韓梁軍於河外。一軍軍澠池。約四國爲一。以攻趙。趙報四分其地。臣竊爲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面相約而口相結。常爲兄弟之國。趙王許之。乃北之燕。說燕昭王曰。今趙王已入朝。効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王有也。且今時齊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舉師以攻伐。王事秦。長無齊趙之患矣。燕王請獻常山之尾五城以和。蘇秦之合縱也。先燕。次趙。次韓。次魏。次齊。次楚。張儀之連衡也。先魏。次楚。次韓。次趙。次燕。皆審地勢時勢以爲先後。蘇秦用趙爲從約主。燕則入趙之階耳。其最難致者。莫如韓魏。次則楚。韓魏皆密邇秦。韓積弱而魏累創。與言擯秦。談何容易。蘇秦引方輿之趙以壯其聲援。而激其羞惡。是以動聽。然蘇秦與韓魏極言事秦之害。而於其不事秦之害。則匿而不言。其說非能完也。齊本與秦無患無爭。燕與三晉既合。齊自易動。楚則一嚮一背。利害立見。當蘇秦時。爲楚謀者。固宜以超然無所倚爲長計。故秦之至楚。楚王經月不見之。見戰國策誠不願與爲緣也。秦亦僅能利用其侈心。以與秦爭霸歆之。故蘇秦之合縱也。其論鋒在燕趙最強。齊次之。在楚

較弱。韓魏尤甚。張儀之時。魏楚皆經鉅創。不復能鼓勇以與秦爲難。魏襄楚懷又皆昏闇。儀首從事於此。橫基植矣。楚魏下則取辱。韓如拾也。其最難者莫如趙。武靈王一世之雄。而趙有韓魏爲之蔽。其視秦蔑如也。故蘇張游說之辭。皆在趙爲最費。各出全力以搏之。儀欲服趙而先撓齊。其說齊也。曰韓獻宜陽。梁效河外。趙入朝。割河間。當時寧有是事。皆諛詞虛喝而已。齊於縱橫兩策。利害本皆非迫切。故漫然許之。儀乃復假之以虛喝趙。其說趙曰。齊獻魚鹽之地。斷趙右肩。此又寧有是事。夫武靈王固非易受恫喝者。然方將有事於中山。卻胡關地。雅不願顯與秦示敵。故儀說得行焉。齊趙無異辭。燕更何有。此張所以能有功也。然儀說魏楚韓之言。尙多實錄。其說齊趙燕。則皆虛聲也。蘇秦縱約成。逾年而解。張儀橫約成。歸報秦。未至咸陽。秦惠王卒。武王立。武王自爲太子時。不說張儀。諸侯聞儀與秦王有隙。皆畔橫復合縱。

並時及其後言縱橫者。猥多大抵襲儀秦說。而陳軫公孫衍蘇代最著。軫出入於秦楚。而衍出入於秦魏。衍當蘇秦時。首爲秦間齊趙。以敗從約。張儀死後。又嘗佩五國相印爲縱長。蘇代在燕。釀子之之亂。召齊伐燕。其後復爲燕昭王畫策破齊。燕復使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此皆縱橫家之觥觥者也。儀秦衍軫輩皆與大國之主周旋。得聲名致富貴。汲其流者更爲一時之權要。封君作鷹犬。效奔走風益下矣。然當時若齊孟嘗君。田文。趙平原君。趙勝。魏信陵君。公子無忌。楚春申君。黃歇之徒。皆以好客相競。藉國力以養游士。故展轉相扇。其燄益張。以終戰國之世。惟信陵君頗能延攬志節之士。自餘則無譏焉爾。或問孟子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息。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以順爲正。妾婦之道耳。司馬遷曰。言縱橫者。大抵皆三晉人。蘇秦長於權變。願被反閔以死。天下共笑之。張儀行事。甚於蘇秦。秦先死而儀振暴其短。要之此兩人真傾危之士哉。

梁啓超曰。吾刺述史文。備列兩人之言論行事。則論世者自得之矣。蘇秦之詆橫人曰。夫橫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前有樓闕軒轅。後有長姣美人。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橫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惕諸侯。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張儀之詆縱人曰。夫縱人多奮辭而少可信。言其利不言其害。說一諸侯而成封侯。故天下之游談士。日夜搯腕言縱之便。猝有秦變。不與其憂。彼其所互相訐者皆是也。同一肺腸。故交揭之無遁形也。范雎爲秦散縱曰。秦於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謀秦者。欲富貴耳。投骨於地。羣犬相牙。乃遣載金以適東方。散不能三千金。而天下之士大相與鬪。嗚呼。以政論爲資生之具。其流毒如此。其極也。雖然。若儀秦之言則誠辯矣。於大局之見狀及趨勢。若燭照而數計。後此六國以縱散而致亡。一一如蘇秦言。而秦之攻取方略次第。又一一如張儀言也。時主之徬徨眩惑。進退無據。有以也夫。

終戰國之世。列國聯軍戰秦者十。其一。三十八年。韓魏伐秦。敗於洛陰。其二。四十年。秦伐魏。韓趙救之。敗於石門。其三。八十六年。楚爲從長。合趙韓魏燕齊伐秦。軍於函谷。無功而還。其四。八十七年。三晉伐秦。敗於濁澤。其五百。有六年。齊魏韓伐秦。至函谷。秦割河東三城以講。其六。百二十二年。韓魏伐秦。敗於伊闕。其七。百二十八年。趙李兌約五國伐秦。兵未合而罷。其八。百五十七年。秦圍趙。魏楚救之。魏信陵君全趙師。敗秦邯鄲下。其九。百六十七年。秦伐韓。魏信陵君率五國之師。敗之於河外。其十。百七十三年。楚魏韓趙燕伐秦。敗於函谷。通二百年形勢觀之。六國誠合。秦必不能得志。此事理之易明者。雖然。此則安能。秦人固料之矣。曰。彼六國者。猶連雞。不能並棲。夫本已處難合之勢。而秦復日夜構扇之。宜其益渙閱以爲秦資也。時有說齊王者曰。天下爲秦相割。秦曾不出刀。天下爲秦相烹。秦曾不出薪。有說魏王者曰。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由此觀之。利害昭然。五尺之

童所共能解。然在當時大聲疾呼。日聒於耳。而時主不寤。則利害有所蔽。而意氣有所中也。雖然。天下之趨統一。勢也不統於秦。亦統於他國。而統一之愈於分爭。則明甚也。天將假手於秦。以開漢以後之局。夫誰能禦之。而秦與他國。又何擇焉。

續紀秦創業章第五

自是賡續述秦創業之第四期。其主則昭王。其執政則穰侯魏冉也。起九十八年。訖百三十八年。都凡四十年。張儀連橫方成之年。而惠王卒。武王立。武王立四年。而拔韓宜陽。其年卒。無子。異母弟稷立。是爲昭王。昭王母曰宣太后。后有異父弟曰魏冉。自惠武時任職用事。至是唯冉力能立昭王。昭王卽位。以冉爲將軍。衛咸陽。誅大臣及諸公子之謀亂者。王少。宣太后任事。魏冉爲政。威震秦國。梁啓超曰。母后垂簾。外戚柄國。前無聞焉。有之自秦宣后穰侯始。此無他故。貴族政制之國。人主不能以政權私其所親愛。春秋以前諸國。多此類也。秦建國以來。卽爲君主獨裁政制。國土愈廓。獨裁力亦愈張。則凡與此政制相緣之弊。不期而自生。母后其一也。外戚其一也。宦官亦其一也。而皆作始於秦。其後趙惠文后韓太后齊君王后皆臨朝用事。而秦實最初行之。遂歷二千年。與獨裁制相終始。悲夫。

穰侯相秦之功績。曰收魏河東。馴伏魏韓。曰蹂躪半楚。迫之東徙。曰挑擾強趙。始務北侵。先是魏西河上郡已盡入秦。秦復渡河而南。略地至陝。自是魏地在今陝西境內者。及在今河南西北隅濱河與陝西接壤者。皆爲秦有。再進則及河東矣。魏河東地卽今山西河東道沿汾水兩岸之地。北兼有冀寧道之汾水流域。參觀第一章魏疆域。秦之經略河東也。始於七十五年之取汾陰。

今梁皮氏津今河其地分峙汾水入河處之南北兩岸與隔河之少梁城今韓相對由河西入河東第一門戶也明年

復取蒲陽地為今隰縣稍北進矣已而歸之以易上郡八十二年取曲沃平周此曲沃與前文所云焦曲沃者為

今聞喜縣與曲沃縣之交平則渡汾而東筭汾城南北兩要衝矣此皆秦惠王時事也時魏猶全力欲保河東乘

秦昭初立內亂未靖奪還皮氏魏城皮氏百有一年秦昭四年秦伐魏取蒲坂今垣晉陽此非太原之晉陽也封陵今

濟縣即岸則沿河之北岸東下安邑在包抄中矣然秦究以主少國疑未敢殫力於外明年歸魏蒲坂百有六年

魏與齊韓伐秦至函谷秦復歸魏封陵竊意晉陽亦當同時歸魏史略之耳既蓋自秦昭三十年間不能大有所

獲於魏其在韓亦然拔宜陽之年九年並渡河城武遂武遂今地不可確指舊說謂在平陽附近必不然其地當

河南武遂在河北耳以意度之當在今澠明年歸之百有一年復取之與取封陵百有六年復歸之陵同時蓋此

池新安兩縣隔河北岸韓上黨最南境也

十年間為秦稍韜斂之時且亦方有事於楚不得不暫弛韓魏也百有八年魏襄王韓襄王同時卒明年秦伐魏

至襄城見伐韓取武始今地待考大約當在今直隸大名道邯鄲縣西南當時絕非韓地兵鋒驟深入今河南之東

境蓋乘喪侵之且欲以致兩國之師也明年復伐魏敗之於解今縣與安邑東境接壤又明年百一十韓魏果伐

秦穰侯薦白起為將擊敗之於伊闕今洛陽斬首二十四萬取韓五城時秦已得陝縣宜陽故戰線移於白起率

師自此始實戰國後半期發端之一大事也明年起復伐魏取垣即蒲坂前以歸又明年伐韓取宛今河南汝南

百十四年魏遂納河東地四百里韓納武遂二百里明年起與司馬錯伐魏至軹今河南河北道濟源縣取城大

小六十一百十八年司馬錯攻魏河內魏遂納故都安邑於秦至是魏河東地盡矣此十年中秦志在全有魏河

中間惟百二十一年秦由武關出師伐魏安城地在今河南百二十九年伐魏圍大梁魏割溫以和溫今縣屬河

汝南府汝南縣蓋魏南鄙也與秦魏戰爭大局所關甚微

百三十一年復伐魏走芒卯魏割南陽以和史於割南陽下有實修武一語漢修武縣屬河內郡兼有今河北道

十二縣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也與今之南陽府不相蒙三國分晉南陽河內之半又入秦矣韓則自納武遂後

分屬魏韓韓之南陽當即武遂一帶至是并得魏南陽秦遂置南陽郡

二十年不被秦兵其間惟百十八年秦敗韓蓋當時秦之於魏韓略其要地使之屈伏而不肯蹙之於極窘毋便

鋌而走險因得留吾力以嚮他方此穰侯當國四十年待魏韓之方略也

與韓魏息兵之時正經略楚趙之日初楚懷王敗藍田後九十二年懷王十納張儀連橫說與秦約和會秦惠卒

猶豫未決齊潛復遣與約縱遂合於齊時秦兵方與韓距於宜陽未遑事楚而武王暴卒昭王新立厚賂楚歸楚

上庸今湖北襄陽道竹山縣地與敗與結婚姻齊韓魏以楚負從約伐之楚質太子於秦秦救楚三國兵解百有

既而楚太子與秦重臣私鬪殺之亡歸百有三年秦遂與齊韓魏共伐楚敗之於重丘今河南汝陽殺其將唐昧

是為秦楚再交兵之始上距藍田之役十年也明年復伐楚取襄城今縣屬河殺其將景缺又明年誘懷王入武

關要以割地懷王不許卒割八城又明年伐楚取析等十六城漢析縣屬弘農郡在今河南汝陽道內鄉縣西北

屬諸縣皆在其內也又楚世家僅載本年取十六城事此即齊韓魏伐秦至函谷秦割三城以講之年也當是時

彼三國縱約頗堅秦實嚴憚之苟非楚背縱秦或不敢逞而楚進退失據四年之間坐喪名城數十可歎也懷王

遂客死於秦頃襄立與秦絕百十二年秦伐楚取宛今河南汝陽道南陽縣其年史又取葉今縣屬取穰今汝陽

載是年伐楚取穰當亦分屬兩國明年取鄧今楚南陽地盡矣頃襄王不支復與秦和親自是不被秦兵者亦

十年百二十四年楚頃襄復遣使諸侯約縱謀伐秦秦聞之驟攻楚黔中楚割上庸今竹及漢北地今自鄆西至

以諸縣以北以講。明年秦遂大舉伐楚。一軍陸行出武關取襄陽。一軍舟行自巴渝浮江而下取江陵。其出關之師拔鄢。今湖北襄陽道。其下江之師拔西陵。今湖北荆南道宜昌縣。又明年遂會師拔楚郢都。今江陵縣。燒夷陵。即宜。毀其先王陵廟。楚遂東徙陳。今河南開封。實魏獻安邑。後之八年。於是六國故都入秦者二矣。又明年益盡拔楚巫黔中地。楚巫郡有今荆南道之巴東。建始恩施諸縣。黔中道則湖北長陽公安。大抵藍田戰役以後。楚盡失其陝西境內之地。重丘戰役以後。楚失其河南境內舊南陽府屬之地。此役以後。楚盡失其湖北境內今襄陽荆南兩道湖南境內辰沅道全道及武陵道之秦半。洞庭。至是楚所餘者。尚有今安徽江西江蘇浙江四省之全境。湖北之江漢道。湖南之湘江道。及武陵道之小半。而河南之汝陽道與秦共之。開封道與魏共之。此楚疆變遷之一大結束也。自春秋八十八年。秦伐鄢以圍荆襄。至是歷三百五十七年卒乃得之。其堅忍不拔。可敬也哉。

秦之弱趙。始於七十六年。攻取離石。今縣在山西冀寧道原。實魏納上郡十五縣之年。地與上郡密邇。秦因取之。八十八年。取西都中陽。中陽今縣原名寧。九十一年。取蘭陽。今臨。諸地皆在河東。而與魏接壤。秦正有事於河東。故取之以臨魏也。然正值武靈即位十有餘年。趙奮迅蹈厲。勢方全盛。秦不敢攔其鋒。趙亦正勤遠略。不與秦校。故秦趙無兵戰者二十五年。武靈王躬微行調秦。欲從雲中九原拊其背。時趙之謀秦。蓋猛於秦之謀趙也。會武靈王卒。百有趙威日替。而秦方大捷於伊闕。百十韓魏納土。秦全有魏河東地。百十四至百十六。自是禍中於趙矣。百十六年。秦拔趙梗陽。今山西冀寧道榆次。明年。拔新垣曲陽。今山西河東。百二十二。拔兩城。其史闕。明年。拔石城。今河南東。又明年。拔代光狼城。今冀寧道。秦謀趙日益亟。雖然。趙固非易與者。趙俗本矜儷勇健。而武靈益厲之地。盡直北數千里。居高臨下。形勢殊不弱於秦。武靈雖沒。而平原君公子勝為相。以賢聞於諸侯。廉頗藺相如趙奢。

皆一時俊傑。內贊樞機。外司專閫。取光狼之明年。百二十年秦王告趙王願為好。會於澠池。今澠池縣本韓地時已入秦廉頗蘭

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畢。不過三十日。過

此不還。請立太子以絕秦望。王許之。及會飲酒。秦王請趙王鼓瑟。趙王鼓之。相如請秦王擊缶。秦王不肯。相如曰。

五步之內。臣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瞋目叱之。左右皆靡。秦王不懌。為一擊缶。罷酒。秦終不能

有加於趙。趙人亦盛為備。秦不敢動。趙王歸。以相如為上卿。位在頗右。頗自以多戰功。相如素賤。不平。揚言將眾

辱之。相如避匿。其舍人以為恥。相如曰。相如敢廷叱秦王。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徒以

吾兩人在。今兩虎共鬪。勢不俱生。吾為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頗聞之。肉袒謝罪。遂為刎頸交。趙奢初為

田部吏。收租稅。平原君家不肯出。奢以法殺其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奢曰。君於趙為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

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平原君以為賢。言於王。使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

百三十四年。秦伐韓。圍闕與。闕與地有二。皆今山西冀寧道境內。一在和順縣。當時為趙地。一在武鄉縣。當時為韓地。此戰在武鄉。闕與也。趙王召羣臣問之。皆曰。道

遠險陜難救。奢曰。道遠險陜。如兩鼠鬪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奢將兵救之。出邯鄲。邯鄲直三十里而止。堅壁不行者

二十八日。秦將以為怯。不為備。奢乃卷甲趨。一日一夜而至闕與。大破秦師。圍解。秦歸師。反攻幾。幾今地失考。史記正義云在相

間路之廉頗復大敗之。實澠池會後之九年。秦破楚郢都後之八年也。秦自孝公商鞅以來。九十年中。戰無不克。始

見挫者。此役而已。故終穰侯之世。不得志於趙。

穰侯執政四十年。秦所獲實至豐。其恃兵力攻取者半。其恃智術操縱者亦半也。自張儀連橫。日以秦權恐喝諸侯。儀雖死。秦襲用其術不衰。其兵謀常昌言之不諱。往往先聲而後實。諸侯受其劫持者。則割地以事之。得數年

或十數年不被兵。不受劫耶。近者則如其所昌言之。兵謀實施而膺懲之。以明吾虛喝之言。非無驗也。遠者爲己。兵力所未能遽及。則陷他國。以利助力。而嗾使鬪之。以待其兩蔽也。故其於各國。忽攻伐。忽盟會。術售於甲。則力加於乙。力既足。威術復行焉。如環無端。以駭眩其敵。各國時或以自救。故冀移秦禍於他國。或欲附秦。弱他國。而分有所獲。或失於秦。而欲向他國取償也。故惟秦之所操縱。無不如志。會澠池之前兩年。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極陳秦二三十年欺脅諸侯之往蹟。以尼其行。其言雖未必盡實錄。然穰侯時代。秦之所得於戰功外者。略可睹矣。蘇代說燕王曰。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船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按此言後。兩年即已實行。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士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楚王爲是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太行。按此言後。十八年。實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絲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爲然。故事。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陘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包兩周。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外黃。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陘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包兩周。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外黃。濟陽。事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已得安邑。因以破宋。爲齊罪。國欲攻韓。恐天下已得宜陽。因以破齊。爲天下罪。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及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鄆。阨爲楚罪。必令言如循環。用兵加刺。蜚秦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秦禍。故此數十年中。凡韓魏楚等國。如此其大而燕趙之爲秦者。猶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所大患也。燕王乃止不行。故此數十年中。凡韓魏楚等國。不被秦兵之年。大抵皆受秦欺脅。供秦利用之年也。穰侯更番用此策。以弱六國。而強秦。然亦坐是爲范雎所斲而奪其位。

穰侯之時。秦力足以亡楚。魏韓更無論矣。而穰侯之計。欲存之以鬪東侯。百二十六年之破郢。而楚東徙也。秦軍將遂窮追滅楚。楚人黃歇說秦。謂毀楚實以強韓魏而益齊。其言曰。今王如楚之不毀。而忘毀楚之強。韓魏也。秦死秦者十年矣。今秦資之以攻楚。不亦過乎。且秦攻楚。將安出。兵將借路於仇敵之韓。魏乎。兵出之日。憂其不返也。不借路必攻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是有毀楚名無得地之實也。按此時楚已遷陳。故形勢如此。且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涇湖陵。陽蕭相故宋。秦乃釋楚。百三十一年之必盡齊。必南攻楚。泗上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是王破楚以肥韓魏。而勅齊也。

破魏師走芒卯也。秦遂圍大梁。魏人須賈說穰侯以大梁之不易拔，而可以少割收也。秦乃割魏南陽而解梁圍。

時穰侯方增封於陶。今山東濟寧道定陶縣乃合魏楚之師伐齊取剛。今濟寧道寧陽縣壽。今東臨道壽張縣以廣陶邑。時正秦喪師於闕

與之年也。穰侯柄政四十年，威名翕施，昭王固已畏惡其偪。及是釋楚魏於累勝之後，人有議宣太后本楚產而

私徇楚。見秦策穰侯本魏產而私徇魏者。韓非子初見秦篇云穰侯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加以伐趙失利，故甚者益得而中之。范雎

者魏人也，爲魏相。魏齊所虜奔秦，窺昭王旨，多爲危詞以構穰侯。百三十八年。秦昭四十四年秦遂相范雎，而逐穰侯。宣

太后旋卒，自是入第五期。司馬遷曰：穰侯昭王親舅也，而秦所以東益地約諸侯，天下皆西鄉稽首者，穰侯之功

也。一夫開說，身折勢奪，而以憂死，況於驕旅之臣乎？司馬光曰：穰侯拔立昭王，除其災害，薦白起爲將，南取鄢郢，

東屬地於齊，秦益強大，雖其專恣驕貪，足以賈禍，亦未至盡如范雎言。若雎者，亦非能爲秦忠謀，直欲得穰侯之

處，故搯其吭而奪之耳。遂使秦王絕母子之義，失舅甥之恩，要之雎真傾危之士哉。

范雎所標幟之政策，當時成功而後人且樂道不衰者，所謂遠交近攻是已。實則此策殊非雎所自創，自商君張

儀以來，既累世行之，雖穰侯亦然。特最近以韓魏楚既賓服，欲資之以圖齊趙，故雎初說昭王，卽乘此爲間。其言

曰：穰侯越韓魏而攻齊，非計也。齊湣王攻楚，再闢地千里，而尺寸無得焉者，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其罷敝而伐

之，齊幾於亡，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今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秦王大說，雎漸

用事，而韓魏之禍益煎迫矣。

范雎以韓魏爲天下之樞，必收韓魏，乃能制楚趙。既爲客卿用事，後二年。百三十六年併力以謀魏河內，首伐魏拔懷

今河南河北道武陟縣明年拔邢丘。今溫縣魏世家作鄴丘六國考作廩丘皆誤此據秦本紀及秦策邢丘拔而魏附秦，遂以雎爲相。雎說昭王曰：秦韓地

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若木之有蠹，人之病心腹。天下有變，爲秦害者莫大於韓。今舉兵而攻滎陽，則成臯之路

不通。北斬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兵不下。其國斷而爲三，則韓服而霸成矣。雖爲相後一年，百三十九年伐韓取少曲，今河

北道濟源縣西明年取陘及汾旁五城。凡連山中斷者皆稱陘。河北八陘，軹關陘、太行陘、滏口陘，皆在韓境。此未知所指要之。自汾以東，河以北，沿太行山脈要道也。因城河上廣武

今開封道中牟縣又明年拔野王。今河北道沁陽縣舊稱河內縣及其旁九城。於是韓南陽地盡。晉南陽地分屬韓、魏。百三十四年魏割

亦魏南陽地前未割盡者野王等十城，則韓南陽地也。上黨路絕，是役也。秦用兵於韓三年，其主力軍屯河北，以圖上黨。取少曲、汾陘、野王皆此軍也。而

以出河南，阨成臯者，爲牽制之師。城廣武者，即此軍。蓋阨中牟、鄭縣之間，則新鄭之韓地皆隔絕矣。上黨守馮亭與其民謀曰：

鄭道已絕。韓都新鄭，自上黨趣鄭，由野王渡河。今韓拔野王且駐兵廣武，故鄭道絕。秦兵日進，韓不能應，不如以上黨歸趙。趙受我，秦必攻之。趙被秦

軍，必親韓。韓趙爲一，可以當秦。遂以上黨降趙。明年，秦在河南之師，拔韓緱氏。今縣屬河南，南河洛道。此地蓋分屬周、韓。藺今河洛道

南漢之綸氏縣，即其地。與趙之北藺異。而王齎之河北軍亦拔上黨。上黨民走趙。趙廉頗軍於長平。今山西冀寧道高平縣以按據上黨民，先

是秦取韓少曲之年。同時伐趙，取三城。趙得齊救，兵乃解。至是，王齎因伐趙。趙軍數戰不勝，遣使與秦媾。秦厚禮

其使，以間趙與國使毋救趙。而陰持趙益急。而廉頗長平軍堅壁不出。趙王以爲怯，數譙讓之。范雎又使人行千

金於趙，爲反間曰：秦獨馬服君之子爲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馬服君趙奢也。已前卒，初奢子括少學兵法，自以

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趙若將括，軍其破

矣。至是，趙王中秦間，欲將括。藺相如諫曰：括徒能讀父書，不知合變，不可用。王不聽。卒以括代頗。秦聞括已爲趙

將，乃陰使白起爲上將軍，而王齎裨屬之。括至軍，悉更約束，易置軍吏，出兵擊秦。白起佯敗走，張二奇兵劫之。括

乘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爲二，糧道絕。括因築壁，

堅守待救。秦王自如河內。發民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益遮絕趙救兵及食道。趙軍飢守四十六日。人相食。欲突

圍不得。括自出銳卒搏戰。秦人射殺之。趙師大敗。卒四十萬人皆降。白起曰：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為秦而歸

趙。趙卒反覆。恐為亂。乃挾詐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趙人大震。時百四十四年九月。上距闕與之

戰。恰十年。秦昭四十七是役也。合兩軍兵數蓋逾百萬。秦力能抗趙卒數十萬。其兵必更多於趙。觀相持將一年。

戰事之劇。開闢訖茲。未嘗有也。初齊田單嘗問趙奢曰：單聞帝王用兵不過三萬。而天下服。今將軍必負十萬。二

城雖大。無過三百丈。人雖衆。無過三千家。而以集兵三萬。距此何難哉。今取古之為萬國者。而為戰。以七千丈之

城。萬家之邑。相望也不能具數十萬之衆。曠日持久。數歲。何以為戰。單乃歎服。啓趙案此。春秋與戰國之用兵所

為絕異者也。秦趙交兵以來。勝負恆略相當。過此以往。趙始為秦弱矣。

長平一役。為秦帝業成敗最大關鍵。國史上第一大事也。趙所以敗。其近因固由不能堅守平原。君廉頗持久之

策。臨陳易將。為秦所乘。趙初受韓上黨之時。慮召秦兵平原。君曰：白起可與持久。難與爭鋒。廉頗勇鷙而愛士。知

秦必以間去。其遠因實由魏附秦。弱韓。秦無魏憂。故得并力於趙也。當兩軍相持於長平也。楚趙皆約魏合從。秦

頗乃能取勝。則約割韓垣雍平都地。見今下釋予魏。勸共伐韓。魏安釐王異母弟信陵君公子無忌極陳利害。謂韓亡則秦地與大

梁隣。禍且不測。秦亡韓後。兵必不先加於楚趙。而先加於魏。勸王速納楚趙之約。相與擯秦。其言於當時前後數

十年之事勢。若燭照數計焉。其略曰：秦與我翟同俗。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

戚。若是而况仇讎之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夫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受

強秦魏之兵。王以為不亡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隣。王以為安乎。王欲得故地。今負疆秦之親。王以為利乎。秦

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秦必將使事便事。必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決於邯鄲之郊。是智伯之禍也。秦

而攻強趙。是復闕與之事。秦必不為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溢水。與趙兵決於邯鄲之郊。是智伯之禍也。秦

又不敢伐楚。道涉而谷行。三千里。而攻危隘之塞。所行甚遠。不攻衛。難秦。又夫韓亡之後。道河外。背大梁。右蔡。左召

陵。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行矣。又遠不攻衛。難秦。又夫韓亡之後。道河外。背大梁。右蔡。左召

秦固有懷地。邢丘城。坳津。以臨河內。河內共汲。必危。有鄆地。得垣雍。決滎澤。水灌大梁。必亡。昔秦在河西。去梁千里。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以間之。從林軍。以至於今。秦十攻魏。五入國。中邊城盡。拔文臺。墜垂都。焚林木。伐藥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鹽。所亡於秦者。山北河內。河外大縣數十。名都數百。秦乃在河西。晉去梁千里。而禍若是矣。又况於使秦無韓。有韓。地無河山。而闌之。無周韓。而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百此矣。異日者。縱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而約也。今韓受兵三年。秦擄之以講。識亡不聽。投質於趙。請為天下。雁行頓刃。楚趙必集兵。皆識秦之欲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國。而臣海內。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之質。以存韓。而求故地。韓必効之。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魏王不能用。故趙孤而韓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無與。強秦隣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大地時已。魏王不能用。故趙孤而韓益不支。戰長平之明年。秦分兵為三。王齧攻趙武安。今縣屬河北道。皮牢。今地失考。史記正義謂皮牢故城在絳州龍絳州之皮牢。啓超案。史明言分軍為三。蓋白起王齧司馬梗各領其一。王齧軍攻武安。所以橫斷邯鄲。與大梁之聯絡。使趙魏不能相救。若同時攻武安。又攻相去數百里之絳州。豈非齧軍又分為二邪。史記正義說必誤。皮牢當在武安附近也。拔之。司馬梗北徇太原。白起既復定上黨地。欲遂圍邯鄲。求益軍糧。韓趙恐。使蘇代厚幣說范雎。謂白起功高。秦帝業成。且為三公。起之進。本由穰侯。雎固憖之。乃言於昭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割地以和。且休士卒。昭王亦微震於起之勛名。史記鄆陽傳云。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昂而昭王疑之。蘇林曰。白起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為應侯所害。事竟不成。乃許韓割垣雍。趙割六城以和。垣雍者。今河南河北道原武縣。與魏之卷安城。河陽接壤。即秦先以許魏之地也。至是自取之。其年百十五。正月。秦兵悉罷歸。白起由是與范雎有隙。雎前以伐三晉之功。既受封為應侯。憑藉秦權。恣報恩怨。至是威名極盛。謀所以自固其位。故韓趙之間得行焉。

趙既許秦割六城。既而用虞卿之謀。轉以賂齊。故其年九月。秦復伐趙武安君白起。謝病不行。使五大夫王陵率師。師出數月。屢失利。明年正月。強起白起。起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之救日至。雖秦勝於長平。士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王與范雎迭造勸。起終謝疾。乃以王齧代王陵。趙王使平原君求救於楚。初。楚東徙於陳。戰長平前十八年。藉黃歇游說之力。移秦禍於韓魏。以其間收東地兵得

十餘萬。復取秦所拔江旁十五邑爲郡以拒之。楚復振戰長平之前二年。楚頃襄王卒。其太子方質於秦。黃歇以計歸之。立爲考烈王。歇遂輔政。封春申君。至是趙平原君勝聘楚門客毛遂從。勝謁楚王約從。久不決。毛遂按劍歷階進。面折楚王。從遂定。歇率師救趙。平原君至楚約從日出言之日中不決毛遂按劍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吾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日以楚之強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萬之衆戰楚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趙之所羞而王弗之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謹受教約遂定兵未至而秦急圍邯鄲。平原君盡散其家財饗士卒。令夫人以下分功城宋。魏王亦使晉鄙將兵十萬救趙。然實畏秦。止晉鄙留兵壁鄴。持兩端。又使新垣衍說趙。欲共尊秦爲帝。以卻其兵。齊人魯仲連方在圍城。徑造衍責之曰。秦卽爲帝。連惟有蹈東海死耳。不忍爲之民。秦梁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奈何睹其一戰之勝。欲從而帝之。卒就脯醢之地乎。衍遽謝。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卻軍五十里。而圍終不解。平原君夫人魏信陵君姊也。至是平原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請救。頗責讓信陵。信陵數請魏王勅晉鄙救趙。及賓客辯士游說萬端。王終不聽。信陵焦悚。乃屬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赴鬪以死於趙。初。信陵君仁而下士。士有隱於夷門監者曰侯嬴。年七十矣。信陵敬事之。執禮甚恭。至是嬴爲信陵畫謀。使王所幸如姬竊王臥內虎符。復薦力士朱亥從行。信陵君至鄴。出符代晉鄙軍。晉鄙疑焉。朱亥袖四十觔鐵錐。錐殺鄙。信陵遂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者父歸。兄弟俱在軍者兄歸。獨子無兄弟者歸養。得選兵八萬人。將之而進。於是王齧圍邯鄲既兩年矣。久不拔。諸侯之救至。白起曰。王不聽吾計。今何如矣。秦王聞之怒。強起之。起遂稱病。鷙乃免爲士伍。遷之陰密。旋賜死。秦人憐之。鄉邑皆祀焉。秦益發卒軍汾城旁。爲齧聲援。百四十七年。秦昭

五十年魏安

十二年魏信陵君公子無忌帥師大破秦軍於邯鄲下。秦將王齧走。鄭安平以二萬人降趙。時上距

長平之役三年耳。魏自失吳起後，迄茲垂百三十年，與秦交兵，大小數十，遇輒敗。秦見創於魏，惟茲一役，天下共歎誦魏公子之賢而傑也。然公子遂不敢歸，與賓客留居趙，使將將其軍還魏焉。趙王率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矟矢先引，不敢自比於人。趙王掃除饗宴，執主人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罪過，已負魏而無功於趙。趙王欲獻五城爲公子湯沐邑，侍酒至暮，不敢出口，以公子退讓也。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隱於博徒，薛公隱於賣漿家，欲見之，兩人不肯見，乃閒步從之遊。平原君聞而非之，公子曰：「吾聞平原君之賢，故背魏而救趙，今君所與遊，徒豪舉耳，非求士也，以無忌從此兩人游，尙恐其不我欲也。」平原君乃以爲羞乎，爲裝欲去，平原君免冠謝，乃止。平原君欲封魯連，連不受，又以千金爲壽，連笑曰：「所貴於天下士，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卽有取，是商賈之行也。」遂辭去，終身不復見。而侯嬴既送魏公子往，計數公子至晉鄙軍之日，遂北鄉自刎以謝公子也。

秦軍既破於邯鄲，而鄭安平降，安平范雎所舉也。秦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於是雎罪當收三族。秦王不忍誅，既而雎所舉河東守王稽坐與諸侯通棄市，雎益不自安，遂謝病免相，而秦將軍摎猶伐韓，取陽城。

負黍

陽城今河南河洛道登封縣負黍久考

斬首四萬，又伐趙取二十餘縣，斬首虜九萬。周赧王恐，欲與諸侯約從，將天下銳師出

伊闕攻秦，令無得通陽城。秦使將軍摎攻西周，赧王入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受其獻，歸赧王於周。是歲，赧王崩，周自武王克殷傳二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而亡。實戰國之第一百四十八年。民國紀元前之二千一百六十七年也。

秦昭王在位五十六年，饜國之久，古今罕匹。

前此惟殷太戊在位七十五年，後此惟清聖祖在位六十一年，高宗在位六十年，較此爲更久了。

秦之帝業，啓之者

孝公享之者始皇而成之者實昭王第四第五兩時代史績皆昭王史績也秦兵雖挫於邯鄲然趙已罷敵非復

秦敵韓則上黨既失成臬中斷國華離割裂不復能守故周亡後二年韓王入朝於秦魏則環大梁四周皆秦地

舉國以聽秦命楚更積弱畏偪東徙鉅陽今安徽淮泗道阜陽縣百五十三年昭王卒至是三晉與楚半為秦役矣繼之者

為孝文王在位僅一年莊襄王在位僅三年承昭王餘烈遂滅東周西周赧王已前降至是使呂不韋併滅東周置三川郡其年伐韓拔滎

陽成臬成臬今滎陽縣滎陽今滎澤縣俱屬河南開封道韓人獻鞏今縣於是韓虎牢之塞入秦明年伐趙取榆次狼孟等二十七城榆次今縣

狼孟今陽曲縣東北二於是趙晉陽故都入秦又明年王齧徇韓上黨諸城悉定之邯鄲收後上黨諸城多畔秦者蒙驁遂率大

兵伐魏拔高都汲高都今山西冀寧道晉城縣汲今縣屬河南河北道魏師數敗魏王患之乃使人請信陵君於趙信陵君畏得罪不肯還

誠門下毋為魏使通賓客莫敢諫毛公薛公入見曰公子所以重於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魏急而公子不恤一

旦秦人克大梁夷先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卒信陵君色變趣駕還魏魏王持之而泣以為上將

軍信陵君使人求援於諸侯諸侯聞信陵君復為魏將皆遣兵救魏信陵君率五國之師敗蒙驁於河外此河外指大河

以南也對魏都河內言非戰國初之河外彼時河外指河西也蒙驁遁走信陵君追至函谷關抑之而還此魏第二度破秦軍也秦人患信陵君

使人行萬金於魏以間之求得晉鄙客令說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復為將諸侯皆屬天下徒聞信陵君

不聞魏王秦王又數使人賀信陵君得為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乃使人代信陵君將兵信陵君自

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以酒色自晦四歲而卒越十八年而秦虜魏王屠大梁其後漢高祖每過魏輒遣祠祭

信陵君為置守冢世世不絕云梁啓超曰戰國之局魏實為樞故秦魏交兵最繁數見於史者蓋四十五役焉並

軍計參次則韓二十一役次則趙二十役次則楚十三役燕齊乃一舉亡之耳魏自文侯時戰秦皆勝過此則皆

敗。信陵君力能振之。然以母弟之親賢。能使後王起敬。而當世不免憂廢。甚矣魏之勇於自絕也。

紀秦并六國章第六

秦帝業成於始皇。亦終於始皇。然舊史以爲始皇固非秦人也。孝文王之爲太子也。所愛妃曰華陽夫人。無子。庶孽子二十餘人。有名異人者。出質於趙。秦數伐趙。趙人不禮之。異人以庶孫無內援。車乘進用不饒。陽翟大賈呂不韋適邯鄲。見之曰。此奇貨可居。乃資異人以金。使結賓客。復爲西入秦。厚奉華陽夫人。因得立爲嗣。而不韋爲之傅。不韋娶邯鄲諸姬絕美者與居。知其有身。異人從不韋飲。見而請之。不韋佯怒。旣而獻之。孕期年而生子。政。異人遂以爲夫人。未幾。昭王卒。孝文王立。異人歸自趙爲太子。一年而繼立爲莊襄王。政爲太子。三年而繼立。卽始皇也。始皇以百五十八年卽位。年十三矣。實周亡後之十年。自莊襄王時。呂不韋旣爲相國。封文信侯。至是更號仲父。國政一以委之。其所進之邯鄲姬。則秦太后也。其後太后以淫亂廢。不韋免相。遷於蜀。始皇立十年而始親政。

楚之上蔡人李斯者。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成而入秦。因呂不韋進說始皇。以遂滅六國。謂若怠而不圖。脫諸侯復強。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先是始皇親政前之四年。楚趙韓魏燕嘗合兵伐秦。至函谷。秦擊走之。是爲合縱聯軍之最末次。秦威役諸侯。雖已六世。猶有所憚。不敢墟人國而覆其宗。斯窺始皇雄略。故以爲言。始皇乃拜斯爲客卿。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至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以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乃使良將隨其後。其將王翦。王賁。蒙。蒙武。蒙恬。皆一時之傑也。行此策十餘年。六國盡滅。

首滅韓。韓之削也。初失宜陽。次失南陽。上黨。次失滎陽。成臯。鞏。當秦昭王之末年。韓已比關內侯。故昭王卒。韓王
 衰服入弔。執臣禮焉。入始皇時。韓所有者。僅今鄭、新鄭、禹、密、洧川、尉氏等數縣。河北陽武原武之間。亦稍有餘壤
 而已。百六十年。始皇三年秦復伐韓。取十三城。百七十一年。始皇四年韓王安使韓非使於秦。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善
 刑名法術之學。數以書干韓王。王不能用。非乃觀往者得失之變。著書五十六篇。十餘萬言。至是銜命入秦。說以
 存韓。且為秦陳取天下之術。非本與李斯同學於荀卿。斯自謂不及。至是始皇頗悅。非斯妒。急譖殺之。百七十四
 年。始皇十年遂滅韓。虜王安。若摧朽焉。

次滅趙。趙自長平大敗。邯鄲久圍。國力彫耗。盡然民善戰而多良將。在諸國中。猶最為倔強。晉陽先已入秦。始
 皇初立之年。晉陽畔秦。秦復定之。根本之地去矣。然廉頗尚存。李牧新用。皆名將也。故於其間。猶能伐魏。取繁陽。

百五十九年。伐燕。取武遂。方城。此武遂。非韓武遂。又卻燕師。取其軍二萬。百六十二年。破殺匈奴十餘萬騎。約自百五十

年。然自悼襄王以樂乘代廉頗。頗奔魏。百六十年後雖欲復之。而卒以讒止。頗遂卒於楚。趙失一長城矣。百六十四

年。秦攻魏急。魏以鄴。今河南河北予趙。越四年。趙方伐燕。秦遂拔鄴。安陽。今縣屬河北道等九城。別軍下關。與。此趙關

山西冀寧道和順縣。非。前此趙奢破秦軍處百七十年。桓齮攻趙平陽。亦在今臨漳縣殺趙將扈軹。斬首十萬。趙更以李牧為大將軍。

復戰於宜安。肥下。今直隸保定大敗之。桓齮奔還。後二年。秦大舉伐趙。一軍抵鄴。一軍自太原。狼孟趨番吾。今直

隸保定道平山縣。此軍拊邯鄲之北。抵鄴軍扼其南也。李牧再敗之。當是時。秦軍所嚮披靡。頓其鋒者。惟一李牧。百七十五年。王翦將上郡

兵下井陘。今縣屬直隸保定道楊端和將河內兵下鄴。共伐趙。趙李牧司馬尚禦之。秦人多與趙王遷嬖臣郭開金。使毀牧

及尚。王遷母倡也。嬖於悼襄王。王廢適子嘉立之。遷素無行。信讒。竟誅牧。廢尚。李牧之初為將也。常居代雁門。備

匈奴惟教所部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匈奴入寇。輒收保不與戰。如是數歲。匈奴以為怯。士曰。得賞賜而不用。皆

願一戰。牧乃選精騎部勒。以計致匈奴。大破之。後世言制匈奴之策。莫良於牧云。牧既以間死。明年始皇十年秦遂

滅趙。虜王遷而公子嘉猶帥其宗數百人奔代。自立為代王。趙之亡。大夫稍稍歸之。與燕合兵軍上谷。秦上谷郡

口北道及京兆境上谷故城在今懷來縣東北百里距秦十年。

次滅魏。魏自信陵君既沒。則待亡而已。然秦用兵猶六度。百六十年。拔陽有詭。二地今失考百六十二年。拔酸棗。今延津縣

虛上頓丘今滑縣以上四地皆長平。今淮陽縣此非趙長平雍邱。今杞縣以上二地屬今河南開封道等二十城。明年。拔朝歌。今河南

淇又明年。拔汲。見前百六十六年。拔垣。今河北道行道鄭縣蒲陽。今直隸大名道長垣縣於是魏地殆盡。百七十九年。始皇二十二年

秦王賁遂引河溝灌大梁城。城壞。虜魏王假。如信陵君言。

次滅楚。楚自徙陳以後。不被秦兵者垂四十年。非有所愛於楚。蓋秦攻楚新都。必踰黽阨之塞。亦稱其厄即今武勝關

也。度險以求。不可倖勝。秦固不為。假道兩周。背韓魏以攻楚。秦又不敢。楚於其間得以苟安。而春申君柄國侈恣。

方大治宮室於吳故地。楚力益殫矣。秦既拔魏垣。衍魏郢。今郢縣許昌縣等地相次入秦。楚於是復東徙壽春。今安徽

壽縣蓋至是而黽阨之險已無所用也。百六十九年。秦驅魏伐楚。敗之。百七十九年。既滅魏。遂大舉伐楚。始皇問

李信。吾欲取楚。於將軍度用幾何人。信曰。二十萬。問王翦。翦曰。六十萬。始皇以為怯。遂用李信及蒙恬。王翦謝病。

信攻平輿。今汝陽道汝南縣蒙恬攻寢。今開封道沈邱縣屢破楚軍。信遂引兵而西。與恬會城父。今河洛道郟縣楚將項燕尾之。三日三

夜不頓舍。入李信軍壁。大破之。秦楚交兵以來。楚之勝秦。此其最始。亦其最終矣。始皇彊起王翦。予兵六十萬。明

年。翦率之以擊楚。楚人悉國中兵禦翦。翦堅壁不與戰。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翦使

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超石投距，翦曰：可用矣。楚既不得戰，乃引而東。翦追破之，令壯士擊大破楚師，殺項燕。翦乘勝略定城邑。又明年，百八十四年翦與蒙武遂滅楚，虜其王負芻。初，秦既以計誘楚懷王至幽死，楚與秦交數十年，特恭順而人郢之役，秦夷燒楚陵廟，至是秦伐楚，師尤無名。楚人怨憤積焉。楚有道之士曰南公者，常爲預言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

次滅燕，并滅代。燕夙與秦不相犯也。有強趙以爲之蔽也。及趙亡而燕既無以自存，燕太子丹質秦逃歸，欲圖秦。問其傅鞠武。鞠武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媾匈奴，共圖之。太子病其曠日彌久，衛人荆軻沈深而任俠。太子聞其賢，卑辭厚禮，請見之。謂軻曰：今秦已虜韓王，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趙不能支秦，則禍必及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何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誠得天下勇士使秦，劫秦王，悉反諸侯侵地，不可則因而刺殺之。彼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破秦必矣。唯荆卿留意。荆軻許焉。太子乃舍軻於上舍，日造門下，所以奉養無不至。及王翦滅趙，太子懼，欲軻速行。先是，秦有將軍樊於期，得罪亡至燕，秦人購其首千金，而太子丹庇之。至是，荆軻曰：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則秦乃得見臣，乃有以報太子。太子曰：樊將軍窮來歸丹，丹不忍也。軻乃私見樊於期，語以己意。於期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遂自刎。太子聞之，奔往伏哭，然已無及。遂以函盛其首。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使工以藥焠之，以試人，血濡縷，無不立死。乃裝爲遣荆軻，以燕勇士秦舞陽爲之副，入秦。百七十七年荆軻至咸陽，因寵臣蒙嘉卑辭求見。始皇大喜，朝服設九賓見之。軻奉圖進，圖窮而匕首見，因把王袖而撻之。未至身，王驚起，袖絕。軻逐王，王環柱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操尺寸兵，左右以手共搏之。且曰：王負劍負劍，始皇遂拔以擊

軻斷其左股，軻廢，乃引七首，擗王中銅柱，遂體解。荆軻以徇，始皇大怒，益發兵詣趙，就王翦以伐燕，與燕師代師戰易水西，大破之。明年冬十月，王翦拔薊今京師，燕王及太子率其精兵東保遼東。今奉天南境李信急追之，燕王斬太子以謝，秦不許。百八十二年始皇二十五年，大興兵，使王賁攻遼東，虜燕王喜，遂攻代，虜代王嘉。司馬遷曰：荆軻刺秦，雖不成，然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最後滅齊。初，齊太后柄國，遇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以故齊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及太后且死，戒王建曰：羣臣之可用者某。王曰：請書之。太后曰：善。王取筆牘受言，后曰：老婦已忘矣。太后卒，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賓客入秦，秦又多與金，客皆爲反間，勸王朝秦，不修戰備，不急五國之難，故秦得滅五國。王建將朝秦，雍門司馬前曰：立王者爲社稷，耶爲王耶？王曰：爲社稷。司馬曰：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軍，卽墨大夫聞之，見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百萬，三晉大夫不欲事秦而在阿甄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卽武關可以入矣。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豈特自保哉？齊王不聽。百八十三年始皇二十六年，王賁自燕南攻齊，猝入臨菑，民莫敢格者。秦使人誘齊王，約封以五百里之地，齊王遂降。秦遷之共今河南輝縣，處之松柏之間，餓而死。六國之亡，除韓本已無力抵抗外，其最苦鬪者則趙矣。瀕亡猶致秦兩巨創焉。亡後猶保邊境十年，次則楚，瀕亡一敗秦，次則燕，刺秦不成，其志可哀也。魏固憊矣，然其亡也，必俟決水灌大梁，則力殫始屈可知也。齊始終未嘗一被秦患，數千里之地，數百萬之衆，一旦拱手而獻之，王建其非血氣之倫哉。抑由陳氏之取齊，本不以其道也。

始皇既并六國，自以爲德兼三皇，功過五帝，乃更號曰皇帝，命爲制，令爲詔，自稱曰朕，廢諡法，自爲始皇帝，欲自

一至萬傳之無窮。實戰國第百八十三年。始皇即位後之二十六年。周武王克殷後之九百零一年。周平王東遷後之五百四十九年。民國紀元前之二千一百三十二年。西歷紀元前之二百二十一年也。司馬遷曰。秦起襄公。章於文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蓋一統若斯之難也。梁啓超曰。後之讀史者。雖五尺之童。咸知哀六國而憎秦。夫疾強暴。愍微弱。人性宜然矣。雖然。假長此不獲統一。歲歲交糜爛。其民而戰之。其慘狀將伊於胡底。而在六七專制君主之下。重以各地大小之封君。徭役供億。民又何以堪命。其他若曲防遏糴。關譏市征。各自為政。民之患苦。亦何可量。故孔子尊大一統。孟子稱定於一。秦并六國。實古代千餘年大勢所趨。至是而始成熟。非始皇一人所能為。並非秦一國所能為。其功罪尤非一人一國所宜任受也。

始皇自建號為皇帝。以迄崩殂。凡十二年。蓋無日不有所興作。其自刻金石。則盛稱功德。漢史則多述其淫侈事。意存詆貶。平心論之。功罪不相掩也。今舉其犖犖大者。一曰銷兵器。六國既滅。始皇示不復用兵。收天下兵器。聚

咸陽。銷以為鐘鐻。同鐘鑄金人十二。各重二十四萬斤。其鐘鐻高三丈。鐘小者猶容千石云。二曰墮名城。各國都會

堅城及國境間之城障。皆毀壞之。賈誼過秦論有墮名城一語。碣石門刻石有墮壞城郭。夷去險阻。二語所墮之境。由今華縣達榆林。南北千餘里。二曰滎陽長城。在今河南境。由陽武達密縣。南北數百里。齊亦有長城。在今山東境。由平陰達諸縣。琅琊盡海濱。東西千餘里。燕亦有兩長城。由今直隸之懷來達奉天之遼陽。

東境由今華縣達榆林。南北千餘里。二曰滎陽長城。在今河南境。由陽武達密縣。南北數百里。齊亦有長城。在今山東境。由平陰達諸縣。琅琊盡海濱。東西千餘里。燕亦有兩長城。由今直隸之懷來達奉天之遼陽。

東西二千里。一曰內長城。在今直隸易縣西南。延表數里。趙則有扞關。在今陝西膚施西北。扞胡。秦長千五百里。楚則有方城。自春秋初已有之。入戰國益增築。在河南境。以今方城縣為中樞。春秋時所築在此。南

經南陽。達泚陽。北達葉縣。魯山縣亦有遺蹟。屈曲數百里。除燕之外。長城及趙扞關之一部。用以防匈奴。其餘皆各國境上之障堡也。楚漢戰爭時。已無復此等痕跡。其為始皇所墮無疑。各國名都墮者。當亦不少。惜不能備考。

三曰徙豪富。六國之豪傑及富室。強徙之於咸陽者十二萬戶。此三事者。其本意雖不過欲以弱故宗。杜反側。然固有不可厚非者。蓋偃武息兵。實當時天下共想望。各國境上城障。遮絕不通。毀之殊便民。各國豪富。徙聚京

師使得交相熏習去畛域通情感其於鑄治國民性效至宏也四曰確立郡縣制郡縣制起於春秋盛於戰國而整齊畫一通全國著爲定制則自始皇始皇初并天下丞相王綰以燕齊楚地遠請立諸子爲王以鎮之李斯議

爲不可始皇從斯議乃分天下爲三十六郡三川河東南陽南郡九江鄣郡會稽潁川碭郡泗水薛郡東郡琅邪齊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代郡鉅鹿邯鄲上黨太原雲中九

原雁門上郡隴西北地漢中巴郡蜀郡黔中長沙凡三十五郡並京畿之內史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守掌治尉佐守典武職甲卒監以御史時出巡視監

郡守焉郡下爲縣置令丞此實我國國家組織之一大變革所爲能統一以迄今茲也雖封建餘燼歷漢晉尙存

然亦僅與郡縣參錯且不旋踵而廢今二千年間所率由實秦制也五曰同文字六國時各國言語異聲文字異

形至是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取周史籀大篆頗省改之作爲小篆又初有隸書以趣簡約此據許慎說文

解字序所謂言語異聲文字異形者非全異其所創篆隸亦三千年書體所沿襲也六曰壹度量衡官爲程式銘

以詔書至今其遺物尙多存於世往往間出也七曰頒法典用李悝商鞅法經之舊有所損益頒諸天下遂爲漢

律所本因襲亦逾千歲也始皇本紀載之罾刻石云建定法度顯著綱紀又云普施明法永爲儀則會稽刻石云

亥獄律令法律事知當時秦律必勸爲成書頒布全國君民共學之晉書刑法志云漢承秦制蕭何定律除參夾連坐之罪增部主見知之條合爲九篇知漢律實秦之舊也八曰決隄防興水利前此

各國各謀自利互爲曲防以鄰爲壑始皇盡決去之民食其賜焉碣石門刻石有決通川防恩肥土城二語以是

戰國壅防百川各自爲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趙魏灑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

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尙有所游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大水時至湮沒則

更起隄防以自救云云觀此可見當時互相抵制防礙水利之情狀又自圭自稱善治水孟子責其以

鄰國爲壑蓋各國分立務壟利於己而嫁害於鄰無怪其然也秦皇以決防爲功德誠一大功德哉先是始皇初卽位韓人欲疲秦使無東伐乃使水工鄭國爲間於秦鑿涇水爲渠並北山東注洛中作而覺秦人欲殺之鄭國曰臣爲韓延數年之命然渠成亦秦萬世利也乃使卒爲之引水溉烏鹵地關中益饒至是決隄則爲全國謀

也。九曰更田制。令黔首自實田。蓋前此土地皆國家所有。君主用賜其臣為食采。以愛憎為予奪。力穡之氓。僅為佃作。故禮記有田里不鬻之文。至是始皇乃開放之。許民私有也。十曰獎產業。有烏氏保以畜牧致富。始皇使奉朝請。比封君。有寡婦清能殖財自衛。始皇為之築女懷清臺。其於獎勵殖業。若三致意焉。此七事者。皆當時一種規畫。革變古來之制度思想。雖流弊在所不免。然規模抑宏遠矣。

始皇最偉之業有二。曰卻匈奴。築長城。曰定百越。開五嶺道。匈奴種族。自黃帝時之獯鬻。周宣王之獫狁。久為邊患。入春秋則為羣狄。為山戎。繹騷河北。所至荼毒。晉齊創霸。始予懲艾。屏諸塞外。而種落亦漸孳繁。及戰國之末。

天下冠帶之國七。而秦燕趙三國。邊於匈奴。趙武靈王李牧。燕秦開咸。膺懲匈奴。垂名國史。而秦始皇與蒙恬功最高。百八十九年。即秦并六國後六年。二十三年。遣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伐。恬斥逐匈奴。自榆中今甘肅蘭山道皋蘭縣並河

以東。屬之陰山。收河南地為四十四縣。顏師古曰河南地當北地之北。黃河之南。啓超案今綏遠特別區域伊克昭盟全境也。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

臨洮。今甘肅蘭山道岷縣至遼東。今山海關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今綏遠特別區域狼山烏拉山一帶逶迤而北。設重防。築亭障。而蒙恬

常居上郡統治之。秦上郡故城在今陝西榆林道綏德縣威振匈奴。大抵今河套一帶之地。自趙武靈拓境。曾一度及此。趙中衰。復

為匈奴游牧往來。至是恬悉規復。奠定之。雖有長城。並非守在關內。故賈誼稱之曰。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

南下而牧馬。此始皇在西北之功績也。南越之地。今廣東昔為蠻種所居。春秋時。越滅吳。吳子孫有避越嶺外者。始

築南武城於廣州。戰國時。楚滅越。越人公師禹復入粵。增修其城。是為江南人士入廣東之始。始皇北伐匈奴之

年。同時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為兵。略取南越陸梁地。史記索隱曰。謂南方之人。其性陸梁。漢書高帝功臣表有陸量侯。須無詔使置吏。令長受令。長沙王注家謂陸

量。即陸梁是實。有其地也。但今難確指。置南海。漢南海郡因秦舊今廣東粵海道之南海番禺清遠四會等縣潮循道之博羅龍川揭陽等縣皆其地桂林。秦桂林郡漢為鬱林蒼梧

要新興德慶封川等縣廣西之蒼梧柳江南甯三道及桂林道象郡漢日南郡今越南國地以謫徙民五十萬人戍五嶺五嶺之平樂富川荔浦等縣湖南衡陽道之永明江華等縣皆其地者大庾始安臨與越雜處其郡惟置尉不置守以任囂爲南海尉兼轄他二郡焉秦郡制守掌民治尉典戎而職賀桂陽揭陽也海尉統之史稱東南一尉是也漢志於鬱林郡下明言秦桂林郡屬尉佗日南郡下但言秦象郡不言所屬考漢高帝十一年立尉佗爲南越王王此三郡故知秦時必以一尉統三郡也此采極廣漠之軍民合治制與內地各郡異蓋新關兩粵入版圖有中原人種來與雜居自茲始此始皇在東南功績也

始皇最爲後世訥病之事曰焚書坑儒百九十一年始皇三十四年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奉觴上壽有淳于越者請復封建始皇下其議李斯曰五代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避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爲名異主以爲尙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以吏爲師制曰可此焚書之原委也坑儒之事在其次年時始皇方求神仙所尊顯有盧生徐市等皆無驗然畏罪遁去始皇大怒曰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爲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轉相告引乃阬四百六十餘人於咸陽此阬儒之原委也梁啓超曰二事同爲虐政而結果非可以一概論坑儒之事所坑者咸陽四百餘人耳且禍實肇自方士則所坑者什九皆當如漢時文成五利之徒漢武帝時方士左道欺罔邪諂以易富貴在法宜誅也卽不然襲當時縱橫家餘唾揣摩傾側遇事風生卽不然如叔孫通之徒迎合意旨苟以取榮觀當時奉觴上壽七十人可知也凡若此輩皆何足惜要

之當時處士橫議之風。實舉世所厭棄。雖其間志節卓犖。道術通洽之士。亦較他時代為特多。然率皆深遯巖穴。邈與世絕矣。其僕僕奔走秦廷者。不問而知其為華士也。始皇一阬。正可以掃滌惡氣。懲創民蠹。功逾於罪也。若夫焚書則不然。其本意全在愚民。而其法令施行。徧及全國。至漢惠帝時始除挾書律則始皇此令歷三十年有効可知也當戰國之末。正學術思想磅礴勃興之時。乃忽以政府專制威力。奪民衆研學之自由。天闕文化。莫此為甚。而其禍最烈者。尤在滅絕諸國史記。蓋令中雖並禁詩書百家語。然限於非博士官所職。則博士所職。不燒甚明。其後入漢。首傳尚書之伏生。即秦博士可證也。叔孫通亦秦博士張蒼則秦御史主柱下方書此皆秦廷儒生考見於後者可知秦皇李斯並非絕學特欲私其學於官府耳且詩書六藝。受習者皆口說相承。百家之言。亦傳諸其徒。遞相誦習。故雖遭秦焚。末由滅絕。觀漢書藝文志六藝略。諸子略。兵書略。所載先秦百家遺書。尚富。又可證也。惟周室及諸侯史記。則一燼無復餘。史記六國表序云秦燒天下書諸侯史記尤甚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借哉借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又自三代春秋以來。學術淵海。實在史官。故春秋士夫言學者。必取正於史。雖以孔子之聖。猶適周讀柱下書。始敢言述作也。莊子有孔子繙百二十國寶書語秦燔史記。而千餘年先民進化之總記錄。一舉而盡。漢後學者。乃不得不抱殘守缺。悴心力於摭拾考據。否則為空衍冥漠之論而已。學術正始敷榮。而摧窒之。是始皇之罪也夫。

始皇尤有一大事當紀者。則治馳道也。漢賈山述之曰。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馳道制度之壯麗。略可想見。其道線則舊史不詳載。史記始皇本紀於二十七年紀云治馳道於三十五年紀云除道道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直通之徵諸巡狩所經。而可知也。始皇第一次出巡。百八十四年巡隴西北地出雞頭山過回中道今甘肅涇原則此路線當由長安循涇水旁西北。趨達甘肅固原以西也。第二次出巡。

二十八年東行郡縣上鄒嶧山今山東濟甯道鄒縣遂上泰山今濟南道泰安縣南登琅琊今膠東道諸城縣還過彭城今江蘇徐州海乃西南渡

淮之南郡南郡今湖北荆襄一帶浮江至湘山自南郡由武關歸則此路線當由長安經華縣出潼關歷洛陽開封以達濟

寧由濟寧至泰安由泰安至諸城直窮海濱由海州經徐州至臨淮南渡復由鳳陽西趨經信陽至襄陽折而東

南浮江至漢陽岳州以達湘陰長沙其歸途則經沙市江陵襄陽入紫荊道商縣返長安也第三次出巡二十九年東

游經陽武今縣屬河南登之罘今山東膠東道福山縣遂之琅琊道上黨入則此線路當由長安經同州渡河而東沿河之北

岸經蒲州懷慶東昌抵濟南道青州至烟台復循海南下至諸城其歸途則取道彰德經潞安循太行山脈歷臨

汾韓城返長安也第四次出巡三十年東北至碣石今直隸津海道昌黎縣巡北邊從上郡入秦上郡今陝西綏延一帶此路線出時所經

史無可考或當巡燕魏趙故都則經安陽邯鄲至今京師東北趨海濱抵山海關秦皇島其歸途則沿長城道榆

林膚施歸長安也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通甘泉九原為今綏遠特別區域地此道成始皇似未經行第五次出巡三十年至雲夢雲夢澤在湖北境今監利

黃岡麻城安陸等縣皆有雲夢故跡浮江下觀藉柯今釋失考渡海渚疑江指過丹陽蘇今縣屬江至錢塘今浙江錢塘縣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

十里從狹中渡蓋今上會稽道今浙江會稽縣還過吳從江乘渡今江蘇金陵道句容縣並海上北至琅琊之罘遂渡河而西至

平原津今山東東臨道平原縣及沙邱今直隸大名道平鄉縣而遂不歸此路線舟行最多蓋由巴東循江而行既游雲夢復循江直

下經金陵至鎮江折而南掠太湖至杭州由餘杭至紹興旋經蘇州從句曲儀徵間渡江津北歷淮徐更遵東海

繞膠東半島一周自齊東渡河歷臨邑平原武城鉅鹿將取道邯鄲以歸而遂崩於沙邱也都凡十二年中五度

巡遊歷十二省數萬里之地陝西甘肅河南山東直隸山西江蘇安徽浙江湖北湖南四川自古迄今帝王之車轍馬迹未或能過也而所經皆

治馳道則道線延袤之境可考推矣在當時為厲民府怨之一大虐政此無待言然後世驛站官道半因襲之斯

固交通之一大業矣。始皇發祥之地，崎嶇山谷，而雄心常寄於海，故三攬琅琊，兩巡之罍，一臨碣石，若有餘慕焉。

嘗立石東海上胸界中。今山東膠東道臨胸縣命爲秦東門，示表海建國也。始皇東巡所至，刻石自頌功德，其文字傳於史

志者凡七，曰嶧山，曰泰山，曰琅琊臺，曰之罍，曰之罍東觀，曰碣石門，曰會稽。今皆亡佚，所存者泰山殘石十字而

已。圖第後再覓得殘石僅餘十字，惟琅琊臺一刻，歸然久存在諸城海神祠中。清宣統失去，或云毀於電，或云墮海。今

惟存泰山十字，尙疑爲後人摹本也。始皇博採六國圖像，大營宮室於咸陽，其阿房宮尤絕壯麗。又自營陵墓於驪山，備極人巧。今

蹟雖不存，然據史傳所記，猶可想見當時建築術之盛美焉。語在志略中，然縱欲無度，用民不惜其力，自滅六國

時，民肝腦塗地，既數十歲，統一之後，謂得蘇息，乃大役歲興，久而彌屬，計墮城決堤諸役，興作已匪細。築長城治

馳道之勞費，又數倍之。巡狩供張稱是，却匈奴開百越之勞費，又數倍之。此猶得曰關繫國家之大業也。若乃騁

生前之游觀，侈死後之羈藏，使天下之民，父母妻子兄弟不相保，以從事力役，則無道至是而極。據舊史所載，役

於阿房驪山者，蓋各七十餘萬人。初以犯罪處徒刑者充之，不足則發賈人贅壻，不足則入閭而發其左。蓋鋒鏑

矛遺之丁壯，更爲一人，士芥視，惴惴然不知命在何時。始皇益爲嚴刑峻法，以督責之事，無大小，皆自裁決。至以

衡石量書，網益密而罪益繁，天下囂然，喪其樂生之心久矣。而始皇方日日耽慕神仙，求長生不死之藥，方士盧

生、韓終、侯公、石生、徐市輩，屢以欺謾亡匿，而始皇不寤也。益營宮觀，恣遠遊，當第三次出巡時，經陽武博浪沙中，

爲俠者狙擊，誤中副車，大索十日，不能得主名。蓋故韓諸公子張良之所爲也。初，始皇既并天下，三年而三巡，自

是稍節，八年間兩巡而已。百九十四年。始皇三十七年始皇第五次東巡，左丞相李斯從，右丞相馮去疾居守。始皇二十

餘子，未有所立，長子扶蘇賢，因諫諍忤旨，使出監蒙恬軍於上郡，少子胡亥最愛，請從，許之。始皇既歷雲夢，渡浙

江刻石會稽。復造琅琊之罌。歸途至平原津而病。始皇惡言死。羣臣莫敢言死事。病益甚。乃令中車府令苻璽事趙高爲書。賜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在趙高所未付使者。秋七月甲寅。始皇崩於沙丘平臺。卽八十五年前趙武靈王餓死之地。而其臺址實八百餘年前殷紂之所建。丞相斯以帝崩在外。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祕不發喪。棺載輜輶車中。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常。獨胡亥趙高及親幸官者五六人知之。初。蒙氏自鷲武恬三世爲秦將。始皇特寵任之。蒙恬任外將。蒙毅常居中參謀議。咸著忠信。諸將相莫敢與爭。趙高者生而隱宮。俗稱天關始皇聞其強力。通獄法。舉爲中車府令。使教胡亥決獄。胡亥幸之。趙高有罪。始皇使蒙毅治之。毅當高法應死。始皇以高敏於事。赦之。高既雅得幸於胡亥。又怨蒙氏。乃說胡亥請詐以始皇命誅扶蘇。而立胡亥爲太子。胡亥然其計。高乃謀諸李斯。斯初不從。高聳以危言。乃從。乃更爲書。賜扶蘇數以不能關地立功。士卒多耗。數上書誹謗。怨望將軍恬不矯正。知其謀。皆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扶蘇卽自殺。恬慮有詐。不肯死。使者以屬吏繫諸陽周。喪車遂徑井陘。抵九原。從直道至咸陽發喪。直道卽三十五年蒙恬所治之馳道。始皇死乃行之。太子胡亥襲位。是爲二世。遂殺蒙毅蒙恬。恬曰。自吾先人積功。位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負先帝也。二世李斯趙高益盡戕殺羣公子及公主。二世立七月。而陳涉發難。三年而秦亡。其間趙高復譖殺李斯。旋弑二世。秦末帝子嬰乃誅趙高也。語並在漢載記。賈誼曰。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然後以六合爲家。殺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梁啓超曰。秦始皇寧爲中國之雄。求諸世界。見亦罕矣。其武功焜燿衆所共知。不必論。其政治所設施。多有臯牢百代之概。秦之政書。無傳於後。而可藉漢以窺見之。漢高起草澤。百事草創。未遑制作。文景謙讓。不

改其度。故漢制什九皆秦制。紬繹漢書表志可見也。夫漢制雖非盡善美乎。而治二千年來之中國。良未易出其範圍。後世所改。率每況愈下。然則始皇可厚非乎哉。其所短者。主我意力。強過乎度。狃於成功。謂君權萬能。天下萬事萬物。可以隨吾意所欲變置之。含生之儔。悉吾械器。驕盈之極。流爲侈汰。專恣之餘。重以忌刻。此其所以敗也。



附 戰國年表

史記六國起周元王元年實獲麟後五年也。表以敬王四十四年為元王元年近儒多糾正其誤今改正資治通鑑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實獲麟後七十七年也。通鑑於戰國勢成託始焉。史記於春秋運絕託始焉。今兩采之為前紀本紀二表。前紀史闕有間故不著國別。如春秋表例。本紀至秦始皇稱帝終焉。

表一 前紀

第一年	周敬王四十年	魯哀公十五年 齊平公元年 齊政由田氏 晉定公三十二年 秦悼公十一年 衛出公十三 陳湣公二十二 蔡成侯十一年 鄭聲公二十一年 燕獻公十三 吳王夫差十六
第二年	四十一年	孔子卒 衛莊公蒯聩元 楚白公勝作亂死
第三年	四十二年	楚滅陳 越敗吳於笠澤
第四年	四十三年	齊田常滅鮑氏晏氏及公族之強者 秦悼公卒
第五年	四十四年	越侵楚 楚伐東夷 王崩 秦厲共公元年 衛出公後元年 吳伐楚
第六年	元王元年	越圍吳 晉定公卒 晉趙簡子卒 晉趙襄子滅代 蜀人聘秦 晉智瑤伐鄭取九邑
第七年	二年	越聘魯始通使於上國 晉出公元年
第八年	三年	越滅吳 吳王夫差自殺 越會諸侯於徐州 越以江北地至泗上與楚以泗東地與魯歸吳所侵宋地
第九年	四年	

第一〇年	五年	魯哀公朝越 義渠聘秦
第一一年	六年	
第一二年	七年	王崩
第一三年	貞定王元年	魯哀公將以越伐魯去三桓不克出奔越
第一四年	二年	魯悼公元
第一五年	三年	
第一六年	四年	
第一七年	五年	晉智伯趙襄子圍鄭智趙始相憖
第一八年	六年	
第一九年	七年	
第二〇年	八年	秦伐大荔取其王城
第二一年	九年	
第二二年	一〇年	
第二三年	一一年	晉智伯與趙韓魏分范中行氏之地爲己邑出公告齊魯欲伐四卿四卿反攻公公奔齊道死政由智氏
第二四年	一二年	
第二五年	一三年	
第二六年	一四年	

第二十七年	一五年	
第二十八年	一六年	晉智伯與韓魏圍趙氏 晉陽趙約韓魏反攻智氏滅之分其地自是稱三晉
第二十九年	一七年	
第三〇年	一八年	秦城南鄭
第三一年	一九年	
第三二年	二〇年	
第三三年	二一年	
第三四年	二二年	楚滅蔡
第三五年	二三年	
第三六年	二四年	楚滅杞
第三七年	二五年	秦伐義渠執其君
第三八年	二六年	秦厲共公卒 躁公元年
第三九年	二七年	
第四〇年	二八年	王崩子去疾立是爲哀王立二月弟叔弑之自立是爲思王立五月弟嵬弑之自立是爲考王 秦南鄭反
第四一年	考王元年	
第四二年	二年	
第四三年	三年	晉幽公元年

第四四年	四年	晉幽公反朝於韓趙魏公室獨有絳曲沃二邑餘皆入三晉
第四五年	五年	
第四六年	六年	
第四七年	七年	
第四八年	八年	
第四九年	九年	
第五〇年	一〇年	楚滅莒
第五一年	一一年	義渠伐秦至渭陽
第五二年	一二一年	秦躁公卒
第五三年	一三一年	秦懷公元年
第五四年	一四一年	
第五五年	一五一年	王崩 西周惠公封少子班於鞏是為東周
第五六年	威烈王元年	晉趙襄子卒立兄之孫獻子為後徙治中牟襄子弟桓子逐獻子自立於代 韓康子卒子武王立 魏桓子卒子文子立 秦人弑懷公
第五七年	二年	秦靈公元年 晉趙桓子卒趙人迎獻子復位
第五八年	三年	晉韓武子伐鄭殺幽公鄭人立其弟繻公
第五九年	四年	

第六〇年 五年

第六一年 六年 盜弒晉幽公魏文子誅亂者立烈公

第六二年 七年 魏城少梁

第六三年 八年 秦魏戰於少梁實秦魏交兵之始

第六四年 九年 魏復城少梁

第六五年 一〇年 趙城平邑

第六六年 一一年 秦城籍姑 秦靈公卒

第六七年 一二年 中山武公初立 秦簡公元年

第六八年 一三年 齊伐晉毀黃城 圍陽狐 魏敗秦於鄭下

第六九年 一四年 魏圍秦繁龐出其民

第七〇年 一五年

第七一年 一六年 韓趙以王命伐齊入長城 齊敗趙取平邑

第七二年 一七年 魏伐秦築臨晉元里 韓武子卒子虔立 趙獻子卒子籍立

第七三年 一八年 魏伐中山克之 魏伐秦築洛陰郟陽

第七四年 一九年

第七五年 二〇年 魏以吳起守西河李悝守上地西門豹為鄴令又師事子夏敬禮段干木四子方李悝作盡地力之教魏稱最強

第一一年	九年	惠七 魏敗我於注	文三二 伐鄭城酸棗	烈七	武七	悼九 伐韓取負黍	僖十	康一二
第一二年	一〇年							
第一三年	一一年	伐韓宜陽取六邑	與韓趙共伐楚敗之	秦伐我宜陽取六邑		三晉伐我敗我於榆關路秦與之平		田和徙康公於海上食一邑
第一四年	一二年	與魏戰武城縣陝	戰秦武城齊伐我取襄陵					
第一五年	一三年	侵魏及陰晉	秦侵我陰晉					田和會魏楚衛於濁澤求爲諸侯
第一六年	一四年							
第一七年	一五年	伐蜀取南鄭惠公卒	文侯卒	烈侯卒	武侯卒			
第一八年	一六年	出公元年	武侯元年 吳起奔楚趙公子朔作亂來奔與之襲趙	文侯元年	敬侯元年 始都邯鄲魏襲我邯鄲不克	魏吳起來奔以爲相		田齊 太公和元年始列爲諸侯
第一九年	一七年	庶長改弑出公迎立靈公子是爲獻子	乘秦亂奪其河西地 城安邑	伐鄭取陽城 伐宋執宋公				太公卒

第二〇年	一八年	獻公元年	齊伐我趙救我		救魏於廩丘		桓公元年 伐魏敗績
第二一年	一九年	獻二 城櫟陽徙都 之	武四 伐趙	文四	敬四 魏敗我於兔 臺築剛平以 侵衛	悼一九	桓二
第二二年	二〇年		伐趙		圍衛齊魏伐 我以救衛		伐趙
第二三年	二一年		趙楚伐我取棘 蒲		以楚伐魏	悼王卒宗室 大臣殺吳起	
第二四年	二二年		伐齊	我 伐齊 鄭伐	伐齊	肅王元年	丘 三晉伐我至乘
第二五年	二三年		趙伐我取黃城		襲衛不克伐 魏取黃城		齊康公卒於海 上姜齊亡桓公 卒
第二六年	二四年		狄敗我於滄伐 齊	伐齊	伐齊救燕		威王元年伐燕 趙救之三晉伐 我至靈丘
第二七年	二五年			文侯卒	與中山戰於 房子	蜀伐我取茲 方 作扞關 以拒蜀	

第三六年	顯王元年		齊伐我取觀	城邢丘	侵齊至長城	宣王元年		伐魏取觀 趙侵我長城
第三五年	七年王崩		敗趙於懷敗韓於馬陵	魏敗我馬陵	魏敗我懷中山築長城防我			
第三四年	六年齊來朝		惠王元年 韓趙乘亂伐我 戰濁澤韓趙不和兵解	莊侯元年 分鄭地長子與趙伐魏	魏 伐齊取甄伐	肅王卒		朝周 趙伐我 衛伐我
第三三年	五年	與趙戰高安 敗績	伐楚取魯陽 武侯卒	嚴遂弑哀侯	敗秦師於高安	魏伐我		
第三二年	四年				伐衛取鄉邑 七十二		桓公元年	
第三一年	三年	獻一二	武一四	哀四	成二	肅八	僖三十 敗齊於林狐 僖公卒	威六 燕敗我林狐 魏伐我至博陵
第三〇年	二年				成侯元年			
第二九年	烈王元年	初為戶籍相 伍		滅鄭徙都之	敬侯卒			
第二八年	二六年王崩		與韓趙共徙晉 靖公分其地	哀侯元年	伐中山中山 獻四邑以和			

第四四年	第四三年	第四二年	第四一年	第四〇年	第三九年	第三八年	第三七年
九年	八年	七年	六年	五年	四年	三年	二年
	孝公元年 韓趙伐我下 令求賢衛鞅 自魏至 伐魏圍陝	伐魏敗之於 少梁虜其將 獻公卒	獻二二 攻魏少梁趙 救之	章嶠伐魏趙 韓救魏敗之 於石門斬首 六萬周來賀		韓魏伐我敗 之於洛陰	
伐齊		敗韓魏師於澮 秦敗我少梁	惠八 秦伐我	秦伐敗我	伐宋取儀臺	與韓伐秦敗績 城武都	
		魏敗我於澮	莊八	救魏敗績		與魏會宅陽 遂同伐秦	
伐齊		魏敗我於澮 取皮牟	成二二 救魏	救魏敗績		與齊會阿下	
			宣七				
	文公元年	桓公卒	桓十				
魏趙伐我			威一六				

第四五年	一〇年	用衛鞅議變 法修耕戰	築長城以拒秦 楚伐我	懿侯卒		伐魏決白馬 之口			
第四六年	一一年	敗韓師於西 山		昭侯元年 秦敗我西山					相鄒忌
第四七年	一二年		與趙會於鄗	魏取我朱 宋取我黃池	與魏會於鄗	迎女於秦			
第四八年	一三年	以衛鞅爲左 庶長	韓宋魯衛來朝		與燕會阿 與齊宋會平 陸		與趙會於阿	與趙會平陸	
第四九年	一四年	與魏會杜平	與秦會侵宋黃 池宋復取之		伐魏取漆	相昭奚恤			
第五〇年	一五年	敗魏於元里 取少梁	秦取我少梁伐 趙齊楚伐我以 救趙		魏圍我邯鄲 齊楚救我	救趙		救趙圍襄陵	
第五一年	一六年	孝九	惠一八 齊敗我桂陵	昭六 伐東周取陵 觀邢丘	成二二		文九		威二六 敗魏於桂陵
第五二年	一七年	以衛鞅爲大 良造	築長城塞固陽						
第五三年	一八年	城商塞 取 魏固陽	秦衛鞅圍我固 陽降之	相申不害	與魏盟漳水 上				

第五四年	一九年	徙都咸陽 開阡陌 聚 小都鄉邑為 三十一縣置 令丞	與秦會於彤	成侯卒					
第五五年	二〇年			肅侯元年					
第五六年	二一年	初為賦 正 度量衡	與趙會陰晉	與魏會陰晉					
第五七年	二二年								
第五八年	二三年								
第五九年	二四年								
第六〇年	二五年			伐齊拔高唐					趙拔我高唐
第六一年	二六年致伯 於秦	孝十九	惠二八 趙攻我首垣	肅七 攻魏首垣	宣二七	文一九	威三六 威王卒		
第六二年	二七年	諸侯畢賀 會諸侯朝王					宣王元年		
第六三年	二八年		伐韓齊救之虜 我太子申殺將 軍龐涓	魏伐我齊救 我			田忌孫臏伐魏 以救韓敗魏於 馬陵		

第六四年	二九年	衛鞅會齊趙 伐魏大敗之 虜其將公子 卬以商於十 五邑封鞅爲 列侯號商君	秦伐我獻河西 地以和去安邑 徙都大梁						伐魏	宣王卒		伐魏
第六五年	三〇年	與魏戰岸門								威王元年		
第六六年	三一年	大荔圍我合 陽 孝公卒 國人殺商鞅	商鞅來奔不納 復歸秦秦人殺 之									
第六七年	三二年	惠王元年 楚韓趙蜀來 朝	申不害卒									
第六八年	三三年	天子使賀初 行鍼	孟子來									與韓魏會平阿 南
第六九年	三四年	拔韓宜陽	秦拔我宜陽 不能守									
第七〇年	三五年		始稱王改元是 爲後元年						燕使蘇秦說 我合從	越伐我大敗 之殺其王盡 取故吳地	蘇秦以合從 說從之納之 於趙	始稱王

第七一年	三六年	惠五 以公孫衍爲 大良造張儀 爲客卿	惠後二 秦取我彫陰	昭二六 昭侯卒	肅一七 蘇秦歷說魏 韓齊楚以合 從並相六國 爲從約長	威七	文二九 文公卒	宣一〇 楚圍我徐州
第七二年	三七年	魏納陰晉	伐趙	宣惠王元年	秦公孫衍間 齊魏使伐我 我拒之從約 解		易王元年 齊伐我取十 邑已而歸之	伐趙伐燕
第七三年	三八年	義渠內亂定 之						
第七四年	三九年	魏盡入河西 地於我	秦圍我焦曲沃 納河西地請成					
第七五年	四〇年	伐魏渡河取 汾陰皮氏降 焦曲沃	與秦會於應			魏敗我陘山		
第七六年	四一年	相張儀 取 魏蒲陽復歸 之魏納上郡	納上郡十五縣 於秦		秦敗我河西 取離石	懷王元年		
第七七年	四二年	縣義渠臣其 君	秦歸我焦曲沃					

第七八年	四三年								
第七九年	四四年	初稱王改元	韓趙伐我敗之		武靈王元年				
第八〇年	四五年	後元年 張儀伐魏取 陝	秦伐我取陝		城郿				
第八一年	四六年	惠後二 與齊楚魏會 齧桑	惠後一二 楚敗我襄陵		武靈三				
第八二年	四七年	張儀免相相 魏	秦伐我取曲沃 平周		與韓會區鼠				
第八三年	四八年王崩								易王卒
第八四年	慎觀王元年								王噲元年
第八五年	二年	伐韓取鄆	惠王卒		城廣陵				
第八六年	三年	楚齊趙韓魏 燕共伐我擊 退之 義渠 襲敗我於李 帛	襄王元年 伐秦無功		伐秦無功				伐秦無功
									伐秦無功 宋 自立爲王

第九三年	第九二年	第九一年	第九〇年	第八九年	第八八年	第八七年
四年	三年	二年	赧王元年	六年王崩	五年	四年
伐楚 惠王卒	大破楚師於 丹陽虜其將 屈匄取楚漢 中地 伐齊 遂伐燕	惠後一二 樽里疾擊趙 拔蘭陽	伐義渠取二 十五城 伐 魏 破韓師		司馬錯伐蜀 滅之 取趙 西都中陽	韓魏趙伐我 樽里疾擊敗 之斬首八萬 張儀復相
伐衛拔二城	與秦伐齊遂伐 燕 楚圍我雍 氏	襄六 與秦會臨晉	秦伐我拔焦			伐秦敗 齊敗 我觀澤
襄王元年	宣惠王卒	宣惠二〇	秦敗我岸門 太子入質於 秦			秦敗我修魚
		武靈一三 秦拔我蘭陽	立燕公子職 不克	秦伐敗我	秦伐我取二 邑	秦敗我修魚 齊敗我觀澤
秦伐我取召 陵	伐秦敗於丹 陽再伐敗於 藍田 魏襲 我至鄆	懷一六 張儀來相誘 我絕齊				
昭王元年			國人攻子之 不克 齊伐 我殺王噲子 之		以國讓其相 子之	
		潛王元年 田文嗣為薛公	伐燕取之燕人 叛 宣王卒		以孟子為客卿	殺蘇秦 敗魏 趙觀澤

第九四年 五年

武王元年
出張儀魏章
於魏

第九五年 六年

以樽里疾甘
茂爲左右丞
相張儀死

第九六年 七年

樽里疾免相
相韓
與秦會應

第九七年 八年

甘茂伐韓拔
宜陽 逐公
孫衍 武王
卒無子異母
弟稷立
太子朝秦

第九八年 九年

昭王元年
母后聽政后
弟魏冉爲將
樽里疾復相

第九九年 第一〇年

大臣羣公子
作亂魏冉誅
之
城皮氏

第一〇〇年 一一一年

與秦會臨晉

秦伐我拔宜
陽遂取武遂
初胡服略中
山地至房子

秦歸我武遂
略中山至寧
葭 西略胡
地至榆中

攻中山取丹
丘中山獻四
邑請成

救韓無功

秦歸我上庸

第一〇一年	一二年	昭四	襄十六 秦取我蒲坂陽 晉封陵	襄九 秦復取我武 遂	武靈二三 攻中山	懷二六 齊韓魏伐我 秦救我	昭九	滑一一
第一〇二年	一三年	魏王韓太子 來朝	秦歸我蒲坂					
第一〇三年	一四年	蜀郡守輝反 司馬錯誅定 之 伐韓伐 楚	從秦伐楚	秦伐我取穰 從秦伐楚	盡得中山地	秦與齊韓魏 敗我於重丘 殺我將唐昧		秦涇陽君來質 從秦伐楚
第一〇四年	一五年	樗里疾卒樓 緩相緩旋免 魏冉相 伐 楚取襄城		楚圍我雍氏	攻林胡樓煩 攘地北至燕 代西至雲中 九原置雲中 雁門代郡	秦伐我殺我 將景缺取我 襄城伐韓	將軍秦開破 東胡拓地千 里置上谷漁 陽右北平遼 東遼西郡	楚太子來質
第一〇五年	一六年	誘執楚王 取楚八城相 齊田文		王傳位少子 何自號主父	王入秦不歸 國人共立太 子		歸秦陘陽君 田文入相秦	
第一〇六年	一七年	田文免樓緩 相齊韓魏伐 我敗我於函 谷割河東三 城以講	與齊韓伐秦秦 歸我封陵	與齊魏伐秦 秦歸我武遂	惠文王元年 以公子勝為 相封平原君	頃襄王元年 秦取我十六 城		與魏韓伐秦秦 割河東一城與 我 田文歸為 相

第一〇七年	一八年	楚懷王亡走 趙趙不納					
第一〇八年	一九年	楚懷王客死 歸其喪	襄王卒	襄王卒	主父滅中山 遷其君於膚 施	懷王卒於秦	
第一〇九年	二〇年	樓緩免魏冉 再相	昭王元年 秦擊我襄城	釐王元年	公子章作亂 李兌誅之遂 圍弒主父於 沙丘	以樂毅爲亞 卿	
第一一〇年	二一年	伐韓 收魏	與秦戰於解不 利	秦伐我取武 始			
第一一一年	二二年	昭一四 白起始爲將 敗韓魏師於 伊闕斬首二 十四萬	昭三 佐韓伐秦喪師 於伊闕	釐三 與魏伐秦喪 師於伊闕秦 取我五城	惠文六	頃襄六	昭一九
第一一二三年	二三年	白起伐魏取 垣伐楚取宛 葉魏冉免燭 壽相	秦取我垣			秦取我宛葉 迎婦於秦	滑二一

第一二二年	三二年	昭二四 魏冉免 伐 魏至大梁	昭一三 秦拔我安城至 大梁燕趙救我 秦師還	釐一三	惠文一六 廉頗藺相如 見用	頃襄一六	昭二九 封樂毅昌國 君留徇齊地	襄王元年 田單保即墨
第一二三年	三三年	魏冉復相			秦伐我拔兩 城			
第一二四年	三四年	赦罪人遷之 南陽 伐趙 斬首二萬 發隴西兵攻 楚黔中			秦伐我取代 及光狼	秦攻我黔中 割漢北及上 庸地以講		
第一二五年	三五年	會趙於澠池			與秦會澠池 藺相如從	秦拔我鄆西 陵		
第一二六年	三六年	白起伐楚拔 鄆東至竟陵 置南郡				秦拔我鄆燒 夷陵王亡走 徙都於陳	惠王元年 以騎劫代樂 毅將毅奔趙	田單以間去燕 樂毅攻殺燕將 騎劫迎王於莒
第一二七年	三七年	封白起爲武 安君 置黔 中郡	昭王卒			秦拔我巫黔 中		田單盡復燕所 侵地
第一二八年	三八年							

第一二八年	三九年		安釐王元年 秦拔我兩城封 弟公子無忌為 信陵君				
第一二九年	四〇年	伐魏 韓救 魏擊敗之	秦伐我圍大梁 割温以和 趙 伐我取房子安 陽	暴鳶救魏敗 於秦鳶走開 封	廉頗伐魏取 二城		
第一三〇年	四一年	魏冉伐魏拔 四城斬首四 萬	背秦與齊從親 秦伐我				
第一三一年	四二年	昭三四 救韓擊敗趙 魏軍斬首十 五萬	安釐四 伐韓秦救之擊 走我將芒卯予 秦南陽以和	釐二三 趙魏伐我秦 救我	惠文二六 伐韓秦救之 敗我於華陽 取東胡歐代 地	頃襄二六	惠六
第一三二年	四三年	置南陽郡 楚太子來質	伐燕	桓惠王元年 伐燕		伐燕	秦楚韓魏伐 我
第一三三年	四四年	滅義渠 以范雎為客 卿			藺相如伐齊 至平邑		武成王元年
							襄一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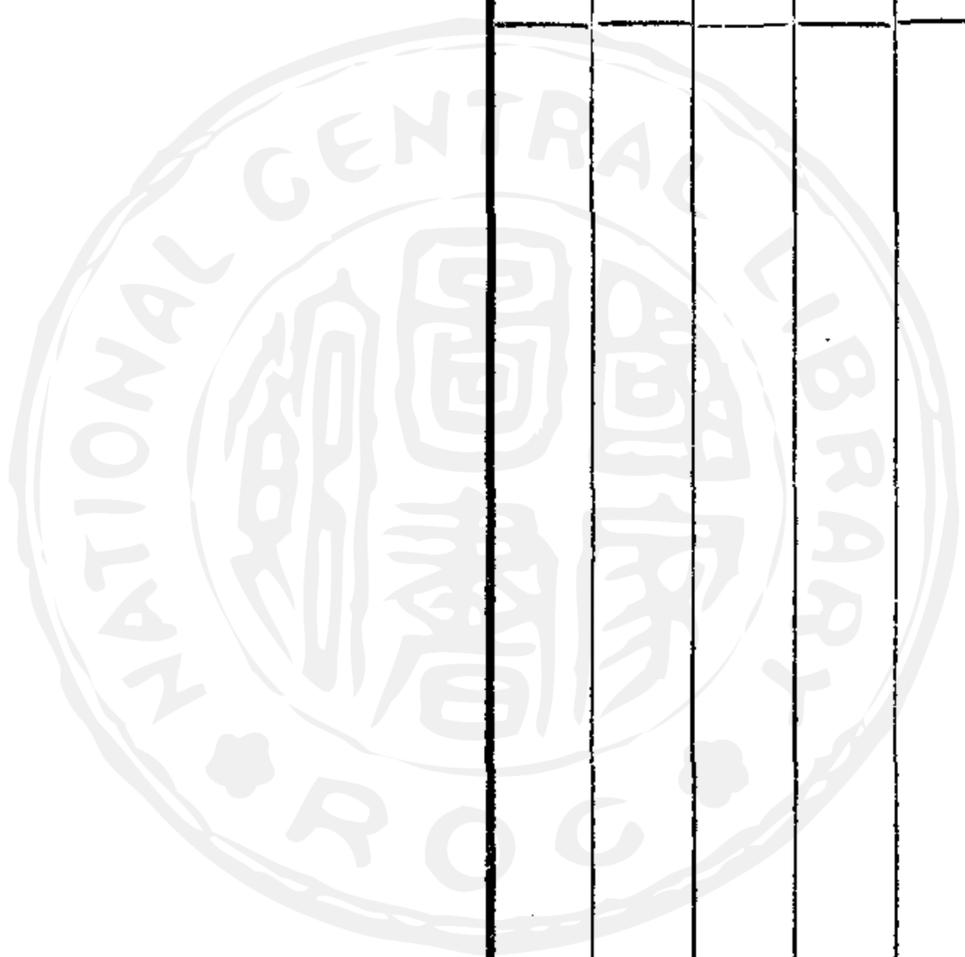
第一三四年	四五年	伐韓趙救韓 敗我							
第一三五年	四六年								
第一三六年	四七年	伐魏	秦拔我懷						
第一三七年	四八年	伐魏	秦拔我邢丘						
第一三八年	四九年	相范雎封爲 應侯逐穰侯 魏冉							
第一三九年	五〇年			齊田單以趙 師拔我注人					
第一四〇年	五一年	城廣武 伐 韓取五城斬 首五萬	秦攻我涇拔 汾旁五城	相齊田單 伐我拔三城 齊救我					
第一四一年	五二年	昭四四 白起攻韓取 南陽	桓 惠一〇 秦伐我取南 陽絕太行道	孝成三					
			頃襄三六						
			武成一〇						
			王建二						秦楚伐我剛壽
				王建元年					

第一四二年	五三年	白起攻韓拔野王等十城		秦伐我我以上黨予趙	韓予我上黨取之	考烈王元年相春申君黃歇秦取我夏州	
第一四三年	五四年			秦拔我緱氏闕	廉頗拒秦軍於長平以爭上黨		
第一四四年	五五年	白起大破趙軍長平殺降卒四十五萬		使趙括代廉頗將秦破我軍殺括	救趙不及		救趙不及
第一四五年	五六年	范雎悉白起罷其兵使王陵攻趙圍邯鄲		秦圍我邯鄲不克			
第一四六年	五七年	王陵攻邯鄲不利王齮代之	晉鄙救趙留軍壁鄲	秦復圍我邯鄲乞救於楚魏			
第一四七年	五八年	殺白起魏趙破我軍邯鄲齮奔還拔	信陵君矯殺晉鄙奪其軍救邯鄲大破秦軍	魏楚救我秦軍解邯鄲圍	黃歇救趙		
新中							

第一六三年	六 楚魏韓趙燕 伐我取壽陵 敗之於函谷	秦拔我朝歌 衛從濮陽徙野 王			東徙壽春命 曰郢		
第一六四年	七 蒙驚卒	秦拔我汲以鄴 予趙		魏予我鄴			
第一六五年	八 嫪毐專政						
第一六六年	九 嫪毐作亂誅	秦拔我垣衍蒲 陽	王安元年		李園殺黃歇		
第一六七年	一〇 呂不韋免			王入秦置酒	幽王元年		王入秦置酒
第一六八年	一一 王翦伐趙取 九城			秦拔我闕與 鄴取九城		趙伐我取狸 陽	
第一六九年	一二 發四部兵助 魏擊楚	從秦伐楚		王遷元年	秦魏伐我		
第一七〇年	一三 桓齮攻趙平 陽斬首十萬			秦拔平陽殺 我將扈輒更 以李牧拒戰 破之			

第一七一年	一四	景濬一〇	王安六	王遷三	幽五	王喜二二	王建三二
韓使韓非來 李斯譖殺之			請臣於秦	秦拔我宜安			
第一七二年	一五			秦伐我李牧 擊退之		太子丹質秦 亡歸	
大舉伐趙一 軍抵鄴一軍 自太原拔狼 孟番吾							
第一七三年	一六		盡獻南陽地 於秦				
韓獻南陽地							
第一七四年	一七		秦滅我虜王 安				
滅韓置潁川 郡							
第一七五年	一八			秦間殺李牧			
第一七六年	一九			秦滅我虜王 遷公子嘉自 立為代王			
滅趙							
第一七七年	二〇	王假元年			王負芻元年		
燕太子使荆 軻刺王不中 誅軻伐燕大 敗之							

第一八七年	三〇	
第一八八年	三一	
第一八九年	三二	
第一九〇年	三三	
第一九一年	三四	
第一九二年	三五	
第一九三年	三六	
第一九四年	三七	



飲冰室專集之四十七

地理及年代

案此係民國十一年在清華學校講演五千年史勢鳥瞰之一部分

歷史者因空際時際之關係而發生意義者也。吾嘗言之矣。曰『史蹟之爲物，必與「當時」「此地」之兩觀念相結合，然後有評價之可言。』故於地理及年代託始焉。

第一節 地理

中國領土以地勢言之，可略分爲六部。第一部，十八行省。第二部，東三省及三特別區域。第三部，新疆。第四部，外蒙古。第五部，青海及川邊。第六部，西藏。

此六部者，其文化之開發有先後，其歷史之關係有深淺。卽在今日，其統治權行使之所及，亦有鬆密。大概言之，則第一部爲中華民族（狹義的）歷古之根據地，而其西南一隅，至今猶有苗蠻族未盡同化。第二部，歷古爲東胡、北胡與我族交事之區，今則在廣義的中華民族完全支配之下。第三部，則歷古爲西羌、北胡乃至東亞歐諸族錯處代興，今亦完全在我主權之下，而人種同化猶未盡。第四部，歷古爲北胡根據地，至今猶爲東北胡雜種之一族（蒙古）居之，所謂主權者，羈縻而已。然我族勢力之向此地發展者，今方興未艾。第五部，西羌及北

胡居之。統治權之行使。較優於第四第六兩部。而住民中我族勢力之微弱。亦僅與第四部相埒耳。第六部名義上雖為領土。事實上則住民與統治權。皆屬西羌族。其各部蛻變狀況之分析。別於第二章詳之。地理形勢。非本書所宜喋述。今惟抽出其與史蹟關係最鉅之數特點。略為推論。當推論之前。有一義應先商榷者。則歷史現象受地理之影響支配。果至若何程度耶。歷史為人類心力所構成。人類惟常能運其心力以征服自然界。是以有歷史。若謂地理能支配歷史。則五百年前之美洲。地形氣候。皆非有大異於今日。而聲明文物。判若天淵。此何以稱焉。雖然。人類征服自然之力。本自有限界。且當文化愈低度時。則其力愈薄弱。故愈古代則地理規定歷史之程度愈強。且其所規定者。不徒在物的方面。而兼及心的方面。往往因地理影響形成民族特別性格。而此種性格。遞代遺傳。旋為歷史上主要之原動力。近代以科學昌明之結果。其能嬗變地理而滅殺其權威者。雖不少。然衡以總量。究屬微末。且前此影響之鑄入民族性中者。益非可以驟變。故治史者於地理之背景。終不能蔑視也。今請刺舉中國地理特點數端。而說明其與史蹟之關係。

(1) 中國黃河流域。原大而饒。宜畜牧耕稼。有交通之便。於產育初民文化為最適。故能於邃古時即組成一獨立之文化系。

(2) 該流域為世界最大平原之一。千里平行。無岡巒崎嶇起伏。無灣碕孤離旋折。氣候四時寒燠俱備。然規則甚正。無急劇之變化。故能形成一種平原的文化。其人以尊中庸愛平和為天性。

(3) 以地形平行且規則正故。其人覺得自然界可親可愛。而不覺其可驚可怖。故其文化絕不含神秘性。與希伯來埃及異。居其地者。非有相當之勞作不能生活。不容純耽悅微眇之理想。故其文化為現世的。與印度異。

(4) 天惠比較的豐厚，不必費極大之勞力以求克服天然，但能順應之，即已得安適，故科學思想發達甚緩，又以第2項所言地形氣候皆平正少變化，故乏穎異深刻的美術思想，又以愛樂天然，順應天然之故，故倫理的人生哲學最發達。

(5) 此一區域中，別無第二個文化系，而本部（即第一部）地勢毗連不可分割，故隨民族勢力之發展，文化亦愈益擴大，結成單一性的基礎。

(6) 以第2項理由故，中庸性質特別發展，惟其好中庸，萬事不肯為主，我極端的偏執，有弘納衆流之量，故可以容受無數複雜之民族，使之迅速同化，亦惟因周遭之野蠻或未開的民族太多，我族深感有迅令同化之必要，而中庸性格實為同化利器，故演化愈深，而此性格亦愈顯著。

(7) 國境西界葱嶺，以與中亞及歐洲之文化隔絕，南界喜馬拉耶，以與印度文化隔絕，缺乏機緣以與他系文化相摩厲相資長，故其文化為孤立的單調的保守的。

(8) 以下文第10項之理由，其文化屢受北方蠻族之蹂躪，我族常須耗其精力以從事於抵抗及恢復，故愈益養成保守性。

(9) 東南雖瀕海，然其地之島民，無文化足以裨我，又以地大物博之故，凡百閉關皆足自給，故民族從不作海外發展之想，益無以改其單調的保守的之特性。

(10) 西北徼之中亞細亞西伯利亞諸區，夙為羣蠻所產育出沒，其人生苦寒之域，習於勇悍，而常思覬覦內地之溫沃富殖，狡焉思逞，北境即無重洋峻嶺以為之限，而我土著之民，愛護其耕稼室廬，以平和為職志，其勢

易爲所蹂躪。故三千年來北狄之患。幾無寧歲。其影響於文化及政治者至大。

(11) 文化發源起自黃河流域。次及長江流域。此兩流域平原毗連。殆無復天然境界。可以析劃。與歐陸形勢絕異。我民族既以此地爲樞核。則所謂「大一統」主義。自然發生。故幅員雖大於歐陸。而歐陸以分立爲原則。以統一爲例外。吾土正反是。

(12) 以第10項之理由。吾族有集權禦侮之必要。此種必要。與第11項之理由相結合。遂產生中樞專制的政治。而此中樞時復爲外族所劫奪。則其助長專制也益甚。

(13) 因下列各理由。致地方自治不能發達。(甲)因地勢地味關係。始終以農立國。鄉村農民惟安習於家族的統制。(乙)都市常爲政治或軍事之中心地。專制干涉力極強。(丙)如第11項所說。無畫疆自保之憑藉。(丁)如第10項所說。悍蠻恣暴。地方事業。易被摧壞。

(14) 地勢既不適於諸國分立。又艱於發育自治。其勢自然趨於中樞專制。而又以幅員太廣之故。統治力不能貫徹。故內亂屢起。或爲外族所乘。此種野蠻革命。既成爲歷史上常態。故文化恆屢進而屢躓。

(15) 地勢雖不可分裂。然因山脉與河流。皆自西而東。(專就第一部言)且氣候有寒溫熱帶之異。故南北常不免自爲風氣。而當政象有異動時。亦恆以南北對峙爲暫局。

(16) 西南與東北兩邊徼。以位置寫僻。及地形有特別構造。故雖加入我族文化系。而迄未成熟。「遠心力」常常發動。故朝鮮安南屢次編爲郡縣。屢次自立。至今竟排出中國歷史圈外。而遼東滇南往往蒙其影響。其不自絕於中國。乃間不容髮。

(17) 第三四五六之四部。地理上各有特色而形勢上各有其與中國不可離之關係。故吾族常努力吸收之以自衛。所以促其住民之同化者亦多術。而此願望至今猶未能全達。則吾儕及吾子孫所當有事也。

(18) 以全勢論之。則此一片大地最不宜於國家主義之發育。故吾族向不認國家爲人類最高團體。而常以「脩身」爲出發點。以「平天下」爲究竟義。全部文化皆含此精神。故其歷史或不在過去而在將來也。右所舉地理影響於歷史者。崖略可觀矣。——然此類地理之權威。迄近代既日以銳減。例如海運及國境上之鐵路既通。則連山大漠不足爲對外交通之障。國內船路郵電諸機關漸備。則幅員雖廣。不艱於統治。周遭諸民族同化略盡。則野蠻的侵掠蹂躪不復成問題。工商業漸發展。則重心趨於都市。而自治之可能性愈大。諸如此類。今皆有以異於古所云。特前此影響之留跡於心理者。則其蛻變非旦夕間事也。

第二節 年代

史何自起。就廣義之史言之。可謂有人類卽有史。據地質學家所推定。人類發生已在五十萬年或二十萬年前。卽新石器時代迄今亦已五萬年。吾儕既確知新石器時代中國已有人。則亦可謂五萬年前中國已有史。雖然。吾今所治爲狹義之史。以先民活動之跡。有正確日記錄可徵者爲限。則中國有史時代。蓋起於夏禹。若再以嚴格的年代學繩之。則完全信史起於周之共和元年。卽西紀前八百四十一年。

有史以前。謂之神話時代。(其實神話時代亦有史蹟。歷史時代亦有神話。此不過舉概劃分)神話時代。其悠遠乃數十百倍於有史時代。若著一部「人類活動通考」。則有史時代所占之篇幅。不過其最末數葉而已。神

話時代狀態之研究。其大部分當以讓諸地質學家。非治史者所宜過問。史家有時或以神話爲副料。不過藉以推見初民心理。或因其象徵所表示而窺其生活之片影。例如因盤古剖卵而生的神話。推想吾先民最古之宇宙觀。因三皇五帝等神話。推想三才五行說之起原因。燧人神農等名稱。推想火及耕稼之發明。影響於當時人心者。若何深切。神話之輔助歷史。其程度當至是而止。

司馬遷曰：『學者多稱五帝尙矣。而尙書獨載堯以來。百家言黃帝。其言不雅馴。搢紳先生難言之。』此語足表其態度之謹嚴。雖然。遷之爲書。仍託始於五帝本紀。未能踐其斷制也。夫豈必黃帝以前。卽尙書所載堯舜事。吾儕亦只能以半神話視之。韓非曰：『孔墨皆言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可復生。誰與定儒墨之誠乎。』由是觀之。恐尙書之『曰若稽古』亦半爲後人所追記。未必能悉視爲信史也。而遷乃於尙書所不載之黃帝顓頊帝嚳。偏有爾許事實爲之鋪張揚厲。降及皇甫謐羅泌之徒。生遷後又數百年。乃自詫爲知遷之所不知。舉凡遷所吐棄爲『不雅馴』之言者。而悉寶之。於是古代史益蕪穢不可治。近世治史者。動輒豔稱炎黃堯舜時代之聲明文物。此說若真。則夏商千餘年間。不能不認爲文化之中絕或停頓。其原因何在。實無由說明。而或者更摭拾傳說。穿鑿考證。例如五帝三王是否同出一宗。彼此相距年代幾何……等。聚訟之言。殆將充棟。皆所謂『可憐無益費精神』。蓋考證惟當於事實範圍內行之。事實存在與否。尙成問題。則對於事實內容之討論。太早計矣。吾儕不敢謂黃帝堯舜絕無其人。但至多認爲有史以前半開化部落之一會長。其盛德大業。不過後人理想中一幻影。古本竹書紀年託始夏禹。當是史官舊文。吾輩遵之。可以寡過矣。

夏以後因已有近真之史蹟。然年代殊難確算。如俗說皆稱夏四百年。殷六百年。而竹書則云『夏年多殷。』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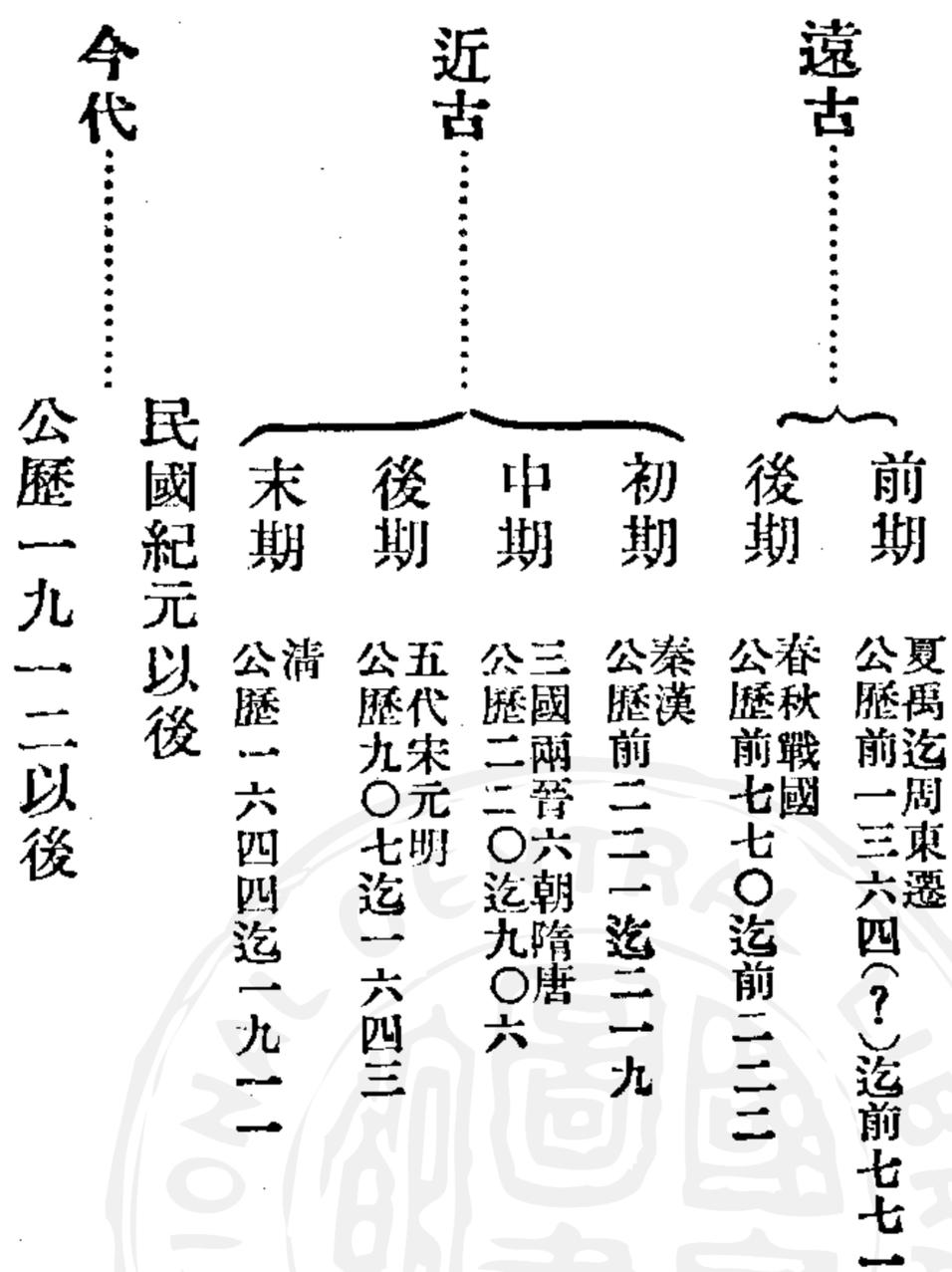
甫刑稱『王享國百年』舊說謂指周穆王在位之歲。竹書則云周武王至穆王凡百年。諸如此類。異說滋多。故司馬遷於三代但作世表而不鑿考其年。(注一)紀年則起於十二諸侯年表。其第一年爲西周之共和元年。下距今民國十一年爲二千七百六十三年。此表殆極可信。蓋共和後六十六年。周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有日食。見於詩經。(注二)共和後百二十年。卽魯隱公元年。春秋於是託始焉。故我國史可謂有二千七百六十三年極正確之年代繼續不斷以迄今日也。

(注一)史記三代世表序云。『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詳哉。至於序尙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此最足見良史謹嚴態度。

(注二)看研究法一四一葉。

舊史皆以帝王紀年。蓋舍此亦實無良法。然而破碎斷續。雖強記者猶不能徧。致使史蹟之時間的尺度。恆在朦朧意識之中。不便莫甚焉。故定出一畫一的紀年標準。實爲史者急切之要求。近年來討論此問題者。或議用孔子卒後。或議用帝堯甲寅。然皆不能言之成理。共和元年。現爲歷史上最初正確之年。則以之託始。在理論上固無可疵議。然卽爲國人耳目所不習。且與世界史蹟比照。亦須多費一重換算。吾以爲史之爲物。以記述全人類活動爲職志。國別史不過人類通史之一部分。故所用記號。總以人類最大多數已經通行者爲最便。基督紀元。在今日殆可稱爲世界公曆。吾儕不妨逕採用之以作史之時間的公尺。無庸有彼我分別之見存也。歷史時代當若何分畫耶。史蹟所以記人類之賡續活動相。強分時代。乃如抽刀斷水。欲得絕對的精確標準。爲事殆不可能。近今史家。卒將歐史區爲古中近之三世。此如治天體學者畫分若干星躔以資研究方便而已。中

國史欲仿斯例，頗極困難。依嚴格的理論，則秦以前為一時代，自秦統一迄民國成立為一時代，兩者分野最極嚴明。然似此區分，則每時代所包含時間太長，幾與不區分相等。若欲稍得平均，則易陷削趾適履之敝。故吾以為論次國史，或以不分時代為較適宜，必不獲已，則姑命秦以前為遠古，自秦迄清為近古，民國以後為今代。而遠古近古中復為小區畫，庶幾不至大戾。今列表如下。



遠古近古今代之區別，最為分明。其在政治上，則遠古為分治的，貴族的，近古為集治的，獨裁的，今代行將為聯合的，平民的。其在文化上，則遠古為發育的，近古為保守的，今代行將為蛻新的。凡百現象，皆儼若有一鮮明之幟志以示別，更將遠近古各期細分之，則其特色可指者如左。

1 遠古前期。自大禹以來，「諸夏」的觀念即中國人的觀念已完全成立。故爲國史之始。然夏商雖稱王天下，其實仍是部落分立，政治中樞，勢力甚微，文化亦樸健不甚可考見。自周創制封建，諸夏結合密度益增，政治漸有重心，文化亦彳彳可觀。

2 遠古後期。周東遷後，政治重心漸失，各地方分化發展，諸夏以外之諸民族，亦漸形活動。然藉封建之勢，各地皆以諸夏所建國爲中心，以吸收同化境內諸異族，而此諸夏之國復次第合併，由數百而數十而六七，以歸於一。故此期實爲中華民族混成時代，亦因分化之故，思想言論皆極自由，社會活態呈露，故文化極高度且極複雜。

3 近古初期。民族既已搏掄爲一，故秦漢以後，完全成爲不可分之局。然版圖既廓，統治益難，故因封建時代經驗蛻變之成規，創立中央君主獨裁政體，人民亦經長期戰事之後，動極思靜，務咀嚙前期所產文化，以應用之於恬適的生活，故保守性習，從此發生，文化漸入停頓時代。中間境外諸蠻族屢圖侵入，卒距之不得逞，故此期最足爲代表吾族真面目之期。

4 近古中期。兩漢之政治組織及其末年，已發見流弊，且呈露惰性，於是三國之分裂，在前期中境外及邊徼諸異族，本已蓄有潛勢，但被抑不得發，至是乘虛紛起，遂至有五胡及南北朝之難，歷數百年迄唐之興，乃始告一結局。此期內之政治現象，因外族雜治之結果，法律屢失效力，人民保障益危，中央之組織能力，亦漸趨薄弱，故漢唐雖同稱盛世，然唐政實不逮漢遠甚。文化方面，固有者極形衰落，惟因與印度開始交通，加入外來文化之新成分，在史中開一異彩，即民族方面，亦因外族侵入之結果，次第同化，使吾族內容益加擴

大其得失正參半焉。

5 近古後期 唐代號稱統一。然中葉以後。蕃將跋扈。吾族統治能力既日減殺。經五代迄宋。人民以厭兵之故。益趨孱弱。而北徼新興之族。翻極鴟張。遼金元相繼蹂躪。大河以北。久逸出吾族支配之外。蒙古入主。與前此五胡情勢懸殊。以絕對不受同化之族。而據有中國全境。吾族殆無所託命。明代雖云光復。然爲羶腥所染。政治組織益紊其軌。文化方面。則印度學術輸入既久。完全消化。別構成中印合流之新哲學。亦因政治上活動餘地較狹。士夫之聰明才智。專用之於學藝。故文學美術等。皆別闢新方向。然而消極頹廢的思想。實隨處表現。

6 近古末期 前清以異族統一中國。逾二百年。在史上蓋無前例。然東胡民族。與北狄殊。其被同化也甚速。非久已漸失其種族的色彩。此期之政治。雖不能謂爲美善。然就組織力言之。則除漢代外。殆無其匹。西北徼諸地。在此期內悉隸中國版圖。歷年悍族侵暴之禍殆絕。人民頗得蘇息。明中葉以降。歐人航海覓地熱驟興。開華歐交通之端緒。逮清而轉變愈劇。於是中國人始漸知有「世界」。不能不營國際的生活。此期文化。承前明空疏之反動。刻意復古。由明而宋。而六朝唐。而兩漢。而先秦。次第逆溯。精神日趨樸實。及其晚期。則受歐學輸入之影響。馴至思想根本動搖。故此期可謂爲歷史上一大轉捩之過渡時代。遂醞釀以成今後之局。

附最初可紀之年代

此似亦五千年史勢鳥瞰之又一稿茲附第二節後

我國史果自何時始有正確之年代耶。據一般俗史所稱述，多託始於帝堯之甲辰，其遠者或遡諸黃帝，杜撰四五千年以上之史蹟，而一一比附其時日，純屬妖誣，殆不必辯。（注一）其比較的可認爲有史料之價值者，則爲汲冢之竹書紀年，據稱夏年四百七十一，商年四百九十六，西周年二百五十七，由是而下接東周焉。（注二）以西紀換算之則如下。

夏禹元年 前一九九四年……距今三九一五年。

商成湯元年 前一五二三年……距今三四四四年。

周武王元年 前一〇二七年……距今二九四八年。

東周平王元年 前七七〇年……距今二二九一年。

右述年代，蓋已與俗說相差二百一十一年。俗史夏禹元年當紀前二二〇五年然此以周末人述夏殷事，能否完全徵信，已屬疑問。況其書久佚，作偽雜出，今所舉者，乃展轉引自他籍，尤未敢遂信爲原本。（注三）然則此說亦只能認爲傳疑中之較有價值者而已。

（注一）俗史詳記古帝王年代，大抵皆據宋邵雍之皇極經世，如云黃帝元年距今四千六百二十五年，帝堯即位之歲爲甲辰，距今四千二百七十八年之類，皆是也。雍書間採自晉皇甫謐之帝王世紀。（謐書今佚）然又多參差，殊不知其所據，彼蓋用術數家伎倆，閉目布算耳。自

漢以來。因爭論曆法。而古年代之偽造竄亂不少。劉歆著三統歷。詳紀三代受命年數。張衡闢之。謂其『橫斷年數。損夏益周。考之表紀。差繆數百。』(後漢書本傳)後世之侈談古年代者。大抵皆汲劉歆之流。而煽其毒者也。

(注二)汲冢竹書來歷。具詳於晉杜預左傳集解後序及晉書束皙傳王接傳中。蓋晉太康二年(西二八〇)從河南汲縣一古冢中掘得此書。故以汲冢名。同時所得書尙十餘種。尤有銅劍等物。其紀年一書。絕筆於魏哀王二十年。即周赧王十六年(西紀前二九九)故學者考定此冢爲魏安釐王冢。窺其體例。知是當時魏史官所記。以之殉葬。經五百八十一年後乃發現者也。此書在史料上之價值。殆與孔子之春秋埒。而遠在司馬遷史記上。其中事實與舊史殊異者甚多。惜原書至宋已佚。今所傳者僞本也。清朱右曾從各書中輯出爲汲冢紀年存真二卷。右所紀夏年。見太平御覽八十二。所紀商年。見史記殷本紀集解及文選六代論注。所紀西周年。則見通鑑外紀三也。

(注三)朱氏輯本。自是晉唐宋人所見之本。非今四庫中僞本所可比。然是否各條皆汲冢之舊。尙屬疑問。蓋杜預左傳後序明云『紀年起自夏殷周。』晉書束皙傳明云『記夏以來……至魏安釐王二十年。』而今所引者乃有黃帝事。束皙傳又明言『紀年夏年多殷。』而今所引者。殷年乃多於夏。則其非盡原本。已可概見。考當時書初出土。多殘缺。經許多大學者如荀勗和嶠衛恆束皙黃庭堅王績續咸輩爲之逐寫編定。其間當不免有舛改也。要之此書終不失爲我國史學界第一瓌寶。凡古史有異同者。皆宜以彼爲正。但須辨別。勿誤引僞本耳。

若採最謹嚴的態度。當宗史記以西周之共和元年爲斷。其年當西紀前八百四十一年。下距孔子作春秋所託始之魯隱公元年。恰百二十年。史公當時所見古代譜牒之書。蓋不少。然皆不敢置信。(注一)故於三代僅作世表。其年表則起自十二諸侯。而共和庚申實爲第一年。其年數之下。與春秋銜接者。以汲冢竹書校之。正昭合也。且尤有一事最足注意。蓋此年後六十六年——周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日食。見諸詩經。此爲科學上極強之證據。更無可容其疑議。(注二)故吾濟認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所載紀年。爲中國有正確年代之始。自是即銜續

不斷以迄今日。質而言之。則我國史蹟在時間上不生疑問者。最少已閱二千六百七十一年之久也。

〔注一〕史記三代世表序云『孔子……序尙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余讀牒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咸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次其年月。豈虛哉。』考漢書藝文志春秋家。有太古以來年紀二篇。歷譜家有古來帝王年譜五卷。可見當時並非無此類書。史公亦並非未見其共和以上僅表世而不表年者。正示後史以謹慎之態度耳。

〔注二〕詩小雅『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此事經中外天文學家推算一致之結果。周幽王六年周正之十月朔日辛卯。即西紀前七百七十六年八月二十九日。確是日食。此詩之流傳。無意中爲我年代學得一鐵證焉。自春秋以下。日食必書。雖於史蹟無關。亦有裨於年代也。

雖然以上考證。專就年代言之耳。年代學之與史學。今已分科。中國有嚴格的正確年代。雖僅二千六百餘年。其有史則固當遠遡諸四千年以上矣。

飲冰室專集之四十八

志語言文字

按此『志語言文字』及『志宗教禮學』兩篇爲中國通史稿之一部分

禮記王制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又曰：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許慎說文解字序謂周末諸侯力政，不統於王，言語異聲，文字異形。夫以今之中國，統一已二千年，而閩粵之與中原，猶須重譯，則當戰國列國並立時，宜何如者？當唐虞三代部落遷徙時，宜何如者？漢揚雄作方言，標列二義，曰古今語，曰別國不相往來之言。蓋並時既有國境之殊，一地中復有古今之異，此語言自然之情狀也。凡人類語言，初必簡單，愈進化則愈繁複，所爲由簡趨繁者，蓋言語凡以表示意識，意識之範圍日擴，則所以表示之者，自能與之相應。此其一也。與他羣之人相接觸，恆互相採用其語言，以自廣，此其二也。然新語日增，陳語亦隨而刊落，蓋緣羣衆意識變遷，舊意識時或蟄退，則表示之之語，不復爲用，或同一意識，新語表示之法較巧捷明確，則舊語亦廢焉。故無論何國，皆有殭語。吾輩試細察一生數十年間所用語，其爲昔所習聞而今漸廢者，實已不少。今所通用而前輩不解者，尤多。卽此可察言語新陳代謝消息。惟顛門考古之士究之，然亦僅能發其凡末，由竟其緒也。而所謂國語者，則恆隨其國民性淳化擴展之運以俱進，日趨變而不離其根焉。我國國語之統一，植基於春秋戰國間，而恃文字結構運用之方法，以筦其鍵。說詳下然古代言文一致，自此則日閱遠矣。尙書典謨之文較易讀，誓誥之文最難讀，典謨多文言，誓誥多俗語也。若盤庚多士多方諸篇，皆當時諄告大

衆取易了解而後世轉以詰屈聱牙爲病篇中彊語多也此古今語變遷之發凡也若夫國別語則春秋以前其
 差異殆不可紀極介葛盧朝魯恃譯乃通介在今膠州與曲阜相距能幾既若是矣若楚若吳越其差別更可推
 見楚令尹子文鬬姓其名曰穀於菟譯言乳虎楚子若敖蚡冒吳王闔閭夫差越王句踐其名皆譯音也據方言
 所標舉以推論古代語言可略分十系一曰中原語系方言所謂周鄭之間宋衛之間者皆是二曰淮汝語系方
所稱汝穎梁宋之間徐淮泗之間三曰關西語系方言所謂自關而西秦晉之間者是四曰河北語系方言所謂趙魏之
陳楚之間陳楚江淮之間者皆是五曰海岱語系方言所謂燕北之
語系野之間東齊之間東齊魯海岱之間者皆是六曰燕代語系方言所謂燕代之間者是七曰遼東語系方言所謂燕北之
朝鮮冽水之間八曰江湘語系方言所謂南楚之外沅湘之間南楚江沔九曰揚越語系方言所謂荆吳之間荆揚之間
之間揚甌之十曰梁益語系方言所謂梁益之間雍梁之揚雄生秦皇統一後二百年而所親觀聞各系言語之
 殊輯之猶彪然成帙則古昔之龐雜云胡可量其所以漸趨統一者則以春秋時列國會盟聘享密如織梭戰國
 游士談宗歷都傳食其間自有一種之公用語流行士大夫間其範圍愈擴而愈大而尤有一極要之樞鑰焉則
 以我國文字不衍聲而衍形語文既相輔而始能行則無論屬何語系之民既宗習此文自成不容割判之連結
 我國古代雖種族猥多國部叢峙情狀一如歐洲然歐洲遂有十數國之國語演成十數國之國史歷千餘年終
 不能合同而化我國經春秋戰國以後國語國史皆成爲顛撲不破之渾一體者則文字之賜也因此語文分岐
其得失又
當別論

文字之原起於八卦許氏說文解字爲現存最古之字書其敍即首述庖犧作八卦以垂憲象蓋探其本也今案
 坎離二卦坎三爲水離三爲火確爲籀篆水火二字所本但一橫一縱耳此象形字之所從出也乾三坤三二卦

以奇偶表陰陽之概念。以陰陽表天地之概念。此會意字所從出也。漢碑坤字地字多作《即從坤卦來變橫爲

摹印本則有作三者此與巴比倫之楔形書異地同符。實中國最古之文字也。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迹之跡。知文理之

可相別異也。乃則之以作書。其初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獨體爲文。合體爲字。周制八歲入小學。教

以六書。一曰指事。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二二是也。今上下二字二曰象形。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以

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止戈爲信。人言爲信。五曰轉注。建類一首。同意相受。

考老是也。說文考老也。考考也。以考。注老以老。注考謂之轉注。六曰假借。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秦漢大縣之長官名爲令。小縣名

字乃假使令之令。長久之長。以名之也。○此據許氏說。形聲指事。所謂文也。諧聲會意。所謂字也。四者造字之本

也。轉注假借用字之法也。最初所造爲象形字。其所表之心理爲直覺。其所表之對象爲具體。日月山水魚鳥草

木牛馬。凡自然界之物象。有形可指者。則寫表之。實與繪畫同源。特畫取形而書取象耳。埃及古文。純爲象形。人

類靈明濬發之次第。大略同也。羅馬字母出於腓尼西字。腓尼西字母亦由象形字遞變。遞省而成。歐人所著字書。猶多能探其蛻變之形者。形不可象。則屬諸事。指事

者。其所表之心理。兼直覺與比較。視而可識。直覺也。察而見意。比較也。其所表之對象爲具象。如上下二字之一畫。以象地平。指點

地平之上。謂之二。指點地平之下。謂之一。此二字由一變爲二。二變爲上。下三變爲上下。本末二字之木。一以象幹。U以象枝。∩以象

根。指點根處謂之本。指點枝處謂之末。一畫二畫三畫四畫爲一二三四。二畫斜交爲X。正交爲十。皆經極簡單

之審量作用。而印得其象者也。形聲者。象形之擴也。其所表之心理爲剖析綜合。其所表之對象兼具體具象與

抽象。同是水也。南人呼其清者以工音。則命爲江。北人呼其濁者以可音。則命爲河。此剖析也。工音之清者。可音

之濁者。皆系以水旁。而列於水類。此綜合也。其表有形之物體。如江河桃李鸞鳳等。此具體也。其表有形之動作。

如談說觀視遵迴探擇等。此具象也。其表無形之心理。如慈悲忿怒等。此抽象也。古今文字。形聲逾半。有形聲而字大備矣。會意者。指事之擴也。其所表之心理。為連絡。為推見。其所表之對象。為抽象。其最淺近者。如一大為天。

一畫示在上。人言為信。謂以人傳言也。即信使之信。此信字本義也。十口相傳為古。其精深者。如一貫三為王。董

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相人。偶為仁。見儀禮鄭注。此言止戈為武。直心為德。古德其尤繁密者。如

人在地上。以戈守之。為或。即國字說文。或文下云。邦從口。從戈。以守一會。意曰。土地曰人民。曰主權。或字之一指

土地。其口指人民。其以戈守。示主權不可侵也。此造字最精之義。加口為國。象水之平。以廌取直。為灋。說文灋字

平之如。水從水。廌所以觸不直者。案立法行法。皆以平直為主。此造字精義也。似此皆根於甚深微妙之抽象觀念。凡

宗教哲學政治法律之理想。多寓焉。此其最後起幾經進化而後能致者矣。說文九千字中。會意字及形聲兼會

代羣治狀態及思想淵源也。大抵象形指事。黃帝蒼頡。實造端發凡。形聲會意。則歷唐虞三代。世有增益。漢許慎作說文。泐定

九千三百五十三字。近世字書所收。將四萬字。其什七八。皆先秦之舊。而所以構成者。不外此四法。若夫轉注假

借。則非所以造字。而所以廣字之用也。轉注者。一義多字。而用轉注法。以會其通也。一義多字。而必須以轉注法

會其通何也。例如始有多義。初為裁衣之始。哉為草木之始。首為人體之始。基為建築之始。別言則各示所始。通

言則等含始義。必通其訓。乃無拘礙。此轉注之為用一也。參觀爾雅釋詁注疏。例如好有多義。秦謂之娥。宋衛之間謂之嬾。

自關而東。河濟之間。謂之媯。或謂之姁。趙魏燕代之間。謂之姝。自關而西。秦故都謂之妍。參觀前此各羣閼隔。各

自有其所創造習用之字。及既溝通混合。以成大羣。而前此小羣所用。又不容偏廢。故廣收之。而為之會釋。欲用

何字。仍聽自由。其於同時各地之殊文。既然矣。異代之殊文。則亦有然。夫必如是。然後可以收國文統一之效。此

何字。仍聽自由。其於同時各地之殊文。既然矣。異代之殊文。則亦有然。夫必如是。然後可以收國文統一之效。此

轉注之爲用二也。假借者，一字多義，而用假借法以濟其窮也。夫曷爲不每字各限於一義，每義各賦以一字而必以假借法濟其窮？天下事物之象無窮，人類之識想，抑愈濬發而愈繁複，且又常嬗變而不居也。而字體所以錯變構造者，終有限量，新得一義，而必賦以一新字以表之，其勢不得不窮也。且新造一字，必須爲衆人所辯識，所承仍，乃能有效。然衆人目之所習，限於先民傳授有緒之字，新創不爲衆所許也。唐武后所創百數十字終不能久行然則新物象新事理新識想，不將末由表示乎？夫語言恆先於文字者也。既有此新物象新事理新識想，則必有表示之之新語言，有其語而無其文，則取舊文之同音者，假以爲用，此假借所由起。而在我國文字系統之下，勢不得不爾也。假借者一種翻譯作用也，以衍形之文系而參之以衍音也。故惟其音不惟其義，每一字於此，多被假借一次，則隨增其一義，久之而以新義奪舊義者，且比比也。例如英法德美，假其音以名新通之西方四國，於英雄法律道德美惡之義無涉也。英本義爲花，辨才過萬人，而兩義並行，其力和埒。例如爲本母猴，假其音爲作爲之爲，不爲英已屬假借餘類推。本花，假其音爲否定辭之不也。木女陰，假其音爲語助辭之也。今則全爲假借新義所奪，其本義非稍博洽者，殆莫能識。而據本義以讀今文，則無一語而可通也。是故假借一法，能使吾國文有新陳代謝之機能，有涵納異域方言之作用。六書以之終焉，象形指事形聲會意，所以定文字之體。三代而後，莫能損益，轉注假借，所以神文字之用。雖吾儕猶日日能有事也。字書列字雖數萬，常用者不過數千，然則吾國人何由而能藉此區區之字，以曲盡宇宙萬類之情狀乎？蓋自有假借，則字形數量雖不增，而字義數量已增，此其一矣。雖然，猶未足也。通而濟之，更有二法。一曰綴舊字爲新字，例如天一字也，子一字也，天子又一字也。天子之字雖以天之子會意而得名，其名既成，則對於天字子字獨立而成爲第三字。百一字也，姓一字也，百姓又一字也。百姓之字雖以百種姓會

意而得名。其名既成，則對於百字姓字獨立而成爲第三字。若此者，吾命之曰複式會意字。大一字也。學一字也。大學又一字也。大學校之大學已爲第三字。復假之爲大學教義之書名。於是得第四字。共一字也。和一字也。共和一字也。史記紀年之共和已爲第三字。復假之爲民衆政制之國名。於是得第四字。若是者，吾命之曰複式假借字。此兩種者，皆可以衍至無量。二曰蛻舊義爲新義。例如一性字也。孔子所謂性。孟子所謂性。荀子所謂性。告子所謂性。各殊其內容。一國字也。周禮邦國都鄙之國。春秋侯國戰國王國之國。兩漢郡國之國。今世國家主義之國。其本質相去絕遠。此非假借也。舉一字而賦加減於其屬性。或擴之使大。或析之使精。則舊字忽成新字矣。何也。文字所以表觀念。觀念新則其字自新也。如是者，亦可以衍至無量。是故謂吾國字少。實未嘗少。以字不足爲憂者。過也。近人觀西方字書羅列百數十萬字。頗病吾國之不若彼。謂彼中人人能隨時造字。而我不能。故學不逮彼焉。此誤見也。我輩何嘗不日日造新字者。雖然，以衍形不衍音之故。故義雖變而形不變。音既麗形以存。則音雖變亦甚微且緩。而我國民所以能完成其統一性而長保持之者。實賴乎此。古代諸部落諸國並立。勢甚難以融化爲一也。而有此國文系統爲之中樞。生息於此統系之下者。勢不能脫離而別成他種國語。蓋離文則語無所麗也。卽方言稍有參差。殊不至危及統一基礎。蓋國家中堅在士大夫。文既通於士大夫。則燕齊閩粵。自永爲一家。俚語未齊。不足爲閩也。而後世匈奴鮮卑突厥蒙古滿洲諸族。所以偶爾侵入。輒被同化者。則亦以此。我國文化所以能遠被朝鮮越南日本者。則亦以此。此真中國之一大命脈也。吾故不遜詞費。稍詳述其特性如右。吾亦主張造新字。符以圖教育之廣。被此於國文之統一。決無妨而於國語之統一。必有速效也。

我國文字構造法。含有不可變性。如上所陳。此言夫文字之全系統也。至每字形體。則時有遷改。儒先所說。略分爲古文籀文。亦稱大篆。小篆隸書八分楷書行書草書等。分楷行草。興於漢後。自餘皆先秦書也。舊說或謂古文爲倉

頡所作。籀文爲周宣王時太史籀所作。小篆則秦李斯作。隸書則秦程邈作。實則字數之遞增與字體之遞變。皆人事時會之不得不然。而其嬗蛻必以漸。未有奮一作之智巧。能於一時驟創新體以易天下者也。夏以前書。今不可見。宋人集帖有倉頡書夏禹峒嶼碑等皆不足信近儒恃以考訂者。最古至商周銅器款識而止。宋歐陽薛尙功等始提倡之薛氏有鐘鼎款識爲近世研金文之祖

商代金文一 父戊解



第一圖之一

第一圖之二三

商代金文二 元舉



商代金文三



月形占

下文鑲於骨甲。史籀前之文字。益多見矣。骨甲於清光緒末出土。流傳人間者。可二萬片。片率四五字。亦有至百餘字者。皆殷代占卜所用也。龜甲約十之二三。馬牛羊骨約十之七八。集爲成書者。有劉鷗之鐵雲藏龜。羅振玉之殷虛書契。及殷虛書契。菁華而羅氏別以今爲考釋。可讀者得五百餘字云。以今所臆推。大抵夏商以前。字甚不多。凡抽象字及語助字皆無之。其字皆樸。儼繁重。往往駢疊二三物象。間示其動作。以爲聯絡。或則並此無之。而其字乃多含畫意。蓋觀鳥獸蹏遠之跡。

書畫本同源也。

所摹商代金文六器。其第一器右方爲元字。下爲重屋形。第三器上爲廟形。中藏甲見二字。下刀入山刺虎作器。紀其勇。第二器上爲元字。下爲重屋形。第三器上爲廟形。中藏甲見二字。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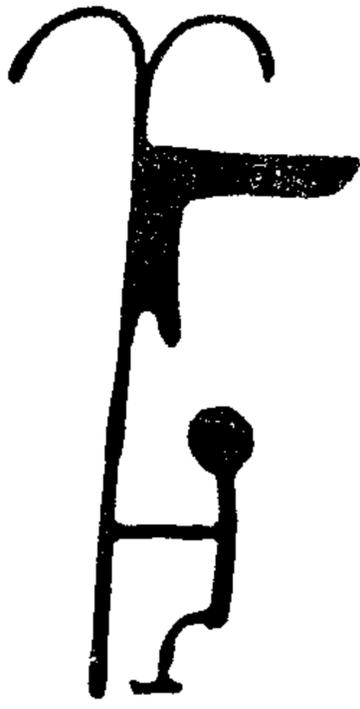
商代金文四 父乙卣



商代金文五 父癸爵



商代金文六 子執戈彝



第一圖之四五六

平列子辛二字最下為月哉生明之形蓋紀廟見之事及月日也第
 四器上為重屋形下列父乙二字第五器上為爵集木形下列父癸
 二字第六器自周以降生事日繁識想日擴文字孳乳寢多而舊文
 為子執戈形亦不得不侵尋省改蓋合體之字既多非省無以就偏旁一也筆畫
 太繁槩寫需時不便趨事二也抽象觀念日發展摹狀物形無取繁
 複自能達意三也故字數愈古愈少愈近愈多字形愈古愈繁愈近
 愈簡此其公例
 之大較也商所摹
 銅器及骨甲文
 中車字凡十一
 文觀此可察之
 字次第省改之
 迹
 最初惟范之
 於金槩之於竹
 木其後乃削竹
 為簡以漆書之

商周金文車字省改次第 第二圖



大者謂之方小者謂之策通謂之簡蓋起於殷周之際也其有記載著述遂寫則累簡而以革繩貫之故孔子讀
 易而韋編三絕也許慎稱著於竹帛謂之書此自當時言實則秦前惟竹帛蓋見用於漢以後也說詳兩籀文之
 名獨傳於後者意者周宣王時會命史籀正定文字且多所省改增造故世宗之今世所傳周代金文其字體勢

與石鼓無甚出入，此同文之效也。春秋戰國數百年間，各國文化異地同時，各自啓發，其間增字，宜極夥，而僞體俗書，尤所難免。今漢碑異體字極多，六朝碑俗字亦多，北齊尤詭僻，則戰國文字異形之故可知。李斯本湛深學術，故始皇統一之業，既就，即從事審訂文字，編集史籀以來通行之字體，裁近正者，或頗省改，泐爲秦文，其有不合者，奏罷之，所謂小篆也。說文序云：六國文字，異形始皇兼天下，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此如漢末集諸儒於鴻都，考正文字，又如唐之刻五經文字，九經字樣，皆所以別裁僞體，準諸雅正，非於古文籀文六國文之外，別有所謂秦文也。李斯自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是爲中國字書之祖。其後漢儒司馬相如、史游、李長揚、雄、班固、賈魴輩，續有增纂。至東漢末，許慎作說文解字，遂傳至今。說文中小篆與古籀異體者，則注於下，其不注者，率皆古籀之舊也。後人或以爲小篆與古籀截然殊科，強欲於說文外求古籀，誤也。隸書蓋亦戰國以來逐漸萌變，秦之官私文牘採用之，以趨簡易，其書體更省於小篆。今所存漢碑如五鳳二年刻石、趙王上壽刻石，是吾殘碑祀三公山碑等，殆即秦隸之舊。爾後更遞變爲分楷、行、草，而與篆隸並行迄今，此倉頡以來書體變遷之大凡也。

附運用文字之技術

前章已略述文字體態之變遷矣。至運用此文字以廣郵通彼我之效。則其次第發達之跡。亦略可考焉。易繫辭稱『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契者刻也。文字先經刻畫之一階級。然後進於書寫。殆可斷言。(注一)所刻則施諸金石甲骨竹木。三者之用。莫能審其先後。殷代金文。今存者尙數百種。甲骨之文。近年得自殷墟者。蓋數萬片。而竹木無徵焉。雖然。不能據此武斷謂殷書不用竹木。蓋金文甲文中「冊」字屢見。而「冊」卽竹書之專名也。其作字之器謂之「削」。(注二)亦謂之「聿」。(注三)其製蓋以金屬。此夏殷以來情狀之略可推定者也。

(注一)荀子勸學篇『鏤而不舍。』鏤卽契之後起字。詩經『爰契我龜。』鏤文於龜甲上也。觀殷墟遺文原物自明。

(注二)考工記『築人爲削。』鄭注云『今之書刀。』賈疏云『古者未有紙筆。則以削刻字。』

(注三)說文『聿所以書也。』秦謂之筆。『蓋筆之本字爲「聿」。』其加竹者乃後起耳。聿字爲人手持一直管。管銳其端。卽筆之形也。商器中

作此形者甚多。亦有手持聿者。肘懸聿者。然無從斷其爲書寫之具。抑鏤刻之具也。

及周則甲骨殆廢。而純用竹木。用竹者曰冊。曰策。曰簡。用木者曰方。曰版。(注一)孔子所謂『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是也。由鏤刻進爲書寫。其起原雖不能確指。但吾儕知初期書寫。殆研一種紅色石粉而蘸之。所謂丹書是也。又知春秋中葉。此術最少亦當已盛行於晉國。(注二)既已解寫。則必有如今之所謂筆者以應用。(注三)然筆之發明。或更前乎此。以古銅器之字體校之。或西周之初。已有毛筆。亦未可知。俗說謂秦蒙恬始製筆。不足信。

也。(注四)墨之起原亦難確指。然最少當秦始皇統一天下前之五十三年。西紀前二九九已用墨書。則信而有徵也。(注五)

(注一)書金縢『史乃冊祝曰』。洛誥『王命作冊。逸祝冊』。顧命『命作冊度』。此冊字見於經最古者。

策爲冊之假借。聘禮『百名以上書於策』。既夕禮『書遺於策』。左傳『名藏在諸侯之策』是也。

策亦謂之簡。詩小雅『長此簡書』。左傳『執簡以往』是也。

木簡謂之方。聘禮『不及百名書於方』。既夕禮『書贈於方』。周禮內史『以方出之』是也。

方亦謂之版。周禮小宰『聽閭里以版圖』。司民『掌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論語『式負版者』是也。

(注二)大戴禮記踐阼篇述師尙父言謂『黃帝顓頊之道載在丹書』。果爾則周以前當已有書丹之技。但戴記爲漢人所述。未敢遽信。左傳

昭二十三年云『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杜注云『以丹書其罪案』。據此敢斷言西紀前五一九年寫字之法久行矣。

(注三)魯語云『吾以死奮筆』。晉語云『臣以秉筆事君』。此筆字之見於春秋時代者。其筆用何原料製造。雖難確考。然當是已爲書寫之

用。非刻鏤之用。詩經云『貽我彤管』。殆卽書丹所用筆也。

(注四)現在銅器。如毛公鼎。孟鼎。爲周成王時物。如頌鼎。無專鼎。爲周宣王時物。其字體已圓整。不類刀筆。

(注五)韓詩外傳卷七『周舍見趙簡子曰』。臣願墨筆操牘。從君之後。』足見春秋戰國間已有墨書。其尤足爲鐵證者。晉時汲冢所得穆天

子傳。荀勗序言『以墨書』。此書寫定之時。最遲亦當在魏安釐王二十一年以前。卽西紀前五一九年前物也。則知墨之用。周末確已盛行矣。

說文云『著之竹帛謂之書』。帛之用固宜在竹後。然亦非甚晚。以吾所考證者。似管仲時已有帛書。(注一)藉

曰未信。則墨子時決當已有之。(注二)卽孔門弟子亦固嘗有書帛事也。(注三)周末漢初人用帛通信之故事。

尙有數端足資吾資料。(注四)文藝中亦見之。(注五)雖然直至漢末。而帛之用猶不廣。漢人寫書大半用竹簡。

上書用奏牘。通問用尺牘。則皆木簡也。最近從新疆境內掘得漢簡書甚多。而用帛者僅二通。且年代極晚焉。
(注六) 蓋既解用丹墨。能書諸竹者。自亦能書諸帛。帛便於竹。其代興宜在情理中。然而不能者。以帛造之不易。而所值不貲。故非製紙術發明且普遍之後。而簡策之用不廢也。

(注一) 晏子春秋卷七云。『昔吾先君桓公。予管仲狐與穀其縣十七。著之於帛。』此爲書帛最古之掌故。然此書半屬僞託。不敢遽信也。

(注二) 墨子明鬼篇云。『古者聖王必以鬼神爲其務。故書之竹帛遺後世……一尺之帛。一篇之書。語數鬼神之有也。』據此則墨子時必有以帛寫古書之事矣。

(注三) 論語。『子張書諸紳。』

(注四) (一) 史記田單列傳。『約矢遺城中書。』能約於矢者。必非竹木之類矣。(二) 漢書高帝紀。『書帛射城上。』(三) 漢書蘇武傳。『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係帛書。』此皆帛書最確之故實。然皆非常用也。

(注五) 古詩。『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

(注六) 距今約十五年前。英人有斯坦因者。訪古於我新疆。得漢晉間斷簡三百餘事。羅振玉彙而影印之。題曰流沙墜簡。附以考釋。其書於縑帛者。僅二通而已。據羅氏所審定。此二通實西漢末物也。

造紙始自漢蔡倫。其年爲元興元年。^西○^五一其所用原料爲樹膚麻頭敝布魚網。此事明見於正史。(注一) 此實我國人最名譽之發明。其術直至十三世紀。乃經阿刺伯人之手傳入歐洲。距蔡倫之後。逾千年矣。雖然。當發明後一二百年間。亦似未能大供社會之利用。試檢後漢三國遺籍。其關於紙之掌故甚稀也。其盛行蓋在兩晉。流沙遺物中。紙片四十七。其近似漢物者僅二。餘皆出晉以後也。(注二)

(注一)看後漢書蔡倫傳。

(注二)看羅振玉王國維合著流沙墜簡考釋卷三。

今且勿論他事。吾儕試懸想周末秦漢間之讀書社會。其狀況爲何如。漢書藝文志著錄諸書。以篇記者約十之八。以卷記者約十之二。記卷者殆純爲漢人所著。(注一)篇綴簡而成。卷摺縑而成。當時之卷。是否能如唐以後之卷子本。今不可考。但其用既不普及。卽亦可置勿考。至於篇。則削竹或木爲狹而長之簡。簡長者二尺四寸。其最短者猶八寸。(注二)積若干簡爲一篇。貫以皮帶或絲繩。(注三)學者欲有所受。則削簡殺青。載筆以寫其所聞。(注四)其藏書也。累篇而約以篋。數十篋而篇無幾也。(注五)其旅行也。挾書稍多。動五車矣。(注六)吾儕可以推想當時思想之傳達交換保存。其艱因爲何若。吾儕頗疑因文字書寫艱拙之故。乃影響於語言。使日益趨於單音的。(?)吾儕又覺因此之故。古代之著作者。其文不得不求過度之簡潔。務用字少而含意豐。往往勞後人以猜謎式的解釋。吾儕更確信因傳鈔檢閱不便之故。多數人惟務記誦。偏獎記憶力之發達。而發明轉稀。又因文簡之故。正文以外。多恃口說相授受。坐此學問成爲祕傳的。墨守的。而窒其發展。凡此皆漢後學術退化原因之一部。他日常更有所論述也。

(注一)藝文志記卷者。數術方技二略之全部。自餘六藝諸子詩賦兵書四略皆記篇。惟六藝略中之漢儒傳注。有記卷者。其是否有一定標準。不可知。要之卷爲晚出。且不如篇之尊重。在漢時尙不甚通行。秦以後殆無有也。

(注二)六經之策皆長二尺四寸。孝經半之。論語八寸。其他諸子亦率皆八寸。此古代諸策長短之大凡也。其詳見儀禮疏引鄭注論語序。論衡

謝短篇所記略同。晉汲冢所得穆天子傳亦長二尺四寸。見荀勗序。

〔注三〕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讀之韋編三絕。』此篇籍之貫以皮帶者。穆天子傳。竹簡素絲綸。『見荀勗序。』考工記。竹簡青絲綸。『見南齊書文惠太子傳。此篇籍之貫以絲繩者。』

〔注四〕後漢書吳祐傳。『祐父恢殺青簡以寫經書。』漢書揚雄傳。

〔注五〕學記。『入學鼓箴。』戰國策。『乃夜發書。陳箴數十。』

〔注六〕墨子貴義篇。『墨子南遊使衛。關中載書甚多。』莊子天下篇。『惠施多方。其書五車。』



飲冰室專集之四十九

志二代宗教禮學

三代以前以教為學。春秋戰國以後以學為教。此我國精神思想界一大變遷也。我國宗教蓋最高一神教。而輔以祖先教。記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孔子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惟萬物本乎天，故有郊社之禮，郊祭天也。惟人本乎祖，故有禘嘗之義。禘者，祭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也。詩書所記言必稱天，或冠以形容之語，曰皇天，以表其博大。詩經肆皇天弗尙燕及皇天等曰上天，以表其崇高。詩經明明上天之載曰昊天，以表其絜白。書經欽若昊天詩經昊天有成命昊天其曰旻天以表其森嚴書經旻天大降喪於亦曰帝謂文王順帝之則，帝度其心，履帝武敏歆，帝命率育，帝命不違等。曰上帝，上帝既命，克配上帝，皇矣上帝，臨下有赫，曰上帝，上帝降衷于曰皇天上帝，上帝監民，用端命於上帝等。詩經不我遺曰皇帝，不率皇帝，清問下民，曰皇，曰后帝，皇天后帝，天帝一也，而有二名者，以天示抽象觀念，以帝示具象觀念，帝者以人擬神之稱，歐語所謂人格神也。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後世哲學思想之言天也以理，古代宗教思想之言天也以象，言理故雖精深而去人遠，言象故雖簡質而去人近。今得刺舉詩書之言天道者而觀其會通焉。其一，人之生命為天所賦，壽夭長短，天實司之。詩經天生蒸民其命乃命於天又召誥天其命哲命凶命歷年等其二，天為人類立一道德之軌則，其名曰彝。詩經天生蒸民其命乃命於天又召誥天其命哲命凶命歷年等

民彝大泯亂又此範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言其恆常也曰極民惟時厥庶民於汝極錫汝保極言其中正也曰則詩經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曰敘曰秩書經天敘有禮皆言其條理也其三此道德軌則天有命令使人率循其名曰命詩書言天命者曰勅書經多士其四天常監察人類視其曾否實行此軌則詩經皇矣上帝臨下有赫

昊天在下赫赫在上又穆穆在下明明在上灼於四方又昊天曰明及爾出往所謂監察者非空漠想像之辭天能聞君夷迪見冒聞於上帝逸書天聽自我民聽能見詩經監觀四方逸能覿詩經上帝居能問帝清問下民能語詩經帝謂文王無然畔能思量詩經帝省其其五人從天所命則無災害詩經上帝是更進則天錫之福詩

天保定爾俾爾戩戩達天所命則天乃怒書經洪範緜堙洪水帝乃震怒無敢戲豫九乃威書經大誥天降威知

帝哀矜不辜報虐以威詩經畏乃罰書經康誥惟天其罰極我乃討書經皋陶謨威罰加於一人之身者為憂患天之威於時保之又旻天疾威乃罰書經康誥惟天其罰極我乃討書經皋陶謨

貧弱死亡等用書經洪範威用六極曰凶短折曰疾曰憂曰貧曰惡曰弱又甘誓天加於羣衆者為饑饉疾病兵

亂等書經微子天毒降災荒股邦詩經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又土方甚則滅絕其種姓書

遇刑吳天報虐以威惟受罰者有所哀籲天亦鑒其誠而許之書經召誥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必情真罪當罰乃

行焉書經西伯戡黎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於天又呂刑苗民無辭於罰乃絕其六天命令賞罰之權使王

代行書經堯典惟時亮天功又皋陶謨天工人其代之又大凡人皆天之子也而王則其元子上帝改厥元子

又王來故王亦稱天子為天子之名始見於書經洪範天子作父母以其代天主民故亦稱民主惟時求民主

衆所歸往故謂之王見說王為天代表故對天負一切之責書經皋陶謨天敘有典勅我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

五刑五用哉此言一切職務皆代天而行也又多士上帝引逸有夏弗適逸弗克庸命厥常率人民以欽順天

惟廢元命降致罰此言王對天有責任不踐責任則受天罰也此等義見書經者甚多

惟廢元命降致罰此言王對天有責任不踐責任則受天罰也此等義見書經者甚多

惟廢元命降致罰此言王對天有責任不踐責任則受天罰也此等義見書經者甚多

命。書經多方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其七天之立王也。先求得其人。顯休命於成湯刑殄有夏乃惟爾

商後王不蠲蒸天惟降時喪天惟求爾多方厥顯天惟爾多方罔堪願之惟我周王克堪用德惟典神天惟

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此先言當夏之末天求堪作民主者得成湯而命之及殷紂失德天始欲在殷

人中擇其人繼殷求之而乃錫以靈寶為受命之符。符命之說見于經者書洪範云鯀堙洪水帝乃震怒不畀洪

不得後乃得之於周王也。乃錫以靈寶為受命之符。而前王亦得薦後王於天。天以為可則受之。孟子稱堯薦舜

也。緯書言帝王之興天必有所錫名為受命之符。雖而前王亦得薦後王於天。天以為可則受之。於天而天受之

間有出漢儒依託者要之古代宗教思想所寄也。其罰則使新王執行之。書經多方天惟改也。史記董仲舒傳國將有失

又稱舜薦禹於天。其八王者失道天先譴告警懼之不改而罰乃加。數年待其知改也。史記董仲舒傳國將有失

天禹薦益於天。其八王者失道天先譴告警懼之不改而罰乃加。數年待其知改也。史記董仲舒傳國將有失

道之敗天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變而傷敗乃至。其罰則使新王執行之。書經多方天惟改也。史記董仲舒傳國將有失

出怪異以警懼之尙不知變而傷敗乃至。其罰則使新王執行之。書經多方天惟改也。史記董仲舒傳國將有失

成湯革夏又我有周佑命將天。其九天意所寄在於衆民。書經皋陶謨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自我民聽

明威致王罰勅殷命終於帝。其九天意所寄在於衆民。書經皋陶謨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自我民聽

欲天必從之。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擊又召諧天亦哀於四方民其眷命用懋。其十人死則歸命於天。其有

賢哲則在帝左右。天書經召諧越股多先哲王在古古人對於天之觀念大略如是其與後世哲學思想異者後世

孔子老子之教以理言天所謂天者乃包舉自然現象之總名。大化運行微漠無朕其性質在有意識無意識之

間。古代宗教則以為天具有意識。一如吾人特其威力甚強超出吾人之上而為吾人主宰。耶穌教言上帝無所

不知無所不能無所不在為造化主而威力不可抗其與詩書垂教之義乃絕相類也。其極當注意者尤有一義

則詩書只言天不言天地。惟偽古文尚書湯誥篇有惟天地萬物父母一語言天地始於孔子之演易以天地分

表陰陽。此哲學家言非宗教家言矣。說詳古代此種宗教思想其圓滿微妙誠不逮後之哲學而直捷鞭辟普徧

深入於人心則為力過之。能使人人對於具象之上帝生寅畏虔恭之念。故其詩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又曰各

敬爾儀。天命不弋羣治所以維繫於不敝。實恃此也。其與西方古教異者。佛耶諸教皆言死後善惡之應報。我國

言善報有陟降帝座之說。惡報則未之及。蓋我國古教有天堂無地獄也。所謂五福六極。近則報諸其身。遠則報諸其子孫。皆言現世不言來世。此中西教義最異之點也。綜上所述。則中國古代爲一神教。昭然甚明。然羣俗嬗變。近世反墮退而鄰於多神教者。則亦有故。其一。自哲學盛行後。對於古代宗教思想。多有懷疑。古教本質樸。不能悉範圍。後人智慧大闢之人心。故其力寢衰薄。其二。我國數千年本以信仰自由爲職志。國內各種族崇祀之神。至統一後。絕未嘗以政治之力干涉之。所謂凡祭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及與外國交通。外人移來者。亦一仍其俗。西北諸種之教俗。其屬入吾民間者已不少。迨祇佛耶回諸派紛來。皆容納之。而常寢變其相。故教觀日以複雜也。其三。古代天教。雖爲一神。然尙有羣神。隸此一神之下。在古代主從系統。本極不明。後世漸失其真。遂成黷亂。考書經稱類於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此唐虞時之祭典也。此後詩書兩經所言祭事。皆祭天祭祖。無祭羣神者。至周禮及禮記。而羣祀之名雜見焉。其大別爲天神地示人鬼物彪四種。郊之外有社。郊祭天而社祭地。以地配天。此取陰陽之義也。上帝之外有五帝。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小宗伯曰五帝。東方蒼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西方白帝白招提。北方黑帝汁光紀。中央黃帝食樞紐。此所謂五天帝也。禮記月令復有五人帝。即東木帝太昊。南火帝炎帝。西金帝少昊。北水帝顓頊。中央土帝黃帝。漢儒以五人帝配五天帝焉。上帝由本體而有化身。此取五行之義也。其餘則有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五祀。五祀之名見於禮記月祭法。則言王立七祀。諸侯五大夫五嶽。山林。川澤。四方。見周禮大宗伯。寒暑。水旱等。見禮記。此天神地示之屬。皆佑天命。分掌百司者也。其人鬼除各自祭。其先祖外。凡法施於民者。以死勤事者。以勞定國者。能禦大菑捍大患者。皆列祀典。見禮記。其著者有句芒。祝融。蓐收。玄冥。后土。見禮記。先嗇。司嗇。見禮記。郊特牲。先聖。先師。見禮記。文樂祖。見禮記。田祖。見詩。等。大抵我國宗教道德之根本觀念。莫重報恩。所謂反本報始。不忘其初也。祭日月星辰。報其照臨。祭名山

大川報其興雲致雨。祭先嗇報其始養。祭先師報其始教。自餘百神祀典。罔匪由報。而各國各部落各鄉閭各有所報。則神日滋矣。各時代先民之有功德者。賡續有所報。則神又日滋矣。報又徒施於所敬事者而已。記曰：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祭坊與水庸事也。見禮記祭法坊謂隄防水庸此物謂溝洫祭報其爲我執事也彪所由亦與於祭典也。此與埃及等國之拜物教精神絕異彼迷坐此之故神之種類及名稱可以人人自由擴增至於無量以絕對一神教之國而汎濫爲極端之多神實變象之不可思議者也但其與印度埃及希臘諸國古代之多神教有絕異者。彼等多神。各自獨立。常代表部分觀念。矛盾觀念。我國則崇天帝以定一尊。百神在天之下。各率其職。故推敬天之念以敬之。禮記禮器鬼神以爲徒故事有守也注云謂職守不移又禮運云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此皆以天統羣神之義常代表全體觀念系統觀念。故雖多神而不害爲一神也。周禮有大祀小祀之分。大祀謂郊禘等。祭天而以祖配者。小祀日月山川之屬。餘則羣祀。此古代宗教之體要也。然其思想制度亦緣時代而微有異同。而影響恆及於政俗。孔子曰：夏道遵命。按命指抽象之天也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蠢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按神指具象之上帝及附屬各神祇也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周人尊禮尙施。按施與報相待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慙。賊而蔽。禮記表記此言宗教政俗相爲因果之義。可謂博深切明也已。

其爲天教之輔而完成我國羣治者。厥惟祖先教。兩者教義同導一原。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祀天帝而以其祖配。明教義之一貫也。禮記郊特牲郊反始也言天爲人之大祖古者謂人死靈魂升天。常愛護監察其子孫。雖不能直降罪福。然其聖哲之王。則在帝左右。能爲子

孫請命。書經金縢惟爾玄孫某遘厲虐疾汝若不救將有不愛子孫之責於天且代某之身鄭玄注曰丕其臣民之

賢者亦能從先王以開承恩威之命於天分掌子孫休咎。書經盤庚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孫星衍

臣皆從祀也又我先王高后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教乃死又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不祥此言祖能教子孫之死亦能請降禍於子孫也此言死後魂靈其

意識語默動作一如生人與其言天帝同一觀念也抑吾之祖先教尤有與西方古教最異者西方古教指埃及希臘巴

比倫神之與人純為異系不能相即我國不然謂凡有功德於民者乃至聰明正直者沒皆為神神人之間非有

不可踰之階級人人皆可以自進於神此種天人合德之觀念實古代思想淵微圓融高尚之一表徵而亦祖先

教之所由能成立也而其設教之大義尤在反本報恩萬物本乎天天帝之恩含生所通也人本乎祖父祖之恩

子姓所獨也通以報通獨以報獨則教義完而羣治立矣祖先教與宗法政制輔行記曰人道親親親親故尊祖

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禮記大傳此古代率羣敷治之根本義也宗法蓋起於上古至周而益嚴密禮諸侯不敢祖

天子士大夫不敢祖諸侯。禮記大傳於是別為宗法以統之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

五世則遷之宗。禮記大傳蓋開國之君舉國莫敢以為祖君之世子即為繼體之君舉國莫敢以為宗故立別子世弟

之最使為衆所共祖繼承別子者別子之曰大宗為衆所共宗百世不遷焉其餘支庶之子皆曰禰禰父繼承此

支庶子者。此支庶子之長嫡子曰小宗世五則遷焉五世以後同於齊民矣此宗法之大概也宗法與姓氏族之制相連傳

曰。以下所引皆隱八年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士而命之氏此言天子所賜姓氏也姓惟天子得賜之姓如姚

等氏有國氏有羣氏國氏亦惟天子得賜之。國氏如魯衛齊宋等本各國大宗所世繼也又曰諸侯以字為氏本

氏作諡誤此據史記集解引鄭玄駁五經異義因以為族此言侯國羣氏之出於公族者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

子以王父字爲氏。左傳本文公子支子之爲禰者也。公孫繼禰者也。以王父字爲氏。因以爲族。卽別立之小宗也。

又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此言羣氏之出於庶族者也。凡羣臣以功世其官者。或以功得封邑者。或異姓或

公族之小宗經五世而遷同於齊民者皆得以官爲氏。以邑爲氏。凡氏皆謂之族。故姓有定而氏族無定。姓有限而氏族無限。世本

篇云言姓則在上言氏則在下其體例以姓爲綱各國之國民綴於其所屬姓之而一切氏族皆以宗統之。小宗

復統於大宗。故曰。從宗合族屬。禮記大傳又曰。族別任宗。大戴禮文又曰。宗以族得民。周禮大宰古代以此種嚴密繁重有

系統之組織。造成宗法羣集。運用貴族政治。以與封建制相維於不敝。故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

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書經堯典又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孟子蓋古代組織國家之單位。非箇人而家族也。

家之積爲族。家隸於族。族之積爲宗。宗族隸於宗。宗族隸於國。國之積爲天下。國隸於天下。故天子

與諸侯分土而治。諸侯與大夫分土而治。然猶能傳之久而不陵替者。有宗法以爲之樞幹也。而制度之所以能

立。其源又出於宗教。率報本反始之教義。以人上屬於祖。而人與祖同上屬於天。天教與祖教一貫也。故孔子曰。

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又曰。昔者明王以孝治天下。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族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

懽心以事其先王。治國者不敢侮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俱孝經夫敬祖必不敢慢其

祖之所愛。斯宗族親矣。敬天必不敢慢天之所愛。斯民衆和矣。宗法制度之下。小宗對於大宗。不敢自有其宗。小宗

可絕大宗不可絕故大宗無後小宗當以其宗子爲之後箇人對於宗族。不敢自有其身。教民以先公後私之義。此祖先教所以能搏控羣治

使勿敝也。氏族雖別。同出於姓。姓雖別。同出於天。故曰。謂爲母之子也可。謂爲天之子也可。尊者取尊稱焉。卑者取卑稱焉。莊三年穀梁傳故天子稱元后。凡諸侯大夫之有土者皆曰羣后。天子稱天之元子。則凡人類皆天之羣庶子

惟以教爲政。故以禮爲法。法治主義。在我國殊爲後起。古代惟禮治而已。所謂天之秉彝、天之皇極、天秩、天敘、天紀、天則者。壹皆於禮焉。寓之禮也者。人類一切行爲之軌範也。有人所以成人之禮。若冠禮是。有人與人相接之禮。若士相見禮是。有人對於家族宗族之禮。若昏禮喪禮是。有宗族與宗族間相接之禮。若鄉射鄉飲酒諸禮是。有國與國相接之禮。若朝聘燕享諸禮是。有人與神與天相接之禮。則祭禮是。故曰。禮所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也。禮記禮運諸禮之中。惟祭尤重。禮記祭統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祭蓋禮之所以能範圍羣倫。實植本於宗教思想。故祭禮又爲諸禮總持焉。祭禮之中。其最大典曰郊曰廟。郊祭天而廟祭祖也。祭天之禮。惟天子行之。此與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同義。天雖爲人類所同祖。其主祭必以天之元子也。周制諸侯不得祭天子魯有文王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蓋支庶之於小宗小宗之於大宗皆莫敢僭爲祭主諸侯以下所以不敢祭天者義同一貫然天子祭天。四海之內。各以職來助祭。見孝經是天子實率天下之人同祭也。祭祖之制。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庶士庶人無廟。祭於寢。見禮記王制天子之祭。有禘有祫。有蒸有嘗。諸侯有祫。蒸嘗。大夫以下。時祭而已。凡禮皆天子諸侯大夫士庶各有等差。採極嚴重之階級制。此其大較也。祭儀極繁重。愈繁重所以愈表其虔恭也。其宗教觀念最著明者曰齋。記曰。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齋。不齋則於物無防也。耆欲無止也。及其將齋也。防其邪物。訖其耆欲。耳不聽樂。不敢散其志也。君子之齋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齋七日以定之。致齋三日以齊之。精明之至。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禮記祭統是故齋也者。停蟄其軀殼界之生活。以游存於魂靈界者也。當齋之時。其所守之戒。與夫所以養息其神明者。視佛教之修持。幾過之矣。及其祭也。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禮記祭義視耶教之誦禱。幾過之矣。故曰。諭其志意。以其恍惚與神明交。禮記祭義此實魂靈界甚深微妙之義。所以導人類使日嚮上者也。故曰。夫祭者

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也。唯賢者能盡祭之義。禮記又曰：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祭統：此祭

禮所以爲諸禮之樞也。各國古代宗教多拜偶像。惟我國無之。拜偶像者以人類巖末意識之所及。刻畫鬼神之情狀。遂以己所製之物品爲神靈所託。此初民墮野之觀念也。我國則自古以來皆以爲神靈界有一種不可思議之精氣。禮記祭義：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焘惟能冥心以契之。不能體物以求之。禮記中庸：鬼神爲德其盛矣。物而不可遺。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故徧考經記，無彫范人物形狀以肖擬神靈之事。天爲至崇貴之祭，並壇不設，掃地燔柴而已。蓋以爲必空諸迹象，乃能接此最高之神明也。其特奇異者爲方明之祭。王者朝會諸侯時所行，極重大之祭典也。

方明祭典見於儀禮觀禮如下文所述。案竹書紀年云：大甲十年，大饗於太廟，初祀方。儀禮觀禮說其形制曰：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鄭玄注云：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又云：六色象其神，設玉者刻其木而著之。此刻物象神之僅見於經者。其制以方四尺之木六出之，著六色而箴以六玉，設而祭焉。其形狀頗肖西教所禮之十字架，斯亦奇也。其所以設此象者，蓋以表六位同體之觀念。實一種微妙之抽象，或以爲唐虞之六宗，周之明堂，卽此祭之異名。蓋近之矣。

何神注說紛歧。其最古者爲西漢初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說。謂六宗者，上帝之後山川羣神之前，其重可知。六宗果爲方居中央，恍惚如有神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此實一種玄妙之抽象。觀念儀禮方明源出於此。蓋無可疑。明堂說亦人人殊。然據逸周書明堂篇禮記明堂位篇皆言明堂爲天子朝諸侯之地，與觀禮所言制度略同。或以祀方明之堂。祭祖則有主，先儒說云：祭有主者，孝子以主繫心也。許慎五經異義：其制用木方一尺，穿中央以達四方。見而得大名也。

虎通義：蓋于面背左右各開孔達中。此與方明之制取義略同。蓋以是爲神所憑依，亦使祭者之精誠有所寄注也。神所憑依而不以肖神之形貌者，以神之形貌不可得肖，肖之必非其真，反使祭者之精神滋淆繆也。夫古不

也。神所憑依而不以肖神之形貌者，以神之形貌不可得肖，肖之必非其真，反使祭者之精神滋淆繆也。夫古不

墓祭不像祭而祭惟設主。此足證其對於靈界別有所冥會。而於軀靈相接之故。有頗高尚之信仰焉矣。其與此觀念稍矛盾者。則立尸之禮也。古者祭祖必有尸。祭天無尸。惟國語晉語有尸。以生人代表其所祭之神。坐而受祭。且與祭者獻酬酢。人攝神職。制最詭特。為各國所未聞。而與昭明焜蒿之觀念。亦不甚能相容。此殆遠古遺制。至商周而未能盡革耶。要之古代宗教。確含有一種博大高明之理想。於以為一切道德之源泉。為一切制度之根核。而其與西方諸國所謂宗教最相異者。則舉宗教思想。壹皆敷切於人事。專言現世。不言來生。故西方諸古國。教司僧侶。恆別成一階級。與齊民殊業。後遂寢成教會。於今為烈。我國古代。則政與教同源。君父與師同職。故雖以神道設教。而所衍羣俗。自異於彼也。

古代既以宗教繫羣治。故特重祭器。記曰。凡家造祭器為先。又曰。君子雖貧。不粥祭器。又曰。祭器不踰竟。俱禮記。天子諸侯大夫士皆有祭器。器以銅為之。皆有銘。禮記祭統。銘者論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勳。勞慶賞聲名而酌之。祭器以祀其先祖者也。天子諸侯之於

其臣。有大功者。恆賚以祭器。左傳所謂。班之宗彝。列國相攻伐。以奪得人國之祭器為大榮。如齊宣王伐燕。遷其重器。燕樂毅破齊亦然。亦有以之充饋賂者。魯取郟大鼎于宗。納于太廟。齊人賂晉以紀。獻等。亡國之臣。猶抱祭器不使失墜。如殷亡時。微子抱祭器出奔。惟其重之若是。故其製極

鄭重。銘詞淵雅。彫刻精良。考三代文明。以為瑰寶焉。別於藝術。章詳論之。宗教信仰深。故卜筮特見重。箕子告武王。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書經。實則古代

事無大小。多聽於卜筮也。卜以龜。亦以獸骨。卜法。削治骨甲使平。乃鑿之。鑽之。或既鑽更鑿之。所謂契也。詩經。爰契。即荀子。鑿而不捨之。既契乃灼於契處。以致坼。灼於裏則坼見於表。先為直坼。而後出岐坼。所謂兆也。占兆以觀其吉凶。

焉。筮者。置著莖五十。用其四十九。分而為二。揲而為四。掛一為奇。歸餘於扚。見易辭。其法今不傳。其義亦難明也。此

外尤有用粟者。詩經握用茅者。楚辭索瓊芳以蕊。要之古代上自王侯。下至民庶。莫不尊信卜筮。此徵諸經傳。

而歷歷可稽者也。因此衍為易義。而哲學之祕局啓焉。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注。曰連山。曰歸藏。曰周易。連山歸藏

久佚不可見。周易則舊說相傳。謂伏羲作八卦。文王重之為六十四。系以爻辭。周公作彖辭。孔子為象辭。文言繫

辭說卦序卦雜卦等。即今本是也。竊意最初卜筮之用。本甚簡陋。用之既勤。遂生觸悟。觀近日出土之殷商貞卜

者卦爻自文王重易創之也。其卜也。以坼兆之長短或橫直。命為陰陽。契灼六次。累觀其兆。而得卦焉。惟筮亦然。以著之奇偶

命為陰陽。分揲六次。累觀其扚。而得卦焉。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參伍錯綜。爻各有象。象各有義。遂以盡萬物

之情。窮天人之變。蓋文王作易。所以廣卜筮之用。及孔子演易成。而易之用。已非復卜筮所能盡矣。此古代宗教

與周末哲學遞嬗之一大樞鑰也。

我國雖非如西方古國之分僧俗階級。然宗教儀典。固有專司。司此者既世守其官。積虔信之心。冥求天道。以推

合人事。則學問之府。寢歸之矣。殷有巫咸巫賢。此以官為氏也。稱為名臣。蓋殷最尊神。率民以事神。巫氏宜為右職。故異

才出焉。周則凡教職皆統于大宗伯。而太師大祝大卜大史小史內史外史等相為聯事。侯國不能備官。多以史

攝諸職。則博物君子與善談名理者。恆出乎其間。其見於經傳者。若殷之老彭。殷之守藏史。在周為柱。向摯。史見

呂賢先周之史佚。亦作史逸。亦稱尹逸。見周書世俘解禮記曾子問左傳周任。及左傳隱六年史扁。見文辛甲

周太史見左傳襄四年辛有。辛甲之後見左史戎夫。見逸周書內史過。見左傳莊三十史角。見魯墨子學焉。其內史叔

興。見左傳僖十六年二老聃。見史記老聃傳。見左傳昭十八內史叔服。見左傳史大波。見莊子太史儋。見秦本紀老

子魯之中須。見左傳昭十七年卜楚丘。見左傳師摯。見論左丘明。魯史官著左傳晉之太史屠泰。見呂覽卜偃。見左傳辛

廖見左傳董狐見左傳宣二年又昭十五年云辛有之二子董梁卜招父見左傳僖十七年籍偃籍鱓司典籍者見左

史趙見左傳襄三十年史蘇見左傳僖十五年師曠見逸周書太子晉解左蔡墨亦稱蔡史墨亦稱史黯衛之史魚見論語

鮪見左傳襄二十九年師襄見史記孔史鼂見左傳齊之大史氏南史氏見左傳襄二十五年祝佗父同鄭之史伯鄭語裊竈里析

俱見左傳梓慎見左傳昭七年虢之史嚭見左傳莊三十楚之史老見國語工尹襄見左傳成左史倚相見左傳昭

昭十八年詹尹見楚辭秦之卜徒父見左傳僖十五年內史廖見史記類皆專司教宗學藝典籍以世其官能占驗天象先知休咎熟

於掌故善推論古今國族盛衰興亡之故時主及賢士大夫恆諮訪以決事師資以廣學焉故春秋以前學問為

貴族所專有而學問之府尤在司宗教之世官蓋時勢然矣自孔子以後而學界現象一大變



附 原擬中國通史目錄

一 政治之部

朝代篇

民族篇

地理篇

階級篇

政制組織篇上

中央

政制組織篇下

地方

政權運用篇

法律篇

財政篇

軍政篇

藩屬篇

國際篇

清議及政黨篇



二 文化之部

語言文字篇

宗教篇

學術思想篇
上
中
下

文學篇
上
中
下
文 詩 詞 曲 本 小說

美術篇
上
中
下
繪畫 書法 雕刻 鑲治 陶瓷 建築

音樂劇曲篇

圖籍篇

教育篇

三 社會及生計之部

家族篇

階級篇

鄉村都會篇

禮俗篇

城郭宮室篇



田制篇
農事篇
物產篇
虞衡篇
工業篇
商業篇
貨幣篇
通運篇



附 原擬中國文化史目錄

朝代篇

神話及史闕時代 宗周及春秋 戰國及秦 兩漢三國南北朝 隋唐及五代 宋遼金元 明清 民國 歷代收況與文化之關係觀

種族篇上

漢族之成分 南蠻諸族

種族篇下

北狄諸族 東胡諸族 西羌諸族

地理篇

中原 秦隴 幽并 江淮 楊越 梁益 遼海 漠北 西域 衛藏

政制篇上

部落時代 周之封建 秦之郡縣 漢之郡國及州牧 三國南北朝之郡縣及諸鎮 唐之郡縣及藩鎮 唐之藩屬統治法 宋之郡縣及諸使 元之行省及封建 明清之行省及封建 清之藩屬統治法 民國之國憲及省憲 政樞機關之制度及事實上沿革 政務分部之沿革 監察機關之沿革 清末及民國之議會 司法機關

政制篇下

神權 貴族 世卿 君主獨裁 母后及外戚 宦官 武人干政 輿論勢力 政黨

政治運用篇

古代法律蠡測 自戰國迄今法典編纂之沿革 漢律 唐律 明清律例及會典 近二十年制律事業

法律篇

兵制沿革 兵器沿革 戰術沿革 歷代大戰比較觀 清末及民國軍事概說 海軍

軍政篇

力役及物質 租稅 專賣 公債 支出分配 財政機關

財政篇

官學及科舉 私人講學 唐家以來之書院 現代之學校及學術團體

教育篇

古代路政 自漢迄清季驛遞沿革 現代鐵路 歷代河渠 海運之今昔 現代郵電

交通篇

國際關係篇

歷代之國際及理藩 明以前之歐亞關係 唐以後之中日關係 明中葉以來之中荷中葡關係 清初以來之中俄關係 清中葉以來之中英中法關係 清末以來之中英關係 現行之國際條約

飲食篇

獵牧耕三時代 肉食 粒食 副食 烹飪 麻醉品 米鹽茶酒煙之特別處理

服飾篇

蠶絲 卉服 皮服 裝飾 歷代章服變遷概觀

宅居篇

有史以前之三種宅居 上古宮室蠶測 中古宮室蠶測 西域交通與建築之影響 室內陳設 城壘井渠

考工篇

石銅鐵器三時代 漆工 陶工 冶鑄 織染 車 舟 文房用品 機械 現代式之工業

通商篇

古代商業概想 戰國秦漢間商業 漢迄唐之對外商業 唐代商業 宋遼金元明間商業 恰克圖條約以後之對外商業
南京條約以後之對外商業 近代國內商業概觀

貨幣篇

金屬貨幣以前之交易媒介品 歷代圖法沿革 金銀 紙幣 最近改革幣制之經過 銀行

農事及田制篇

農產物之今昔觀 農作技術之今昔觀 荒政 屯墾 井田均田之興業 佃作制度雜觀

語言文字篇

單音語系 歷史的嬗變 古今方言概觀 六書之孳乳 文字形體之蛻變 秦漢以後新造字 聲與韻 字母 漢族以外之文字 近代之新字母運動

宗教禮俗篇

古代之迷信 陰陽家言及讖緯家言 道家之興起及傳播 佛教信仰之史的觀察 摩尼教猶太教之輸入 回教之輸入 基督教之輸入及傳播 歷代祀典及淫祀 喪禮及葬禮 時令與禮俗

學術思想篇上

古代學術思想之紹述機關 思想淵原 儒家經典之成立 戰國時諸子之勃興 西漢時儒墨道名法陰陽六家之廢興及蛻變 兩漢經學 南北朝隋唐經學 佛典之翻譯 佛學之宗派 儒佛道之爭辯與會通 宋元理學之勃興 程朱與陸王 清代之漢學與宋學 晚清以來學術思想之趨勢

學術思想篇下

史學 考古學 醫學 曆算學 其他之自然科學

文學篇

散文 詩騷及樂府 詞 曲本 小說 駢文及八股

美術篇

繪畫 書法 雕塑 建築 刺繡

音樂篇

樂律 古代音樂蠶測 漢後四夷樂之輸入 唐之雅樂 清樂 燕樂 唐宋間燕樂 四十八調之變化 元明間之南北曲 樂器 樂舞 戲劇

載籍篇

古代書籍之傳寫裝潢 石經 書籍印刷術之發明及進步 活字板 漢以來歷代官家藏書 明以來私家藏書 類書之編纂 叢書之輯印 目錄學 製圖 揚帖

標商冊註

